三联生活周刊®
2014.5.26
2014年第21期
www.lifeweek.com.cn



王世襄与他的朋友们

张伯驹、陈梦家、朱家溍、汪曾祺

787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生活周刊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2元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BMW xDrive智能全轮驱动系统。全路况，全掌控。

激情无惧险阻，梦想无畏坎坷。新BMW 3系和新BMW 5系Li，现已搭载xDrive智能全轮驱动系统，以0.1秒极速反应，瞬息之间根据不同路况和驾驶需求，主动对车辆前后轴动力进行0-100%:100%-0的无级分配，令驾驶乐趣更加酣畅淋漓，并确保车辆始终平稳安全，更显从容。

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00-6666，或登录www.bmw.com.cn

新BMW 3系和新BMW 5系Li。搭载xDrive智能全轮驱动系统。

悦享纯粹驾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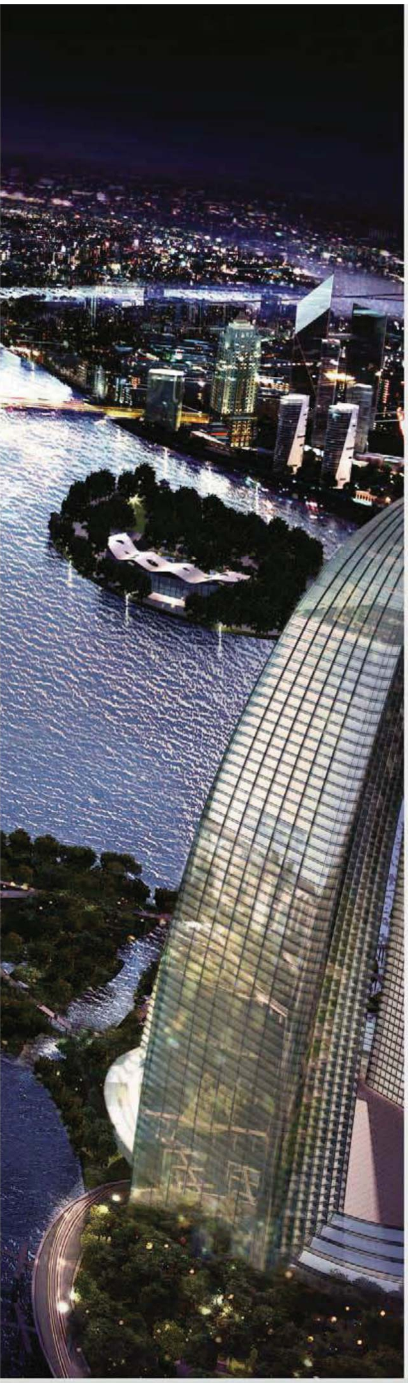
YOUR DRIVING PLEASURE OUR JOY


The new
BMW 3 Series
The new
BMW 5 Series Li
www.bmw.com.cn
Sheer
Driving Pleasure

中国奥委会合作伙伴


效果图

一栋一岛屿 私属「长安俱乐部」



富华·置地

长安俱乐部升级之作，领军中国企业家会所

2,000—5,000m²恢弘空间，全面满足企业家商务生活需求

长安街东首，大运河北源，北京城市副中心之核心

一栋一岛屿，华盖耀京华

集长安俱乐部高端圈层服务之大成，汇寰宇资源，鼎礼盛世中国

VIP CONTACT

8610- 8159 6866

WWW.CHANGANCANAL.COM

投资商：富华置地　发展商：北京富华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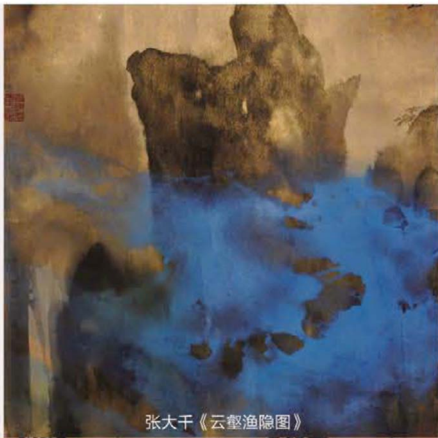
長安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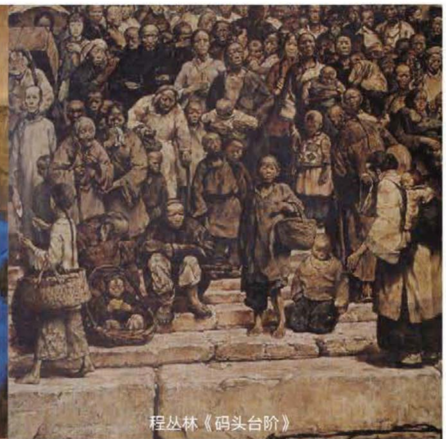
CHANG'AN CA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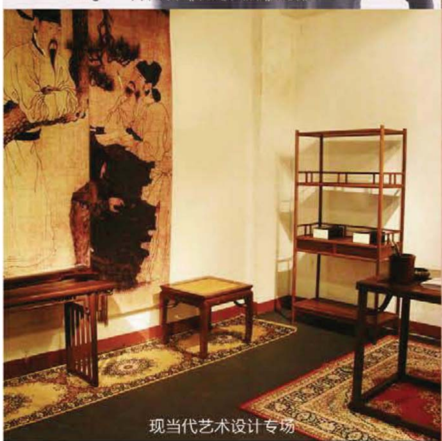
本资料所有图片、数据和文字仅供参考，所有图则及内容均以政府有关部门最终批准之方案、法律文件和买卖合同为准。发展商保留对本资料的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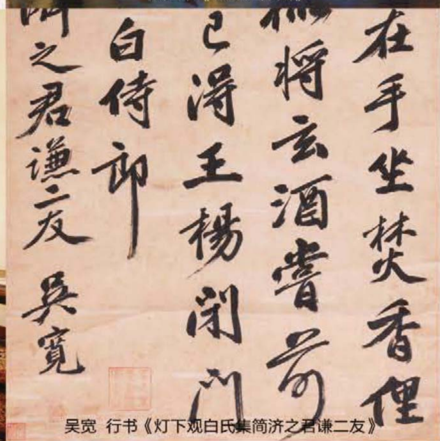
BEIJING POLY A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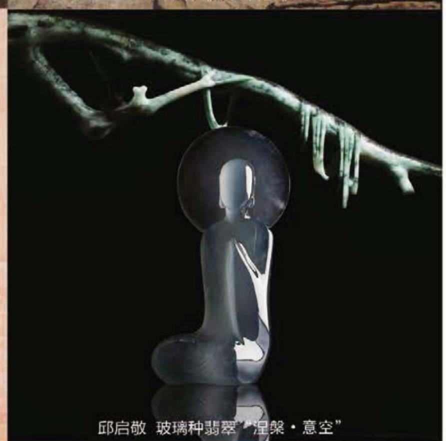

齐白石《花鸟四屏》局部


张大千《云壑渔隐图》


程丛林《码头台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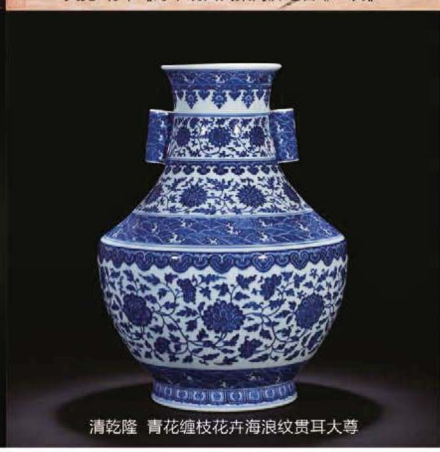

现当代艺术设计专场


吴宽 行书《灯下观白氏集简济之君谦二友》


邱启敬 玻璃种翡翠"涅槃·意空"



百达翡丽 PATEK PHILIPPE 型号5016J
18K黄金自动上弦腕表


清乾隆 青花缠枝花卉海浪纹贯耳大尊



法国名庄红酒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POLY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联系电话：(86-10) 64082277 公司传真：(86-10) 64082188
中国拍卖行业概念股——保利文化(3636 · HK)

BEIJING POLY AUCTION

北京保利2014春季拍卖会

预展时间：2014年5月29日起至各专场拍卖前一日

预展地点：全国农业展览馆

拍卖时间：2014年6月1日至8日

拍卖地点：北京四季酒店 新保利大厦（邮品钱币）



陈洪绶 四时花鸟册

设色绢本 册页

28.5×23cm×10

估价：RMB 50,000,000–60,000,000

说明：谢稚柳、唐云题跋；赖少其旧藏。

著录：1984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出版：《中国书画册页精品—陈洪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10月。

更多拍卖相关信息请访问北京保利官网：www.polypm.com.cn（支持手机浏览）

或使用 iOS、Andriod 电子平台搜索“北京保利拍卖”下载官方 APP 保利香港官网：www.polyauction.com.hk

北京保利

保利香港



午后，

喝一杯来自武夷山桐木村温叔的手工小种红茶，

满心暖暖的。



“合益和”正山小种产自海拔1500米的桐木关高山野生茶核心区



统一零售价：1500/盒

现在拨打400—088—2271　即可品鉴到真正的正山小种之美

扫描进入购物平台，即有好茶馈赠

www.teahyh.com

实甲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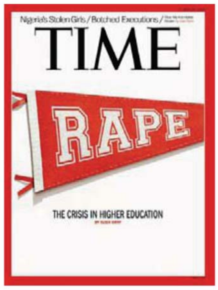
合益和茶业



《明镜》2014.5.19

我又回来了

随着医疗条件与生活水平的改善，德国人的平均寿命比起60年代升高了8.2岁，这意味着养老金的负担将越来越重。德国政府的措施是推迟退休年龄，这在当时招致了不小的反抗，但现在德国社会出现了新趋势，不少已退休的老年人主动回到工作中，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想多赚点钱，因为贫困问题困扰着他们，另一部分则想找点成就感。长远来看，推迟退休年龄不可避免，这样至少能解决养老金的缺口，并且在眼下减少年轻人的负担。



《时代》2014.5.26

美国校园的性侵犯危机

几乎在一夜间，美国蒙大拿大学密苏拉分校从一所全国最受尊敬的公立大学之一变成了一个年轻女性遭到恐怖暴力袭击的地方。过去三年里，该校区被报道的强奸案至少有80起，因此被冠名为“美国的强奸之都”。但密苏拉并不特殊，这里的性犯罪率只是平均水平。最近的研究表明，每5个女性中就有1人成为大学性侵或者强奸未遂案件的受害者。



《新闻周刊》2014.5.23

摧毁美国的阴谋

近来，在美国社会流行的各种阴谋论的数量和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尽管新闻报道数量的增长助长了阴谋论的传播，但更具影响力的是由网络聊天室、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提供的无所不在、迅捷快速的通讯交流。为阴谋论买单的人来自各个层次，更多有识之士成为牺牲品。因为阴谋论提供了一种在混乱的生活中重新建立掌控感和秩序感的途径。



《经济学人》2014.5.19

走向投票站的欧洲

5月22日到25日，欧洲议会将举行选举。据估计，新的议会中将有许多人支持民众主义和极端主义。1/4的议席将被反欧洲一体化政党收入囊中。事实上，欧洲经济复苏，欧元破产的危险至少在当下已经消失了。但是危机加剧了观点的分裂：欧洲各国应当更为融合还是保持距离？一旦欧盟成员国诞生民众主义政府，就可能退出单一货币或者拒绝执行欧盟的经济政策，那么欧洲又将遭遇新的危机。



《纽约客》2014.5.19

创业不易

由于投资公司和众筹基金的存在，如今创建一家新公司或许要比过去容易，但要让它获得成功则是难事。在美国的科技产业，竞争激烈、利润微薄，投资人也并不那么慷慨。在硅谷，“快速失败，常常失败”已经成了一道咒语。研究证明，那些有过失败经验的创业者也并不更具优势。事实上，我们并不真的能够识别一个公司的前景。投资人只是在广撒网。在经济领域，适者生存才是推动创新的动力。



实用典范 全能标杆

大空间盛放家人欢乐，侧滑门舒适便捷，Mazda 8时尚全能MPV，随时为你绽放更多人生欢乐，以超强实用性能，成就全能座驾。



2.5L多点喷射全铝发动机


多种座椅组合模式


智能双模式双侧电动滑动门

18期0利息贷款 | 3000元油卡到店购车即享

详情请咨询当地经销商

更多惊喜请扫描二维码

Mazda 8
齐家 · 乐业 · 行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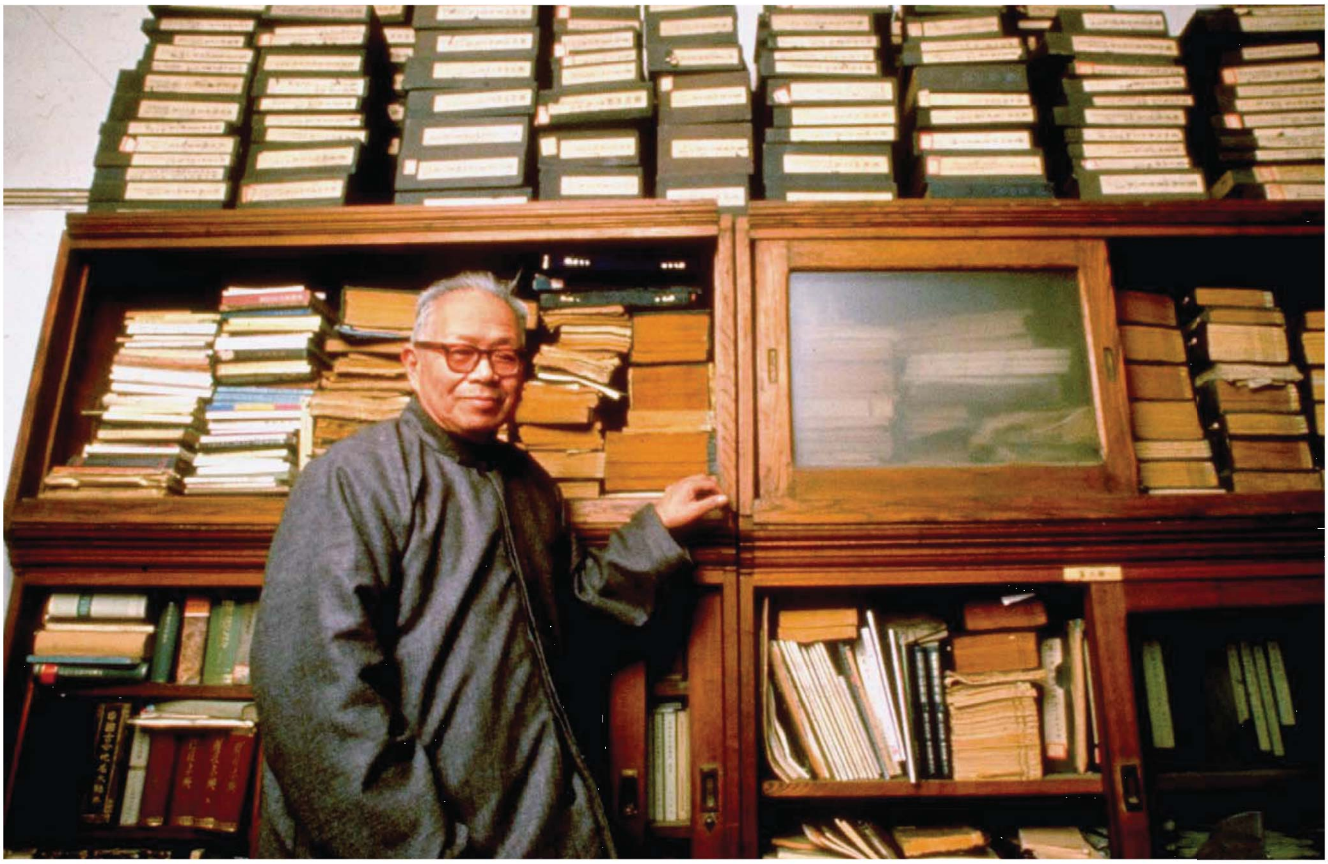
一汽马自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MORE 全心管家 用心让您更安心　客户服务热线：400-666-8080　www.faw-mazda.com

封面故事

P44

张伯驹、陈梦家、朱家溍、汪曾祺

王世襄与他的朋友们





44 老头儿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

66 张伯驹：流水一分春一半

88 “老头儿”三杂

96 陈梦家：考古学家之陨

104 朱家溍：“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



埃菲尔铁塔.巴黎.法国
A mark of true design
灵 感 印 证 永 恒
MIDO
AUTOMATIC
DATODAY
MON 8
COMMANDER
SWISS MADE
指挥官系列
精雕细刻的自动机械机芯,316L不锈钢表壳
蓝宝石水晶镜面,螺旋式底盖,防水深度50米
MIDO®
SWISS WATCHES SINCE 1918
瑞 士 美 度 表
服务热线：4006701918 (021)2412 5306 www.mido.cn
更多资讯，关注瑞士美度表官方微信

经济

110 市场分析：货币政策转向尚早
112 商业：奔驰“特种部队”在华七年间

文化

118 逝者：吴小如：走在燕园与梨园
122 电影：张艺谋：我毕生都愿意尝试
134 电影：巩俐：我在乐观、悲观之间游离
140 电影：表演的分寸——专访陈道明
146 科技：莎士比亚是科学家？
156 思想：电车难题新解
158 书话：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专栏

28 邢海洋：当资本来“搅局”
150 苗千：第 117 号元素
152 袁越：人造遗传密码
154 张斌：定义 MVP
155 宋晓军：南海的“兰切斯特方程”



P118



P122



P134



P146

8 环球要刊速览
18 读者来信
20 观察
22 天下
30 理财与消费
32 好消息·坏消息
34 声音
36 生活圆桌
40 好东西
159 漫画
160 个人问题

2014年第21期 总第787期 2014年5月26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and和
SAMSUNG
我的声音
世界的声音
—— 中国移动&三星电子荣誉出品 ——
领世旗舰
G9098
• 双 Super AMOLED 炫丽屏
• 尊贵翻盖设计
• TD-SCDMA+GSM 双卡双待
• 四核 2.3GHz 处理器
• 1300 万像素摄像头
各大移动营业厅有售，登录中国移动手机商城 phone.10086.cn
或中国移动手机官方旗舰店 139.tmall.com 在线购买
三星电子官网 www.samsung.com/cn
www.samsungapps.com
三星网上商城 store.samsung.com/cn
中国移动
China Mobile
www.10086.cn
热线 短信 10086
G9098为TD-SCDMA+GSM双卡双待终端。本宣传资料中的产品图片以及型号、功能特征、技术规格参数等仅供参考，具体信息请参照产品实物、产品使用说明书以及三星电子中国公司官方网站(www.samsung.com/cn)。
三星电子保留对产品外观、型号、功能和技术规格等进行改进和改变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三星、SAMSUNG乃三星电子株式会社之注册商标 ©2014 Samsung Electronics Inc.版权所有。进网许可证号:02-5827-140839 服务热线:400-810-5858
AD-T-000-091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樊希安 Fan Xi'an
副总编辑 Associate Publisher
潘振平 Pan Zhenping
主编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舒可文 Shu Kewen 苗炜 Miao Wei 李菁 Li Jing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阎琦 Yan Qi 李伟 Li Wei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吴琪 Wu Qi 袁越 Yuan Yue

主笔 Editor
尚进 Shang Jin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曾焱 Zeng Yan 王鸿谅 Wang Hongliang
王恺 Wang Kai 陈晓 Chen Xiao 朱步冲 Zhu Buchong
王星 Wang Xing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i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魏一平 Wei Yip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蒲实 Pu Shi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庄山 Zhuang Shan 曹玲 Cao Ling 杨璐 Yang Lu
何潇 He Xiao 徐菁菁 Xu Jingjing 黑麦 Hei Mai
陆晶靖 Lu Jingjing

记者 Reporter
李东然 Li Dongran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贾子建 Jia Zijian
王珑锟 Wang Longkun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邹珊 Zou Shan 杨聃 Yang Dan
朱鱼 Zhu Yu 张若凡 Zhang Ruofan 王玄 Wang Xuan
阿润 A Ru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设计总监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雷雯 Lei Wen 黄罡 Huang G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徐睿洽 Xu Ruihan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发行事业部 Circulation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渠道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Nationwide Marketing Channel
林琳 Lin Lin
大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Southern China
雍江 Yong Jiang
大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Northern China
乔继斌 Qiao Jibin
发行拓展经理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罗洪旗 Luo Hongqi
杨雪梅 Yang Xuemei
品牌经理 Brand Manager
肖丽媛 Xiao Liyuan
客户经理 Sales Accoun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付新林 Fu Xinlin
李卫红 Li Weihong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潘姮 Pan Heng
发行统筹 Circulation Coordinator
周旭 Zhou Xu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产品部 Products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桂礼白 Gui Libai 袁媛 Yuan Yuan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罗启宏 Amy luo
内容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王晶 Wang Jing 孙铭楷 Sun Mingkai
薛芃 Xue Peng
广告部 Commercial Department
张维 Zhang Wei 史超 Shi Chao 孟佳 Meng Jia
技术部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爱康国宾™ 健康体检
IKANG INTERNATIONAL EVERGREEN MEDICAL 爱康君安健疗国际
爱康齿科 iKang dental™
爱康健维⁺ iHealthway



健康体检领导者
爱康国宾集团
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



2004，张黎刚先生在北京酒仙桥的一间小办公室创立爱康网



2007，爱康网和上海国宾健检合并成立爱康国宾集团



2013，高盛集团、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联合战略投资近一亿美元



2014，中投战略投资、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十年一剑　志在巅峰

www.iKanggroup.com www.iKang.com

4008-100-120

香港 | 北京 | 上海 | 广州 | 深圳 | 重庆 | 天津 | 南京 | 苏州 | 杭州 | 成都 | 福州 | 长春 |江阴 |常州 | 更多...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韩雅丽 Han Yal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广州办事处地址：
广州市海联路 6-8 号银珠商务中心 405 室
邮编：510230
电话 / 传真：（020）34283562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2.00 $6.00 港币 16.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 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2100585
昆 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347099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0451）88341879
青 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903395
长 春：中外书刊音像经销有限公司（0431）82708592
大 连：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沧海书店（0791）8592810
太 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大河书报刊销售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天津天智书店（022）23683854
河 北：石家庄远大书店（0311）83017749
安 徽：合肥皖新书店（0551）4252409
新 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0991）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22203426
长 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拍摄二维码直接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SL 到 10655111，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sina新浪网 新浪微博 weibo.com 鳳凰網 ifeng.com 腾讯网 QQ.com YOUKU优酷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 1 · 宝马
2~3 · 长安运河
4~5 · 保利拍卖
6~7 · 合益和
9 · 一汽马自达
11 · 美度
13 · 移动终端
15 · 爱康国宾
17 · 正谷
29 · 周刊征订
33 · MINI
35 · 科勒
63 · LG 电器
65 · LG 电器
103 · 上海大众公关
107 · 暇步士
109 · 三联新媒体
封三 · 中信银行
封底 · 九章别墅

唯思堂传媒
广告总代理 Adcraft
北京唯思堂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电话：（010）65280118
传真：（010）65272098
上海电话：（021）32013813
传真：（021）32013813
广州电话：（020）38768563
传真：（020）38769520-604
深圳电话：（0755）86129132
传真：（0755）26478827
杭州电话：（0571）86070421
传真：（0571）86070479
成都电话：（028）85056991
传真：（028）85054991
南京电话：（025）84705110
传真：（025）84715010
烟台电话：（0535）2602308
传真：（0535）2602308
西安电话：（029）85232132
传真：（029）85232123

正谷家宴

正谷 Organic and Beyond



正谷有机食品给家人最好的爱

- 正谷标准农场：澳洲有机牛肉、希腊橄榄油、法国红酒、有机蔬菜、有机原稻米和健康米粽等环球优质有机食材配送到家
- 满足家庭日常健康食品需求
- 正谷有机食品研究中心质量保障
- 与您分享可持续消费，关注动物福利、公平贸易

回复“三联”
赢有机食品

北京 | 天津 | 上海 | 杭州 | 广州 | 深圳　**销售热线**：400 630 1001　**网上订购**：www.oabc.cc



No.786 | 茶之道

贵刊的茶文化专刊一直都是我的重点集藏品，多年来，每当新茶快上市时，就开始期待新一期专刊的面市。今年再次拜读，令我困惑的一些问题有了线索。比如，究竟中国现在有没有茶道，古代中国的茶道要到哪里去寻踪，为何去年会大篇幅介绍日本的茶道，海外华人聚居地区对茶文化有哪些继承和创新，今年又有哪些新话题可以分享……都是我十分期待的。这也让我意识到，盛产茶叶的泱泱大国有关茶叶的故事是怎么也说不尽的。

湖北 童嘉铭

拆迁，何时不再惹民怨？

前天上午刚上班，便接到老家邻居打来的电话，说有急事进城找我帮忙。几经周折，总算在县委机关大楼的门口接到他们。他们一行四人，看见我很是激动，抓住我的手不断地说，有希望了，有希望了。我只是个科级干部，人微言轻，能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已是午餐时间，我请他们边吃饭边谈。几个老乡争先恐后向我说出了进城“求”我之事。原来是“自雅高速”（从自贡到雅安）修路要经过老家，涉及占用他们田地和搬迁及补偿的事，说镇上已发通知，如不按时主动拆迁将组织强制拆迁。他们说，国家修高速公路理当支持，但修路方和各级领导也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及时解决实际困难才是。眼下，按镇上下达的拆房期限，只剩个把月了，涉及几百户人家，但新的宅基地在哪里，村干部说自己找；现在土地是划到户的，个人出面很难调剂，找不到宅基地的人到镇上询问，镇上领导要他们回村找村上领导。另外，到底能新批多大的宅基地给他们，村上干部说，只要找得到宅基地，你们想修多大修多大；找不到的，等着今后统一调剂，人均30平方米；只有一人的，最多可批90平方米。农村住房不如城里简单，要喂鸡喂鸭、养猪养牛，还要堆放农用工具及柴火之类东西，人均30平方米显然太少。

他们告诉我，这次乡里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办法执行的是2008年以县政府名义制定下发的18号文件。文件出台很久远暂不说，听说补偿标准与这条线上的相邻县比，也最低。村里贴出来的“拆迁公告”，补偿标准是不明确的。开会时，要求把文件拿出来看看也不给，有个镇领导还说，给你们也看不懂。坐在我旁边的李大哥接过话题，对我说：各级广播电视报纸经常在说，修建公益性项目或有厂家新建扩建要征地拆迁前，都需先安置后拆迁，可咋到我们那里就变了味，实在搞不明白上下说话的差异为什么会这么大！

林三哥说，他家五口人，这次要拆掉的住宿与附属房都以木质结构的瓦房为主，共310多平方米。连同水塔和打米机房等在内的房子及整个配电设施的搬迁补助全部算尽，能得拆迁补助总计7万余元。但如今要重新找宅基地修房子，即便以原有宅基地面积折一半，修成150余平方米，按现在的水泥、河沙、火砖、钢条价格和高昂的工时费，就是再打紧开支，修得再简单，至少也要花11万元才够，不得不负债近4万元。实在是无奈了，只好来请我帮他们出出主意，该去找哪些领导找哪个部门反映，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面对一双双热切盼望的眼睛，我只好安慰说，不要着急，答应尽快帮他们反映这些情况，并请他们相信，有关部门在了解他们的情况后，会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相关拆迁补偿文件规定。我还劝说他们回去后一定不能采取阻工、堵路、闹事等极端做法。可送走老乡后我却陷入了迷茫：我不知道，我将去找的县领导和部门领导，会不会听我讲述乡下拆迁农户的情况并采纳我的一些建议，因为他们正是这次“自雅高速”拆迁补偿“既定方针”的制定者、审定者，还是组织指挥者，他们本来就懂得中央及有关部门的政策规定和再三要求。

四川夹江 老土豆

渴望扶贫

上周末，我有幸随当地一家房地产界的“龙头”企业去某边远小学进行“爱心扶贫”。这家地产企业在我们这座城市开发了许多栋豪华别墅，实力雄厚，财大气粗，声名在外。听说，他们每年都会在“六一”儿童节期间，举行诸如此类的活动，对一些山区小学进行扶贫帮困。由于“声誉”良好，有两次，他们还被当地房地产行业协会授予“最具爱心企业”的称号。说实话，能亲自参加这样一场温暖人心的活动，我打心眼里高兴和欢喜。

那天，我注意到，献爱心的车队排成了一条长龙。不过，除了打头的是一辆用来装爱心货物的军用大卡车外，其余全是一溜油光锃亮

的高级小轿车。我大概数了一下，有30辆之多。我心里纳闷，奉献爱心的车队，怎么搞得跟接新娘的婚车一样排场？临出发前，龙头企业的老总拿着手机，高调地向受捐学校那边的负责人喊话：我们这次有近百号人几十辆车前去奉献爱心，希望你们有个心理准备。老总说得没错，这次行动的确有将近百人，但90%以上都是该公司员工。

看到这么气派的场面，我想，这家地产公司不愧为行业里的“大哥大”，光是为学校准备的捐赠物资就装了不下30个大纸箱。我心里除了感叹这家企业雄厚的实力外，更赞叹他们这种难能可贵的奉献精神。大约用了3个多小时，我们顺利地抵达了那所小学。骄阳烈日下，列队等候在学校门口多时的小学生们差不多都快被晒得昏过去了，但这只是活动的序幕。接下来，龙头企业老总的慷慨陈词如滔滔洪水，连绵不绝。我保守估计了一下，差不多用了近一小时。

当然，我们这些“奉献爱心”的人士绝不会傻到也站在烈日底下暴晒，我们全都躲在树荫下或房檐底，开心地议论着这次活动的具体行程。只可怜了山区那些孩子们。谢天谢地，老总讲话总算“适时而止”。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捐赠活动了。不料，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老总竟然只叫人从军用卡车上搬下来三个纸箱。打开一看，里面就装了一些书包和本子、铅笔之类的东西，价值绝对超不过2000元，再无他物！说实话，我当时万分震惊，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感觉学校换来的却好像是“嗟来之食”！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一行人在龙头企业老总带领下，尽情地游山玩水。而剩余的那些纸箱里，竟然全部装着为我们准备的食品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价值是捐赠物品的好多倍。在游玩间隙，我无意间听那家龙头企业的两名员工兴奋地谈论着，咱们每次“爱心扶贫”都能痛快地玩上几天，真盼望下一次扶贫快点到来。那一刻，我的心情顿时糟糕到了极点。

西安 姚秦川

孩子升学的那些事

近日，听朋友说因为孩子今年幼升小的事情很烦恼。他们家住郊区，附近没有心仪的学校，想送孩子到市区上学。从年后就开始托人，到现在还是没信儿。市府今年出台了新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取消共建、推优和特长生招生也在逐步取消。家长在网上填写适龄儿童信息采集表后，学校按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录取孩子。新政策一出来，孩子要上小学的很多家长都慌了，不甘心孩子在家附近的差学校上学，托关系的话，动辄10万元上个小学，被托的人还不敢轻易答应，更不能保证什么；买学区房，1平方米四五万元，普通工薪阶层想都不敢想；参加那种只看孩子成绩的学校的考试，也没消息了。

往年是讲“拼爹”，拼不上的家庭拼孩子，有些普通小学可以带孩子考试，通过考试就录取。对于户籍和房产都在资源低质的郊区的孩子这是能上优质小学的重要途径。但是朋友今年带着孩子参加某校的入学考试，学校一直没有给成绩和下一轮考试的入选名单，所以她很郁闷。而我作为三年级孩子的家长，听着朋友的诉说，不知如何安慰。

再看身边其他朋友，不少也在为孩子小升初而头疼不已。小升初的新政策也是刚刚出来，新政重新划分了小学入学的对应片区和对应中学。对于正上6年级的孩子来说，电脑派位是主要的升学方式，取消共建，推优比例和特长生招生比例减少。有的欢喜有的愁，电脑派位摇到好初中的或者一些直升的家长感觉天上掉馅饼了，但是一些好学生推优轮被派到差学校的孩子，大锅饭让孩子和家长心理上接受不了，但也无可奈何。家长像坐在过山车上，心理和感觉不受自身控制，而是被莫名的力量所左右。

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上好初中，从一年级的周末就带着孩子上各种培训班，家长和孩子都辛苦。他们一直在坚持，试图通过参加优质初中的选拔考试的家长们在各种群里讨论新政和应对办法，还有个问题就是，政策说变就变，现在的各种规划到了孩子6年级时谁也不能说是否能实现。群里众说纷纭，有人说：“不学奥数了，抓语文了。”有人说：“学习要好，特长还得强，还得当干部，争取推优机会，都得抓太累了。”还有人说：“回到过去的大锅饭时代了，学区房还得涨。”

昨天接到一个同学电话，诉说自己买“学区房”的经历：“去年举债买了套几百万元的所谓学区房，每夜背负几千元的房贷压力，户口也迁过去了，今年孩子上学一看房子户口所在地不是在心仪的小学片内范围。早知如此，还不如当时不买了。”连说几个“后悔啊”。对此，我无言以对……

这些事情，使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解决北京升学困扰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或是家长心太高，不淡定；还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难题一直无法解决，再或是人太多，竞争太激烈。这个问题，似乎是无解之题。

北京 胡芳

遗失声明：

本刊记者黄燕遗失记者证，证号K11322101000042；王鸿谅遗失记者证，证号K11322101000018。特此声明作废。 三联生活周刊 5月19日

本期截稿时间：5月19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南非举行“后曼德拉时代”首场议会选举

记者 邹珊

南非



5 月 10 日，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选举结果，执政党“非国大”连续第五次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图为民众举行庆祝活动

5 月 7 日，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连续第五次赢得议会选举，据独立委员会公布的结果，“非国大”获得了 62.15% 的选票，其主要对手、南非第二大党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为 22.23%。

曼德拉生前所在政党“非国大”获得压倒性胜利毫无悬念。该党派主张摆脱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民族压迫，建立统一、民主和种族平等的南非。1994 年，南非举行了首次多种族民主大选，“非国大”在曼德拉领导下以近三分之二的绝对优势获胜。之后，该党派多年稳居执政党位，在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的席位。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的政治系教授德杰格（Nicola de Jager）告诉本刊：“种族隔离制度的破除与民主过渡的开展，对南非而言是意义非同寻常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段往事为‘非国大’集结了大批忠实选民，并将该党派推向了长期统治地位。目前，它依然是‘非国大’最主要的资源。在许多选民心中，投票给其他政党是不忠于国家与历史的行为。‘非国大’的民众基础也多为黑人。”南非金山大学政治系主任格拉泽（Daryl Glaser）也告诉本刊：“‘非国大’坚持其种族身份，以有所偏向的经济政策为黑人创造福利，它成功超越了黑人间的种族和地域差异，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选民们不想破坏它。同时，该党派党首、现任南非总统祖玛来自夸祖鲁－纳塔尔省，讲祖鲁语，对于在这个人口第二大稠密的省份筹集支持率很有帮助。另外，他保守的传统色彩对于夸祖鲁－纳塔尔省之外的农村选民，也很有感召力。”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著名非洲政治学教授泰勒（Ian Taylor）则向本刊总结道：“迄今为止，南非大选仍然更像一场‘民族人口普查’，而‘非国大’的形象也依然停留在‘曼德拉的政党’上。”

“值得一提的是‘生来自由的一代’，这是没有经历过种族隔离的一代。那些今年 18、19 岁的选民约有 190 万，但他们每三人中只有一个去登记投票。20 ～ 23 岁人群的登记率也高不到哪去。”泰勒进而说。“由于执政党的胜利几乎是‘打包票的’，选举竞争根本无法产生压力。”德杰格说。在街头采访中，这些年轻人坦言，并未看出投票的必要性，因为选举从未带来任何改变，而国家却是需要变革的——长期以来，因政府官员腐败、经济增长乏力、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社会不平等、贫困化现象严重、政府服务水平低下等问题，使“非国大”在广享盛誉的同时也备受诟病。

“这一次，‘非国大’在议会中丢失了 15 个议席，而民主联盟的席位却增加了 22 个。新兴左翼政党——经济自由战士也赢得了 25 个席位，获得选票 100 多万张，得票率 6.35%，这对于去年刚刚成立的政党而言是个很不错的成绩。这些数据加上年轻人的消极参投，足以说明‘非国大’因腐败等问题为民众带来的影响。”

除此外，“这次选举，大城市中的竞争格外激烈，这将成为下届选战的一大看点。民主联盟控制了开普敦。‘非国大’虽然仍是比勒陀利亚和纳尔逊·曼德拉湾的第一大党派，却已不再具有绝对优势。而在南非的经济中心、人口最稠密的豪登省，它也丢失了主导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南非政治正在开启多样化的新篇章”。格拉泽说。“因此，2019 年大选将成为南非政治的分水岭。若‘非国大’不改变自身的形象，那么，其他选择将登上舞台。”泰勒说。

阿富汗总统大选：一场漫长的权力交接

记者 邹珊

5月15日，阿富汗总统大选第一轮计票结果公布：反对党领袖阿卜杜拉与前财长贾尼分别以45%和31.6%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二位，第二轮投票将于6月14日举行，预计7月22日公布最终结果。

这场阿富汗历史上的首次民主权力交接过程漫长、进度迟缓。其中，主要候选者实力相当是原因之一：阿卜杜拉在2009年大选中已名列第二，并且，因是普什图和塔吉克混血，他很可能将得到大量塔吉克族民众的支持。而贾尼是技术性官员，曾在阿富汗世界银行任职多年，施政经验丰富，民众呼声也很高。每位候选人都有自己的竞选搭档和背后支持者，在计票结果公布前，获胜希望渺茫的候选者已准备好将自己的支持力量拱手让出，以协助某一位领跑者赢得大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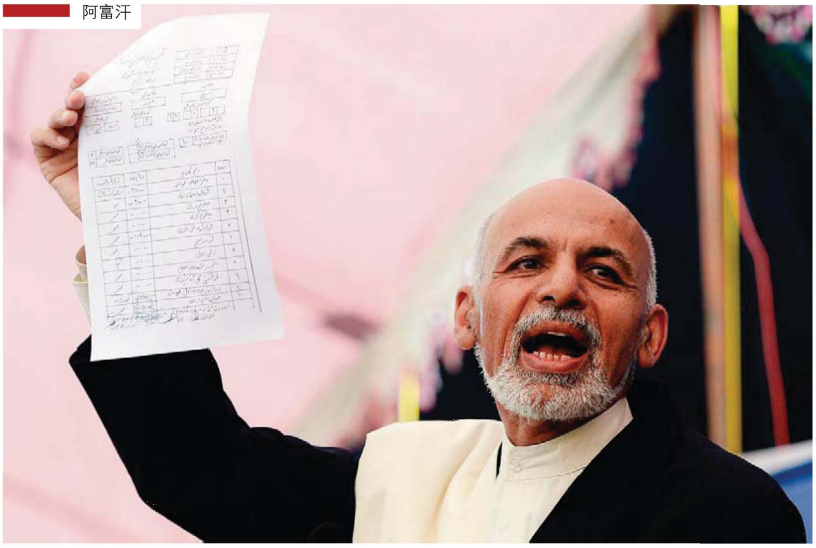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中东政治学教授拉夫赖（Najibullah Lafraie）告诉本刊："即使拉苏尔没有退选以示支持，阿卜杜拉赢得第二轮选举的概率也很大。他不仅拥有前楠格哈尔省长、独立派候选人谢尔扎伊的背后支持，那些力挺阿富汗水电部长克汗（候选人萨亚夫的竞选搭档），以及前副总理、另一候选人希拉勒的人中，也有不少将转投给他。当然，拉苏尔的支持巩固了阿卜杜拉的位置（尽管拉苏尔的竞选搭档马苏德已决定撤回支持，其拥护者还是很可能将票继续投给阿卜杜拉）。"不过，"阿富汗第二大反政府武装组织'伊斯兰协会'宣布将支持贾尼，我怀疑此言的真实性，所以，接下来的选战依然充斥变数"。拉夫赖说。

"现在看来，选举似乎无法产生足够强势的力量去驾驭国内渴望分权的派系与组群，并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英国伯明翰大学中东政治学教授卢卡斯（Scott Lucas）对本刊记者说。观察家普遍预测，即使第二轮投票如期完成，组阁也将花费数周时间，而最终受到拖累的，将是阿富汗日后的安全形势。

从2013年开始，美国与北约的驻军陆续撤离阿富汗。2012年，驻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有15万人，其中约5万来自美国。截至今年2月，美国部队减到了3.3万人，并预计在今年内全部离开。撤离期间，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开始接管安保任务，虽然各项能力均有所提高，但依然难免受困于国家顽疾。去年4月至10月间，塔利班共发动袭击6604起，全国34个省份中，有30个遭袭，公布数据显示，军队士兵与地方警员有2052人丧生，逾5000人受伤。"塔利班势力仍然盘踞，没有美国的支持，阿富汗军队将难以为继。"拉夫赖说。除非新政府尽快形成，并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将其全部撤军时间延长至2014年后，阿富汗才有可能不面对孤立无援的未来。

"无论什么人向哪位候选人提供支持，下一轮投票中，两位领跑者间的竞争都将十分激烈。"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民主"的项目主管奥博（Jed Ober）对本刊说，"选举进程的快慢将取决于选举机构处理工作的透明度和勤奋程度。"据报道，第一轮计票就是因舞弊投诉调查尚未结束而被迫推迟的。截至5月15日，选举投诉委员会已受理超过2100件投诉申请，其中"严重影响计票结果"的投诉达921件。"若接下来的竞争如预期般激烈，那么筹码将直接压到选举委员会与选举投诉委员会的身上。他们能否透明、公正地处理工作，不仅会影响到选举速度，还有民众对选举结果的信任度。"奥博说。

阿富汗



5月15日，阿富汗总统候选人、前财长贾尼在首都喀布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手举一张计票结果单





土耳其 | **索马矿难**

5 月 13 日，土耳其马尼萨省的索马煤矿发生爆炸，301 人遇难，很多人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和窒息。据土耳其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在矿井下 150 米处，一个配电器发生故障引起爆炸和大火。14 日，土耳其政府宣布开始为期 3 天的国家哀悼日，全国降半旗向遇难矿工致哀。18 日，警方逮捕了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和总工程师等人。

法国 | **戛纳电影节**

（右页图）5 月 14 日，在第 67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主持人、法国男演员兰伯特·威尔森邀请妮可·基德曼和他一起跳舞。基德曼是开幕影片《摩纳哥王妃》的主演。



美国 | **森林大火**

5 月 15 日，美军直升机扑灭正在逼近加州圣马可斯市的野火。山火迫使数千人从家中转移，还影响了圣马可斯城和彭德尔顿营海军陆战队基地。



美国 | **雷暴**

39 岁的摄影师麦克·奥宾斯基热爱拍摄极端天气，如雷暴和超大龙卷风。他用 30 张照片拼成了一张图，显示大约 26 分钟时间里有多少闪电击中同一片地区。









俄罗斯 | **机器人展会**

5 月 12 日，2 米高的机器人“巨人”在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个市场内漫步。它从英国前来参加机器人展会。



美国 | **解暑**

5 月 12 日，加州罗斯维尔市，气温接近华氏度三位数（100 华氏度约等于 37.78 摄氏度），特雷斯·布鲁姆和她的奎特马在佛森湖中解暑。

美国 | **“9·11”纪念馆**

（左页上图）5 月 15 日，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揭幕，奥巴马出席揭幕仪式并发表致辞。该馆占地面积约 1 万平方米，主体部分的展览空间都位于地下 20 米的地方，这种不可见的效果有助于带来强烈的冲击力。沉入黑暗能制造悬念。它还是宗教仪式和重生的经典途径，能让人联想起坟墓和发源地。

塞尔维亚 | **维和部队**

（左页下图）5 月 12 日，科索沃贾科维察市，美军维和部队在军事演习中演练跳伞。

当资本来“搅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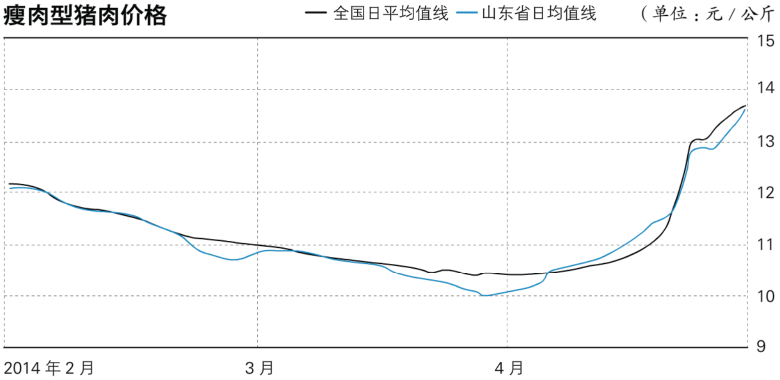
文 / 邢海洋

当阿里巴巴将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IPO 掀动世界的时候，另一场曾经信心满满的港股 IPO 却黯然收场了。万洲国际，原名双汇国际，头顶着 29 家投行保驾护航，拟融资 60 亿美元，却于 4 月底突然宣布停发。万洲国际可谓倒在了终点前。时间转过 5 月，猪肉价格突然“井喷”，10 天内全国生猪价格涨超 20%，一轮怪异的“猪周期”，让全球第一的肉制品业的资本盛宴成为泡影。

去年 5 月，双汇以每股 34 美元的价格现金收购美国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并承担其 24 亿美元的债务，收购资金额高达 71 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猪肉制品企业，万洲的代价是背负了巨额债务，一年后就有了发股偿债的说法。可惜时乖运蹇，按近十余年来我国养猪业已经有规律可循的“猪周期”，万洲的收购正发生在中国猪肉价格的低点，随后肉价将从谷底期进入回升期，今年 IPO 的时段正该是升长期，逐渐抬升的猪肉价格展示出企业盈利能力的良好预期。但事与愿违，去年下半年生猪价格经历了短暂的由亏转盈后，今年“飞流直下”，养殖业一片哀鸿。在养猪大省的四川，出栏肉猪价格每斤跌破 6 元，猪肉零售均价也重回个位数时代。衡量生猪生产盈亏的重要指标是猪粮比，通常 6 ∶ 1 是均衡点，可 4 月该比值竟低至 4.53 ∶ 1，意味着每养一头成猪养殖户赔 200 多元。

猪肉价格的季节性规律是国庆节后逐渐攀升，春节前达到全年高峰，春节后又开始回落，这是猪价常年变动的一般规律。但今年春节前却反常，猪价行情旺季不旺，节后延续下跌趋势。而所谓的“猪周期”来自生猪的繁殖生长规律，一头母猪从进入能繁期到产仔，再到仔猪出栏，一般要横跨近一年半时间。如果出现大面积宰杀，会导致未来仔猪供应能力严重不足，导致猪肉价格暴涨。故此十余年间猪肉的价格基本是三年一个周期，一年半涨，一年半跌，往复循环，三年中生猪价格只出现一次低谷。但令人不解的是，从 2012 年起，生猪价格已连续三年每年都会出现一次大幅波动，“猪周期”缩短为一年。猪肉价格变动频繁，或与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关，2011 年开始，农业部和财政部开始对养殖户能繁母猪实行饲养补贴，每头补贴 100 元，这就降低了养殖户因肉贱淘汰母猪的概率。而 2012 年首次实施的冻猪肉收储则形成了价格托底。

瘦肉型猪肉价格



但国家补贴保价政策频频发力的今天，猪肉价格却让养殖户越来越难赚到钱，显示的是养猪业转型的阵痛。2011 年，上一个“猪周期”的丰年，养殖平均成本为每头 1300 元，售价 1800 元，利润率约为 22%。恰逢国家生猪养殖的产业政策出台，刺激产业转型，对标准化规模养殖在 3000 到 1 万头的，国家给予 80 万元的财政补贴。种种因素刺激下，生猪养殖看起来像是一个金矿，吸引着各种资本跑步进入养猪业。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武钢“因为一公斤钢材抵不上四两猪肉”的养猪计划。非但老国企面临产能过剩、利润稀薄的瓶颈，新兴产业也积淀了大量资金无处释放，结果网易和联想等都有意养猪。而规模化的养殖场无论从疫病防治还是从降低饲料投入比等，都是成本大杀器。规模化养殖正改变着养猪业面貌，熨平“猪周期”，同时也势必将中小养殖户淘汰出局。观察双汇的财报不难发现，这一轮产业变迁，对养殖大户的影响颇为正面，双汇发展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利润增长了 40.47%。至于万洲国际在香港发行受挫，纯属运气不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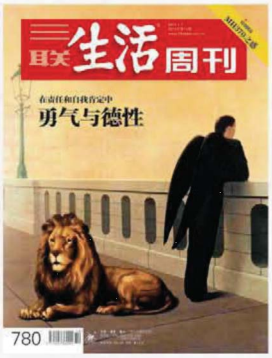
当然，如果双汇上游养牛养羊，资本市场将给予完全不同的响应。牛羊养殖规模化远比生猪难，或成为养殖业下一个投资热土。可一旦上了规模，消费者又不会买账，这就是工业化养殖的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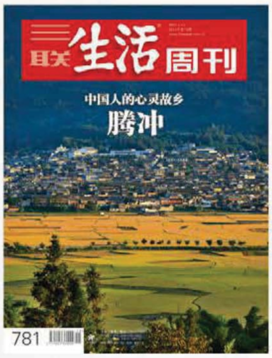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2014 年更多精彩，订阅更优惠

2014 订阅全年净省208元

全年52期，零售单价12元 | 订阅单价8元 | 订阅年价416元

内容更全面、深入地关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热点
一支高质量的主笔、编辑、记者队伍，更加大采访成本投入，更强调原创性
可读性更强，内容更丰富，涉及投资、理财、收藏、家居、健康 ……方方面面的实用生活指导
一本高端综合类周刊承载更多理想，以坚持不懈的成长回报读者厚爱，证明自己值得期待

















三联生活周刊荣获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中国“百强报刊”
中国期刊协会颁发——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邮发代号： 82-20 / 拨打 11185 上门收订
委托声明： 三联生活周刊订阅服务由邮政部门独家代理，未委托其他机构订阅本刊。
杂志社咨询电话： 010-84050425 / 84050451
联系信箱： dzfw@lifeweek.com.cn



栏目插图 | **豆角上台艺术工作室**

私募与公募两大佬

监管部门对阳光私募泽熙投资进行了调查，泽熙6期在东方锆业资产重组停牌前曾精准买入。曾经的“公募一哥”王亚伟管理的昀沣证券投资也因在南风股份交易中存在瑕疵被约谈，其曾执掌的华夏大盘精选也被调查。虽然可能只是例行检查，但在严打老鼠仓的背景下依旧具有信号意义。掌管泽熙的徐翔与王亚伟有着近似的操作风格，两者皆善于精准押宝重组股，投资界中一直流传着“公募看亚伟，私募看泽熙”之说。



投资越南的A股公司

越南出现了反华骚乱，在越南投资设厂的A股上市公司纷纷启动应急预案，涉及20多家企业。追逐廉价劳动力资源，中国公司加速进入越南。投资设厂的上市公司主要为制造型企业，除了家电、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外，机械、农业等公司也是重点。苏泊尔在胡志明市的工厂正处于游行的区域，工厂处于停产状态。TCL于1999年便进驻越南，是海外设厂的第一站，工厂同样位于胡志明市。在越南投资的纺织服装企业也不少，华孚色纺、百隆东方等均投资上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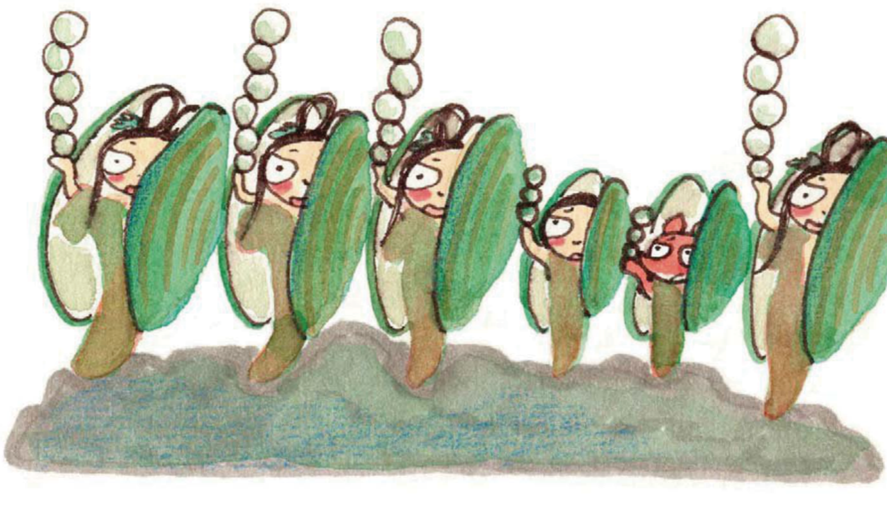


欧元负利率

继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暗示可能在 6 月该行会议上采取刺激措施后，两位欧洲央行高官各自提到该行可能增加新的政策工具，其中一位明确提到可能有负利率。欧洲央行加码宽松箭在弦上。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将创三年来最快，将出现 0.4% 的增长。这一增幅两倍于前一个季度，也是 2011 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欧元区经济于去年第二季度走出了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可通胀率依然维持在不到欧洲央行目标位一半的水平。通胀率仍显太低，不足以推动经济稳固复苏。

优先股

传统股票市场融资无望，中资银行找到了另一个可以满足资本需求的融资渠道：发行优先股。浦发、农行之后，5 月 13 日中国银行再发公告，将在境内外共发行总值 1000 亿元的优先股，以补充资本。农行将发行总价值达 800 亿元的优先股，息率为 6%。几天中，多家银行宣布了优先股计划。此前，四家中资银行近来在香港完成 IPO，但上市后股价均跌破了招股价，导致投资者对申购银行股持谨慎态度。对于银行股，上市融资及再融资的大门基本关闭了。



银行“宝宝”

“余额宝”收益率降至 5% 之下，互联网 40 余种理财品鲜有超过 5% 的。银行系“宝宝军团”收益率却大多坚挺在 5% 以上：5 月 14 日，兴业银行的“掌柜钱包”7 日年化收益率报 5.58%、广州农商银行的“至尊宝”为 5.514%、中国银行的“活期宝”是 5.28%。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宝宝”产品的高收益主要来源于银行协议存款，银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收益率预期，一旦银行业主动变革，其“宝宝”产品在收益率上也就更具优势。



章鱼之手

如果你曾有过面对缠成一团的耳机线无计可施的经历，应该便会对章鱼的一项本领倍感神奇：虽然它们长着8只布满吸盘的触手，但只会牢牢地抓住经过的猎物，却不会把自己绕成线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小组在《当代生物学》上发表论文指出，其中奥秘在于，章鱼的皮肤可以分泌一种选择性的化学物质，能够帮助吸盘强力吸附异物但却天然排斥章鱼自己的皮肤。对于此种化学性自体识别机制的深入研究有望帮助科学家们研发出更灵敏的软体机器人。

好消息



长寿星球

自1990年以来，全球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6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公布的年度报告，一个出生在2012年的女孩，其平均预期寿命将达73岁，而同年出生的男孩预期寿命为68岁。在对抗麻疹、疟疾、肺结核和脊髓灰质炎等传染性疾病上取得的进步是令全球平均寿命延长的主要原因。



生命在于意义

40岁退休是许多疲于奔命的职场人士的梦想，然而，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研究小组对6000余人进行了长达14年的追踪调查后发现，与无所事事享清福的研究对象相比，那些负有更多工作和家庭责任、总是觉得自己为别人或某一目的而活的人，死亡风险反而更低。这一规律对于中年人更为明显。

坏消息



鲸的味觉

能够分辨酸甜苦辣原来是一种特权。在对15种鲸目动物的基因组进行扫描后，武汉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发生在距今5300万年到3600万年之间的一个进化变异令绝大多数鲸和海豚只能分辨出咸味，而缺乏甜味、苦味、鲜味和酸味的能力。



无效的大课

照本宣科的大课不仅容易让人打瞌睡，而且也无法达到教学效果。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接受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式授课教学的本科生考试通不过的概率是接受互动式教学的对照组的1.5倍。研究者指出，关键在于让学生变成教学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听众。



新一代MINI。始于原创，忠于原创。
WWW.MINICHINA.COM.CN 400-800-6699
MINI



（插图 山丰胡）



好不容易读完了一本厚书，你别无选择，只能说你喜欢这本书。否则，你就得面对这一事实，即你只是浪费了自己生命中的几个星期。

——作家加布瑞埃拉·泽文（Gabrielle Zevin）说

与其他创造性领域比，工程创造性被低估的一个原因是，公众没有被训练去欣赏一个具体的、制作精良的技术。计算机科学家霍尔在1960年创造了快速排序法，这是一种真正优美的创造，但是他不能到卡耐基大厅去表演快速排序从而赢得欢呼和掌声。

——布莱恩·阿瑟说技术工作大部分都隐藏起来了，罩在某个罩子下面，藏在某个程序里，或躲在某个工业流程中，这些工作对外行来说完全是不可见的

天使的脸朝向过去，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将残骸抛弃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吹来一阵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未来。这场风暴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说

体形不好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丧失更多记忆。大学生中太胖的人很多，他们的记忆力普遍比身材好的学生差很多。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金伯·芬恩说他的调查结果

在我的理解中，荒谬感绝不是对生命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不可分割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身体好一样。我认为，真正的无意义和真正的无信念表现得不大一样，后者表现为冷漠、无情、自暴自弃，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换句话说，体验荒谬与体验意义密不可分，荒谬是意义的另外一面，就像意义是荒谬的另外一面一样。

——哈维尔说

+/- 数字

330万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2012年全世界有害使用酒精造成330万人死亡，2005年这一数字是250万。在传染病、心脏病、交通事故、凶杀等原因的死亡人数中，5.9%与饮酒有关。世界酒精消费量中一半是烈酒，啤酒占34.8%，葡萄酒占8%。

135微克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全球160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报告，印度新德里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值达到了每立方米153微克，是全球最糟糕的。空气最差的前20个城市中，印度占了13个。北京排名第77位。

2×10^{36}小时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62岁的纽约男子普尔斯马控告纽约市政府、纽约市客运局、快餐店、两家医院、超市、面包房、机场、一名西班牙裔女狗主以及他能想到的每一个人和机构，索取2×10^{36}美元的赔偿。他的起诉书长达22页，他要求的赔偿，即便全世界的钱都给他也不够。



时尚如昙花一朵，善变而易逝，
岁月像一条长河，无痕地斗转，
是否有什么可以不随波盲奔，奢华闪耀?
科勒玫瑰金系列，
让一瞬的时尚成为永恒，让星移的岁月流金斑斓。

科勒玫瑰金系列采用科勒太空金属镀层，享终身质保承诺。



800 820 2628 | kohler.com.cn

扫一扫，加入科勒微信

科勒®KOHLER®

红尘客栈

文 哲人二
图 谢驭飞



“我有颗流浪的心，总妄想有一天去放浪天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念及此常常把自己感动得要哭，可悲剧的是，第二天照样乖乖地早起去上班。”许多人的内心或许都曾涌动过这种不安，我也一样没逃得过。虽不至于感动得要哭，可衍生的伤感却可以延续到第二天的中午。害怕像奈保尔笔下的威利那样，人生过半之后回过头才发现：“人生最好的部分已经过去，我却什么也没有做。”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与我般过着律己克制、安稳从容却相当虚伪的面具生活，而面具下是追求着能够时刻追随激情永难满足的状态。问题是这种状态太容易让人疲惫，觉得空想不如睡觉，如果睡得着的话，时间真的会过得很快。

在没遇见李敏之前，我以为在这个陌生却相对富庶之地只有我一个人的灵魂戴着枷锁起舞。目前就职的这家公司旗下有两家全资贸易子公司，李敏掌舵的那家在“无影脚”的发源地。因为工作关系我必须与其有所接触，他告诉我说以后得小心他手下的一名员工，那个人当面很会古道热肠，背后却一贯地落井下石。也许是我的表情太过淡然，他解释说那人威胁不了他，是他招进来的人自然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尽管那人品行不好但是工作上的确是有能力的。我有点信了，忽然觉得眼前这张干净年轻的脸上竟也有属于岁月和尘世的沧桑。

后来就侧面地了解下，众人对他的评价多倾向于其有很强的执行力，只是人不太安静。人事部的阿姐笑得意味深长，并说其实公司给他的待遇不菲。我不知道对这字面上的“不太安静”该如何理解。得知他先前的职业是一名初中教师后我愣了下，之后笑说估计是嫌暑假太热寒假又太冷，好时间都浪费在工作上了。当初他离职时的内心是否像我一样有过挣扎？我想假如我现在还待在原来的地方，多年后那些散于淡淡流年香下的遗憾会终掩于岁月。以前驾驭不了的风格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现在试来会发现，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慢慢变成自己喜欢的想要达到的样子。

过去的两个月里，李敏独自驾车从佛山过来三次。高速上奔驰一个半小时，晚间八点过来十点回去。我终于理解“不太安静”的意思了。他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我心忽生与其一醉方休的念头，对其表达一下敬意顺便鄙视一下自己。我一向对行动派敬仰有加。李敏曾和一单亲妈妈恋爱一年，终因对方四岁的儿子无法接受而黯然退出。当最后一块小凤饼被吞下腹之后他就习惯地拍拍手说得走了，那一刻我心念一动，犹豫了下后给了他离异后独闯深圳的一位前同事的号码。两天后，那位前同事有邮件过来，里面只有两句话：如果我带着醉意出生，我或许会忘掉所有的悲伤。记得以后别给姐添乱……我知道我错哪儿了。

只多看一眼

文 小乔公子
图 谢驭飞



多少年前，在西南一个戏校好好学戏曲的她突然来到了北京，说是想学影视。她说那天晚上睡不着觉，打开电视在娱乐新闻里突然看了一眼那个剧的男一号，那个不知是港还是台的二流明星。她说，冥冥之中我可以做一下那个宫廷剧的丫头，或者他的爱妃，他好像还没有女友吧。好吧，那时候的她，只有17岁。

他们的影视学校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落。更失望的是，跟剧组拍戏的日子更是没影儿。她认识了村里的一个男孩。那个男孩长得不好看，但每次她唱起忧伤的催泪歌，他就跟着哭或者说带着哭，于是她就认可了他是个善良的人。没多长时间，他向她求婚，说他家马上就要被政府征地，能补偿成百上千万，以后的生活不成问题。她犹豫，她还有当明星的梦想，觉得自己的刀马旦的腰还够细。可是，当有一天他们去银行办事，她无意中扫了一眼他的存折，发现里面有很长的数字，有200万之巨，她今生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于是，很快结婚了。

在证实了她不过是多看了存折上一个零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了，而拆迁却遥遥无期。待产期间，她还固执地认为他只是一个没本事的游荡爱好者，整天无所事事，倒是不招惹是非。临产前的某天，他把手机放在家里。平时，她对他的手机是不查的。但是一阵信息提示音响过，女人的敏感让她还是忍不住打开了手机。那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之前还有很多暧昧的话语。她懊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孩子。他向她忏悔和保证。但没多长时间，她坐在公交车上，无意朝人潮拥挤的集市看了一眼，却偏偏看到他和短信女一起吊着膀子卖香料。

终于熬到孩子大点儿了，藕断丝还连，他们准备离婚，而此时好像拆迁的消息也终于来了。她婆婆觉得她很可怜，而儿子也是有错在先，说是要把五间房中两间的份额给她。就在他和他妈在院子的正房紧张地商量着怎么分财产的时候，她突然从门口路过，看了一眼，没想到正和她婆婆对视了。恰巧的是，平时不怎么化妆的她，那天突然化了个妆，而且有点儿浓。她婆婆说看出了一丝儿妖邪，觉得她是今生来折腾儿子的狐狸，现在一间房也不想给了，要打官司就奉陪到底。

她说，我这一生，不知是咋地，就像那句歌词：只是因为在人群里多看了你一眼。从此，都被这多看的一眼所改变了，现在想想都是错看了这一眼，走上了岔道。我去问过师父，人家说，其实你每一眼，都是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比如现在这最后一眼，你肯定会看看孩子。这一眼之后的事情，我也难说。不过，你的眼光所及，就是你所在和自在的人生。

县城机关妇女时尚物语

文 ✎ 小王爱唱歌
图 ✎ 谢驭飞



县城机关的食堂每天在上演机关“时尚秀”，在这里，你既可以看到女强人范儿，气质女人范儿，也能看到文艺中青年范儿，或者淘宝爆款范儿。

机关里的女强人范儿也可以称作“官范儿”，职业套装，颜色主要是黑、灰、白，出席重要活动要发表讲话，可能会换一套红色套装，打底来一件暗红或花色丝质衬衫，再加一条丝巾，鞋子标配是中低跟菲拉格慕，表情是平易近人的，碰到人打招呼会含笑点头。走这条路线的基本上已经当上不小的官儿了。

年龄30岁以上，级别副科或以上的妇女基本上走气质女人路线。羊毛大衣、高筒靴、巴宝莉款的格子围巾是冬天的流行，一件式连衣裙占据夏天“时尚秀”的半壁江山。春秋天乱穿衣，皮衣、开衫、长裙、短裙随君乐意。珍珠项链、珍珠耳环、低调的仿玳瑁发卡是气质妇女喜欢的配置，而从表情和步态上透露出“我可不是那种买菜做饭的家庭妇女”，这种隐隐的优越感是气质妇女的配饰之一。走气质女人范儿里有一拨妇女，打扮上比气质女多一点豪气，比“名媛”少一分淡定，有时候难免过于使劲了，比如绿色皮草配上黑色皮短裙，披着大波浪卷发，戴上闪亮水钻耳环，踩着“笃笃笃”的防水台超高跟，走在食堂大厅就像去参加剪裁仪式，观者纷纷侧目。

文艺中青年范儿的妇女在县城机关不在少数，机关嘛，总不乏“才女”，一年春夏秋三季，她们都喜欢着棉麻质长裙，平底鞋，外披一件开衫，背双肩包或绣花布包，戴云南买的银质宽手镯，不管发质如何，直长发垂腰或者扎成慵懒的松松麻花辫。冬天，“才女”们不约而同地喜欢玫红、翠绿等颜色艳丽的中式丝棉袄，走民族风。这拨妇女在少女时代就经常在校报或市刊上发表文章，并以此自矜，她们清高的表情可以一直保持到老，在众人“才女”的呼声中，成为一道“风景”。

淘宝爆款范儿妇女目前有人数增长的趋势，随着组织队伍年轻化，刚毕业的大学女生不断充实到机关妇女队伍中。她们是淘宝爆款的风向标，去年冬季蕾丝打底衫加茧型糖果色外套卖爆，每到中午，机关食堂里就可以看到各种宝蓝、艳粉、明黄的身影；今年春天的爆款则是韩版雪纺长裙配牛仔外套，田园小清新碎花短裙配冰淇淋色衬衫，于是，食堂里一派裙角飞扬。淘宝爆款虽然时髦，穿好看了却不容易。偏偏大学毕业不久的机关妇女还在时尚路上摸索前进，比如田园小清新碎花裙搭配黑色丝袜和厚底鞋，矮胖身材穿上茧型外套则让人看上去像一只移动的蛹。

豆绿色的甜蜜

文 红酒提子
图 谢驭飞



第一次碰到绿裤子小姐的时候，P 仔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七个月了。他正把一屉绿豆面的包子放到货架上，一双裹着同样绿豆面颜色的腿踏进门槛。那是一个挺年轻的姑娘，齐齐的刘海儿有点薄，浮在白皙额头上像一溜钢琴键盘。事后 P 仔回忆起来总觉得这个第一印象疏漏太多：他实在不该用包子的颜色去描述一条裤子，虽然他是这家便利店本季度的优秀员工。既然不是包子绿，那又是什么绿呢？P 仔觉得此刻的自己颇为理解坐在梅雨潭旁苦恼的朱佩弦。不过，面对那西湖太明秦淮河太暗绿壁太浓绿杨太淡的惊喜时，人家好歹造出个“女儿绿”。P 仔没有作家的文学造诣，姑且就叫它豆面绿吧。

那条豆面绿的裤子看上去很厚实，却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乍暖还寒的初春，不怕冷的绿裤子小姐将裤脚挽起来，露出纤细的脚踝。秋裤是时尚的死敌，P 仔想，这栋写字楼里的白领一族都不会穿它的吧。近日气温回升，时尚人士们纷纷抖落冬装套上丝袜，绿裤子小姐还是穿着那条厚实的裤子。P 仔在她挑选零食的时候去货架上货，低头看去，条绒的布料仿佛泛着一股青草味。

宽松的休闲衣服，近乎齐腰的长发不烫不染，绿裤子小姐的出现让 P 仔单调的生活突然有了点盼头。她似乎不很考究，P 仔能从她额前那溜键盘的疏密程度看出她什么时候洗过头发；她似乎也不很有钱，总吃最便宜的套餐，至多加一小杯关东煮；她有点娇滴滴的少女情怀，买饼干喜欢造型可爱的盒子；她或许又很固执，不懂得妥协，如果最爱吃的金枪鱼紫菜卷售罄了，她宁愿不吃也不换别的口味。P 仔似乎很了解绿裤子小姐，却明明一无所知。

P 仔的情绪开始莫名的高涨和低落。他幻想过益达广告里的桥段，不过也只是幻想而已。他是一个店员，而她在这栋漂亮的大楼里拥有自己的一张办公桌。P 仔没见过绿裤子小姐的男朋友。嗯，就当他不存在吧，至少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绿裤子小姐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他只想安心地看着她陪着她就好了。虽然，他也会有点害怕，害怕有一天绿裤子小姐推门进来，旁边站着他不认识的男人。

这年秋天，P 仔因为业绩突出被派去新店面带领新人。他离开的时候，绿裤子小姐仍然穿着那条豆面绿的裤子。P 仔第一次和她说话。他说：“你眼圈总有些黑，不是睡眠不足，而是体内寒气太重了。你太贪凉，以后少吃点冰棍儿。”

本栏目投稿信箱：mensula@sina.com



S660 双座跑车

本田创始人本田宗一郎上世纪 90 年代最后监制的 BEAT，曾经被视作袖珍跑车的典范，本田新开发的 S660 双座跑车试图充当 BEAT 精神延续。采用数字仪表盘和非对称式中控台的布局，660 毫升的双气缸涡轮增压引擎，最大功率 74 千瓦，足以驱动不足 900 公斤的 S660，静止加速到 100 公里耗时控制在 8 秒以内。



Robrecht Vanhauwere 的智能手表

充分挖掘表带面积，设计师 Robrecht Vanhauwere 开发的智能腕表，将部分芯片和感应器压缩到了表带内，从而大幅压缩腕表显示屏幕厚度。在提供健康监测和信息传输的功能之外，还可以实现语音声控远程识别。

敞篷版 FT-86

依旧是那台 86 毫米 ×86 毫米气缸尺寸的 2.0 升水平对置引擎，丰田并未改变 FT-86 的 147 千瓦最大功率，而是将 FT-86 车顶改成了软式收折结构。电动软顶可自动收纳进车尾，车顶可以在时速 40 公里速度以下开闭，与封闭车顶的 FT-86 相比，整车重量只增加了 37 公斤。





自由光 TrailHawk 的攀岩模式

28 度接近角，32 度离去角，Jeep 自由光的 TrailHawk 版本车型更强调硬派越野需求，采用 3.2 升 V6 Pentastar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 200 千瓦，在 4300 转速时峰值扭矩可达 315 牛·米。借助 Active Drive Lock 四驱系统和后轴限滑差速锁，自由光 TrailHawk 在雪地和泥沙等驾驶模式之外，新增了一项颇为大胆的“攀岩”驾驶模式。



蜗牛壳喇叭

只有两个汝硼铁的扩音单元，工业设计师亚历山大·舍甫琴科（Alexander Shevchenko）参考蜗牛壳的内腔回馈结构，以仿生方式设计了玻璃声腔音箱。整个玻璃声学结构依附于金属面板支架上，一切音频线缆被充分隐藏在金属支架下方。

BeoVision 11 电视

Bang & Olufsen 设计的 BeoVision 11 电视，在 4K 屏幕和 200Hz 倍速扫描之外，更强调面向互联网多媒体娱乐的前瞻配置。预留了 6 个 HDMI 接口，并且内嵌的浏览器可以支持 HTML5 动态网页，定制的多功能遥控器拥有全尺寸的 QWERT 键盘。





手枪云台

手枪握把形式的手柄云台，Vanguard 公司的 ABEO PRO 283CGH 碳纤维三脚架，开发了特别的 GH-300T 手柄云台，可以实现双轴调节下的 180 度全景移动。独特的旋转锁止机构，可以快速重新定位中轴，有利于连续旋转云台后恢复三脚架的稳定性。



卷曲的木条

LZF 品牌的“阿加莎”（Agatha）吊灯在西班牙手工制作，薄薄的彩色木条被卷曲交织，在三角形底座上同心叠加，形成一个独特的灯罩。根据同样的制作原理，它还可以组合出球形等其他形状。



黄铜水壶

Tom Dixon 品牌的“Form”水壶采用简洁的圆柱形，黑色真皮手柄在壶身上投下影子。水壶以旋转成型的黄铜片制作，抛光后浸在金色溶液中，形成微妙的亚光表面。

快乐男孩节

Lladró 的这件瓷艺作品展示了一个欢快的小男孩，正张开双臂骑在彩色鲤鱼上。它的设计灵感来自日本男孩节的鲤鱼旗，逆流而上的鲤鱼呈现出充沛的生命力。





蒙大拿蓝宝石

过去一个世纪，蒂芙尼为珠宝界相继引入蒙大拿蓝宝石、紫锂辉石、摩根石等彩色宝石，今年 Blue Book 高级珠宝系列中的“蝴蝶胸针”上，以矢车菊淡蓝色玉髓为底的蝴蝶翅膀镶嵌铂金和钻石，其中就点缀了月光石和蒙大拿蓝宝石。蒙大拿蓝宝石同样出现在系列中一对古典风格耳坠上，它的设计灵感源自 20 世纪初蕾丝和领针设计草图。



水滴椅

“水滴椅”最早是安纳·雅格布森 1958 年为哥本哈根的雷迪森皇家酒店设计的，与传奇的“天鹅椅”和“蛋椅”一起生产，但数量极少。Fritz Hansen 公司如今重新推出了这把装软垫小椅子，经过 50 多年的冬眠，它的设计看起来仍然新鲜而且充满个性。



珍珠饰纹

芝柏表全新 Cat's Eye 金桥陀飞轮钻石表，总共镶嵌超过 1000 颗雪花美钻。珍珠贝母表盘上制作出大小不一的珍珠状饰纹，6 时位置的陀飞轮由金桥夹板固定。表厂自制 GP09700 手动上链机芯由 177 个零件组成，提供 70 小时以上的动力储备。



宝石手袋

Fendi 手袋通常以印花 Logo 为标志，这件手拿包却没有出现任何 Logo，而是在上端装饰了一组彩色宝石，如同跳跃的音符。彩色宝石与灰色鱼纹皮形成对比，宝石四周的金属边框增加了它的复古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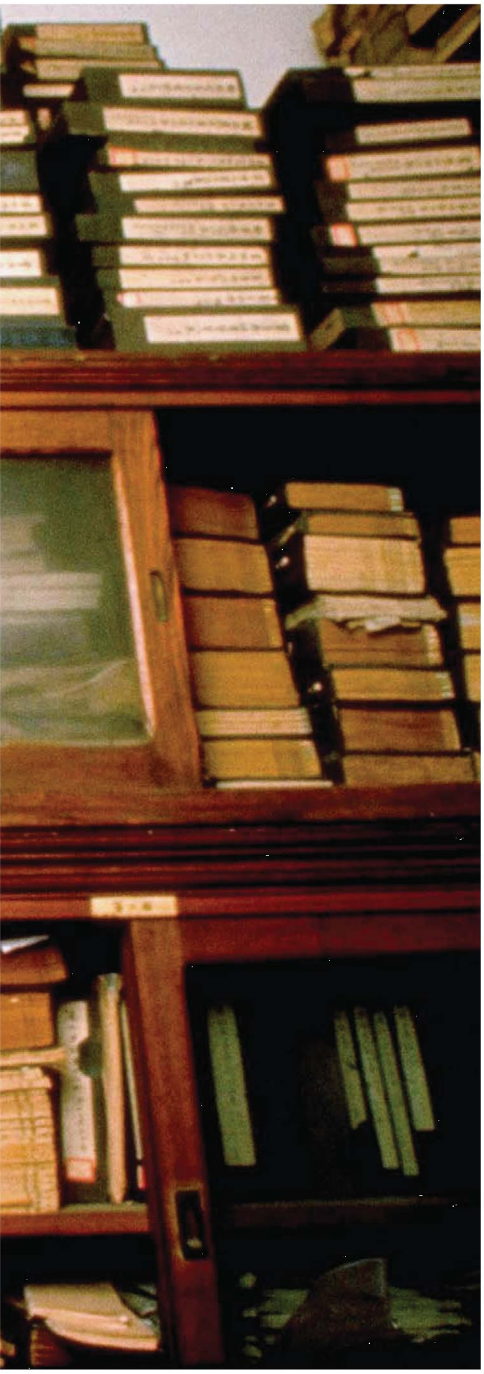


王世襄在家中书柜前（摄于 1989 年）

张伯驹、陈梦家、朱家溍、汪曾祺

王世襄与他的朋友们

主笔 曾焱



2014年5月25日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

准确描述王世襄先生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他当然是学者、文人、收藏大家，但他那些令人迷恋的生活性情和态度又绝不仅是这些表面上的词语可以概括的。

我们没有过多讨论他的学识，因为早就无需赘述:《明代家具研究》、《明代家具珍赏》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家具领域的里程碑式著述，《髹饰录解说》无疑为中国古代漆器研究开拓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领域。他在80岁以后注释写作的《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明代鸽经·清代鸽谱》、《北京鸽哨》、《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文字，更是门门绝学，令人叹止。所有这些，对其学问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启功先生的那句话作为深入了解的导读:“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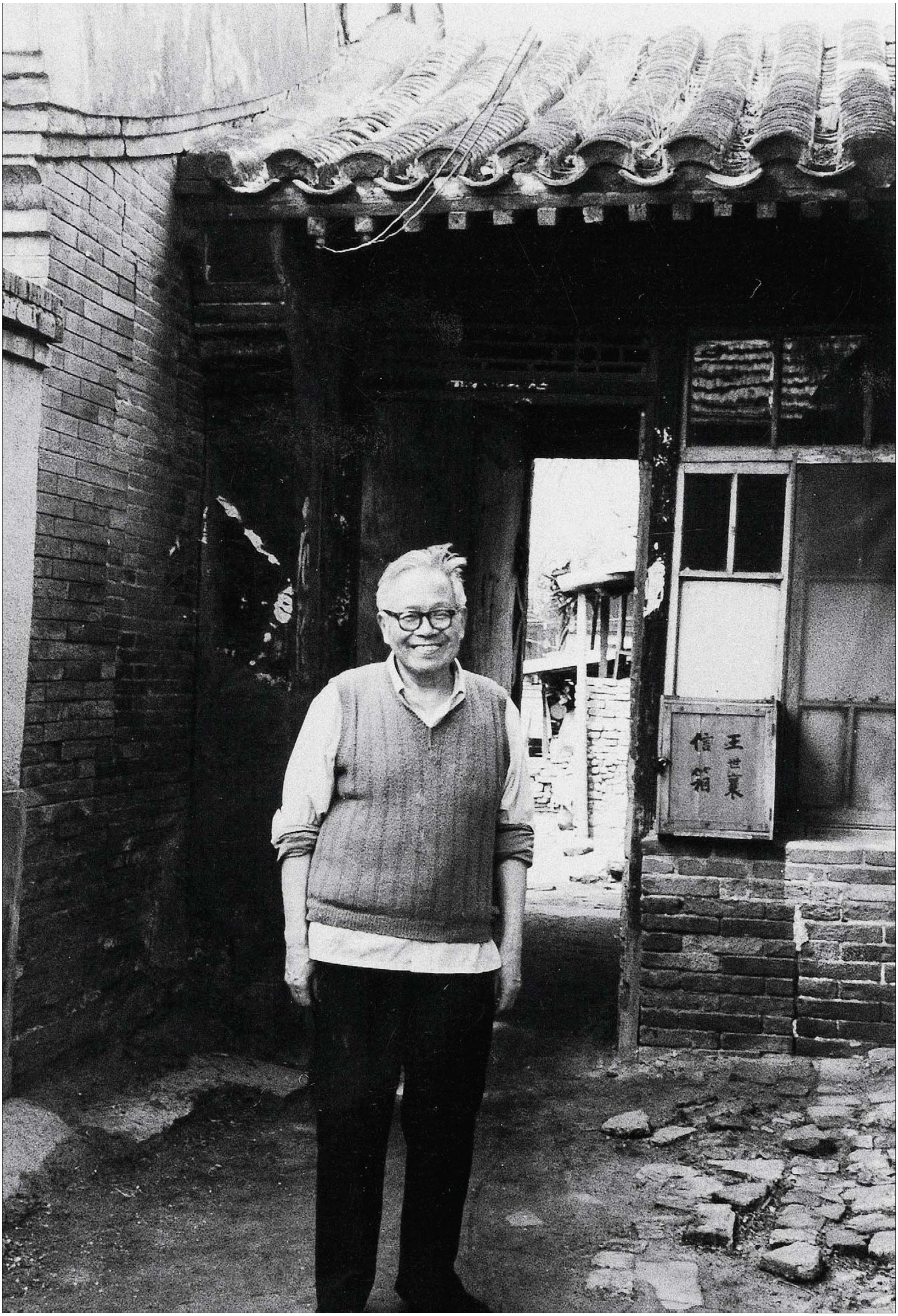
我们更想在这个专辑中呈现的，其实是王世襄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态度和风范。在文化、思想和制度都变化最剧烈的20世纪，他们这代人能够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候，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是被时好时坏的年代和潮流不断裹挟着往前的。但即便如此，他们都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标准。

我们好奇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接受我们采访的、和王世襄有过亲密交往的人，几乎都要提到他的一个口头禅：不冤不乐。这句北京老话，王世襄自己曾做过一番解释：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乐观、通达、智慧，所有这些词语，都不能像这四个字一样让我们理解到王世襄的“态度”。

他一生著述30多本，几乎没一本是能说得清，这门学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的。两本明代家具的书出版于80年代，但是他对家具的爱好却是从40年代青年时候开始，持续了40多年。他出身世家，但现在陈列于上海博物馆的满堂王世襄藏明式家具80件，没有一件是来自他的家族世藏，全是他人弃我取，骑着自行车从市井瓦肆甚至冷摊晓市上一件件找来，那些对于家具制作的通晓则是和民间工匠热烈交谈的产物，其间乐趣和情感自然不是那些坐在书房里学会鉴赏的学者所能够比。他童稚时喜好抓蛐蛐和架鹰遛狗养鸽子，直到耄耋之年才在朋友催促下坐下来记录于书，这完完全全玩出来的学问，又绝非普通的爱好研究可以比。为了养好鸽子，他可以去市肆打探往日王府里的鸽佣高手，请入家中园子和自己同住，所得的当然都是绝学。他在书中描述的那个和他有忘年交谊的善斗蛐蛐的老中医李凤山,又是多么跃然于眼前。在“文革”时他的人生跌入底谷，因为有了这种不冤不乐的性情，他也能在郊野抓蛐蛐的爬山越岭中找到慰藉，获取心底的安然。不冤不乐的，其实就是情义，所以王世襄对玩好、对做菜、对学问，无不发自本性、倾其性情，最后达至“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2003年，89岁的王世襄因为明式家具研究而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用以表彰跨文化交流领域杰出成就的最高奖，当时著名英国汉学家柯律格曾在颁奖词中说，王世襄属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这样一群人：“他们冀求将构建中国的过去作为构建中国的未来的途径。作为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他们又冀求在不低估其他文化的同时，给予中国文化更高的重视。”

为了对这一群人的“态度”有更丰富的了解，在王世襄的几位至交中，我们按年龄，选择了张伯驹、陈梦家、朱家溍和汪曾祺四位来做更多的探寻。他们或和王世襄同年，如朱家溍；或年长于他，亦师亦友如张伯驹、陈梦家；或稍年少如汪曾祺。各自不同的性格和命运，都让我们对他们所处的跌宕起伏的环境会有更深切的感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这一代人对其精神世界、生活态度的坚守恰是最感人的。换一个角度可以说，正因为他们坚守的成果，换来的是“给予中国文化更高的重视”。



王世襄在芳嘉园后院门前，旁边是他自制的信箱

老头儿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

主笔 曾焱

芳嘉园 15 号

走了一遍当年张中行先生初次上门的路：乘公交车，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远远看见路旁有人招手，原来王先生在胡同口等着。东行一段路，进街北一个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间，由东头一间入门，先见到袁荃猷夫人。

1914 年 5 月 25 日，王世襄就出生在北京东城芳嘉园这个四合院里。原本是芳嘉园 3 号，上世纪 60 年代北京改了一次门牌，变成 15 号，以后就一直沿用到它消失在推土机下。

如今客人和主人都已不在。大院落也换成了楼群。对它的想象只能来自讲述了。

“芳嘉园是个很有意思的胡同。和我们隔一个门牌，是慈禧太后娘家弟弟的桂公府，老北京人称‘凤凰窝’，后来还做过科学院幼儿园。旁边还有一个王爷府，听胡同老人讲，里面从前养一大群马，每匹马上都坐个马猴，也没人看管，成天绕胡同跑。这都是我小时候从胡同里一个剃头铺听来的。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拆建，桂公府和王爷府的建筑还保住了，15 号院没了，现在就剩下我们屋南窗外的那棵槐树。”

黄苗子的儿子黄大刚告诉我。1958 年，他跟父母、哥哥搬进芳嘉园时刚 4 岁，在院里住到 27 岁，等他搬走时候，院子的主人、他最喜欢的“王伯”，已经从一个乐呵呵的壮汉变成一个乐呵呵的老头儿。

即便是在孩子眼里，芳嘉园的院子也非常漂亮。黄大刚记得，他们家住里院东厢房，前面有一架齐檐高的紫藤，架下的竹篱笆上爬满牵牛花和癞瓜，紫藤枝叶铺展，夏天里三间房都没有西晒的时候，每到五月，还能用竹竿够下花串来做藤萝饼。东房南窗、西房北窗外都种了沁香的太平花，南边还有一个芍药园。王世襄一家自住的正房门前，一边一棵高大的西府海棠。黄大刚记得，东边一棵后来太老枯死，王伯把树干锯掉，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大圆青石板，他自己用磨刀石打平了放在树桩上做了桌面，再弄几个瓷墩儿往旁边一放，夏天就在那儿乘凉、喝茶、聊天。

4 岁的孩子当然不会知道，两家人能在芳嘉园做上邻居，其实是这帮朋友一连串命运急转的开始。

1956 年，王世襄的好友、考古学家陈梦家尚未意识到厄运在即，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下一所房子，以为从此可以安身立学。那时的王世襄却已经感觉到，自己可能很难再得安居。公有制对私房的改造事实上从 1956 年初已逐渐开始，王世襄家的院子里有几间厢房空着，房管局和街道居委会天天上门动员他拿出来出租，不然要在他家办街道食堂或托儿所。王世襄不敢拒绝，又不愿租给外面不相干的人，无奈之下，想到自己去找朋友来当租户。画家黄苗子和郁风一家，创作《大闹天宫》的漫画家张光宇一家，就在这种情形下成了芳嘉园 15 号的“房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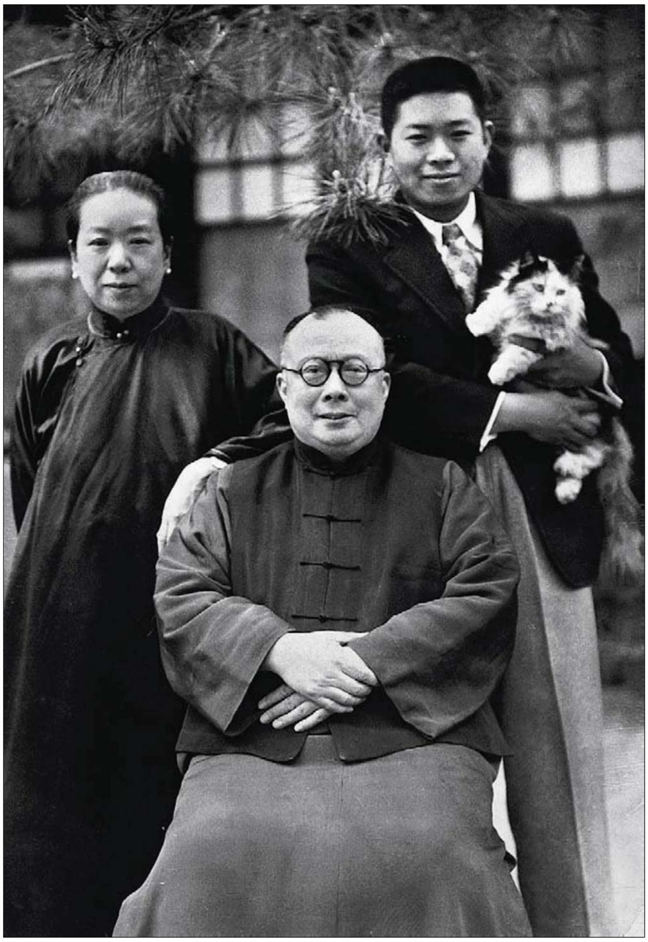
黄大刚说，搬家前他父母一直租居在东单的栖凤楼小院，和“二流堂”那些朋友住在一起，里面有导演戴浩、音乐家盛家伦，还有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王世襄当时在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上班，和盛家伦是同事，一来二往和黄苗子他们也熟悉了。1957 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二流堂”当中不少人被划成“右派”，不准他们再住在一起。吴祖光婚后在王府井帅府园买了一个四合院，很早就搬走了，其他人都在找房。王世襄便邀请黄苗子夫妇去他家住。

在栖凤楼时，吴祖光家有一个紫檀画像诗文笔筒，外壁刻的是汉初名臣张良，画稿出自明代郭诩，曾拿给王世襄看过。1991 年，王世襄有机会重又见到了吴家这只笔筒，想起过去这些老朋友的聚散，感怀不已，忍不住提笔，把外壁上的郭诩诗抄录了一遍。

黄苗子他们搬进芳嘉园后，一直到 1966 年“文革”开始前的七八年，15 号院里还是热闹的。张珩、启功、朱家溍，文博界的几个老人常来。画家叶浅予、丁聪和人艺的演员吕恩也往这儿跑。

“我还记得是 60 年代初有个夏天，三家一起请过一次客，屋里坐不下了，就放在院子里。王先生把家里的大桌子全摆出来，坐了四桌，电影界、话剧界、美术界的人来了好多，可能有四十几个，我印象深的是导演谢添、张正宇、吴祖光和丁聪等。我们三家分头做菜，然后端出来大家一起吃，不过客人都得自己带粮票——那会儿粮食每家都有限量供应，客人来了可以不给钱，但要交粮票，记得我们家三个人总共也交了一斤。这么热闹的场面，我印象中就这么一次。长大以后回想起来，可能和 1962 年陈毅在广州对文艺界有个讲话、政治气氛忽然略为宽松有点关系。”黄大刚说。

那段时间王世襄已经完成了《髹



少年王世襄与父母



1936年，燕京大学时期的王世襄在王家花园里

饰录解说》初稿，开始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按照黄苗子回忆，他们当时都同样遭到“右派”命运，希望在笔砚上用点功，以图“赎罪”。“那时我一般早上5点就起来读书写字，但4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黄大刚还记得胡同口住着一位很沉默的施先生，王世襄和黄苗子都长期请他抄稿子。施先生家里很困难，一人上班挣工资，养七八个孩子，就靠抄稿贴补家用，王世襄他们过得也很紧巴，仍想尽力帮帮他。黄大刚后来听父母说起，施先生祖上好像就是那个带兵攻下台湾的清朝水师提督施琅。

但这样还算平静的日子苦短，大的离散随后而来：1965年，张光宇去世。1968年，黄苗子和郁风因为“二流堂”案件被捕，坐了7年牢狱。1969年，王世襄夫妇也下乡入干校，分别去了湖北咸宁和天津静海。在居委会安排下，黄家的东厢房两大间搬进一家人，另一间贴了封条，只留两小间给三个孩子。王家东西两头也各被挤掉一间房。芳嘉园15号便成了八家人的大杂院。

黄大刚记得，有一次他从监狱探望父母回来，王世襄正好也在家，紧跑过来问：“身体怎么样？精神怎么样？”黄大刚把父母交他的几首诗词拿给王世襄看，他一读，说“这不是你父亲写的啊”。黄大刚答是妈妈的，他说那就是了，因为平仄全都不对。“他和我父亲彼此真是太了解了。”

黄大刚说，1973年王世襄从咸宁干校回了北京，两年后黄苗子和郁风也从监狱里放了回来。王世襄每天下班回来，进门就喊：苗子。黄苗子答：在！他说：没事儿。然后自行车放下，进门两人开始聊，交换点小道消息，讲点笑话，有时也谈些书画诗歌。黄大刚那时感觉特奇怪的是，他们说起自己遭的那些罪，也不怎么像诉苦，听着倒像是在当笑话讲。

母亲金章

王世襄出身世家，但不太和晚辈聊家里显赫时候那些事。“他唯一常讲的，是母亲去世对他一生的改变。”原北京荣宝斋书画鉴定专家萨本介说。

王家出过状元，在福建是望族，清朝即世代为官，并在他祖父一辈举家从福州搬到北京。到他父亲王继增，

已经受洋务思想熏陶，先读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出洋随驻法公使孙宝琦涉足外交界，曾做过几年法国留学生监督。在王世襄出生前后，他父亲一直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官至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还一度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到20年代末才退隐家中。王世襄自己说过，他家前辈都有“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对他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兼备中西”在他父亲身上，多的是细微的生活痕迹，其他倒是较少被人提及。因为多年驻留国外，他父亲保留了一些西化的习惯，比如每天下午15点半必定要用一次午点：一杯加奶的红茶，一两块点心。不过，他父亲又有着中国老式家庭的规矩，每天上午11点，晚辈要到他房里去请安。

他们家里也中西合璧。父亲在他出生那年买下的这个四合院，用他们家老佣人的话来说很“不格局”，这也是他父亲精心改造的结果。屋里有卫生间，卫生间有上下水。饭厅是西洋建筑风格的大开间平顶房，中间放置一套从东单德国洋行订制的椭圆形大餐桌和皮质高背餐椅。王世襄的父亲常在家里以西餐宴客，虽然菜式是属于那个时代比较典型的中国人请吃西餐：拌生菜、土豆沙拉、牛尾汤，然后是西法大虾、咖喱鸡，最后一道烤大雁。他们家还有一本早年出版的英国原版西餐菜谱，王世襄学会了，也教会了家里的老佣工张奶奶，到后来这位旗人老太太竟能独自做出一整桌西餐菜肴。王世襄最拿手的前菜，是一种骨牌大小的猪肝三明治，本来该用鹅肝，因为在北京实在很难买到，就用猪肝做了替代品，这种入乡随俗大概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发明。

但王世襄确实自己琢磨出一种土“烤箱”。他家原来是有一台真正的烤箱，60年代就已经用坏了，而那时在北京根本买不到烤箱，王世襄就琢磨自己做一个：他到日用杂货商店买来一大一小两口铁锅，大的可以把小锅扣住。又请黑白铁加工部的师傅帮着做了一个正方形的铁烤盘，架在小锅里还能和锅壁之间留出空当，然后把家里的煤球炉子、支火瓦和几块砖组合起来放在锅下，就这样做成了一个土法上马的烤箱，两小时可以烤熟一只野兔，据说和从前味道也没什么差别。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王世襄，除了一直上的是美国学校，从小到大，骨子里迷的却全是北京民俗，爱上明代家具后，他也最愿结交民间各路工匠。他的英文好，晚年当作得意事告诉晚辈的，是小时候第一次写英语作文，说的是养蛐蛐的事儿。后来每次作文篇篇言鸽，老师怒而掷还。

他这些爱好和性情，全和母亲金章有极大的关系。金氏家庭祖籍南浔，因做蚕丝生意而成大富，在王世襄外公一辈，金家已经是有实力兴办电灯厂和西医医院的新派巨贾。早在1900年，金家兄妹五个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这在那个时代还极为少见。金章跟随兄长在英国学了5年，结婚后又陪伴外交官丈夫驻留巴黎，其见识非寻常中国传统女性可以相比。两个儿子出生后，她曾为他们分别取名巴黎和长安，稍大后才改为世容和世襄。

王世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主要也来自母亲家庭。金家兄妹的书画修为均属上品：大舅金北楼擅画花鸟山水，回国后创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和留学日本的陈师曾同为当时北方画坛盟主，可惜两人都早逝。另外还有两个舅舅精于竹刻，其中四舅金西厓被公认为近代刻竹第一家。王世襄忆他母亲也是“女画家中的杰出者”，以鱼藻闻名其时，并撰写了四卷讲画鱼的专著《濠梁知乐集》，她去世后曾由王世襄手抄石印成书保留下来。

不过王世襄到老仍不能忘的，除了这些耳濡目染，应是母亲对他小时候所有天性的保护和宽容。他8岁那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不幸病而早夭。“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如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从小学到高中，他白天在美国学校接受西式教育，下午回家还有国学老师私授两小时经史诗词，但这些功课完全拦不住他到市井茶肆去厮混，养鸽子、捉蛐蛐、驯鹰、捉獾。这几项都是所谓“武玩”，非身体不好不能玩的，虽然在亲友眼里属于不上进的乡野玩意儿，他母亲却一概应许。王世襄晚年跟身边的晚辈回忆他小时候如何顽劣：10岁开始养鸽，人小手劲不够，家里三间瓦房的屋檐全都被他那根驱鸽的大竹竿敲碎。为了追赶落到邻家房上的鸽子，他还常从正房屋脊跳到相隔数尺外的厢房顶，他母亲有次不幸撞见这种场面，惊吓下几乎晕倒，但事后也并未禁了他养鸽。在开明的母爱的保护下，小时这些野性的自由的生长，给了他日后健壮的身体，也让他在被政治运动打入人生最低谷时，不至自弃。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这是他父亲所期望的结果，可王世襄自己并不喜欢。“我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读了两年，多门不及格，差点被燕京大学开除。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学生可以为其转系，转读跟现读专业跨度比较大的专业，如果成绩及格，还可以在燕京续读。于是我就从医预系转到了国文系。协和许多大夫，都曾经是我的同班，现在他们也都老了。我转入国文系之后，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这下子我感觉老师教的那些内容我都会，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有一次邓之诚先生讲课，我揣着蝈蝈葫芦就进了课堂。在邓先生正讲得兴致勃勃之际，我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



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在芳草地新居赏玩祥字紫漆鸽哨

很不高兴，把我赶出了课堂。”王世襄在晚年回忆。而他在燕大文选课上以《鸽铃赋》交卷而得教授认可，就是老朋友回忆的趣事了。

当时他住在燕京大学东门外一个20多亩的园子里，是父亲在他读初中时就买下的，外人都叫它“王家花园”。但在他后来的记述中其实并非豪门深宅，只是一个大菜园子，里面有很多树木、花草，几排平房，几畦菜地。正合了他不肯受拘束的野性子。他请来养虫和养鸽子的民间奇人同住进园子里，种葫芦、遛狗、捉獾、养蟋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乐园。1934年陈梦家和赵萝蕤夫妇新婚，在园里借住过一段时间，日子过得挺热闹的。只是王世襄贪玩，经常晚上跑到荒郊野岭跟人遛狗捉獾，每至半夜后跳墙回家，同住的陈梦家夫妇没少受他惊吓。

关于王先生在燕京大学时候的好玩故事，黄大刚说，父亲黄苗子也跟他讲过一个：刚考入燕京大学那会儿，他还是有钱人家公子的样子，每天穿得光鲜，后头跟着老家人，手里还抱条狗，在学校周围逍遥。几个高年级学生看他不顺眼，趁他有次落单，上前摁倒就往地上猛蹾，把这个新生给





王世襄、袁荃猷 1945 年新婚后合影留念

收拾了一回。后来，其中有个参与收拾他的人跟黄苗子认识了，到芳嘉园来玩，黄苗子一听这个就把王先生从隔壁叫过来了，说起来他还记得挨蹴这件事，两个老校友哈哈大笑。

1939 年，王世襄从燕京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了，虽是因为久病，他却自责是自己不肯上进让母亲伤心早逝，自那以后性情改变。他考进燕大国文系研究院，摒除从前所有玩好，开始住在园子里认真读书，用 3 年时间完成并答辩通过了 40 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1943 年，王世襄听从父亲的建议南下重庆，最后被梁思成主持的李庄营造学社接纳，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日后对明代家具的喜爱，他在几年后和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以及那部《髹饰录》的半辈子缘起，甚至于他未来一生中的最灰暗和最灿烂，都在李庄的两年里埋下了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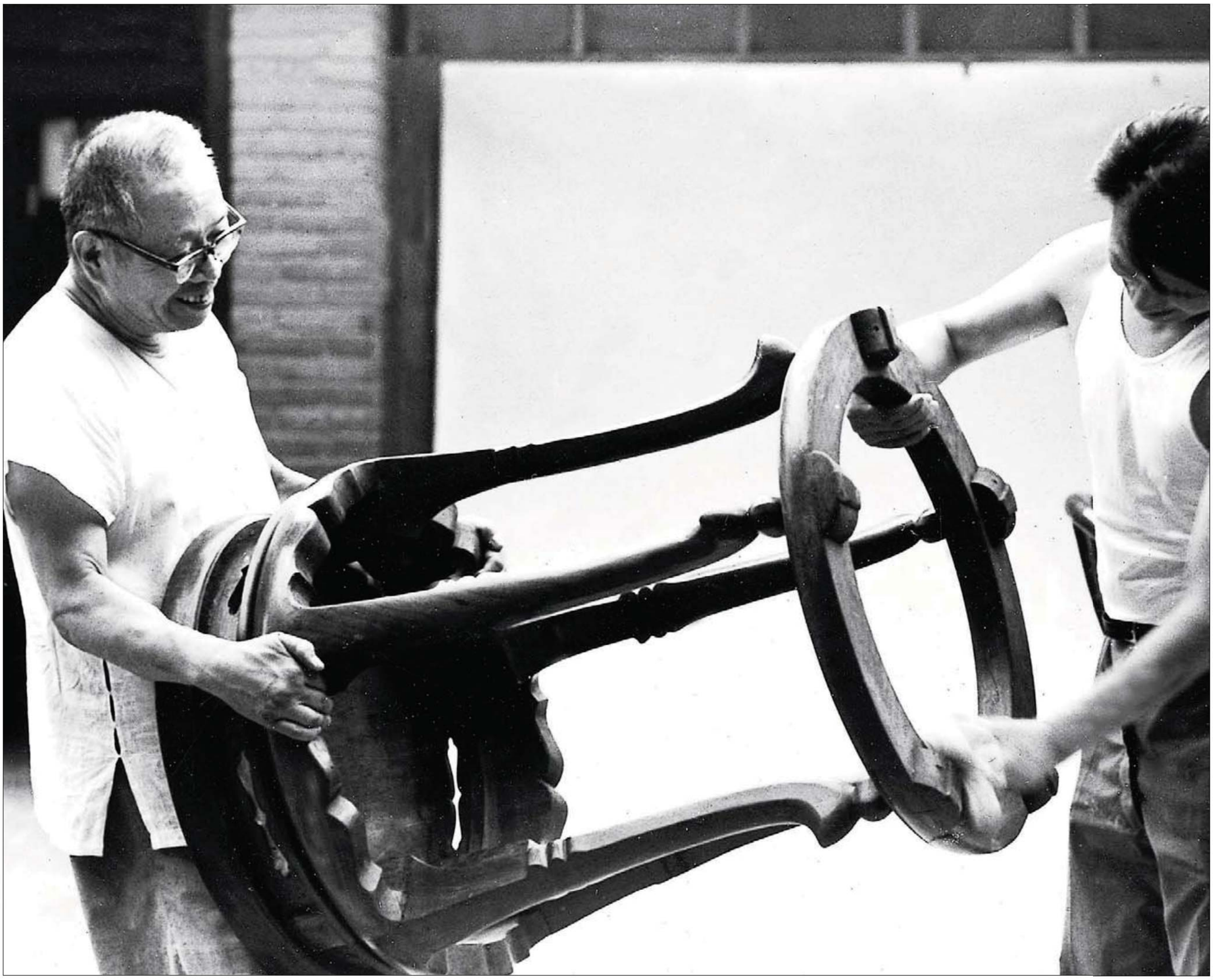
《髹饰录解说》和朱启钤

在李庄，王世襄有机会读到了朱启钤发现并刻印的古籍《营造法式》以及清代匠作则例，他不但因此对传统家具发生了兴趣，也对朱启钤十分景慕。

马衡、梁思成、朱启钤，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成为王世襄一路上的帮扶者。这样的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

在王世襄心里，朱启钤一直是有着极重分量的前辈：他是古物陈列所的创立者，使之成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雏形。他在北洋政府任交通总长时期，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形成北京城区最早期的现代规划。而他在 1930 年筹资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则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1949 年 8 月，王世襄结束他在美国的考察行程后回到故宫博物院，出任古物馆科长。他前去拜见了朱启钤，说起在海外目睹各博物馆对中国古代髹漆技术的重视，朱于是取出自己刻印的另一本珍贵古籍《髹饰录》，嘱他利用回到故宫工作的条件，下些工夫注释此书。

《髹饰录》是明代隆庆年间名匠黄成记述的一部漆经，经嘉兴人杨明逐条加注，不过因年代久远、术语名词多，一般人很难读懂。更可惜的是，这部唯一存世的中国古代漆工专著，却仅在日本藏有孤本。1927 年，朱启钤几经周折向日本寿禄堂主人借出抄本自费刊刻，才在国内有所流传。据朱启钤生前回忆，他当年印行 200 部，将



1983 年，王世襄（左）在赵萝蕤教授家搬运五足内卷香几准备拍照

其中一半寄给日本原藏家作为酬谢，其余大都赠送朋友。同时期经他刊刻的珍贵古籍还有那部《营造法式》，两书的木版后来都辗转南下收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二八”事件后不幸毁于侵华日军的大轰炸。当年因为刻本数量极少，就连朱家溍也只是闻其名而没有见过。

对 40 年代末这段往事，朱家溍有很仔细的文字回忆：“当时古物馆的馆址是寿康宫后墙外的三所，我和世襄都在东所的北房。这所房子的内部都还保留着旧装修，我在八方罩的里面靠北窗，他在罩外靠南窗，每天见面。有一天他说：‘你看过《髹饰录》没有？’我说：‘只知道有这个书名，没见过。’他拿起一本仿宋精刻的线装书给我看，说是朱桂老给他的。他说打算用通俗的语言注释，使研究漆器的人都能看懂。我到他的桌子旁边，看见他在一叠红格毛边纸上已经写了几行字。这就是他对于《髹饰录解说》工作的开始。”

但没过几年，王世襄就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磨难。这还要从抗战胜利后的战时文物清损工作说起：1944 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5 年 9 月，还在李庄营造学社工作的王世襄由梁思成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同时推荐，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参与追还和接收六批重要文物，其中就包括溥仪匿于天津张园的那批清宫旧藏。1946 年底，他作为清损会专员又赴日本押送一批善本回国。1948 年 5 月，他被故宫博物院指派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回国，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和陈列部主任——这样一段异常清晰且不负使命的历史，在 1952 年“三反”运动开始后竟定性有重大问题，先进了东岳庙

的学习班，后又关进看守所审查10个月，直到查明没有贪污盗窃才被释放。虽然洗去了不白之冤，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却仍将他解雇除名，通知自谋出路。1957年为此事不平而鸣，他又被划成“右派”。这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他后来在各种文章中屡有提及。

他在《自珍集》的序中写道：“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劳、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

朱启钤先生一番托付，当时就是他“自珍”的目标，倾其前半生近30年时间，不负君子一诺。《髹饰录解说》初稿，王世襄从1949年冬写到1958年秋，跨时近10年。他脱稿后，朱启钤已86岁高龄，为他写了序。王世襄心知难以出版，冒险送至一家誊印社自费油印了200册，分送给图书馆、博物馆和一些工匠学人。书的封面上，只印了他自己的号“王长安”，连名字都没敢署。

为了请教髹饰技法，王世襄在50年代初遍访北京匠师，其中一位多宝臣老先生给他的帮助最大。多宝臣18岁学艺，师傅刘永恒是清末名匠，多年承应宫里营造司定制器物，一手彩绘、描金、雕填、堆漆等技法都传给了徒弟。1953年，65岁的多宝臣经王世襄推荐进故宫博物院修复厂，王世襄对他执弟子礼，有两三年，他几乎每个周日都去多师傅家拜访，看他操作示范，再做详细记录。他也曾将多师傅请到自己芳嘉园的家中，请他现场修复一件描金柜架的残器，自己在旁打下手作记录。

为多做实物印证，听说谁家有传世漆器，他一定会想办法上门拜访，拍照、做拓本、量尺寸。黄大刚向本刊回忆：“我听王敦煌讲，他爸在写《髹饰录解说》这本书的时候，院里三家人都快疯了，凡谁认识跟漆有点关系的人，都要给王先生提供，看见点什么上漆的东西，王先生就问：这你有用没用？他要拿走琢磨。我当时年纪太小，但有一个印象，我们家有张大漆桌子，角上有块漆皮起来了，是王先生自己动手给我们补上的。”

经过这样逐条逐句的整理、印证、补充，到最后书稿完成，他的注释内容是原著篇幅的20倍。

“记得那天他把书送到我家，线装一厚册，瓷青纸书衣，宣纸木刻水印题签。全书写刻小楷，秀劲醒目，据说是请一位高手乌先生写刻的。”这是朱家溍生前回忆。本来，这本油印册是王世襄在人生最灰暗的时间勉力完成，更不知有无正式出版之日，即便如此，他对朱启钤先生的交付也尽可能隆重相待。

“他研究漆器，本受朱启钤先生启发，因此，《髹饰录解说》用朱老题签，在《前言》中表达深挚谢意。待正式出版，朱启钤先生已辞世多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尚刚介绍。尚刚告诉我，朱启钤之孙朱文相曾当面告诉他这样一个场景：《髹饰录解说》正式出版后，王先生即持奉朱府，面对朱老遗像恭行大礼。

家具聚散

“1980年我进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王先生好像也是那一年正式落实回到文物系统，被分到我们研究室。我20，他66，竟同一年进单位，成了同事。他当时也没名气，反正我们看不出来，成天提一个破筐，里头搁两根黄瓜就上班来了。”杨术回忆。他当年被分派学文物摄影，正好王世襄开始编写明代家具书，文物出版社派了一个主摄影师去帮他拍家里那些藏品，杨术和另外一个年轻小伙子就做了助手。

“每次都是我们先把家具逐件抬到院里，支上架子，挂好背景布，然后主摄影师发话：拍。紫檀、花梨木器都重，一般至少需要三个人才能抬动。记得抬那个紫檀大案子出来时候，我们两个小伙子抬一头，王先生一人抬一头，那时候我就觉着：这老头儿厉害。”

1985年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收录的就有他们拍过的这些老家具，其中传世重器经王先生自己言明的有数件：宋牧仲旧藏明紫檀大画案，明紫檀黑髹面裹腿霸王枨画桌，明黄花梨独板面心大平头案，清前期绦环板围子紫檀罗汉床，明紫檀牡丹纹扇面形南官帽大椅四具成堂，明黄花梨圆后背交椅成对，明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成对，在世界范围内亦属最重要家具收藏之一。

前后差不多拍了两年，杨术成了王世襄身边的“小兄弟”。杨术说，王先生经常跟他说些早年收家具的事，特别逗乐：“他说，和袁先生结婚前他就喜欢家具了，这些都是花了40多年时间一件一件辛苦收回来的。他第一回收到东西是从他父亲一个朋友家，觉得人家一个写字台不错，非给了钱搬回去了。到家一通查资料，发现年头太晚，又给人退了回去。结果这事被他父亲知道了，狠批一通，说你怎么能又给人退回去呢。”

年轻时养鸽子、抓蛐蛐练就的体力，混迹市肆和奇人异士打交道的经验，王世襄在收集研究家具时全用得上。他有个带大货架子的自行车，身边好多人都有印象，能载一二百斤重。他在架子上常备粗线绳、麻包片、大小包袱，有时间就骑着到处看家具，买到东西就能捆车上带回家，朱家溍就不止一次碰见他，车上带着小条案、



上海博物馆的中国明清家具馆

闷户橱或者椅子。北京天坛北侧过去有明清时期的鲁班祠和行业会馆，那里街道也因此被人叫做鲁班胡同，里面聚了很多老北京古旧家具修复作坊和商铺，王世襄早年常去那里，有时也去马甸的晓市。碰到原主不肯卖或者他买不起的，王世襄就央请人家准他拍照，自己带着摄影师和拍照用的灰色幕布、木架子上门，或者将小件的借出来，用自行车驮到王府井照相馆去请人拍。如果这样也不成，他就会说好话求人家让他量尺寸、画草图。最坏的结果当然是被摒诸门外。对他诸种遭遇，朱家溍先生在 1989 年《明代家具研究》出版时曾有过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

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有一股肯干的憨劲，一切都给他方便，工作当然就比较顺利，但力气还是要费的。可是去别处就不尽然了。譬如有的人家或寺院，想拍的不是在地面上使用着的，而是在杂物房和杂物堆叠在一起，积土很厚，要挪移很多东西才能抬出目的物，等到拍完照就成泥人儿了。还要附带说明一下，就是揩布和鬃刷子都要他自己带，有些很好的家具因积土太厚已经看不出木质和花纹了，必须擦净，再用鬃刷抖亮才能拍摄。这还属于物主允许搬动、允许拍摄的情况。若是不允许，白饶说多少好话，赔了若干小心，竟越惹得物主厌烦，因而被摒诸门外，那就想卖力气也不可能了。但世襄也不计较，还是欣然地进行工作，好像永远也不知疲劳。像这样全力以赴地搜集资料，一直到 60 年代中期，人人都无法正常生活时才完全停止。

等到了 70 年代后期，多了活动自由，他又故态萌发，开始骑着车到处看家具。如果假日多有两三天，他自费跑去苏州和广东考察产地。80 年代初，杨术说，陪他去过一回，对他的精神头儿印象太深："我陪老头儿、老太太一起去苏州，他说想看看明清门窗，每天四处转也不嫌累。有天中午老头儿说我先睡会儿觉，你去逛逛，看有什么好玩意儿没有。我逛到鼓楼那片古玩店，发现一大黄花梨笔筒，赶紧回头去找他。老头儿觉也不睡了，车也不坐，和袁老师跟我一路走着就去了。到那儿他问我：挡吃挡喝吗？意思是问，要是买了，差你吃饭钱吗？我答他不挡吃不挡喝。他说那就买。买完了他就跟我坐台阶上，捧着笔筒看好半天，就那么大瘾。"

收回之后，保藏这些家具成了劳心费力又担惊受怕的事。"文革"开始

后，芳嘉园的院子里又先后挤进来近10家人，黄苗子家东边的三间房被占了两间，王世襄自己家被挤了两头儿，只有张光宇家三间没有动，但张先生已经去世了。王世襄和袁先生眼见躲不过抄家，为了不让家具被毁，他们抢在抄家前都上交了，侥幸躲过一劫。到80年代，曾被抄没的物品陆续退还回来，被占走的房子却没法退，烦恼就来了：百十平方米的几间北房立时挤得满满当当，大小近百件珍贵家具只能叠摞起来，二老每天惴惴过日。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讲述当年他所见到的情形，尤以冬天难过：

每年深秋季节，我会和王先生一起安炉子。本来这安炉子架烟囱是件挺简单的事儿，可越到后来就越麻烦。因每年停火后，春夏秋三季，王先生总有新的收藏带回家里，再加上新的稿件、书籍和刊物等等，春夏秋三季下来，前一年安放炉子的周围空地就会给占去不少。到冬天再安炉子的时候，就得先倒腾一番，把新收藏、新资料一个压一个地往高处摞，按照师母调侃的话讲，这叫“挖地刨坑工程”。起初，高处架烟囱还得踩个梯子。但几年下来，屋里连个能落梯子的地界都快没有了，也根本用不着了，周围全都高高堆满了物件，或是家具，或是摆设和资料，捡着能下脚踩的地方，登上去，就直接够得着架烟囱了。我和王先生安炉子，越来越成了一项大工程，再要趁着机会，把各种物件整理一遍，保养一回，几乎要花一整天的工夫。再后来有几年，实在弄不过来，还得请过另外三位年轻力壮的朋友尚刚、张德祥和谭巍来帮忙。每当冬季屋里第一次点火生炉子那天，别提多让人担心了。各种杂物距火炉的位置，真是到了安全距离的极限，让人感觉火炉周围随时可能燃烧起来。

萨本家说，明代一堂的牡丹纹紫檀椅子共有四把，是举世闻名的最精品，但从没有一起摆出来过，因为家中狭小，书房放下一张紫檀大案和一对牡丹纹紫檀椅子，就没什么余地了。

房子退不回来，申请换房也一再落空，王世襄不得不考虑为这些家具找一个妥当的归宿。老友朱家溍过去的遭遇，更是不时提醒他，就算捐赠，也要找一个有担当的合作者。那还是1976年，朱家溍先生的家族将十几件极为珍贵的明清家具收藏无偿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运送过程中，竟无专业人士同行，货车司机为了拉私活儿，把这批家具卸载在一家客店的院子里堆放，5天后才重新扔上车运到承德。结果，这批珍贵的家具损失惨重，其中一只极为贵重的清乾隆紫檀圆墩被摔掉一个牙子和托腮，另一件造型极为优雅的紫檀嵌玉小宝座丢失了腿足及托泥，不得不送回故宫来修复。此事最后无人追究。

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带给他一个消息。1992年，上海博物馆修了新馆，家具馆里却没有家具可供陈列。香港商人庄贵仑为纪念其先人，表示愿意出资买下王世襄的收藏，再以自己名义赠与上海博物馆。王世襄久与现实缠斗，疲累之下，觉得这不失为所藏家具较理想的去处：不致流离分散，可供人欣赏，国内的国家级博物馆也从此有了专室陈列古典家具的先例。至于他自己，所求是一个不被打扰的安身处所——“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

田家青回忆，王世襄当时对庄贵仑说，只要他能够答应自己一件不留而全部捐给上博，自己的79件明清家具就全部奉上，并且对价格决无二议。1993年2月，在上博馆长马承源的安排下，这批收藏终于从北京安全运到了上海，入藏博物馆。

说到价格，萨本介向我确认是100万美元。“顶多值到全部收藏十分之一的价值。”他说，“紫檀大椅一共四把，上博本来只要王先生让一把，可他坚持将其余三把也一并送去了，他跟我说，让它们散了是罪过。后来有人议论他那不算捐赠，因为卖钱了。可他们谁知道他的这些真实想法？”

尚刚也说，王先生听到这些议论应该是有些难过的。“他平时最不爱当人面说钱。有一次我在他家和他说话，他儿子正好过来想跟他说句什么钱上的事儿，王先生就岔开话。但在家具让给上博的事情以后，王先生跟我说过一次这样的话，他说这些东西啊，要卖，应当是10倍以上的价格，但我没这么做。本来我们是在聊其他话的，听得出来王先生特意拐着弯跟我说这个，因为当时文物界有人议论这事。”

1998年，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曾一起到过上博，也是唯一一次。当时陪他们参观的上博专家王运天回忆：可能是有点睹物思情，二老那次并未在陈列他收藏品的“明清家具馆”里多停留，倒是坐在地下的贵宾室里和大家聊了很长时间。这之后，王运天去北京出差，给王先生打电话道歉，说这次可能没有时间登门看他了，没想到王先生让他时间再紧张也去家里一趟，有件家什托他带给上博，并在电话里接连嘱咐了两次：“一定要来！”见面后他才说出原委：有个老朋友到新居来看他，见一件旧家具都没有留，怕老人寂寞，就将王先生当年送自己的黄花梨小交阮又还给了他。王世襄跟王运天说：“殊不知，没有就没有，现在又来一件旧物，反倒不自然。我在我出版的图录中唯此一件不在上博，这件我就捐给上海博物馆吧，成全了上博，也成全了图录中的家具不再散失。劳你带去，话不多说，你赶路吧！”

王世襄口中这个送还黄花梨小交阮的朋友，就是梁思成的学生、古建筑专家杨乃济。上世纪60年代初，王世襄“右派”摘帽后曾调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因为明代家具研究和杨乃济相识，杨乃济常去芳嘉园拜访，并为他绘画过一些线图。“文革”前杨

乃济被下放广西，王世襄和黄苗子两家请他吃饭并送行，就在那个晚上，王世襄将他早年从马甸晓市商贩手中得的这个小交阮送给了杨乃济，算是一个远行的陪伴。1983 年，为编写《明代家具珍赏》，王世襄曾将小交阮借回拍照，收录到书中时注录为“杨乃济藏”。1993 年，杨乃济听说了他家具全部入藏上博的消息，择日便带着小交阮上门来了。一送一还，隔着几十年，两头都是厚谊。

不冤不乐

“我有幸结识王世襄先生，是在 1979 年。”著名明清家具专家、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说。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他写的《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在书里回忆了和王先生 30 年相处的生活点滴。

在见王先生之前，他已经在古玩和明清家具圈子中泡了几年，向老木匠学习修复家具，向民国时“打小鼓”出身的古玩商贩学习辨别家具真伪，并和当时尚为数不多的玩家们相互切磋，为了掌握木工制作技艺，还特地学了专业术语和行话，也收藏到几件挺有意思的家具。在这个过程中，总会听到大家说起一个人：王世襄先生。都说他是位高人，常讲起有关他的一些逸事，十分有趣。然而他究竟高在哪里，可谁也说不清楚。

田家青还能向我回忆起当时见面的每一个细节：初次与王先生见面，是通过老鲁班馆名师陈书考和王少杰两位的介绍。解放后，他俩曾先后在龙顺城硬木家具厂任厂长。公私合营之后，该厂将辖下各个鲁班馆的明清家具集中起来，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明清家具堆积如山，王先生常常去看，彼此自是熟人。他们把王先生家的地址给了我，事先也可能象征性地跟他打了个招呼，于是我就一个人直愣愣闯上门去。进得王先生家，三间大北房，摆满了明式家具，当时一下子就把我看晕了。与王先生一交谈，我顿生“找到组织”的感觉。是否掌握木器行中的术语、俚语，还有一些极生僻的专业词汇（当时只有工匠和打小鼓的能说一些），是业界评价一个人真实水平的重要标准，而我会说不少，自以为已经很了不得。和王先生一聊，发现他不仅熟谙这些行话术语，而且还能说出背后的典故，比如哪个术语是在历史上哪个时期出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以讹传讹，哪个词是由于南北口音不同而发生变化及变化的过程，简直“神”了！与我以前认识的业界老人相比，他的境界之高，高得不是一筹两筹：这些行话，大家只是会念，而王先生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基础，将近千条术语做了查证和校注，这不仅是重要的学术贡献，同时显示出他不是一般的学者，学究式的学者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实践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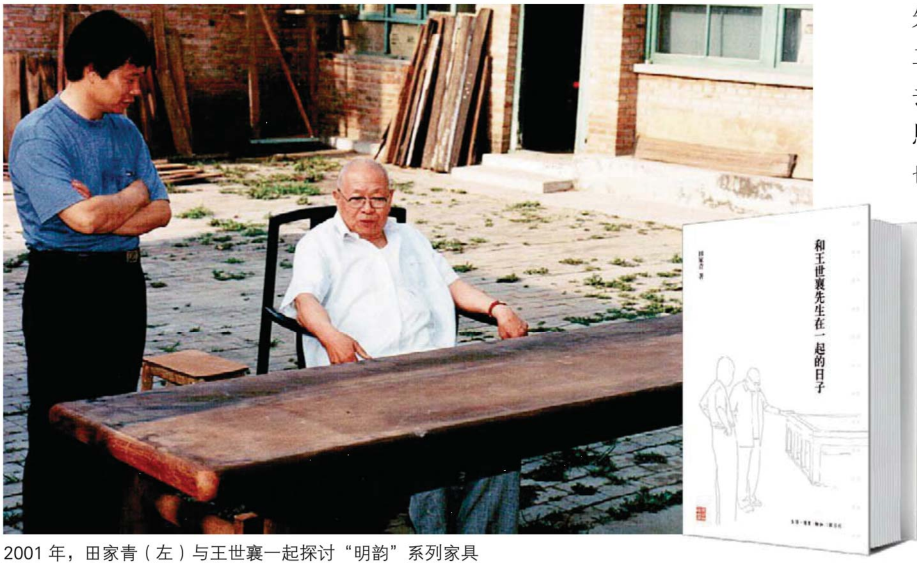
大约在十来年后，偶尔聊起来，王先生回忆了当初见他时留下的印象：那时社会上没什么人会对破旧家具感兴趣。一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没有人引路，全凭本能去喜爱和感悟明式家具，且收藏的家具基本对路，问的问题在行，出乎他的意料。

常在王世襄身边的几个晚辈，大都和田家青一样，有股子王世襄喜欢的“不冤不乐”的劲头。不冤不乐，这是句北京老话，王先生常挂在嘴上。他给人解释过：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

“1978 年我进了荣宝斋书画店，母亲说，现在得带你去见见王世襄先生了。见面后，王先生问了我两句话：古文怎么样？画史熟不熟？我读到高二去山西插队，三年后到我母亲和袁阿姨下放的天津静海干校落户，哪懂这些，没办法接他话茬儿，以后很长时间不好意思再去王伯家。”原北京荣宝斋书画鉴定专家萨本介跟我说起他第一回见王先生的情形，和田家青的反应几乎一样：进院里就懵了，几间屋都摞满家具，走路得绕着。他被王先生两个问题吓回去后，隔了七八年时间，他已经在荣宝斋干了好几年的收购和鉴定，对书画自学到了一定程度，就又大着胆子找到芳嘉园去，向王先生请教自己总在琢磨的明代绘画和家具的关系问题。“这以后就常去他家了。王先生就这样，如果完全不能跟他对



田家青拍摄的王世襄买菜归来（摄于 2000 年左右）



2001 年，田家青（左）与王世襄一起探讨“明韵”系列家具

专为纪念王先生诞辰百年而著的新作
《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话，他也不怎么太引领你。”萨本介说。

尚刚第一次见王世襄应该是 1982 年，那时候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研究生，他们系为各地高校的工艺美术史教师办一个进修班，把王世襄请来讲古代漆器。“在这以前我就知道王先生，因为我父亲在中央工艺美院教中国美术史和文学史，跟王先生有些相互都认识的朋友。我还手抄过王先生整理的《刻竹小言》——当时不是书，是用蓝复印纸写出来的一沓稿纸，我拿到的是下面那层，记不得外面有没有订封皮儿了。当时好像是副院长吴劳或是张仃拿到家里来的。‘文革’刚结束，知识分子想出本书挺不容易的，得拿出去四处给别人看、请人说好话，反正那沓稿纸就这样转到了我父亲手里。”那天课后，尚刚上去跟王世襄说了自己手抄过《刻竹小言》的事儿，还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整理成这种浅近的文言呢？王世襄答他：“老没这么写了，挺过瘾的。”

傅稼生在荣宝斋雕镂彩色水印木板多年，和王世襄结缘是因了那件大案：1995 年，王世襄从苏州得到两块花梨大材，之后和田家青“商略兼旬”，制作了一具花梨木大案：独板面板厚 8 厘米，长度达 2.7 米多，重量在 300 ～ 400 公斤之间，“其庞然为明式桌案所未见”。大案做好后王先生很喜欢，自己撰写了一段铭文，要萨本介帮他找一位刻写功夫细腻精微的师傅来。萨本介于是请了雕镂好手傅稼生到王先生家，将那段铭文精心刻在大案上。傅稼生是荣宝斋的老人，学木版水印刻板出身，是荣宝斋这一绝技最辉煌时期的学徒。有一次王先生和傅稼生聊天，说如果一个人玩都玩不好，他还能做什么呢。傅稼生说：“王老的话言简意赅，触及心灵，自此我对自己的事业不敢懈怠。”

王世襄的“不冤不乐”，于物、于人、于学问，其实有的都是一份情义。1990 年秋，王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出英文版，美国出版商请他和夫人袁荃猷一起赴美出席首发式，回国时候经停香港，“嘉木堂”主人伍嘉恩受托接待他们。其时香港主权回归正在谈判中，聊天中伍嘉恩不免说到她和身边朋友的忧虑：如果未来中国古文物不能流通，她可能得要搬离香港。说者无心，但王先生记在心里。伍嘉恩当时在中环毕打行有一个专门陈列明式家具的空间，还只有英文名字，王先生为她题赠了中文名“嘉木堂”。第二年春节，王先生又特别为伍嘉恩寄去一副亲笔书写的楹联：“嘉木陈堂宇，恩波护岛城。”既嵌入她和店铺之名，也有慰勉和祝福的意思。他知伍嘉恩中文不好，写了一封英文信附在后面，为她仔细讲解了楹联的意思。并非伍嘉恩独有这份礼物。1992 年那个春节，王先生身边几个亲近的晚辈都得了一副将名字嵌在联语之中的墨宝。萨本介记得，他得的字联是：本固邦宁宁有日，介而景福福无疆。“王伯交给我时说：‘你这两个字真不好嵌进去，费了老大劲儿！’王伯还亲写了出处说明：‘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介而景福’出自《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小明》：神之听之，介而景福。这样一副联，渗透着情感和文化纵横，此为王伯人格人品之一斑。”

傅万里是已故传拓圣手傅大卣的儿子，有时会帮王世襄先生墨拓铭文。有一天傅万里到王世襄家，聊起养蛐蛐，王先生就问他：蟋蟀谱瞧了吗？他问的是他写的那本《蟋蟀谱集成》，大约是在 10 年前出版的。傅万里老实回答，说没有仔细读中间的内容，只觉得代序的六首诗好玩。王先生听了就说：其实，那本书我是认真按做学问方法写的。当年促成《蟋蟀谱集成》问世的老编辑蔡耕，对王世襄倾注于这本书的感情自是了解更多。他撰文讲述过“耳听”《秋虫六忆》一幕，王先生烂漫的样子就如在眼前。他写道：1992 年 5 月，我和同事冒着小雨去王家取《蟋蟀谱集成》的书稿，对着清单一一收齐。“最后王世襄取出一沓原稿纸举手扬了一扬，面露微笑说：‘《秋虫六忆》写完了，也交稿了。不过，今天我要朗读一遍，怎样？’众口同声连说：‘好！好！’出乎意外的，王老还朝着老伴袁荃猷说：‘你也坐下来听听。你还没有听过我的全文朗诵

哩！’……就这样，一篇两万五千字长文，由一位77岁高龄老人，不疾不徐地全文朗读完毕。王老显得有点兴奋，愉快，也就是劳动者在劳作过后看到自己果实时那种心情的流露。也可能就是‘驱使吾使然而终不悔者，实因无往而不有乐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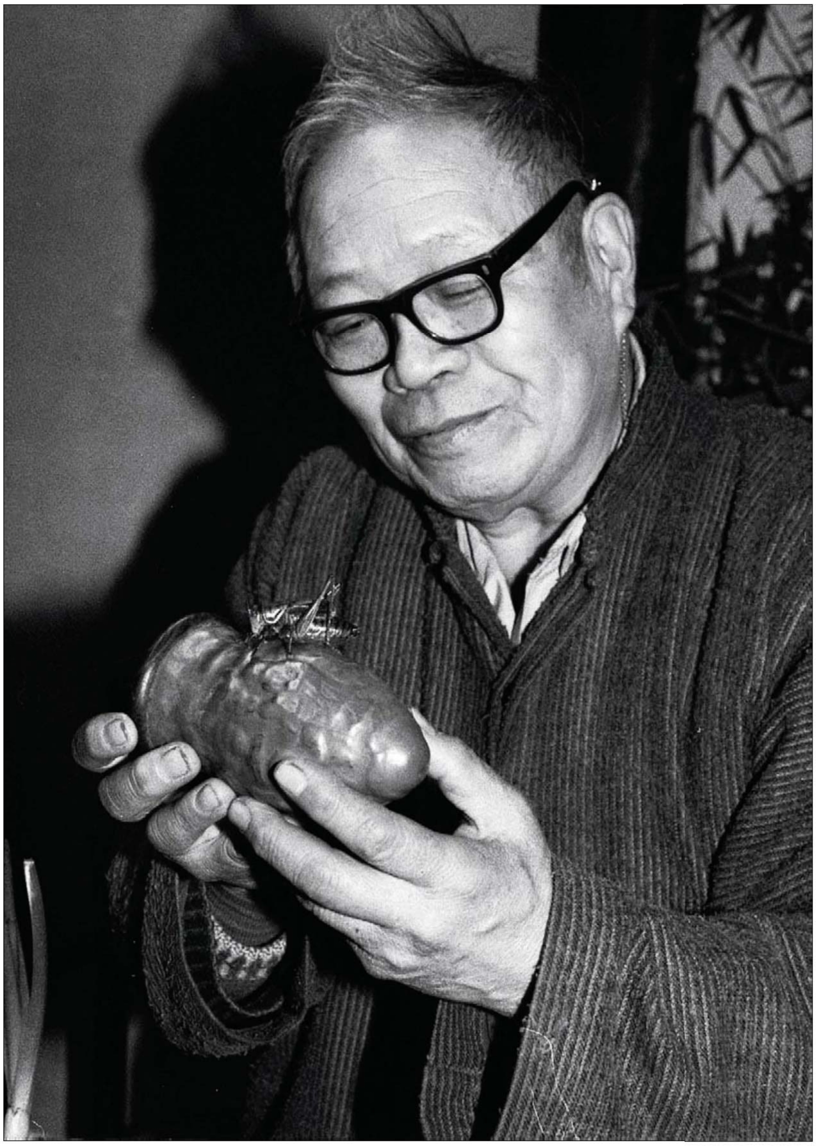
蛐蛐情义

杨术庆幸他在80年代初还跟着王先生去看过斗蛐蛐。

“记得他带我去的是牛街附近一个老中医家。那老爷子白胡子有这么长。大帮人在他家里，有人买来一大摞烙饼，熬一大锅稀饭，弄点猪头肉、羊头肉，吃完就开斗。这文化其实中间已经断了好长时间，但王先生总知道哪里还有人玩。”

杨术见到的老中医，应该就是王世襄在《秋虫六忆》里写到的李凤山。王世襄说自己十七八岁时和他相识，两人在蟋蟀局上交锋过两次，一胜一负，虽然年龄差了十几岁，也从此成为忘年交。

王世襄写李凤山1949年前的几件轶事，活灵活现：“李凤山（生于1900年，卒于1984年3月28日），字桐华，以字行，蟋蟀局报名‘山’字。世传中医眼科，善用金针拔治沙眼、白内障等，以‘金针李’闻名于世，在前门外西河沿191号居住数十年。”此人常被军阀重金请到外地去坐诊，三月一期，每次3000元大洋。但只要秋天一到，多少钱他也必定请辞，回家来养蛐蛐。有一回，京剧名角余叔岩摆了一个蟋蟀擂台，久无敌手，李凤山去了就胜了，一时名声大噪。余叔岩气恼得当即拂袖而去，经人说合了才重归于好。1992年王世襄写《秋虫六忆》，里面收入不少虫具的拓片和照片，原器就多是这位李凤山的收藏。


王世襄在观察葫芦上的蝈蝈

这个江湖里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古琴国手管平湖。王世襄夫人袁荃猷善抚古琴，拜师管先生。管先生习画，又曾是王世襄大舅、北派画坛盟主金城金北楼的弟子，所以两家素有往来。古琴国手也是养虫高手，据说他在京城自认第二，平生服气的只有一位人称朱六爷的老头儿。养虫分秋虫（鸣虫）和冬虫（斗虫），管平湖善养鸣虫，王世襄每提及他的本事都满纸景慕：“博艺多能，鸣虫粘药，冠绝当时，至今仍为人乐道。”他记述过平湖先生的一件江湖轶事：鸣虫中有一种大翅油壶芦，身长翅大，十分名贵难求。但如果翅动却不能鸣，任品类多好也身价掉落。有一回，有个养虫家从市场重金买到一个大翅，回去后发现翅动而不出声，就又愤愤退了回去。管平湖听到消息，赶到卖家那里细看了一番，出手重又买了去。过几天，养虫的人都在茶馆聚，“忽有异声如串铃沉雄，忽隆隆自先生葫芦中出，四座惊起，争问何处得此佳虫”。众人于是叹服。王世襄对“点药”绝技记述得十分详尽：虫鸣分为“本叫”和“点药”两种，本叫是天然鸣

声，点药则是用松香、柏油（或白皮松树脂）、黄蜡加朱砂熬成药，形态颜色都类似火漆，将药点在翅上，效果就像音箱，可使虫鸣好听。管平湖之绝，在他选的点药位置竟在翅尖，这在行家看来极不合常规，甚至被视为大忌，他却偏偏这么做了。这份见识非常人可有，恐怕和平湖先生深谙音律不无关系。

对北京近郊可抓蝈蝈的地方，王世襄不但如数家珍，也几乎处处去勘踏过：西山的灰峪、孟窝，更远点是代城峪、安子沟。东山主要是东、西葫芦峪。六七十年代他常去的是秦城牛蹄岭，这属北山地界。这种郊野之乐帮王世襄排解过很多烦闷。"'十年浩劫'中，除非禁锢在'牛棚'，秋分、霜降间，晴朗之日，常在山中。生逢乱世，竟至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无亲可认，无友可谈，无书可读，无事可做，能使忘忧者，唯有此耳。"他那时每月只有 25 元生活费，连长途汽车也不太坐得起，只能骑那辆大架子自行车进山，通常是半夜出发，太阳出来时正好到达山麓或沟口，然后手脚并用、入沟登山。到了下午 15 点必定出山往回赶，就这样，也得天黑才能骑进城。每去一回，往返五六十公里，到胡同儿口必定是尘土满面衣衫褴褛，院里大人小孩就跟他开玩笑："一路上没有人截着您买蝈蝈啊？"80 年代后，黄苗子一家已经搬出芳嘉园了，有个周日郁风回院里去看他们，却只有袁先生一人在家，问起王先生去向，70 多岁的老头儿自己一个人跑香山抓蛐蛐去了。

对他来说，还有一件特能显出"不冤不乐"的事就是养鸽子。养鸽过去是北京民间习俗，贫富老少都好。清末民初的著名画家于非厂就极擅养鸽，上世纪 20 年代他为《晨报副刊》撰写京华风物，每日一篇，其中讲述养鸽经历的内容后来汇编成了一本《都门豢鸽记》，在 1928 年出版。王世襄说过，除明代《鸽经》之外，这本是目前发现存世的唯一有关观赏鸽的书，他小时候就经常捧读。

于非厂遣散鸽群金盆洗手的时候，王世襄大约十一二岁，还刚开始养鸽。那时北京一些鸽子市全都设在庙会附近，鸽迷常去的有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花儿市、白塔寺，轮着日子开。他曾在隆福寺花五吊钱买到一对点子，是他第一次得到较好的鸽子。上燕京大学后，王世襄从城里搬到他家在燕园旁边的王家花园，这时他已得了一位名叫王老根的京城养鸽高手。从前的王公贵族迷鸽子，府里都有专门鸽佣，王老根就是鸽佣中间有大名的，在庆王府做过 20 来年。他住进王家花园后，教了王世襄许多本事。其中一手喷哺鸽雏的绝活，王世襄虽然没有完全学到要领，但曾多次观察和仿效，有了这样的际遇，他才能在读过于非厂写的《都门豢鸽记》后，一眼看出前辈对喷雏的记述"不得法、不尽责"。1999 年王世襄自己写《鸽话二十则》，终于将多年前所见的王老根的绝活详细记述下来，希望能传给后人，别让北京民间的观赏鸽文化断代了。

他还结识过一位姓苏的老头儿，住在朝阳门内东城根儿。苏老头儿有三四十只点子和玉翅，养得极好，每天三起三落，都可飞到高入云霄。北京养鸽有"飞盘儿"和"撞盘儿"的玩法："飞盘儿"是指鸽群飞起，盘旋在院落上空。如果空中遭遇别家鸽群，合飞之后，又各自分开返巢，就叫"撞盘儿"。如果训练得法，自己的鸽群在一番周旋后仍能整齐保持队形而不被冲散，也不被人家鸽群裹走，最后还能带回人家的鸽子。王世襄说，多数养家都喜欢训鸽群"撞盘"缠斗，分出高低胜负，但苏老头儿却从不这样玩，他家鸽群裹来了鸽子，不论好坏，落到房上就被他轰走。"他说得好：'我不怕丢，更不想得。我玩的是鸽子，不让鸽子玩我！'因此他有自由，生活起居不受鸽子的牵制。说穿了只有一句话，吃剩饭，踩狗屎，是患得患失之累。我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知道将停止养鸽之时，即已届不惑之年，还是不能摆脱此累。今日也曾想过，假如我还在玩鸽子，能否达到苏老头儿的境界，把落在房上的好鸽子轰走。我承认还是做不到。而且宁可饿半顿也要把它得到手。可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透过小小的宠物癖好，也能窥见人生修养的大道理呀。"

60 年代以后，庙会地方大都改建为商场或定为保护单位，鸽子市搬到了龙潭湖、水碓子、祁家豁子，"无往日之盛矣"。不过在鸽子市搬家之前，王世襄被"三反"运动冲击，已在 1953 年被迫遣散了他的鸽群。黄大刚对我说，1958 年他们家搬进芳嘉园的时候，王伯已经不养鸽子，院子里只剩了鸽哨和鸽笼。但他们养鸽子的人不管鸽笼叫"笼"，而叫"挎"，因为通常是做成长约三尺的长方形，中间有个高拱提梁，可伸进手臂挎着走。他给自己留的念想是一具水磨白茬（本色不上漆）的老挎，据说光亮可爱，"文革"中被街道上的积极老太太拿去养了老母鸡，而另一件算得上珍贵文物的傅家紫漆鸟笼，也被人拿走养了雏鸡。

"老挎"虽没了，鸽经也没有全从他生活中消失。1973 年他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有段时间闲得常去看球赛、看话剧，就把过去"憋鸽子"练就的本事用到了等退票上



王世襄仿效母亲金章画法的火绘金鱼蝈蝈葫芦







晚年王世襄为《清宫鸽谱》编写了图说。图为《清宫鸽谱》中的三张原图：粉串（左图）、亮嘴短灰（右上图）、紫雪上梅（右下图）

面。买卖鸽子的人，有贩子也有养家。贩子卖贵，且常做手脚，所以大家都不想从鸽贩手中买，愿买养家的。为了抢在人前，买的人就得“憋”——耐心等候在养家赴鸽子市的必经路上，找机会截留称心如意的鸽子。有人专门坐在朝阳门内的茶摊上，憋从通州、东坝等地送来隆福寺的鸽子。王世襄喜欢选点在大沟巷把口附近的汪元昌茶叶店和万聚兴古玩店，坐在玻璃门窗内守株待兔，坚持了四五年时间。在他看来，等退票也是同理，所以竟能场场不空，后来便有认识不认识的球迷总跟在他身后，等他为他们买退票。黄大刚对王先生这门本事十足佩服：“人家都捏着钱在那儿喊‘谁有富余票’，王伯不喊，他看准了才问，往往等他钱、票两交了，‘呼’一帮人才围上来。”

而十几年后，他和鸽子重续亲密，好像又回到了童稚之年，不过不是在空中，是在纸上。到1989年，王世襄已出完《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接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面临两个方向的选择：修改画论或著述北京民间玩好。画论即《中国画论研究》，是他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时选定的硕士论文题目，1941年答辩时他写到了先秦至宋末，毕业后又用两年时间续写了宋元至清部分，搁置的未定稿有70万字。但王世襄在文章里说，因了老友一番话——“世之寄情玩好者，何止千百。能用文字表达者，却罕见其人。有关述作，愿先生好自为之。”他还是暂弃画论，先对民间玩好做古籍整理和注释工作，《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代鸽谱》、《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文字，都是之后十几年里写成的。王世襄自己也说：没想到我在耄耋之年，还能编写出版两本有关鸽子的专书。

说了那番话、促成王世襄做决定的老友是谁？田家青对我说，据他所知，启功先生、叶义先生，当时都对他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不止一次。后来启功先生评他的书，“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做饭那些事儿

1996年的一天，王世襄认真跟田家青说：你们青年人现在不把做饭当个事，瞎糊弄，等以后岁数大了肯定会后悔，你应该把几个家常菜好好学学，你哪天找个录像机，录下来，以

后就不会忘了。

到了说好的日子，一大早他就拎着大筐到了田家青家。他准备了5种家常菜，其中有炸酱面、丸子粉丝熬白菜和他最著名的绝活——“焖葱”，其实就是海米烧大葱。他总是用最普通的原料做最实惠的家常菜，平时用的餐具也就是街上杂货店买的大路货。

“正是7月份，近晌午越来越热，他非要脱背心光膀子。我说这儿正录像呢，让他还是穿上。穿了不到几分钟，实在是热得受不住了，只能由他光着膀子给录了下来。又过了两个月，天气凉快下来。王先生又想起这档子事儿，说光膀子拍的那个确实不够文雅，还是再录一次吧。这回他穿着中式褂子，买来的葱品种也很合适，又肥嫩又粗。我们认真地又录了一次，尤其是对‘焖葱’这道菜，在录制中他还做了特别详细的讲解。他说，不管怎么着，总算是能承传下来了。”

在芳嘉园住的时候，王世襄把买菜当成乐趣，不让别人去，袁先生也不行。有一回，他白天好几个活动，晚上还要在家请客，实在没办法抽身了，让田家青帮他去买一回。“他告诉我去朝阳菜市场，交代了大概10样左右的东西，说你拿笔好好记，我说我用不着——当时30岁，总觉得自己特明白。可等进了菜场之后，我脑袋‘咚’一下就懵了，立刻体会到了我们老说人家傻帽去古玩市场当棒槌那感觉：嘱咐让我买的东西，一到那儿全都对不上路了。他要的还特别，不是就买棵蒜，比如蘑菇就有好几种，人工的、野生的，腿长的、腿短的，我记得似是而非，只好瞎买一气，哪个贵买哪个，买够了数就回去了。到家拿出第一样，王先生怒了，‘我跟你说这个不行你还买这个了’。我整个弄反了。他咳又拿出第二个，更火了。大概拿到第五个还是第六个菜以后，他全给倒出来，再不说话了。从此以后，王先生没再让我买过菜。不过后来我学会了挑瓜，一到夏天王先生就爱吃我买的西瓜，也算是弥补了不会买菜的遗憾。”

有一段时间，王先生在香港的几个老收藏家朋友很馋他的炸酱面，只要一听说王先生哪天要在家动手炸酱了，他们就会把电话打到他家附近的公用电话上，无论如何要他帮着多做一份，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派专人飞到北京，上王先生家取完炸酱，顺手带两棵大白菜，再赶中午之前飞回香港，这样折腾一番，中午就能吃上王先生的炸酱面了。

还有一回别人请他吃饭，他拎着那个菜筐就去了，大家纳闷，也不好问。待一桌菜吃到尾声，他不慌不忙从篮子里取出一个饭盒来，里面是他在家做好的酿青椒，一人夹一个，说：“试试我的吧！”一桌人连说好吃，老头儿好逗乐的劲头上来了，让服务员把大厨也请过来，也夹了一个，笑眯眯地等着人家大厨给他叫好。

说到王先生做菜，黄大刚印象深的是他做羊肉。“小时候我不吃羊肉，但王先生炖的我爱吃。那时候菜便宜，冬天买萝卜，几分钱一斤。他就每次用萝卜把羊肉先煮一遍，连萝卜带水全扔了，再慢慢炖肉，一点膻味儿没有。他说：‘其实我不爱吃这个。’他就是为了照顾客人。还有一样，我后来真是在哪儿都没有吃过，就是素肉松。我问过王伯做法，他说是用油菜叶切丝儿炸，关键是选什么样的油菜，这个他说完到现在我也没记住。王敦煌在《吃主儿》里也没写到这个菜，他大概不会做。”

对王先生买菜的本事，黄大刚就比别人见得多了。他插队回城后在东四副食品商店当过3年多售货员，王世襄买菜常去朝内、东单这两个菜市场，有时候也去他们店，几家隔得不远。他一般到特早，先在旧文化部大楼前打一通太极拳，7点多对面市场一开门就进去，挑好了菜悠悠骑回家，顺路到早点摊上给袁先生端一大漱口缸的热豆浆回，天天如此。“他买菜是行家，精到什么程度呢？那会儿蔬菜的定价都是在早上开门后才统一发放下来，交组长写到黑板上，之前连售货员都是不知道的。王伯每天去，售货员跟他混熟了，小黑板没端出来就故意问：老头，今儿菠菜多少钱？王伯会说这个大概多少钱，那个大概多少钱，最后拿出来的真就是这个价。”

70年代以前的北京，一到了季节，东单、菜市口等市场上都有野生蘑菇卖，一般是几个采蘑人从南郊挖了，几天往城里送一趟，不会太多，但也不至断档。大约到70年代中，市场上渐少再见到野蘑，想吃只能自己去采。王世襄从干校回来后闲了一段，不到秋天又没蛐蛐可抓，他就开始琢磨自己去采野蘑。他用的办法很有点像做研究搞索引：先上菜市场去，向售货员打听以前老往城里送蘑菇的一个张老汉住哪里，然后他再去找到张老汉，请教采蘑的种种。从他那里，王世襄知道了：采蘑人多住在永定门和右安门外，有野生蘑的地方，也大都在永定河河沿一带。年复一年都能长出蘑菇的地方，采蘑人叫它作“梢”（音读sao，去声），高手才会自己找“梢”，多数人只能死记人家指点的几个“梢”去采。王世襄读大学时在香山结识过一个采蘑高手，对此也知道一二，但终究没能像养鸽、畜虫那样成为高手。他领着儿子王敦煌去采过几次后，随着南郊环境变化，野生蘑的“梢”日渐绝迹，他也就不再琢磨这个了。

从平房搬进公寓，老头儿、老太太就少做饭了。田家青说，王先生在编著那一套《锦灰堆》的时候，基本是买冻饺子什么的，热一热就吃了。菜市场上对味儿的原料越来越难找，王先生也就慢慢失去了买菜的兴趣。

“你们老过不完皇上的瘾”

大约是90年代初的时候，王世襄

80来岁了，还常一个人出门“扑”好东西。有天中午，他在后海边上发现一个莲花瓣的圆须弥座儿，直径大概小一米，被人丢在一个工地外边。他觉得这座儿天真自然，应是民间高匠的东西，赶紧就用公用电话召了田家青去看。田家青现在还记得当时自己跟王先生的对话：他说这东西不是御园的——也就是皇家园林——又不是官造的，要它干吗啊！老头儿白了他一眼说：“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品的就是这个味儿，你们就是老过不完皇上的那个瘾，忒没境界了。”东西好儿百斤重，人家听他们说想要，连钱都不收，说能给拉走就感激不尽。那个年代用车还特别难，王世襄自己找来一个“板儿爷”，几个人连滚带抬地拉回到芳嘉园。自那起，田家青明白了，老头儿挺不喜欢人家拿宫廷皇上说事儿。

后来又有一回，田家青帮人向王先生求了一件他写的手卷。那人大概觉得来之不易，拿回去费了不少钱和工夫做装裱，基本全照乾隆工：托底用上好绛丝，玉别子用透雕，两个玛瑙轴头，画签仿的赵孟頫馆阁体，最后外面还包一绛丝包袱。田家青拿了去给王先生看，王先生还是那句话：“嗬，这一个皇上味儿！反正你们就是过不完皇上的瘾。”

黄大刚也说，王伯每次看到人家写字没笔力——用他的话讲是软的，他就说：你这是乾隆的字。他对乾隆的字是不屑一顾的。黄大刚说，他考上大学以后，有次在家临赵孟頫的帖，王世襄看见了就说：你这字倒是写得挺好的，不过你怎么临赵啊？“他倒不是不喜欢赵孟頫，是因为临赵容易临歪。王伯一走，我父亲就跟我讲：你看乾隆的字，就是临赵临坏的。”

王世襄曾经开玩笑说：鄙藏不值钱，10块钱以上的是朱家溍玩的，10块钱以下是我玩的。田家青说，王先生自己的收藏大都是人弃我取，少有纯粹宫廷东西，讲求有味道。他有一张元代名匠朱致远所制的古琴，远不如他和袁先生收藏的唐琴“大圣遗音”身价高，他却特别钟爱此琴，1948年他被故宫委派去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的时候，也是背着这张琴周游了一年。他跟田家青说，这琴的声音和他对脾气。

在那张花梨大案做好后，王世襄在铭文里写了这么一句话：世好妍华，我耽拙朴。田家青说，他实际上只想传递一个信息：现在社会喜欢繁复，我却沉迷于简朴的东西。社会上把黄花梨和紫檀木炒到这么贵，王世襄管它叫“暴土扬尘”。

90年代中期以前，在芳嘉园旧居墙壁上他还长期粘贴一纸，其上赫然楷书“奉上级指示，王世襄不得为他人鉴定文物”。尚刚说，实物是文物学研究的核心，王世襄先生当然关心真伪、关心时代，还深具做出权威鉴定的能力与声望，但他从不轻言，甚至坦言“自己感到特别惭愧的是明式家具的准确断代问题未能很好解决”，而明式家具却是他用心极苦、认知甚深的文物种类。这种求实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与那些胡天昏地般主观臆断和为牟钱求财而违心鉴定的各类“专家”相比，真正天差地远。

在他的家具归藏上博10年后，王世襄晚年再一次超越文博界而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是在2003年那场拍卖前后。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王雁南向我回忆：2002年，王先生主动找到我们，说在考虑对家里的东西做些处理，主要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想在有生之年做些安排。在《自珍集》里出现过的蝈蝈葫芦、红漆鸽哨、铜炉、扇面、竹刻、牙雕等各式物件，包括和他们夫妇相伴55年的最珍重的唐代古琴“大圣遗音”，他都决定让它们重找新的主人。

“这些东西要散，他也没有在人面前表现出特别不舍得，只是有时和我们见面，会如数家珍地讲讲故事，这件东西什么来历、当初怎么跟人换的、中间发生过什么故事。在价格方面，王先生不提什么，偶尔会问一句：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比那个低？它更老啊。我们就会跟他讲现在市场怎么怎么样，他也就无奈地笑笑。老太太当时还在，但我们商量这些，她从不掺和，永远都是在进门左手边一个堆满东西的方桌边坐着，不是摘豆子就是在做其他家务，手上不闲着。王先生偶尔说到什么不确定的，老太太会轻声更正他，说不对，应该是怎么怎么回事。”王雁南说，就在那一年多做拍卖准备的时间里，袁先生病了，走了。6年后，王先生也追随而去。

2003年，嘉德在秋拍中推出了专场“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当时几乎件件创下拍卖纪录的轰动场面已不必再重述。人们似乎在通过竞拍的热烈来表达对王世襄先生的敬意。

王雁南记得，拍完后他们把结果告诉他，王先生看起来非常高兴，以后什么时候说这个事也都笑呵呵的。“以我对王先生的了解，我觉得这高兴和钱没有太大关系。要知道他一直有个心结，就是当年蒙冤被故宫除名的事情，这是他人生最低谷的一段。老年能得到社会这样完全发自内心的敬重，是他没有想到的，从那以后他心情就放松了很多。那件事他也许放下了。”

至于那些东西的去向，王雁南说，王先生也并不怎么打听。“只是他对那几把古琴的感情太深，问过，谁买了啊？”

但杨术对这件事的印象稍有一点不同，杨术去看他，说：“给您念念这些铜炉都卖了多少钱吧。”他听了说：“他们疯了，怎么能值那么多钱啊？”

（实习记者尤帆对本文亦有贡献；田家青著《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已由三联书店出版）



LG
Life's Good
快到家 乐在心
101 快·乐服务
LG售后 400-819-9999
G6000 韩国原装进口
LG G6000全新4+1门冰箱，打造空间科学新理念，科学分化空间，
乐享全新体验。智能保鲜系统，食物分类存取智享便捷，
为不同食物设立适宜的保鲜空间，原汁原味尽享持久新鲜!
智慧之选 智享健康鲜生活
空间科学
轻松有序鲜生活
LG G6000全新4+1门冰箱
LG电子品牌代言人：李敏镐
门中门™ 取放自由随心
智能保鲜系统
空间科学
新鲜便捷
线性变频压缩机
强劲高效
节能低噪
10年包修
LG线性变频压缩机
承诺10年包修
想法不同 选择相同
引领科技，卓越品质，贴心服务，就在LG
lg.com



1



2



3



4

嘉德拍出的“俪松居”珍藏：

1. 唐琴“大圣遗音”
2. 明 朱小松归去来辞图笔筒
3. 清嘉庆 梁山舟铭张芑堂刻紫檀笔筒
4. 明 乐舞图笔筒
5. 明末清初“玉堂清玩”款戟耳炉
6. 清 鬲式炉
7. 明 冲天耳三足炉



5



6



7


LG
Life's Good
快到家 乐在心
101 快·乐服务
LG售后 400-819-9999
洁净洗衣新风尚，分类洗涤更洁净。
宝宝衣物、贴身内衣分类洗涤，卫生更放心，
17分钟快速洗净，每天衣物及时洗。
3.5kg巧分净洗衣机，健康洁净每一天。
巧分类
健康洁净每一天
3.5kg巧分净
MOTION DD
DD变频直驱电机
10年包修
DD变频直驱电机
中国质量中心
除菌效能认证
lg.com



张伯驹：流水一分春一半

按照岁数，王世襄应该算是张伯驹的“小友”，张伯驹却曾将视如性命的《平复图》慷慨借给只相识不过两年的王世襄。坊间传记中，张伯驹通常被毫无异议地认可为“大收藏家”。在一些书中，张伯驹甚至得到了这样的评价：“这名字要么不知道，只要知道了就难以忘记。”但是，在书本之外，张伯驹作为收藏家的身份都已时常被今人遗忘，更遑论他在故友眼中“天荒地老一真人”的文士形象。

主笔 ✎ 王星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张伯驹、潘素夫妇在品评书画

张伯驹早年词作中有云“流水一分春一半”，倘若钱财诸类身外物确可视为“流水”，这句词便可视为预示张伯驹一生的谶语，如他晚年自嘲：“一生半在春游中。”张伯驹与“春”结缘，不只因毕生爱花，更因曾藏有展子虔《游春图》并自号“春游主人”。然而，如今在故宫流水般涌过的观众里看到这幅名画时，能将它与张伯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人已经不多。同样没有太多人还记得张伯驹《春游词·序》中的文字：“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经历过半生富贵半生贫的张伯驹却早已明白，“空梦春游”间“无分尔我、何问主客”。并不是悲情才成故事。无论身前身后，书画诸般不过流水，贯穿始终的本是张伯驹早年所言：“客中过了春多少，只替春愁不自愁。”

五陵斜阳

出身钟鸣鼎食的诗书府第，早年的张伯驹也确实没有更多可“自愁”的。不过，无论是张家人还是张伯驹本人，都不曾设想他日后会成为收藏大家。张伯驹最常被后人引用的名言是《丛碧书画录·序》中那句“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它经常出现在人们试图解释张伯驹 20 世纪末的几次重量级书画捐献时。张伯驹真正写下这段文字却早在 1932 年，时年 35 岁。出自同一序文的“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初看带有岁月的感慨，只有读过前文才会领略其中“烟云”的真正奥义:“东坡为王驸马晋卿作宝绘堂序，以烟云过眼喻之。然虽烟云过眼。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如此“烟云相合”境界，早已超越市井收藏。西方有俗谚“三代造就一个贵族”，祖训“求仁维克己”的张家也是花费了三代人才培养出堪称“最后的名士”的张伯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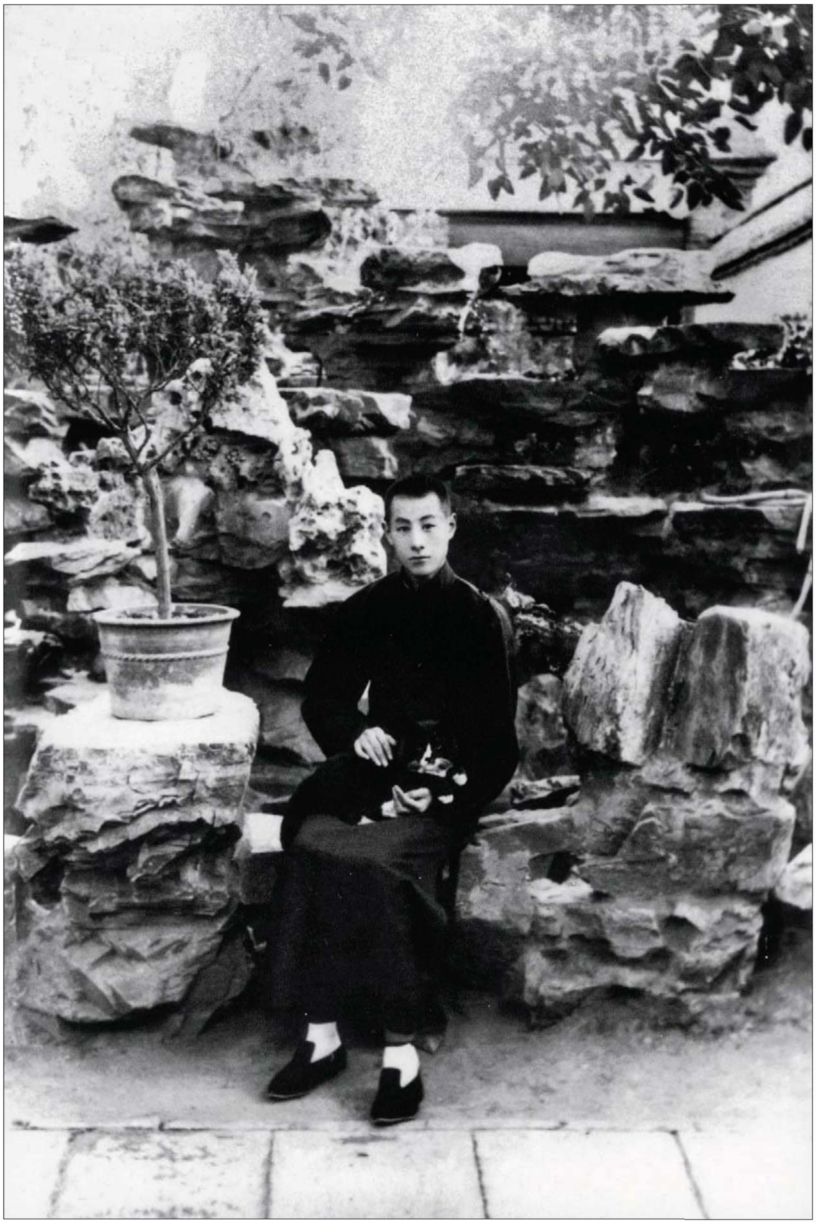
1898 年 3 月 14 日（正月二十二），张伯驹出生在河南项城。尽管他 7 岁便离开项城且从未还乡，他终生一口标准的河南话，所撰诗、文、书、画的落款都沿用河南古称“中州”并自称“中州张伯驹”。晚年张伯驹还曾请画家陈半丁为他治篆文印章，上刻“重瞳乡人”四字，沿用了项城是项羽祖先的封地以及《史记》所说舜与项羽皆为“重瞳”的典故。《项城文史资料》2004 年总第 12 辑中《我所知道的张镇芳》一文称，张家的“先世是从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徙项城老城虹桥的”，几代人勤俭持家后，到张伯驹曾祖父辈的张致远始出读书人。张致远之子张瑞祯在 1894 年以 50 多岁的高龄才考中乡试举人，而张瑞祯之子张镇芳 10 年前便已考上廪生，于 1892 年 29 岁时高中进士并被分到户部任六品京官。项城史料记载：张镇芳刚会言语，其二老就口授《三字经》，继教《四字鉴略》；稍长，即开讲解意，使之口诵心惟;8 岁入塾，父亲常于书斋伴读，每当张镇芳读史涉及忠孝仁爱信义之事，其父则必大呼“汝辈能如此，方不愧为子，无愧为人矣”。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和光绪西狩长安。35 岁的张镇芳因日夜兼程及时送上盘缠而获嘉奖，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回京后还被恩赏为四品衔。张家企盼了两代人的仕途前景终于有了曙光，而张镇芳也确实日益发达，只是不曾想从小被训诫的“忠孝仁爱信义”十几年后会引导他两度做出参与帝制复辟并担任要职的选择。张伯驹原本与这位注定将在历史上毁多于誉的大伯父没有更多关系，但因张镇芳膝下无子，1903 年，6 岁

的张伯驹被依照族规正式过继给张镇芳。张镇芳将张伯驹视为己出，带至天津严加训导，张伯驹由此开始了贵公子的生涯，并于1914年随父亲迁居北京，长居于此。

倘若历史允许假设，张伯驹留在生父张锦芳身边，民国后的人们在谈论张伯驹身世时或许会更从容一些。张锦芳也是清末秀才，曾任度支部郎中，后来还在民国时期担任过议员与道尹。项城史料称其“不以文矜人，以权势欺人，而是以行取人”，因排行老六被称为“六大人”。由于在二次革命时期保护了一批革命志士，当地还曾为张锦芳立碑记传。不过，张伯驹既然出身项城，其实已经难以与另一个项城人完全陌路，那就是张镇芳后来鼎力相助的袁世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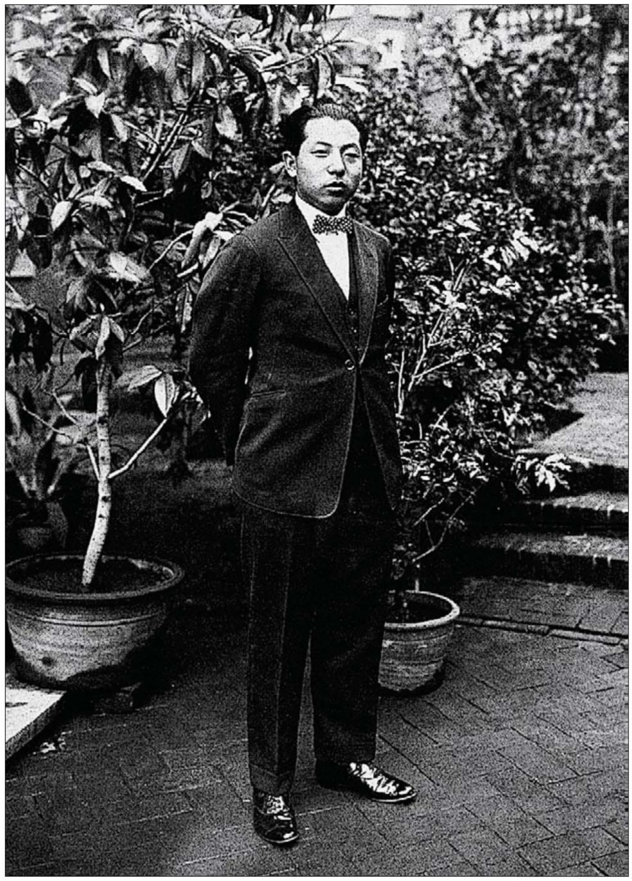
张家与袁家早有联姻。张镇芳的姐姐就是袁世凯的嫂子，精于理财的张镇芳还是袁世凯事实上的私人账房。1901年袁世凯因公务会见张镇芳并竭力将其拉入自己阵营时，张镇芳虽未应允，但6年后清廷以明升暗降免去袁世凯直隶总督的职位、由张镇芳代署的过程中，袁世凯显然获得了这位同乡兼姻亲某种心照不宣的应和。据张伯驹《盐业银行与我家》一文称，清末袁世凯被罢斥，其父张镇芳曾赠银30万两，“同时对袁表示，以后袁的家属生活由他负责照料，要袁放心”。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委任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其时张伯驹已与袁世凯的四、五、六、七子同入袁世凯所支持的天津新学书院读书近一年。张伯驹继承了张家磨砺三代的诗书功底，7岁入私塾，8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1906年，张伯驹最早的诗作被编入由张镇芳、马丽轩等组成的“丽泽诗社”所编的《丽泽社诸家诗》中。光绪老翰林王新桢在《丽泽社诸家诗》的序文中称赞张伯驹的少年诗作，“英年挺出，直欲过前人。若《从军行》、《天上遥》等作，激昂慷慨，魄力沈雄，有倚天拔地之概”。


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留影

张伯驹的少年诗作没有留存，故而今人很难判断王老翰林的赞许中有多少是“命题作文”。张伯驹所在的新学书院特长为格致、博学和化学等时髦的“新学”科目，但张伯驹在学习规定的国文科目外额外研读了《楚辞》、《宋元名家词》、《资治通鉴》等古书史籍。无论结交初衷如何，张袁两家的同乡之谊历经风云变幻延续了一个世纪。张镇芳因战事失利而遭贬谪远离袁世凯幕府，但据袁世凯四子克端之子袁家宾回忆，袁世凯临终前曾召张镇芳托付后事。北洋政府期间，因“五大臣出洋”事件而存史的载泽曾斥责张镇芳为袁党，张镇芳则理直气壮地回答：“不惟袁党，且有戚谊。”张家对袁世凯“照料家人”的许诺贯彻始终，近50年后，自己已散尽大半家财的张



1929 年，袁克文与《北洋画报》同仁合影。左起依次为：蒋君稼，袁克文，包丹庭，王小隐，潘经荪。张伯驹 1956 年入住的北京后海南沿宅院，原先即为包丹庭居所



张学良（摄于 1924 年北戴河）

伯驹收留了落魄的袁氏大公子袁克定，并为其送终。

现今多数传记中强调张伯驹在袁世凯组建的中央陆军模范团中对乱世兵政的腹诽，但张伯驹晚年的《秦游词·序》中仍隐现出他当年近似边塞诗人的文人军旅情结："余少年从戎入秦，宝马金鞭，雕冠剑佩，意气何其豪横！"张伯驹 20 岁自模范团毕业，至陕西督军陆建章部下任职，所谓"少年从戎入秦"正是这一时期。陆建章有"陆屠伯"的绰号。1912 年 2 月 29 日，陆建章任总统府警卫军参谋期间，袁世凯为拒绝去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发动兵变，纵兵焚烧抢劫商民 4000 余家及袁家在锡拉胡同旧居；事后又授意陆建章抓捕无辜小商贩及流民数百人，以流匪罪斩杀于西单及四牌楼。陆建章后升任陕西总督，任职期间将"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售予外商。张伯驹毕业时袁世凯已经病故，刚到陕西便赶上陈树藩发动"富平兵变"，陆建章被迫退出陕西，离去前为泄愤企图将西安城付诸一炬，在多方反对阻拦下作罢，但还是血洗了西安模范监狱，300 余人被无辜杀害。张伯驹短暂的"宝马金鞭"生涯在这场血雨腥风边缘结束，旋即回京。他后来创作有一阕《凄凉犯·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算是对这段经历的存照："玉骢翠陌。封侯悔、秦关忆赋离索。酒家醉饮，飞花路外，秦笳城角。残愁镇恶。向烟晚、情怀淡薄。望当年、樊川杜曲，迤逦剩荒漠。追念长安事，宝马貂裘，晚来游乐。少年队里，想英姿、射雕双落。误我羊头，怎还念、春闺梦著。盼归期、绿尽路柳负后约。"

此后张伯驹虽挂过军中职名，实际都不曾到职，直至 1926 年完全退出军职。此时历经袁世凯、张勋两次风云的张镇芳早已断绝仕途念想，重归自己一手创办的盐业银行。张镇芳在 1918 年就为自己这个不安分的继子安排了常务董事兼总稽核的职务，但不曾料想这家在军阀混战中失而复得的中国最早商业银行之一日后会变为成就张伯驹"收藏家"名望的最大账房。与此同时，如同不少因"浊世"而转入金石的文人名士一样，事实上赋闲的张伯驹也正式开始了他的公子游园梦。

在"公子"一词意味日渐含混的今天，张伯驹的女婿、考古学家楼宇栋在 2008 年撰写的张伯驹传记开篇便为"公子"二字正名颇可理解："'公子'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如'振振公



1952 年，张伯驹在燕京大学贝公楼大礼堂演出《阳平关》，饰黄忠

子’、‘佻佻公子’，都是意味极美好的形容词，概括之为任性负气、独往独来，是公子可爱的一面。……《仪礼》有解：‘诸侯之子称公子。’扩而言之，则达官贵人之子皆可称公子，古有之，今犹然。‘公子’有真假之分，胸无点墨、纨绔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现、文采风流、不辱家风、能使人敬爱赞羡者，始得为真公子。”

关于“民国四公子”，民间最流行的说法是恭亲王奕訢之孙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以及张伯驹。近来有学者认为这一说法有误，提出所谓“民国四公子”本应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卢永祥之子卢筱嘉、张謇之子张孝若以及张学良组成的对抗曹锟的政治联盟。尽管如此，张伯驹晚年整理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文字仍被认可为有关“民国四公子”的权威记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

2013 年出版的寓真著《张伯驹身世钩沉》则这样阐释“民国四公子”称呼的来源与损益变化：“民国公子的传言，或许早些年就有了，只是说法不同，初传时孙科亦列其中。到了 1931 年前后‘四公子’盛传于上海，却是因为几件风月艳闻凑到了一起：其一，袁克文死后风流、群妓送葬；其二，张学良迷恋舞女，置军情于不顾；其三是张伯驹在上海与潘妃热恋、虎穴夺姝的事，偏偏也发生在这一年；其四是上海有个卢小嘉，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吃喝嫖赌，洋场驰名，那年他正恋上一个叫袁慧燮的‘青岛美人’，同居于上海愚园路的西园公寓。”“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民国公子不过就是‘洋场名士’，近乎于鲁迅所说的那种跑到上海洋场来的‘才子’。”“四公子的说法传到北京后，有所改变。北京毕竟是一个文化古都，而不是上海的‘十里洋场’。大概卢小嘉在北京渺无影响，后来北京的说法中四公子就成了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由于张学良后来的形象改变，以及在流传中以溥侗置换了卢小嘉，‘民国四公子’的称谓便发生了由贬义而到褒义的变化。”

就“贵气”而言，民国四公子中溥侗、袁克文、张学良三人的家世一望可知；就后世名望而言，张学良的名字无疑在今天更广为人知。然而在当年，久处关外、初入京师的张学良还不免要拜托张伯驹提携，恰如张伯驹在天津受长己近 10 岁的袁克文之教、虽 16 岁入京仍不免听从长己近 20 岁的溥侗指点一样。孙、卢、二张版政治联盟“民国四公子”固为一说，溥、袁、二张版“民国四公子”事实上也未必完全只涉及吃喝雅玩，其中的枢纽环节就是张伯驹挂职的盐业银行。

盐业银行成立于 1915 年 3 月，总管理处设于北京。张镇芳清末时曾任盐运使，原由盐务署拨给官款，实行官商合办，经收全部盐税收入，并“得代理国库金的一部分”。第二年袁世凯

病死，盐务署不拨官款，改为商办，张家成为最大的股东。盐业银行成立时实收资本125万元，因张镇芳理财有道，1925年资产已增至650万元，1933年又增至750万元。其间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被捕，总经理改由天津造币厂厂长吴鼎昌担任。此后张镇芳经上下打点出狱，但银行总经理职务仍由吴鼎昌保留。1926年，吴鼎昌盘购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并要求盐业银行每年拨出3万元作为他办《大公报》之用。虽经历磨难，盐业银行最终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中资银行，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合称"北四行"。盐业银行以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北四行"之首。

张镇芳卸职后只保留原有股份，而张伯驹也因继承大股东地位自享甩手掌柜之乐。由于张家特殊的背景，逊位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盐业银行账上，时至1922年连本带利已超过100万元，根本无力赎回。张伯驹由此得以眼见诸多"国之重器"，造就了他日后超乎常人的鉴赏眼光。"民国四公子"中的溥侗固然血统高贵，但毕竟已是末路王孙，其曾祖父成亲王永瑆本人就是收藏家，日后将与张伯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晋陆机《平复帖》就曾藏于他的府上。尽管张伯驹最终得到《平复帖》并非因为溥侗，但其间各种环节打通很大程度上得助于张伯驹与爱新觉罗家族的交情。张袁两家原为世交，袁克文虽与父亲及哥哥袁克定不同、并无经天纬地之念，但在风月场上也混迹出了一番风云。他精于诗书琴曲，还算是中国最早的集邮家之一，自上海迁居天津后又成为天津青帮帮主，号称"南有黄金荣、杜月笙，北有津北帮主袁寒云"。张镇芳卸职后长居天津，张伯驹的前三房夫人及其独子也住在天津。袁克文素来厌恶张镇芳，却与张伯驹结交甚厚，颇应和了当年那种只要合脾气便不计出身的公子习气。盐业银行自然有天津分部，溥仪逃亡天津期间就有四幅字画抵押在此，其中宋米友仁《姚山秋霁图》后来被张伯驹收藏。



恭亲王奕訢之孙溥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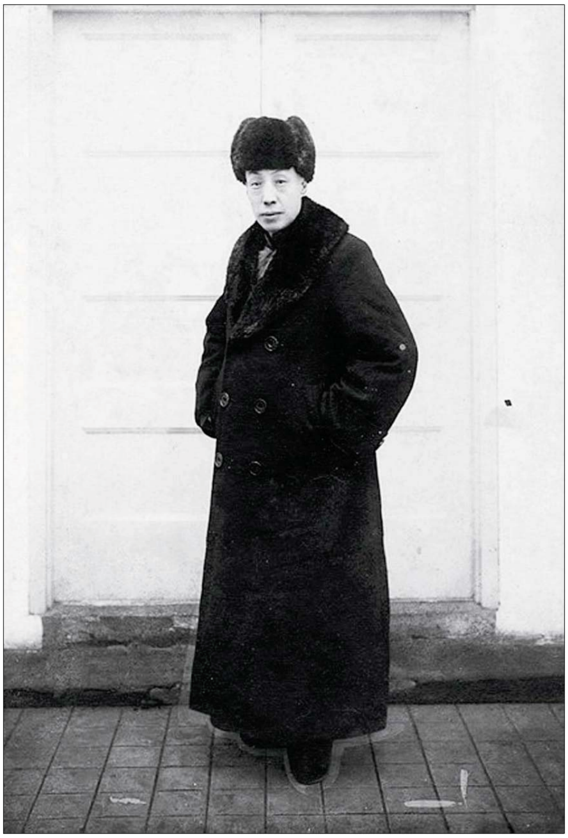
张作霖因与段芝贵等不和偶得张家相助，成为"东北王"，随后投桃报李为张镇芳夺回盐业银行股份。据说正是张镇芳向张作霖献计进驻陕西，张作霖甚至曾想请张镇芳出山，但张镇芳听从张伯驹的劝告婉拒，选择了终老山林。尽管如此，之后兵乱年代张伯驹数度入陕，也是因西北地区相对有所依托。张伯驹与张学良的交情始于前者在张作霖帐下挂名做"提调官"时。虽然张伯驹虑及张学良身份特殊，忠告他不要像自己一样"玩物丧志"，最终还是引领张学良在京城名士圈中风光了一场。张学良自1925年起就挂名故宫理事会理事，这种头衔除有军权可倚仗外，还真得需要点文墨气才当得起。1926年时还有传闻，是张学良襄助创办了在中国传媒界被称为"北方巨擘"的《北洋画报》。后世普遍认可的《北洋画报》的创办人是冯武越，为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之子，曾担任张学良的法文秘书，其妻为赵一荻之姐，著名的赵四小姐的照片就登上过《北洋画报》的封面。至于张学良本人的文玩收藏，可以料想大多寄存在盐业银行。据说"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还曾在张学良官邸看到过一幅张伯驹的字，给他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官非其任下处，禄非其功不受；见人不正，虽贵不敬；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关于这四位公子的功过评断，其实或许可以借用数十年后作为槛外



1956年张伯驹捐献的《平复帖》（故宫博物院藏）

人的章伯钧对张伯驹的评价："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

公子虽好，奈何斜阳。有巨额家产与甩手掌柜之便，算是张伯驹大半生的幸与不幸：成就了他的"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之愿，也迫使他在晚年"无有源头活水来"时终于学会了钱算与人算。张伯驹后半生又数次前往陕西，乃至终有《秦游词》。提及自己，相对于已经被"白相化"了的"公子"，张伯驹用得更多的是"五陵年少"。"五陵年少"典出李白的"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与白居易的"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五陵"指汉代五个皇帝的陵墓，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位处现西安附近。据说当时富家豪族和外戚都居住在五陵附近，因此后世诗文常以五陵为富豪人家聚居长安之地，而"五陵年少"也成为"京都富豪子弟"的代名词。1970年，张伯驹无处可栖、暂居西安女儿家中，其时曾咏雁塔周边"西来秋色今如昔，不见五陵气郁苍"。倘若此时是写实，早在1950年倾全力收得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后写下的《扬州慢》中已经能看到张伯驹以"昔日小杜"自比的慨叹："盛元选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年少，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思骑鹤扬州。"


"武生宗师"杨小楼

相形之下，张伯驹30岁"自寿"的一阙《八声甘州》方显当年夕阳公子的本色："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前事都随逝水，明月怯登楼。甚五陵年少，骏马貂裘。玉管朱弦欢罢，春来人自瘦，未减风流。问当年张绪，绿鬓可长留？更江南、落花肠断，望连天、烽火遍中州。休惆怅、有华筵在，仗酒销愁。"

红毹云月

张伯驹1982年逝世时，其表弟李克非写了一首当时博得众口称赞的挽联："忆当年福全楼馆，粉墨登场演卧龙，步叔岩余韵，堪称千古绝唱；看近岁丛碧山房，群贤同观平复帖，附士衡骥尾，无愧万世留墨香。"李克非知道张伯驹平生有两件最得意事：一是京剧从师余叔岩，一是将有"墨皇"之称的晋陆机《平复帖》收藏。挽联上联概括前者，后联则概括后者。张伯驹自述："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同样也是在30岁之后，张伯驹开始了对京剧的痴迷。47年后，张伯驹写下一部《红毹纪梦诗注》，1978年6月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红毹"原为"红氍毹"。"氍毹"本为毛织地毯，因旧时戏台演出常铺红色氍毹，故而常以"氍毹"或"红氍毹"代称戏台。书中自序写道："甲寅，余年七十有七，患白内障目疾，不出门，因回忆自七岁以来，所观乱弹昆曲、其他地方戏，以及余所演之昆乱戏，并戏曲之佚闻故事，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补注，名《红毹纪梦诗注》。其内容不属历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但后人观之，则如入五里雾中；同时同好者视之，则似重览日记，如在目前。于茶余饭后，聊破岑寂，以代面谈可也。"

尽管张伯驹自谦"不属历史"，《红毹纪梦诗注》却被后人视为一部20世纪中国戏曲诗史。吴祖光就曾给予《红毹纪梦诗注》这样的评价："另具一格，虽如信手拈来，却非游戏之作，而是一部京剧诗史。"张伯驹始终坚信："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而他前半生也幸运地赶上了北方戏曲舞台上名角辈出的鼎盛时代。张伯驹第一次看京剧据说是在天津，《红毹纪梦诗注》的开篇便是："油布遮车驶铁轮，端阳时节雨纷纷。飞叉大闹金钱豹，凛凛威风欲夺魂。"随后有注："余七岁，随先君居天津南斜街，值端阳无雨，乘东洋车，遮油布，不能外视，车把上插黄蓝野花，以示过节。直驶下天仙茶园观戏，大轴为杨小楼《金钱豹》，亮相扔叉，威风凛凛。大喊一声：'你且闪开了！'观众欲为夺魂。后大街小巷齐学'闪开了'不绝。此余生平观乱弹戏之首次。至今已七十年，其印象犹似在目前也。"

杨小楼为京剧武生流派"杨派"创立人，在当时和梅兰芳、余叔岩并称为"三贤"，成为京剧界的代表人物，

享有“武生宗师”的盛誉。当时在台下的张伯驹自然不会想到，30 多年后他将与此时台上的杨小楼同台演戏，而且后者还是为陪衬他而客串了配角。

“票友”是个一度与“好吃懒做”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却是当年公子们的必修课，几乎可被视为与当时西方的钢琴弹奏或艺术歌曲演唱具有同等雅趣的修养。《红毹纪梦诗注》中特辟一部为“所观票友戏”，还对“票友”一词进行了考证，提出票友“始于乾隆征大小金川时，戌军多满洲人。万里征戍，自当有思乡之心，乃命八旗子弟从军歌唱曲艺，以慰军心。每人发给执照，执照即称为票。后凡非伶人演戏者，不论昆乱曲艺，即沿称票友矣。”民国四公子自然无一不“票”。张学良在奉天就自称“戏包子”，逢年过节庆寿便邀戏班名伶唱堂会，“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被请到帅府唱过戏。张学良本人曾得到京城有“胡琴圣手”之称的著名琴师陈彦衡的教授，《捉放曹》、《武家坡》、《失街亭》中的得意段落直至临近百岁还能唱得有板有眼。别号“红豆馆主”的溥侗更是一代京城名票，精于昆曲、京剧，所谓“昆乱不挡”，对于京剧则生、旦、净、丑兼工，且皆为名家亲授。据说溥侗在《群英会》中能分别饰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常与名家同台演出，可从来不唱重复的“翻头戏”。陈彦衡在《旧剧丛谈》中对溥侗的评价是：“有时粉墨登场，名贵之气出于天然，尤非寻常所能比拟。”此外，按照现代的说法，溥侗还是一名音乐家，不仅精通笛子、二胡、琵琶等乐器，事实上 1911 年颁行的清朝第一首法定国歌就是由溥侗作曲的，只可惜颁行 6 天后就发生了“武昌起义”。

《红毹纪梦诗注》中对溥侗的记载是：“将军红豆问如何，昆乱兼全腹笥多。惨睹当推曹子建，搜山传自沈金戈。”后又有注：“清宗室镇国将军溥侗号红豆馆主，能戏，文武昆乱不挡，皆学自名老艺人。余曾观其《弹词》、《刀会》、《风筝误》之丑小姐、《群英会》之周瑜。与余同演《战宛城》，彼饰曹操。惟《惨睹》一剧则须让袁寒云，因寒云有家国身世之感，演来凄凉悲壮，合其身份。”注中所说“袁寒云”是袁克文。袁克文也是当时出了名的“剧痴”、名票。据说他平生最爱、也最拿手的正是注文中所提到的昆曲《千忠戮·惨睹》。《千忠戮》讲述的是明初建文帝剃发为僧、仓皇出逃路上的故事，《惨睹》一段有唱词：“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袁克文号“寒云主人”便典出于此。民国四公子中，张伯驹与袁克文最为投缘，张伯驹因而步袁克文之号自称“冻云楼主”，两人并称“中州二云”。张伯驹咏“四公子”的七绝中就有：“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至于张伯驹自己最得意的一次粉墨登场，显然是 1937 年他 40 岁生日时由当红的四大名角饰演配角、他自己主演的《空城计》。当年演出的戏单上标榜以“伟大的空城计”，除众星拱月般被簇拥在中间的张伯驹外，角色分配为余叔岩的王平、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仙的马岱。据说之前还差点找来金少山饰演司马懿。如此的演出阵容在现代恐怕只有三大男高音演唱会差强能比，由于声势过大，演出的由头也从为张伯驹祝寿改成了河南赈灾义演。40 年后回忆起这场演出，张伯驹留在《红毹纪梦诗注》中的诗句仍显露出兴奋：“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孟小冬的好友孙养农先生所著《谈余叔岩》书中有《张宅堂会之王平》一节，这样记述了当天的演出：“民国二十六年正月，张伯驹先生四十整寿，在北平隆福寺街福全馆，唱堂会一天。他平素交游甚广，与余氏尤为莫逆，所以那天的堂会，除了其他的好戏之外，伯驹自饰孔明演唱了一出《空城计》，由余氏给他配王平。再有杨小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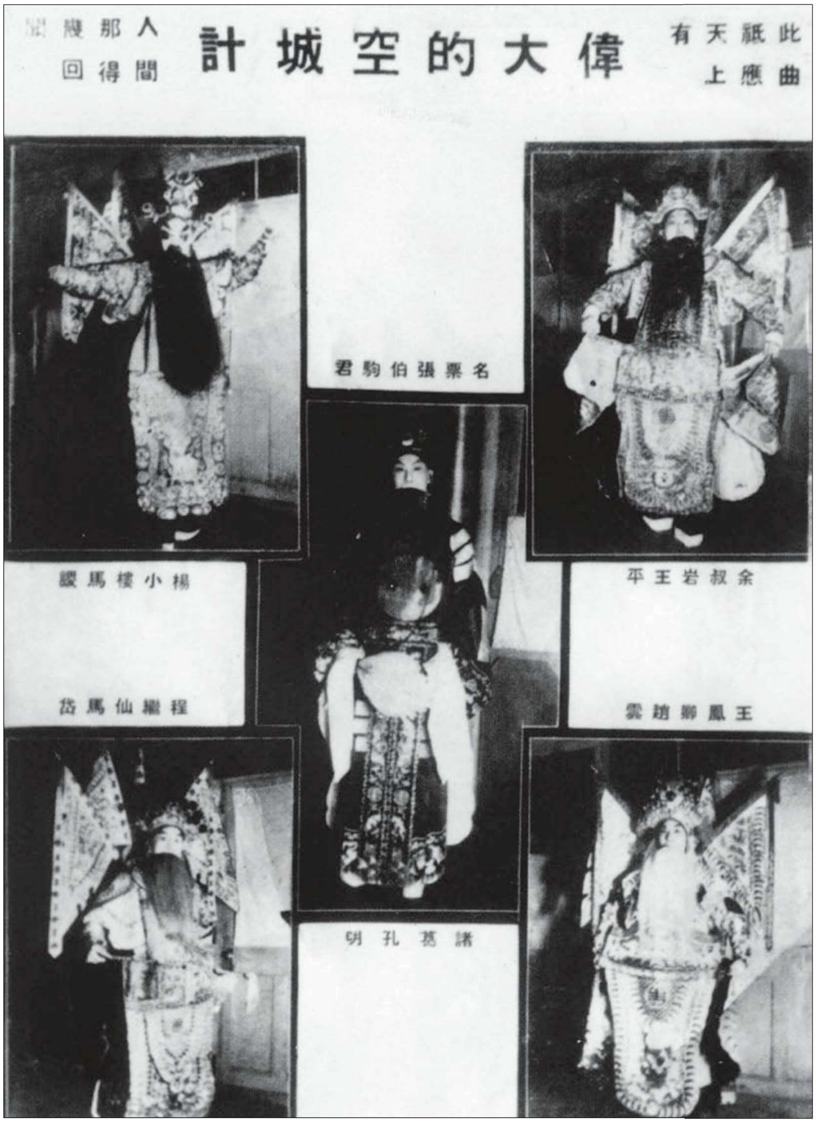
张伯驹演出《四郎探母》剧照。余叔岩饰杨延昭（左），张伯驹饰杨延辉

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先的马岱；这些人都是戏剧界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而同在一台同在一戏内充配角，真可算是票友界中的豪举，史无前例。这四个人在起霸的一场各逞其能，互不相让，精彩纷呈，令人目眩神移，叹为观止。”

在详尽地评析了王、程、余、杨四位的起霸（即武将开场所做的整盔、束甲等一套动作）以及随后的表演后，孙养农在文章末尾写道：“最后应谈一下主演《空城计》诸葛的张伯驹先生。他此次演出，唱、做、念都纯粹宗余。他对此戏有深刻的理解，例如前边说过的马谡讨令时的做派。现再举一例，示其一斑。城楼一场，当老军念‘司马懿兵退四十里呀’之后，诸葛在城上放下书站起，长腰转身、向上场门望、再松腰转回来望城下就在一个“撕边一击”锣鼓里完成，艺术简洁大方适合武侯身份。”

张伯驹自然是“宗余”的。他30岁正式学戏时，拜的师父就是余叔岩。在“伟大的《空城计》”的舞台上，最伟大的“角儿”其实是余叔岩。余叔岩为余三胜之孙，而余三胜是四大徽班进京时春台班的领衔主演，工老生，被京剧界尊为“祖师爷”。现代京剧演唱语言实际上是以“湖广音”读“中州韵”为基础，而这一“定调”就源自原籍湖北省罗田县的余三胜。1840年前后，京剧的各种唱腔版式已初步具备，老生分作三派：程长庚（安徽潜山人）为“徽派”；张二奎（传系北京人）为“京派”；余三胜则为使用“湖广音”的“汉派”。“汉派”虽为三派之一，实际在徽班中占有统治地位。“湖广音”继而从余三胜传至谭鑫培（湖北武昌人），成名后有“伶界大王”之称的谭鑫培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著名的“谭派”。

余叔岩为余三胜之孙，13岁便以“小小余三胜”之名在天津登台并一炮走红，成为当时最有名的“童星”。16



1937年春，张伯驹40岁生日，为河南赈灾义演。出演于北京隆福寺街福全馆，大轴为《空城计》，张伯驹饰诸葛亮，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极一时之盛

岁时余叔岩因演出过度繁重得了“咯血病”，随即又因青春期变声“倒仓”。回北京休养数年后，余叔岩改学“谭派”，最终成为“新谭派”的代表人物，世称“余派”。按照票友的说法，等于是余叔岩的祖父的艺术又通过谭老板返还给了他。

张伯驹拜师学戏的经历也被记录在《红毹纪梦诗注》中：“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张伯驹曾自豪地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余叔岩轻易不收徒，却传授给张伯驹30多部戏，以致张伯驹后来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连余叔岩亲授弟子中的孟小冬、李少春等都时常前来请教。至于为何没有传授《太平桥》，据说是余叔岩觉得动作过于危险。京剧评论家丁秉鐩在《千古绝唱——张伯驹的〈空城计〉》中有这样的文字：“余叔岩的生平好友，有魏铁珊、孙陟甫、薛观澜、孙养农、岳乾斋、张伯驹等诸君子。岳与张先后任北平盐业银行总经理，余氏所有收入，全部存入盐业。偶然遇有急需，存款不敷时，岳、张必代为垫付，等叔岩

再有收入时，再存上归垫。所以余对他们二人在财务上的支持，十分感激。遇见岳、张二府的喜庆堂会，必然卖力卯上，有时还演双出，而且不收戏份儿。岳、张两位，哪里肯使叔岩尽义务，不但照送，还比一般丰厚，每次必定强而后可，叔岩才收下。张伯驹与岳乾斋不同，他不只是戏迷，自己还学老生，他和叔岩就盘桓得近一点，经常往来。叔岩遇他求教，也倾囊以授，很拿张当朋友。”

由于体弱多病，余叔岩是当时登台演出最少的名角。即便算上童星时期，余叔岩总共的演艺生涯不过区区16年，而严格算是真正能正常演出的时间仅有6年。这在当时梨园中属于极其短暂的，连谭鑫培都在30岁成名后有40年的演艺经历。张伯驹正式拜师是在1928年，余叔岩正式退出舞台也是同一年。此后余叔岩除义务、堂会戏外，不再接演营业戏。张伯驹等于得到了最优厚的“小灶”待遇。据与晚年张伯驹唱和颇多的一代津门雅士张牧石回忆，张伯驹曾自言 :“看余叔岩戏并向余的琴师李佩卿学戏一年内即能彩唱。这时与余叔岩相识，便直接向余学戏。开始学了《奇冤报》、《战樊城》、《阳平关》三出打基础，继之又学了《打渔杀家》、《打棍出厢》、《定军山》、《战太平》等计达三十余出。余一生传人只孟小冬、李少春少数几人，教孟小冬只三出半是《捉放曹》、《失空斩》、《搜孤救孤》和一折《红鬃烈马》、教李少春也不过《战太平》、《洗浮山》。”

张伯驹40岁那场《空城计》指名让师父配王平并不是随便定的，因为当时众所周知谭鑫培总共教了余叔岩一出半戏，那所谓一出教的还不是主角，而是配角，也即《失街亭》中的王平，至于其他完全靠余叔岩自学。据丁秉鐩记述，张伯驹也效法了余叔岩当年一种特殊的学戏方法 :“叔岩因为直接从谭鑫培学得很有限，就对谭的配角钱金福、王长林非常礼遇。从他们那里，间接学谭的玩意儿。张伯驹也是如此，除了赶上一点钱金福和王长林晚年以外，后来他就从钱宝森、王福山那里掏摸玩意儿。因为余叔岩在演戏末期，王长林、钱金福已然物故，就用他们二人的哲嗣为配。张伯驹不但从王福山、钱宝森学戏，后来索性长年把他们二人养在家里，以备随时练功、咨询，像这种大手笔，就非一般人所能办得到的了。”钱宝森在反右运动中批判张伯驹时颇有些过火言辞，但1963年钱宝森去世时张伯驹仍托人带去100元的赙仪。这在那个月伙食费不过十几元的年代是个不小的数目。有人劝他意思一点就行，但张伯驹坚持如此，理由是 :“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我们的交情还在。”

张伯驹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师父 :“叔岩的京剧艺术是一整套，不好具体说，说错一点，一错百错。他的嗓音好，好在发于丹田，高低都有，善发善收，是云遮月的嗓音，饶有韵味，我们不能单纯以嗓音大小来评价嗓音好坏。他的武工、身上也好。他演戏总的是规矩、干净、漂亮，没有火气。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云遮月”是京剧术语，比喻老生圆润而较含蓄的嗓音。上佳的“云遮月”应该开始听来似觉干涩，以后愈唱愈觉嘹亮动听、韵味醇厚。谭鑫培创造了这一嗓音，余叔岩早年患病，确实也适合这种嗓音，故而拜师谭鑫培。张伯驹虽得到40多部余派剧目的真传，却限于天赋，没有嗓音，据说在大舞台演唱的时候连五排以内都听不清，因此落了个“张电影儿”的绰号，讥讽听张伯驹唱戏实际和看无声电影一样。

或许囿于先天条件，张伯驹在舞台上的“口头功夫”只能是票友级的，但他在舞台下的笔头功夫却一直是职业级的。虽说京剧已基本成型，但由于唱念实际上并非京腔京字而是讲究四声的湖广音韵，在诗词歌赋方面本无造诣的艺人很难真正把握正确的音韵，全凭老师所教死记硬背，所谓“教得对自然唱得对、念得准，教错了也就一代一代错将下去”。而音韵问题对于张伯驹这样自幼浸淫在诗山词海的文士票友来说却是手到擒来。据史料记载，1913年前后、余叔岩第一次退出舞台回北京休养期间，曾经由亲友介绍在袁世凯总统府任内尉官，也因此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们多有交往。耳濡目染中，余叔岩开始研究音韵学，同时着手整理京剧戏词。1915年2月5日晚，余叔岩重返舞台。两年后，张伯驹重返京城。张伯驹转型“公子”时，也恰逢余叔岩由艺人向文人转变时。此时27岁的余叔岩已经加入溥侗等人发起的著名票房“春阳友会”数年，谢燕在论文《论张伯驹与京剧余派艺术》中记述 :“众谭派名票为他精心打造了一个研习谭派的环境。凡是余叔岩去看谭鑫培的戏，票社老生名票们都陪伴着他，大家分别记录胡琴工尺、行腔转调、咬字吐气以及身段做表，散戏后再汇整一同研究。因此，余叔岩对谭派的总结加工，从一开始就深受这种文人雅士意趣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观念、欣赏喜好与文化精神上的。在声腔上，他逐渐打磨掉了老谭的许多阔达豪放棱角，使谭腔变得趋于中正平和，更可供有文人雅趣情感者反复玩味。在表演上，对人物的理解与塑造，则更多从儒生的方向领会与施行。”

张伯驹后来将自己与余叔岩之间的交往总结为“亦师亦友”。余叔岩将十倍于自己其他亲授弟子的剧目传授给张伯驹，或许也因为没有把张伯驹纯粹视为一名急于登台“彩唱”的票友，而是视为能以文人的方式传续自己前辈衣钵的研究者。《空城计》一场可能是张伯驹公子任性的产物，而余叔岩也可能只是陪公子念书。两者协力最终真成就了一本书，这恐怕是比那场《空城计》更伟大的不计是否云遮月的合作。

据说在张伯驹的票友生涯中，他最自豪的有三件事：一是他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一部《近代剧韵》，系统介绍京剧十三韵（俗名十三辙）阴阳平上去入的念法、运用；二是召集银行界同仁筹集5万元基金，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于1931年在虎坊桥创立“北平国剧协会”，以《乱弹音韵辑要》作为学会附设的传习所的音韵学课程教材；第三才是他40岁生日时的那场《空城计》。余叔岩为人谨慎，终生唯恐对前辈留下的精髓领会有误。1931年余叔岩与张伯驹合著《近代剧韵》一书发行后，余叔岩又反悔怕贻笑大方，紧急收回，但已有部分流传在外。后来张伯驹以个人名义将书稿易名《乱弹音韵辑要》发表于《戏剧丛刊》，风行一时。1963年，纪念余叔岩逝世20周年之际，张伯驹将书稿加以增补，更名为《京剧音韵》再版。

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只是对他的一种鼓励，他们才把钱收了下来，并拿去买了公债。

《坐楼杀惜》是余叔岩没有传授给张伯驹的另一出戏。其中缘由，张伯驹后来在《红毹记梦诗注》中转述过余叔岩这样一段话：“每一个演员不能每一出戏都能演好，因为其人身份与剧中任身份大有不同。其内心即表演不出，做工精神即差。你是一个好人，是儒雅潇洒书生身份，如你演《空城计》、《问樵闹府》、《盗宗卷》、《御碑亭》、《游龙戏凤》、《断臂说书》、《审头》等戏一定好，因为你本身就是戏。饰宋江不会要骨头，没有其凶恶本质，表演不出其内心，演得不会出色。”余叔岩当年在艺人中素有“儒伶”之称，终其一生从不曲学迎世，不靠言论造势，淡泊自守。京城沦陷期间不给日伪唱戏，后来病重也拒绝找日本医生诊治，终于不起。《论张伯驹与京剧余派艺术》中评述：“舞台人物的塑造，不只是唱念做打的组合，更是整个人的性情、个性、处事态度乃至生命风格的融入。余派透过清刚浑厚的唱腔塑造出的人物，往往有着一种名士的风致与深沉的人生感与宇宙感。”“《空城计》中的诸葛亮‘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为报知遇之恩身担天下计，其人物塑造，融入了传统文士的价值观念与深沉的人生感慨。听余氏的《奇冤报》，很少有鬼魂哭诉的凄楚与恐怖，更多是一种类似游子漂泊在外、不知归期的迷茫苍凉。听《鱼藏剑》中伍子胥‘一事无成两鬓斑’唱段，更像是一位饱经风霜者对于人生的感慨，它已经超脱了伍子胥这个角色的束缚，升华成一种对宇宙、人生普泛性的体验。”

1937年的《空城计》或许看起来更像是一次豪华版的公子玩儿票，但数十年后的事件证明，张伯驹这位“卧龙岗上散淡人”确实做到了“为报知遇之恩身担天下计”。关于50年代后那段“大编大演新戏”的时期，章诒和在《戏痴张伯驹》中有这样的文字：“我每每向张伯驹提及这些新戏，他都摇头，一脸的鄙薄之色。其实，我所看的许多传统京戏，也是经过‘推陈出新’的。故我常问张伯驹一些老戏是怎么个演法。这时他的兴致便来了，不厌其烦地说，细致入微地讲。一句唱词，老谭当初是怎么唱的，余叔岩是怎么处理的，他为什么这样处理……我在惊叹他的热情与记忆的同时，便不由得想起在课堂上老师给张伯驹下的‘保守派里的顽固派’的判定。我觉得他的保守与顽固，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艺术的。故而，他的顽固与保守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戏曲艺术的高度维护和深度痴迷。”

张伯驹那句著名的“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因其出处太常被用在他捐献或出让的书画上，其实“烟云相合”的境界原本不限于纸墨。当1957年4月中央各大报纸刊登消息宣布“戏改”“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各文化部门“终止戏曲改革、维护文化遗产”后，张伯驹欣喜若狂地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老戏。他重点筹划了三出戏的挖掘整理，即《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理由是：《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哭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安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演员过不了这《宁武关》；《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舞蹈性的动作很是漂亮；《马思远》根据清朝实事改编，是一个通奸杀夫并造成冤案的故事，艺人筱翠花在剧中的表演出神入化，深得好评。然而张伯驹没有考虑到，《宁武关》、《祥梅寺》的反面角色分别是李自成和黄巢。章诒和说：“他选择戏的标准当然是纯艺术的，甚至是纯技术的、纯形式的。张伯驹曾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只要是艺术作品，它的鉴赏评判标准只能是艺术性。思想被包裹于深处，是分离不出一个单独的思想性的。’”

最终张伯驹因“违令”坚持排演《马思远》成为右派，酿就当时波动一时的“《马思远》事件”。张伯驹后来被送到长春市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张牧石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得到了平反，在吉林省戏校礼堂和梁小鸾合演了一出《游龙戏凤》，这是他最后一次彩唱。”“他和夫人潘素在长春离职后回京，仍依多年前例每到海棠开时必到天津住我家，天津京剧演员多来求教，如厉慧良、丁至云、程正泰、王则昭和几位中青年演员等，业余演员如陈机峰此时曾向他学昆剧《别母



20 世纪 30 年代，北京正在演出京剧的一所戏院

乱箭》，十大名票之一的李士勤曾向他学过《战樊城》。这出戏，他在北京住帽儿胡同时曾教过李少春。因李未得余叔岩传授。”张牧石将张伯驹的京剧理论总结为“中正平和”四字：“正是儒家中庸之道，唱、念、做、打都要圆，杨小楼是太极，尚和玉是少林，另一位武生前辈他不太欣赏，谓之江湖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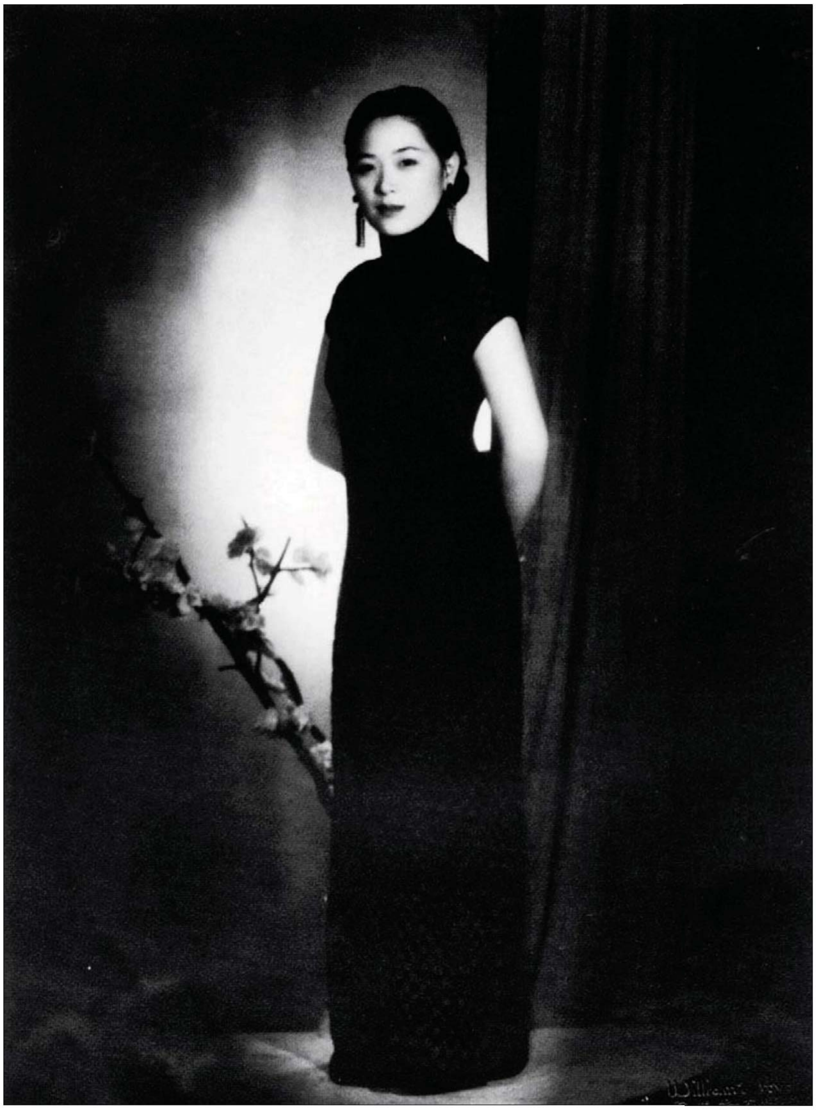
京城怪爷

当年轰动一时的《空城计》的上演地点是著名饭庄福全馆。福全馆原位于隆福寺街 15 号，20 世纪 60 年代后因按单双号排序改为 21 号。由于隆福寺曾是朝廷的香火院、香火极盛，早年隆福寺不但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是一等一的繁华之处。此外由于这里离南方客商运粮常走的朝阳门不远，客商们经常把随身货物拿到此地贩卖。久而久之，隆福寺发展成北京内城首屈一指的大庙市。据《日下旧闻考》记载，隆福寺“每月之九、十有庙市，百货骈阗，为庙市之冠”。福全馆是清末民初北京一家有名的山东餐馆，坐落在繁华的隆福寺街东口的路北，是一座几进的大院子，不仅接待散客也包办大型宴会，正院还建有一座精巧的供演出、办“堂会”用的戏楼。由于当时北京没有专业戏院，因此戏曲演出地点多选在各大饭庄，例如什刹海的会贤堂、西单的聚贤堂、地安门的庆和堂、金鱼胡同的福寿堂以及隆福寺的福全馆等。福全馆的拿手菜据载是水晶肘子和小鸡氽丸子。无论是高大上还是土豪金，当时有钱有身份人的聚会、结婚、庆寿都选在此地。

1949 年后，福全馆旧址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在东城区的职工宿舍之一。据当年的住户回忆，刚搬到这里时大门横梁上尚有“福全馆”三字，内部格局也保留着饭馆鼎盛时期的原貌。张伯驹以及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仙唱过《空城计》的戏台与戏楼也保存完好。当时改造的银行宿舍里住了 30 多户人家，戏台与戏楼也于两三年后拆除。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福全馆原址的院落已分割殆尽，大小

院子里布满各色大棚小屋，全院只有两个水龙头，一个厕所。如今挂有“隆福寺街21号”的地方有两处，一为外贸服装小铺，一为曲巷幽深却并不玲珑的杂院民宅。服装铺上挂着“名望”的招牌，杂院大门门框上只余一排煤气电表，仿佛真的只剩“打扫街道俱都是那老弱残兵”。

张伯驹那场《空城计》的缘起或许只是逞公子一时之兴，结果倒无意间让当时的看客见识了一代名角们最后的辉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此后随着时局与岁月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名角退出舞台。首先真的走了的是杨小楼。《空城计》上演次年，杨小楼去世。因为是已然59岁的杨小楼首先应允配演马谡才促成此事，张伯驹一直认为是平生殊荣、没齿难忘，除了戏后送杨小楼一部汽车外，杨小楼死后还送了3000元的赙仪，此外特别礼聘四川翰林傅增湘为杨小楼在牌位上“点主”，这在梨园的殡仪里别具殊荣。


张伯驹夫人潘素（1937年摄于上海）

尽管1905年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拍摄了谭鑫培出演的《定军山》，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历史长卷，而且此后梅兰芳也拍摄过一些戏曲电影，但直至1930年中国电影才进入有声电影时代。1937年费穆拍摄的由周信芳和袁美云共同主演的《斩经堂》是其中戏曲电影的代表作，而同年那场张伯驹的《空城计》其实也原本可以留下影像资料。20世纪80年代末，朱家溍在《燕都》杂志上发表的《余叔岩的一组珍贵舞台剧照》中写道：“这场戏是老友张伯驹先生家的堂会戏。虽说是堂会的性质，但并非庆寿或办喜事，而是为河南赈灾。请客听戏，希到场的人士尽力捐助。开戏前伯驹登台讲话，详细介绍河南灾情。他以河南人的立场，向社会名流和亲友提出请求，但并未让来宾当场交款，而是从即日起，愿捐助的不拘数目交盐业银行代收，大意如此。……台下拿着小型电影拍摄机，拍摄台上的表演。这部分影片由伯驹保存，内有四将起霸和斩谡的几个片段，后来伯驹交给戏曲研究院保存，戏研院又交给电影制片厂，请他们给制作新胶片，后来就没有下落了。”据今人考证，这套胶片很可能是在1958年北影清仓时当成废品一把火烧掉了。

张伯驹《空城计》上演是在1937年3月，一时不会有更多“后庭花”之嫌，但倘若罗列开此时所谓民国四公子各自的处境，却也别有一番味道。袁克文早已殁于1931年。1937年2月19日，日后将在上海汪精卫政权任职的溥侗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应援引照顾蒙、藏、回三族的“前例”专门设立满族管理机关，国民大会加入满族代表，教育部添设大中小学满族免费学额。溥侗认为，只有如此明确满族的民族地位，才能应付日伪对华北满人的收买蛊惑，号召满人倾向中央政府。1937年春，溥侗还作为审查委员参与了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的一次盛况空前的“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四公子中最风雨飘摇的是张学良。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1937年1月4日，蒋介石宣布扣押随己回南京的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1937年7月29日，日本军队进驻北京。

无论“愁春”或“自愁”，1937年前后注定对于张伯驹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时期。他在1937年的春天见到了流散民间的曾珍藏于故宫三希堂的晋·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却因南下筹款回程被兵乱所碍失之交臂。另一方面，他却终于从清室遗老溥儒处得到了惦念已久、两次求购未果的《平复帖》。溥儒字心畬，号西山逸士，恭亲王奕訢父亲之孙，父亲为载澄。1908年11月光绪病逝后，溥儒也曾受命入宫甄选皇帝，只是未入法眼，由从兄溥仪嗣皇帝。溥儒工国画，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称。以皇亲之故，溥心畬家中不乏名贵字画。溥儒的异母兄弟、袭了恭亲王爵位的溥伟曾将家藏唐韩幹《照夜白图》变卖给上海商人叶叔重，该图辗转经英国而最终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张伯驹闻听此事，意图阻止但为时已晚，因而想到恭王府中所藏中国最早的书法墨迹《平复帖》。张伯驹晚年在《春游琐谈》“陆机平复帖”一文中记述：“西晋陆机平复帖，余初见于‘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中。晋代真迹保存至今，为惊叹者久之。卢沟桥事变前一年，余在上海闻溥心畬所藏韩干《照夜白图》卷，为沪估叶某买去。时宋哲元主政北京，余亟函声述此卷文献价值之重要，请其查询，勿任出境。比接复函，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余恐《平复帖》再为沪估盗卖，倩阅古斋韩君往商于心畬，勿再使流出国外，愿让余可收，需钱亦可押。韩回复云：‘心畬现不需钱，如让价二十万元。’余时无此力，只不过早备一案，不致使沪估先登耳。次年，叶遐庵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挽张大千致意心畬，以六万元求让。心畬仍索价二十万，未成。至夏，而卢沟桥事变起矣。余以休夏来京，路断未回沪。年终去天津。腊月二十七日回京度岁。车上遇傅沅叔先生，谈及心畬遭母丧，需款正急，而银行提款复有限制。余谓以《平复帖》作押可借予万元。次日，沅老语余，现只要价四万，不如径买为简断，乃于年前先付两万元，余分两个月付竣。帖由沅老持归，跋后送余。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此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而帖已到余手。”

收得《平复帖》后，张伯驹遂将其在北平的寓所命名为“平复堂”。在纷乱时节还能以“平复”自题，颇令人想起张伯驹的“换贴把兄弟”孙曜东给他的绰号“大怪”。孙曜东的曾祖辈可以追溯到光绪帝师孙家鼐，而张伯驹继父张镇芳算是孙家鼐的门生。自从协助张伯驹在上海与潘素热恋并虎穴夺姝之事以后，原本上辈就是“换贴把兄弟”的孙曜东、张伯驹两人更成了弟兄。孙曜东眼中的张伯驹之“怪”，除了一不随父保皇、二不守着金山做“毛票换大洋”的商贾买卖，最形象的“怪”则是：“有时候高朋满座，大家谈笑风生，而他觉得话不投机了，就坐在一边摸摸下巴壳，一根一根地拔胡子。有时候到我家来找我，我若不在他也不着急，一个人能在客厅里等上三个小时，也不让佣人打电话找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干什么呢？仍旧是摸着下巴壳、拔胡子。”

曾有后人如此形容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如此描述也颇神似丁秉鐩文中对于跟随余叔岩学戏时的张伯驹的描述：“他下的功夫很深，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但他对余叔岩的剧艺，却是熏陶的比直接学的多。他和叔岩当然常常见面了，有时来到余家，一语不发，不论余叔岩在吊嗓子，或与打鼓佬、琴师说戏，或是与友人谈戏，他都在旁静听。够了时间，他能不告而去，不但叔岩本人，连一般常去余家的朋友，对他这种对人不寒暄、不讲话的态度，日子久了也就不以为怪了。等到他觉得需要直接问艺的时候了，才请叔岩指点，所以终其一生学余，是熏的比学的多。”

然而同样是出于丁秉鐩笔下，张伯驹还有另外一面：“张伯驹自己工余派，对天下唱老生的人，也以宗谭学余的标准来衡量。遇见有不唱谭余，或是唱出花腔的人，不论内行票友，生张熟魏；不论是私人吊嗓，或公开演唱，他必然怒目相视，恶言责骂，当面开销，不留余地。而且说话越急，他那河南味儿就越发浓厚地发挥出来。当事者、旁观者，愕然相顾，他却认为当然，昂然而去。这种固执的卫道精神，他只顾了我行我素，却不知有悖人情世故，因此一般人称他为怪物。”孙曜东的哥哥、余叔岩的好友孙养农也曾有类似的经历：带张伯驹看上海某名角的《四郎探母》，刚一开场，张伯驹听出演员唱得不卖力，便起座离席，一口河南乡音振振有词：“前后门上锁，放火烧。”别人问：“烧什么？”他气鼓鼓地说：“连唱戏的带听戏的，一起给我烧。”还有一次，正听着谭富英的《群英会》，那个饰演孔明的老生在台上大耍花腔，张伯驹听不下去了，就跑上台口指着演员就骂：“你不是东西。”骂完回头就走，弄得台上台下都为之愕然。孙曜东说：“他生活在政治漩涡似的政治大家族里，却对政治势力始终保持一段距离，跟哪一派的人都算认识，但也都不深交，久而久之，我和我大哥（孙仰农）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大怪’，他也应声，后来亲戚朋友中就叫开了。他给人题写诗词，有时也顺着这个思路，署名为‘张大其辞’。”

尽管脾气古怪，几近难容于世，张伯驹直到1942年才离开北京入陕。其时曾陪他唱《空城计》的程继仙已



（蔡小川 摄）

承泽园现貌。此园因藏有《游春图》而被张伯驹命名为“展春园”，他还在这里收留了已近迟暮的袁克定

经去世，余叔岩“溺血病”恶化。据余叔岩侄子陈志明回忆：“伯驹45岁时，日寇侵华疯狂，社会更加混乱，拟将所藏国宝晋陆机《平复帖》和隋展子虔《游春图》等随身缝被奔赴西安。行前一日晚，往视叔岩，见状，知叔岩病不能愈，此为生离死别之最后一面。伯驹只好作寻常语以慰藉，不言离京事，恐说出彼此难免恸哭。但师友一场，伯驹终抑制不住，泪要夺眶而出，便转身佯装如厕偷拭之，复转来闲聊两小时方怅然离去。”“次年3月，伯驹在西安陇海铁路局观戏，偶遇上海《戏剧月刊》主编张古愚，云翌日即回上海，便托其带给陈鹤孙一信，信大致内容是：予料叔岩兄病凶多吉少，不能久长，兹拟好挽联一副，如其去世，务望代书送至灵前为感。联云：‘谱羽衣霓裳，昔日悲欢传李峤；怀高山流水，只今顾曲剩周郎。’两个月后，接鹤孙回信，道叔岩已于5月19日仙逝，将挽联书好送到了灵前，伯驹由是而深感欣慰。”

余叔岩之侄回忆固有诸多史料可参考，但隋展子虔《游春图》出现在1942年却有些蹊跷。如同张伯驹本人一样，围绕这轴画卷已经出现太多演绎的故事。假借张伯驹外甥张恩岭编纂年谱，暂将故事基本轮廓铺陈如下：“1946年。是年，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欲将我国隋朝展子虔的传世名作，也是我国现存国画最古的一幅卷轴山水画《游春图》运往上海，售与洋人，被张伯驹发现，力阻流失国外，决心收藏。马霁川索价黄金800两，最后以黄金220两定价，张伯驹把自己的‘丛碧山房’作价2.1万美元卖给辅仁大学，将所得的美元换成黄金，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又加价黄金20两，张伯驹夫人无奈变卖自己的首饰，首付黄金130两后（至1948年底，陆续付至170两），由马宝山作保，终于将这一国宝收回。由此，张伯驹自号‘春游主人’，并将所居园名为‘展春园’。”

《游春图》现藏故宫。很多传记提及张伯驹的捐献，都将《游春图》与《平复帖》首推于前。然而，正如张伯驹家人楼宇栋以及张恩岭在近年两部传记中指出：《游春图》实则“让”与国家，而非捐赠。楼宇栋版传记的正文里延续了半传奇体的张伯驹夫妇衾夜协商将《游春图》与《平复帖》捐赠国家的故事，但在附录年表中明确写出：“1952年，将《游春图》让与故宫博物院。”张恩岭版传记则在正文中更直白地记述了张伯驹收藏《游春图》后的情况：“张伯驹购买《游春图》后月余，时任

南京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来京，愿以500两黄金再把《游春图》从张伯驹手中买走。张伯驹断然拒绝了张群。关于此事，张伯驹在《隋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中是这样写的：‘月余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计也。而卷已归余有，马霁川亦颇悔意。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但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告诉张伯驹，如此国宝由国家保管更好。张伯驹没有犹豫，就把《游春图》以3万元的原价让给了故宫博物院，而不是如一些书上说的是捐赠。但能将珍藏的稀世之宝让与国家，仍不失为可贵的爱国之举。”

张伯驹与郑振铎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两家虽互相敬重，但原本来往不多。1941年，轰动一时的张伯驹上海绑架案发生，潘素情急找郑振铎相助，郑振铎不仅当即慷慨解囊，还通过舆论界向绑架者施压。张伯驹脱险后，夫妇两人曾一道登门道谢。有如此交情，且郑振铎本人也是收藏大家，他的建议张伯驹才会格外看重。在旁观者看来，“赠”与“让”不过是无偿与有偿的区别；对张伯驹这样持“烟云过眼观”的藏家来说，所谓“宝剑赠知音”却是个不打折扣的问题。在1941年那场绑架案中，张伯驹是出了名的“宁丢性命也不卖字画”，尤其是历经周折才收得的《平复帖》。该帖在1942年避难西安途中，也是“藏衣被中，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然而，1947年，当相识不过两年的王世襄小心提出一览真迹以便研究借阅时，张伯驹却爽快地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仔细细地看。”张伯驹视若生命的《平复帖》故而在王世襄的家中存留了一个多月，王世襄之后写出了权威性考证论文《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张伯驹在《春游记谈》中肯定了王世襄的考证，但终究忍不住补记“对余得此帖之一段经过，尚付阙如，今为录之”。此举或可视为矫情，或可视为彰显藏家本色。张伯驹日后让出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又感慨“《雪江归棹图》卷昔藏余手，惜未题之”，也出自同样的心态。

张伯驹收购《游春图》之际，正是日本战败后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之时。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提出：“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张伯驹的原则是“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此般执著颇似他作为票友对余派的捍卫。此时的故宫院长为马衡。马衡在1933～1952年任故宫院长，历时19年，是故宫建院至今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如果从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与点查清宫物品算起，马衡实际上在故宫工作了近30年。马衡于沸沸扬扬的易培基“盗宝案”期间接手故宫，经历了故宫藏品避难南迁前的舆论暴风骤雨，坐镇北京后援南迁队伍的种种需求。1946年前后，马衡正忙于安排南迁文物回归这一庞杂工程，同时推动拖沓已久的紫禁城外朝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的合并，陆续甄别并接管、收购散失在外的故宫旧有文物和物品。前故宫院长郑欣淼在马衡逝世50周年时撰文统计，1946年故宫接管和收购的文物主要包括：天津溥仪旧宅留的文物及天津溥修宅中留有的溥仪物品，合计1307件；北平清宗人府余存的834册玉牒、册簿等，陈仲恕收存的501件汉印，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友谊会的741件古物图书，存素堂的3319件丝绣、铜器、玉器、象牙、书画等文物，郭葆昌所藏427件珍贵瓷器，杨宁史捐献的包括著名的“宴乐渔猎攻战纹战国铜壶”在内的古铜器和兵器240余件。马衡始终没有张伯驹那么好的运气，可以做甩手掌柜只看自己的“山光微雨”。张伯驹后来在记述《游春图》收藏始末的文章中埋怨马衡对自己的建议“委蛇进退”，未免有点使公子意气。2013年，现任故宫院长单霁翔在纪念张伯驹诞辰115周年的文章中写道：“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等都是故宫博物院当时有意收购，但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入藏的。它们最终能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张伯驹居功至伟。”

《游春图》、《张好好诗》、《道服赞》等并非同时进入故宫。据楼宇栋版传记：1956年7月，张伯驹因将平生保藏的最珍贵的8件法书捐献给了国家，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颁发了褒奖状。嘉奖状全文为：“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部长沈雁冰。1956年7月。”文化部举行了捐献仪式，并奖励3万元人民币。奖金3万元张伯驹坚辞不受，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只是对他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把钱收了下来，并拿去买了公债。

所谓“公债”的全称是“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4～1958年，“为了加速国家经济建设，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政府连续发行了

“我曾几次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

5期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6年公债发售后，文化部开专门会议，动员文化界人士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张恩岭版传记记载：“参加会议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会议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不再谈买公债的意义，而是抓落实，因为数量可以反映态度。”“会议是座谈式的，没什么程序，先是部长沈雁冰带头，先自报5000元公债，接下来是副部长夏衍，自报了4000元，郑振铎副部长经济基础好一些，又是党外人士，报了8000元。接着，会场沉默了。”

如此几次会议后，张伯驹无法选择继续沉默。几乎没人相信张伯驹没有钱，而多年老友朱家溍是为数不多的知道张大公子早已落魄的人。捐赠8件藏品的两年前，张伯驹已经以“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为由，退出已完成公私合营的盐业银行。在让出《游春图》的第二年，由于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迁入燕园，张伯驹又将居住了7年、因《游春图》而命名的展春园出让给北京大学。当时张家在海淀还有一处30多亩地的院子，从展春园搬出后在那里居住了半年左右，随后这处院子又被卖给傅作义，张伯驹最后住到了后海附近。朱家溍知道，张伯驹向来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而他家里如今连凑1000元现金都困难。就在1956年初，张伯驹刚向一位朋友借了400元，说有急用，可朱家溍又亲眼看到他的用途是帮助几个人。朱家溍说，张伯驹的这种性格很像《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堂兄杜慎卿对他的评价是：“伯父去世后，他不上一万银子家私，他是个呆子，自己就像十几万的。纹银九七他都认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也许书画真的属于公债发售宣传中所说的“非迫切需要的消费物资”，张伯驹夫妇最终决定捐献出来以示心意。倘若换作旁人，或许不会一出手就是《平复帖》这样的“重器”，但以张伯驹延续多年的“宁精勿庸”的原则，如此抉择方是本色。

这8件藏品后由文化部交故宫收藏。受惠于张伯驹的不只是故宫。1962～1966年，张伯驹被安排至吉林省博物馆“暂避风头”，任第一副馆长。由于没有正馆长，张伯驹事实上担负起了整理、扩充馆藏的主要责任。按照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后来成为张伯驹挚友的宋振庭的说法：“长春市伪满洲国皇宫所在地，博物馆原来就是溥仪的宫殿。这十几年来，好东西虽然被人买走不少，但散在民间的东西还很多。过去缺少鉴定人才，收购工作也没有开展。伯驹先生来了，我们首先把征购工作开展起来。”宋振庭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以博学、多识、能写而著称。1963年周恩来和陈毅到吉林时，张伯驹的多年知己陈毅当着周恩来的面对宋振庭说：“张伯驹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交给你很放心。”宋振庭一直对张伯驹执弟子礼，两人情意甚笃，直至1982年张伯驹去世。


张伯驹、潘素夫妇合绘《梅菊图》

张伯驹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购的第一件藏品是明代董其昌的代表作《昼锦堂记》，对方要几块进口手表交换，经张伯驹两次协商，终以4000元成交。在长春期间，张伯驹收到的最具传奇色彩的藏品之一是薛素素脂砚。薛素素被誉为“明代十能才女”，字素卿，又字润卿，江苏苏州人，寓居南京。工小诗，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薛素素嫁过多人，包括《万历野获编》作者、名士沈德符。之所以称为“脂砚”，原因有二：一是砚本身有胭脂般的红晕，二是因为它本身小巧精致，相比起储墨似乎更适合盛放胭脂。张伯驹《春游琐谈》中载：“此砚小才盈握，砚质甚细，微有胭脂晕乃及鱼脑纹，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砚周边镌柳枝，旧脂犹存。”“珊瑚红漆盒，制作精致……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像，凭栏立帏前，笔极纤雅；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为仇十洲之女仇珠所画者。”据考证，康熙五十五年，广东人余之儒为求官，从曹寅的门人处打听到他有收藏古董的嗜好，便从薛素素后人手中以三间瓦房的代价，买下了脂砚送给曹寅。曹寅家败后，脂砚由曹寅之孙曹天佑秘藏，于砚侧刻“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传说中与《红楼梦》似影随行的“脂砚斋”据信便源出于此。脂砚后来辗转进入清末大臣、金石学家端方手中，端方携带脂砚入蜀为官，“保路运动”期间死在任上，脂砚从此

流落四川民间。1953年10月，重庆大学教授、金石家黄笑芸在重庆一旧货摊上再次发现了脂砚，花25元钱买下。10年后，黄笑芸托付好友戴吉亮带至长春请张伯驹鉴定。张伯驹考证此砚确实是薛素素的旧物，遂以1200元（一说800元）买下收入馆藏，同时决定捐出自己所藏薛素素《墨兰》轴，希望它与脂砚永远相伴。1963年春节，张伯驹携脂砚去天津请周汝昌观赏品评。1963年夏，故宫举办“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调脂砚借展。3年后，脂砚在由外地展出返京时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在吉林省博物馆的近5年时间里，为丰富馆藏，张伯驹先后捐出了20余件自己的书画珍藏。去职前，为弥补馆藏在宋画方面的空缺，张伯驹留下了现为吉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宋杨婕妤《百花图》。《百花图》被认为是中国绘画史上存世最早的女画家作品，它原本是张伯驹想留给自己暮年的最后一点收藏享受，如同《宋杨婕妤百花图卷》一文中所说：“戊戌岁（注：应为戊子岁，1948年）宝古斋于东北收得此卷，故宫博物院未购留，余遂收之。余所藏晋唐宋元名迹尽归公家，此卷欲自娱，以娱老景。余《瑞鹧鸪》词结句‘白头赢得对杨花’即指此卷也。”张伯驹毕生爱花，无论居所如何变迁，但凡可能庭院内总是芳菲不断。他最爱海棠与梅花，家境殷实时还曾与好友傅增湘“每岁清明，皆去旸台山大觉寺看杏，于花间共筑两亭，一名倚云，一名北梅”。张伯驹本人善画兰花，妻女善画梅花。张伯驹之女张传綵曾说，她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二，也即民间传说的百花生日；她这个颇为缤纷的名字是父亲从梦中得来的，其中“綵”原为“彩”的旧体字，为“文采”之意。1948年，为争取说服傅作义和平解放北京，张伯驹将家中开得最旺的两盆腊梅亲自送至其府上。对花无意之人很难想象，这需要何等忍痛割爱的决心。张伯驹曾有“我不葬花，愿花葬我”之句，但最终捐出了原指望“以娱老景”的《百花图》。1971年，潦倒中的张伯驹曾托章士钊转呈周恩来一封书信：“伯驹一生收蓄古代书画，过去甚至鬻产举债，以事争购，行在不使民族主要书画珍品流入外国。在国民党时期，曾对家人立有遗嘱，谓我所藏主要珍品，遇人民爱戴，政治休明之政府，应不以珍，捐归公有。解放后正逢所愿……”



薛素素脂砚。1963年由张伯驹收归吉林省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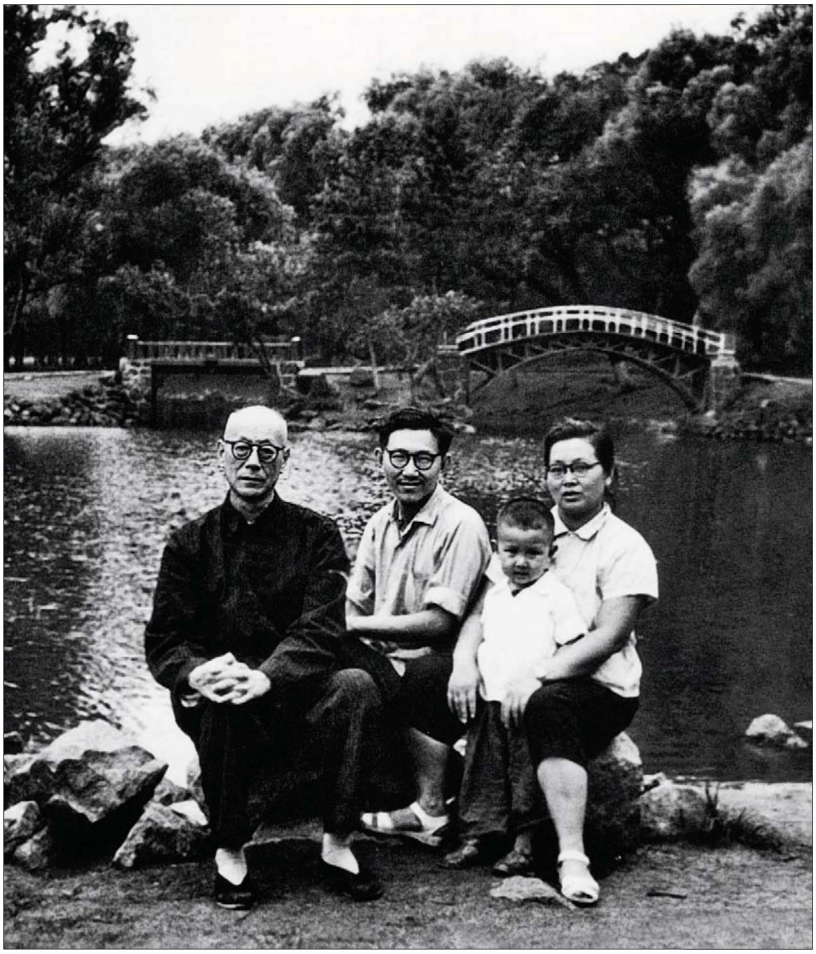
中州词人

张伯驹因捐赠而得到的嘉奖令，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曾在两年后偶然亲见。《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这样的记述：“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

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章诒和所去的是后海南沿26号，这是张伯驹在北京最后的住处，也是曾经大富大贵的张家在北京留存的最后一处宅子。后海南沿26号毗邻著名的“金丝套地区”，金丝套地区指前海北沿、后海南沿、柳荫街与前海西街之间的区域，得名源于这一地区的大小金丝胡同。明朝曾有织染所，清时成为王府所在地，著名的恭王府便在其间。柳荫街与前海西街原是玉河故道，因此金丝套地区历史上是北京街巷中不多的拥有“小桥流水”景观的去处。1952年，玉河被改为暗河。1956年张伯驹入住后海南沿26号时，周边的景致想必已迥异于原居此地的他的旧友、京昆名票包丹庭昔日所见。王世襄在为张伯驹与潘素合作的《枫菊图》题诗时曾提到这处院落：“银锭桥西宅不宽，黄花红叶耐霜寒。分明自写双清影，寄与词人作画看。”

此时张家已然家徒四壁，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王世襄说：“在1969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外表不动声色，自幼与词韵相伴的张伯驹并没有将自己的心境对纸笔隐瞒。几阕《浣溪沙•回京》中写道：“小巷依稀认旧门。蛛丝萦槛案堆尘。萧萧梧竹易黄昏。风扫壁琴弦断轸，泥封厨瓮酒空尊。不知客是主人身。”“春事不曾到客边。归来已是雁时天。小庭秋意淡如烟。虫语悲吟中夜后，蝉声梦醒廿年前。一回回忆一凄然。”“如此春光直到秋。春愁未尽复秋愁。斜阳犹自为人留。尚有孙郎能作赋，不须王粲始登楼。客心多少寄辽州。”1970年冬，张伯驹因“今冬相对无梅，见肆间又小盆梅初花，欲买囊空无钱”，又写下一阕《渭城曲》：“肆间初见小梅姿，风韵依然似旧时。画图愿买折枝写，无奈囊空惟剩诗。”



1965年，楼宇栋、张传綵夫妇携子楼朋文赴长春探望父母，与张伯驹（左）共游长春胜利公园后留影

如今诗词骚客并不是一个太令人受用的头衔，但倘若让张伯驹自己选择，他会在后人送上的“收藏家”、“书画家”等头衔之前加上个“词人”。《红毹纪诗注选》记载“马思远事件”的七律中就有“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之说。《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认为：“民国四公子的著述德业，虽然不可与明清的前烈攀比，而从某种文化意义上来看，似是一脉文辉相映，以至垂耀于今。”“对于民国四公子的遗墨遗著，目前尚缺乏整理。最为当代文坛看重的是张伯驹的词。倚声填词，为伯驹毕生所嗜爱，自号丛碧词人。”

邓云乡回忆30年代北京城的《文化古城旧事》中有《丛碧词》一文：“我有一本原刻本张伯驹先生的《丛碧词》。这本书是白绵纸印的，仿宋大字刻本，按照版本目录学家的说法，这是黑口、双尾鱼、页十行、行十八字、瓷青纸书衣、双股粗丝线装订。扉页是‘双鉴楼主’傅增湘题‘丛碧词’三字，是苏字而稍参颜鲁公，写得极为工整典雅。后面是‘枝巢子’夏仁虎老先生的序，再后是郭则沄老先生

的序，都写于‘戊寅年’，即1938年，已是沦陷后的北平所刻。书很漂亮，古色古香的一本书，当年是印了送人的，原印的就很少，现在流传更为稀少，我能无意中在旧书店遇到，可谓幸事。”

2001年刘昶的一篇《张伯驹丛碧书画录》则记述了他所见到的旧版《丛碧书画录》：“年初去淘书斋，见《丛碧书画录》，标价100元。据店老板说，此册是他于京城参加书刊拍卖会得来的。……线装油印。察书前书后，不见版权页，可知系张伯驹自费印书。老辈文人凡有著述，多好此风气。《丛碧书画录》的成书时间，从书中后记落‘庚子’款推算，应在1960年或稍后。序写于1932年，这说明1956年的捐画乃张伯驹的宿愿。”

两书中的“丛碧”都得自张伯驹30年代所居的丛碧山房。丛碧山房则得名自张伯驹30岁收得的毕生第一件藏品。《丛碧书画录》记载：“清康熙书横幅：纸本。书丛碧山房四字。笔字柳法。任邱博学鸿词庞垲号丛碧。此或赐庞氏者。为予收蓄书画之第一件。而予所居，好植蕉竹花木，因自以为号。”词与收藏同以“丛碧”题名并非偶然，毕竟张伯驹的填词功力也颇得益于他的收藏。多年词友黄君坦读到张伯驹题《张好好诗卷》“记当时、诗酒狂游”等句时感慨：“风流自赏，有江湖载酒之感，非他人所可效颦者。然而，无收藏杜诗卷之举，焉有此一丽词！”

丛碧山房后来因张伯驹喜得《平复帖》而更名“平复堂”，近10年后又因张伯驹收购《游春图》而被售予傅仁大学。《丛碧词》记载，“余所居为李莲英旧墅”，“廊宇建造彷排云殿规模，落成传西后曾临幸，未知是否”，“园内海棠最胜”。丛碧山房原址位于弓弦胡同1号，占地15亩，可谓当年京城顶级豪宅。弓弦胡同在西四附近，闹中取静的1号院就是当时被称作“张家花园”的张伯驹故宅。1949年后，弓弦胡同1号院成为北京图书馆宿舍，当时依旧保留着原来的格局：东边是花园，西边是庭院，院内有假山、游廊和亭子。70年代中期，1号院被拆除建起楼房。张伯驹30年代照片上的丛碧山房如今只空留在他的词阕中：“禁城偏。园林旧属中官。彷宫家、飞廊架宇，翠华传驻云軿。走黄尘、门喧车马，拥绛雪、花压阑干。骄宠谁伦，恩荣无比，当时炙手焰熏天。自弈局、长安换劫，人世几桑田。空留得、堂前旧燕，解话开元。又今日，异时新主，吟俦重续词坛。绿天深、风摇蕉扇，红日晚、雨打荷钱。梦影难留，芳尘易逝，祓愁长应近尊前。更休再、歌骚谱怨，且共惜余欢。人归后、斜阳在树，酒醒鸣蝉。”

由于韵学功底深厚，张伯驹颇擅长即景吟赋。张伯驹晚年得意门生、著名词人周笃文曾这样回忆：“过去我认为‘七步诗’是不可能的事，但自从我接近张伯驹先生以后，我说七步成诗一点都不夸大。不管作什么对联写什么诗，张伯驹濡好笔后都是一笔写成，文不加点。”描述丛碧山房景致的那阕《多丽》便是“同人于此作词社第二集，即席赋”。张伯驹一生留下的诗词之多，几乎可以视为诗体日记。这些诗词故而成为接近张伯驹内心的最佳途径，有时甚至是唯一途径。

变卖丛碧山房数年后，张伯驹曾因“忆故园海棠”而感慨：“天涯春又晚。楼外回双燕。今日误看花。明年何处家。”略有伤怀，但“以宅换画”毕竟是桩雅事，而且此时张伯驹还并无居所之忧。让出弓弦胡同1号后，他搬至海淀承泽园。周汝昌《承泽园轶事》一文里曾写道：“承泽园位于海淀畅春苑的稍西北，本是果亲王胤礼的赐园，故名‘承泽’。”承泽园始建于1725年，建得后被赐予果亲王允礼。1845年，道光皇帝对京西园林进行了重新分赐，将承泽园赐给他最喜爱的女儿寿恩固伦公主。寿恩固伦公主是道光的第六女，因此当时的承泽园又俗称“六公主园”。寿恩固伦公主去世后，按照清朝惯例，承泽园收归内务府。1894年，承泽园又赐给了庆亲王奕劻。奕劻去世后，承泽园为张伯驹购得，也有人说，承泽园是盐业银行北平分行的岳干斋送给张伯驹的。

承泽园后因藏有《游春图》而被张伯驹命名为“展春园”。此处缺了海棠，却有一池荷花。张伯驹还在此园收留了已近迟暮的袁克定。早在张袁两家初建公子之交的20年代，张伯驹就参加了著名的稊园诗社。稊园诗社是中国近现代存世时间最长、加入学者最多的文学社团。诗社主要对诗词、曲赋进行研究，但由于成员多是书画巨擘，也经常开展一些书画品评，延续着中国“诗书画不分家”的古风。稊园诗社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57年。1950年初秋，经张伯驹主持，稊园诗社内又另辟庚寅词社。庚寅词社的诞生地及其主要活动地点就在承泽园。梦碧词社为天津著名词人寇泰逢在1943年创立。庚寅词社成立后，由于张伯驹的津门情结，与梦碧词社唱和走动颇多：牡丹花开时，梦碧词社同仁受邀赴京赏花；海棠花开时，庚寅词社同仁受邀来津观赏。寇泰逢号梦碧，张伯驹号丛碧，两人都在词学方面禀赋过人，一时人称“双碧”。

1953年，张伯驹将承泽园售与北京大学。即将迁出前，依旧有雅兴搞了场荷花词会，即席留下一阕《瑶华•承泽园将易主，时荷花盛开，邀词集同人饮赏》：“一花一叶，绿意红情，是人间空色。轻房密尽，曾覆护、波底鸳鸯双翼。繁华几日，便说到、西风消息。算自来、苦在秋心，识得许多炎热。朱门屡换衣冠，剩歌舞楼台，池头凝碧。蓬瀛旧侣，回首处、觅梦又成今昔。何须是主，趁雨夕、续欢顷刻。看此身、天地浮鸥，为问谁人非客？”

由于90年代后被列为“海淀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伯驹曾经住过的小楼和楼前池塘如今以“承泽园西所”的名分保留在一片平房小区内。昔日精心构建的皇家园林已经完全被参差交错、难以看出构局的平房群代替。挤过几排随意斜停的小轿车，跨过一座仿佛有些年头的石桥，传说中的两层小楼就会如同身着长袍马甲矗立在广场舞剧场中央的老者一样出现在视野中。小楼被锁在一个独立的院落里，锈迹斑斑的铁栅门上挂着两块铭牌：“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进入院子，在小楼侧翼的一间平房门外还能发现第三块铭牌：“北京大学儒商文化研究中心”。提起这个院子，对承泽园旧时情形还依稀有些记忆的邻近住户一再重复这样的感慨：“有花，好多的花呢！从小楼一直开到院门口。”如今承泽园中，只有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重新修缮，现又已现旧态的张伯驹小楼以斑驳的红漆与荒草萋萋相映，楼前的池塘重修时想来也是希望重现当年荷花雅集的盛况，眼下干涸的池中却暂时只有乱石杂草。池塘边另立有巨石，上刻“承泽园”三字，笔画里的红漆已经几乎磨尽。

张伯驹在北京居住时间较长的三处住所中，后海南沿26号是唯一不曾得到张伯驹命名的。展春园回归承泽园的名称后，《游春图》的印记最后双关地留在张伯驹创作于吉林长春的《春游词》中。暂居西安的岁月造就了《秦游词》，而《雾中词》、《无名词》与《续断词》创作于后海南沿26号，标题却丝毫不见什刹海的影子，似乎栖身地点与环境对张伯驹来说已经不再重要。正是居住后海南沿26号期间，张伯驹捐出了大半生的书画藏品。2011年，后海南沿26号成为张伯驹及其妻子、书画家潘素的纪念馆，并于6月19日举行了挂牌仪式。纪念馆原本计划于2012年2月张伯驹诞辰115周年时正式开放，但至今去它的官方网站上预约参观仍只显示“纪念馆正在建设中，目前尚未开放，敬请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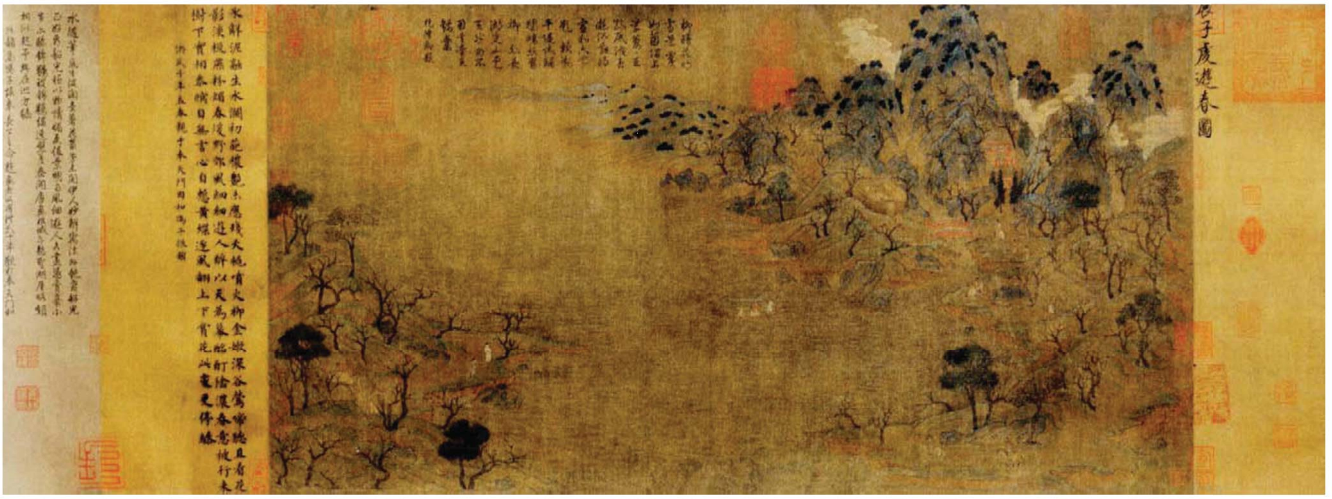
除了花，“内人潘素”是张伯驹词中永远的主角。潘素的生日正逢元宵，因此每年元宵张伯驹必要赋词一首献给潘素，但求“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潘素原名潘白琴，与张伯驹在苏州成婚后，两人拜访印光法师，皈依佛门，法师为他们分别取了“慧素”、“慧起”的法号，从此“慧素”成了她的字，“素”成了她的名。“白琴”这个原名已成为历史，然而后人依然不免乐道张伯驹当年如何与潘白琴在十里洋场一见钟情、张伯驹后来又是如何英雄救美的故事。张伯驹晚年也在词中陶醉于回忆当年“红豆江南留梦影”，然而，与这段被传得太广泛、已近通俗化的上海滩式故事相比，更能见证张潘二人感情的故事发生在30多年后的长春。1967年，张伯驹因两阕《金缕曲》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批斗后关入地下室。潘素后来也受株连，关押进同一地下室。张在7号，潘在3号。潘素知道丈夫近在咫尺，却因怕他担心，在被关押的两年中从未招呼过一声。直至两人在1969年“出狱”，潘素才淡淡地告诉张伯驹：“我是3号。”

此前张伯驹在长春因组诗会“春游社”而被视作特务行为、遭审查，此后又多次因所谓“反动诗词”祸端不断，《金缕曲》事件不过是最严重的一次而已。1974年，张伯驹编就《无名词》，在序中写道：“为知止而止，此后不再为词。”然而次年他便反悔，在1975年又填词数百阕，集为《续断词》。1979年彻底平反后，张伯驹首先想到的倒是旧事重提、再度向文化部提议成立“中国韵文学会”。张伯驹亲自执笔写信，又让外孙骑车送自己专门前往文化部送信。辗转两年后，张伯驹临终前终于在病床上得知：韵文学会的成立手续已基本办妥。1984年，在张伯驹去世两年后，韵文学会在湘潭大学成立，创办《韵文学刊》。张伯驹毕生忠于自己记忆中的那些传统文化。据张恩岭回忆，1977年张伯驹80岁大寿，京城里新老词友前来拜寿。张伯驹端坐首席，下首的青年学子逐一朗诵自己创作的祝寿词。张伯驹似乎听得颇有兴致，但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友人不久就听到他口中不时吐出低沉的“混账”二字。原来这些青年的词作多有不合格律之处，每当听到纰漏处，张伯驹便低声骂句“混账”，尽管表面不动声色，仍隐现当年他大闹戏院、高喊关门放火的风范。

1982年春节后不久，张伯驹因感冒住进北大医院的11人一间病房，后恶化为肺炎，连日昏迷，直至2月25日（正月二十二）张伯驹生日这天忽然有所好转。张伯驹不仅在当天上午10时会见了远程赶来的老友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留下他在世最后一张照片，下午13时《文物天地》的主编王禹时前来探望时，张伯驹还请他取来笔纸，录下他刚刚吟成的两首诗词。其中题有“病居医院至诞辰感赋”的一阕《鹧鸪天》为：“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1982年2月26日上午10时，张伯驹辞世。刘海粟对张伯驹有句广为流传的评价：“从碧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相互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张伯驹确实看似一座令人只能仰视的峻峰，如他笔下的天都峰般“直上四天外”，但敬仰之外被令人忽略的是，“擎天拔地”的峻峰也在“极望蒙溟”、等待相看两不厌之人，而我们却已转身走远。

（实习记者月函对本文亦有贡献。部分图片源自楼宇栋、郑重《张伯驹》）



隋 展子虔《游春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收藏张伯驹让捐书画

1953 年，捐献国家，调拨自文物局（1 件）

＊ 宋・朱胜非《书札册》

1956 年，捐献文化部，文化部交由故宫收藏（8 件）

＊ 晋・陆机《平复帖》

＊ 唐・杜牧《张好好诗》

＊ 宋・范仲淹《道服赞》

＊ 宋・蔡襄《自书诗》

＊ 宋・黄庭坚《诸上座帖》

＊ 宋・吴琚《杂诗帖》

＊ 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帖》

＊ 元・俞和临《赵孟頫书常清静经》

＊ 文物局购买，拨交故宫博物院（共 11 件）

1953 年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8 件）

＊ 隋・展子虔《游春图》

＊ 宋・高宗书马和之画《诗经・节南山之什》

＊ 元・赵雍、王冕、朱德润、张观、方从义合绘卷

＊ 明・唐寅《孟蜀宫妓图》

＊ 明・文征明《三友图》

＊ 明・周之冕《百花图》

＊ 清・吴历《兴福庵感旧图》

＊ 清・禹之鼎《纳兰性德侍卫小像》轴

1955 年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2 件）

＊ 清・樊圻《柳村渔乐图》

＊ 元・钱选《幽居图》

1962 年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1 件）

＊ 宋・宋徽宗（赵佶）《雪江归棹图》；绢本淡设

1958 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拨交（共 1 件）

＊ 唐・李白《上阳台帖》

1959 年，故宫博物院收购（共 1 件）

＊ 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画白描水仙二本，后自书诗，皆感念故国制作，字大径寸，坚劲方整。后经专家鉴定水仙为伪作，故宫改作《赵孟坚行书自诗卷》)

（据钱九如《永存吾土、世传有续——故宫藏品中曾被张伯驹收藏的历代书画》)

吉林省博物馆收藏张伯驹让捐书画

＊ 宋・杨婕妤《百花图》

＊ 宋・赵伯骕《山水图》

＊ 宋・《楼阁图》

＊ 宋拓《九成宫醴泉铭》

＊ 宋拓黄庭经册

＊ 元・仇远《自书诗》卷

＊ 元・颜辉《煮茶图》

＊ 明・来复《行草书》

＊ 明・薛素素《墨兰》

＊ 明・曾鲸《侯朝宗像》

＊ 清・蒋廷锡《瑞蔬图》轴

＊ 张祥和花卉轴

＊ 李伯涵花卉图

＊ 宋拓圣教序帖册

＊ 明・杨廷和《书札册》

＊ 心经卷

＊ 明・张瑞图字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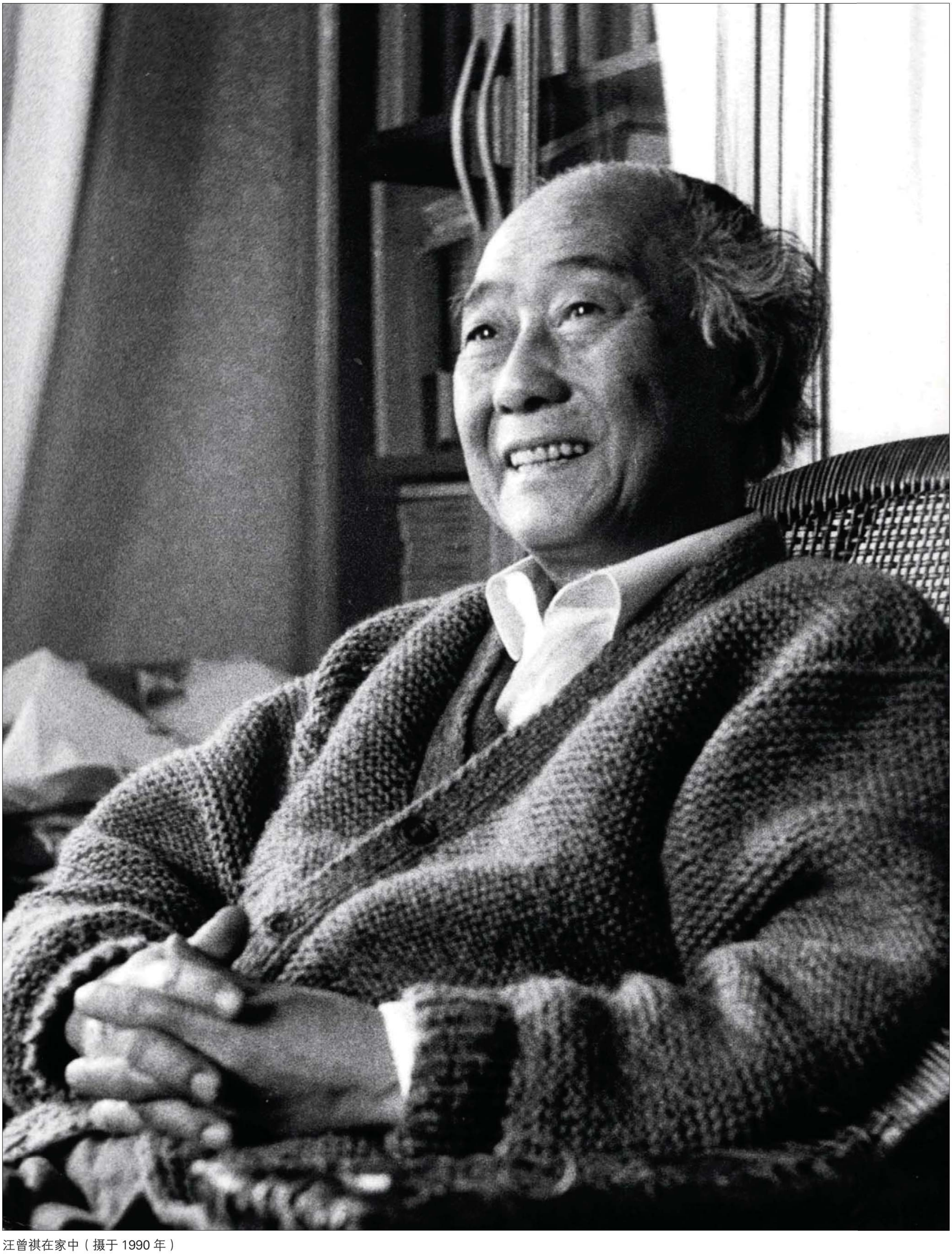
＊ 周亮工字轴

＊ 陈洪绶字轴

＊ 陈古花卉图卷

＊ 楷书字册

＊ 明・文彭字册



汪曾祺在家中（摄于 1990 年）

“老头儿”三杂

我们家“老头儿”虽然被人戴上了“最后一个士大夫”、“学者文学的代表”之类的帽子，杂七杂八的东西也知道一些，但是很不成体统，有杂而无学。在此，只能谈谈汪曾祺之杂。

老头儿之杂，起码有三，看杂书，写杂文，吃杂食。同为“吃货”，在汪曾祺所编的《知味集》中，曾收录王世襄谈吃的文章，他称王世襄是“真懂吃”，“会写”吃的人。

文 汪朗

朱伟先生打来电话，要我写写汪曾祺的杂学。接受指令后仔细想了想，这事还真有点儿难。我们家“老头儿”虽然被人戴上了“最后一个士大夫”、“学者文学的代表”之类的帽子，杂七杂八的东西也知道一些，但是很不成体统，有杂而无学。在此，只能谈谈汪曾祺之杂。

老头儿之杂，起码有三，看杂书，写杂文，吃杂食。

父亲看杂书的习惯，早在上大学时就有了。他在聊天时说过，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开的课，他是喜欢的上，不喜欢的就不怎么上。像闻一多先生、沈从文先生的课，他是听得很认真的，朱自清先生的课，有时就溜号，因为觉得朱先生上课一板一眼的，不太适应。他大学肄业后，生计无着，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推荐他给朱先生当助教，朱先生不干，说“这个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认真听，怎么给我当助教”。这下他可傻了眼。

不过，父亲白天上课虽然有时溜号，晚上却没闲着，总泡在中文系的资料室看书，有时一直看到天亮，然后回宿舍睡觉，接着逃课。我问他都看什么书，他说：“没准儿，就是瞎翻，看到有意思的就读下去。有一次看到一本《饮膳正要》，里面有一道驴皮汤，翻完之后还琢磨，这东西能好吃吗？结论是，不好吃。”《饮膳正要》是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撰写的营养学专著，我在父亲去世后买到一本。一查，果然有这么一道汤：“乌驴皮汤，治中风，手足不遂，骨节烦疼，心躁，口眼面目㖞斜。乌驴皮（一张，挦洗净），右件蒸熟，细切如条，于豉汁中入五味，调和匀，煮过，空心食之。”看来，这个驴皮汤的味道确实未见得好。

老头儿虽然是搞文学创作的，但是家里像样的文学书却很少。“文革”之前，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别说什么孤本善本，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外名著、大师文集，都和他嘴里的牙一样，残缺不全。他曾说过，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可是家里的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的书只有 1957 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选集，废名的作品集则一本没有。契诃夫的小说集倒是全的，这在他的藏书中是少有的。阿索林写过什么我们则一无所知，因为没见过他的书。此外，还有闻一多的两本选集，一本是《神话与诗》，另一本名字忘了。外国文学著作中，还有几本短篇小说选、两册《战争与和平》，那是家里唯一的大部头名著了。爸爸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介绍中国古代法医断案的《洗冤录》、介绍古代陶瓷的《景德镇陶艺录》，还有《盐铁论》、《梦溪笔谈》、《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等等，大都是他当右派在张家口劳动改造时买下的。“文革”之后，重印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和古籍，家里的书才多了一点。

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书，但老头儿书却读了不少。他在剧团的同事说，团里资料室的书都让他翻遍了。他在剧团宿舍的床头有一个凳子，上面摞满了书，睡前总要翻翻。老头儿还给剧团买杂书，自己看。他在 1972 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他这样做，实在有些假公济私的嫌疑，因为除了汪曾祺，剧团里估计再不会有人看什么《植物名实图考》了。

同一封信的前面，他还告诉朱德熙，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炒了二三十个白果，喝了多半斤黄酒，正在读一本妙书。“所读妙书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京语调的研究》。这书是我今天上午在中国书店的乱书堆中找到，为剧团资料室购得的。你看过没有？这真是一本妙书！比他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还要好玩儿。他这个戏谱和语调研究，应该作为戏剧学校台词的读本。这本书应该翻印一下，发到每个剧团。”信的最后，老头儿还说：“《文物》这一期也收到了。你和唐先生的文章都翻了一遍，不懂！这玩意儿，太专门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盟誓是怎么回事，那些赌咒发誓血嗤呼啦的话管用吗？这有什么仪式？有音乐吗？有鼓声吗？是像郭老那样拉长了

声音朗诵吗？……我希望出这么一种刊物：《考古学——抒情的和戏剧的》，先叫我们感奋起来，再给我们学问。”

信中提到的唐先生是唐兰，古文字学家，在西南联大时也做过汪曾祺的老师。当时朱伯伯和唐先生在研究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并写成文章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这类学问对老头儿来说当然是太高深了。

一本一般人连名字一口气都念不下来的书，他觉得好玩，一本看不懂的刊物，他也要看，还生发出不少奇思妙想，这就是汪曾祺。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很少有像样的书可看，但老头儿并没有闲着，但凡觉得有些意思的书籍刊物，都要拿来翻翻。那一段，每期《文物》杂志他都会看，还常常拿一些他有点体会的问题写信和朱德熙交流。在那个特殊时代，翻看杂书对于他日后的创作有多大助益，实在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起码让他保持了对新事物的兴趣，通过写信交流，也让他的笔头不至过于生涩，不至完全陷入那些“假大空”的语言中。老头儿重入文坛后，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语言风格，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与他看杂书的爱好是分不开的。


1946 或 1947 年，汪曾祺在上海

60 岁之后，老头儿除了写评论文章外，在家里不怎么看文学作品，平时常翻的都是看过的杂书，《容斋随笔》啦、《梦溪笔谈》啦、《东京梦华录》啦，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上世纪 80 年代，我曾经给他买过几本中国烹饪古籍，有《随园食单》、《中馈录》、《能改斋漫录》等，都很薄。他倒是很喜欢，经常翻，还用里面的材料写过几篇文章。他还看不少书论画论一类的书，杂七杂八。他觉得这些杂书很有意思，比看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更有收获。

老头儿书看得杂，懂得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他的《蒲桥集》封面有这样一段话：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段广告词是他应出版社编辑要求写的，虽然有点儿王婆卖瓜的意思，但是将汪曾祺文章之“杂”的特点概括得还挺准确。

老头儿还愿意对文学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他不是书法家，但是谈过对书法作品的印象。他不是专业画家，也写过关于中国画的文章。他写过一篇《字的灾难》，对刘炳森、李铎等当红书法家的招牌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醒他们不要只迎合商业心理，也要照顾一下市民的审美心理。对文学圈里的人，老头儿很少指名道姓提出批评，但是对书法家却直言不讳。大概是他觉得自己不在这一行，非帮非派，又无利益纠葛，说话尽可随便一点，爱听不听。

他还写过一本《释迦牟尼传》，里面有大段大段韵文，据他说是参照佛教经典风格写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小同乡王干对我说，老头儿以前应该读过佛经，因为他的文章中涉及佛教的用语都十分精确。这些我们确实不清楚，因为只见他写过《受戒》，却从来没见他读过一部佛经。这个老头儿，肚子里还有什么货色，实在弄不清。如今是无处查询了。

1986 年，老头儿写过一篇几百字的短文，题目就叫《谈读杂书》，他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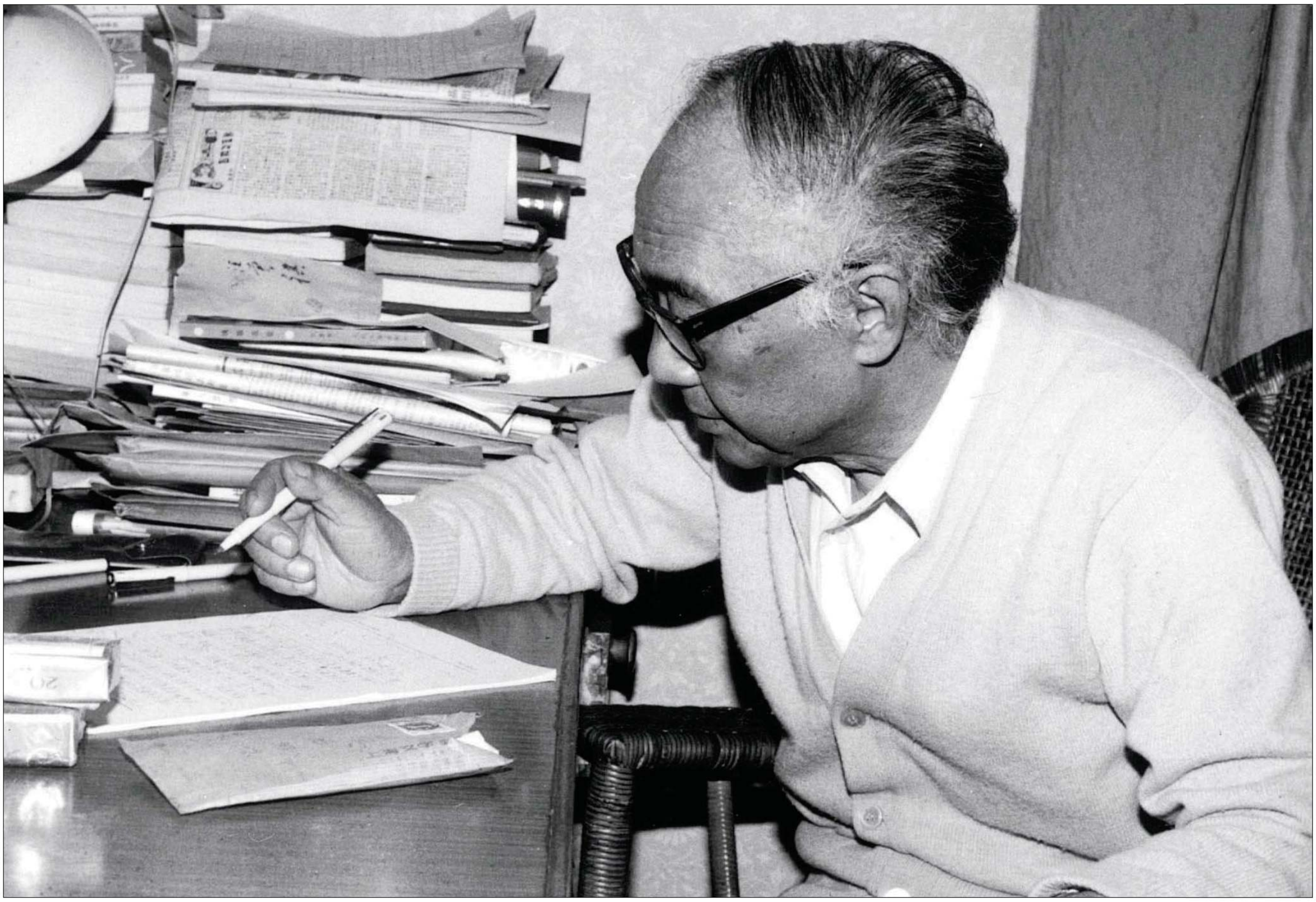
1961 年，汪曾祺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里面说：

读杂书至少有以下几种好处：第一，这是很好的休息。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看杂书一册，这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第二，可以增长见识，认识世界。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是个聋子，从吴其濬的书里知道古诗里的葵就是湖南、四川人现在还吃的冬苋菜，实在非常高兴。第三，可以学习语言。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为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语，一个现代作家从古人学语言，与其苦读《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不如多看杂书。这样较易溶入自己笔下。这是我的一点经验之谈。青年作家，不妨试试。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书如市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他讲的是写字、写小说，散文不也正当如此吗？小说、散文的各部分，应该"情意真挚，痛痒相关"，这样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他对"老翁携幼孙行"那一段话很欣赏，和我们提起过好几次，说写文章就应该这样。可惜，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这根筋，说了也是白说。

老头儿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写吃喝的，他还编过一本《知味集》，收录了几十个文人谈吃的文章。他和我说过，这本书只有王世襄先生和李一氓先生的文章最好，一是真懂吃，二是会写。王先生一生坎坷，但对于生活始终持乐观态度。他回忆了许多吃喝往事：下乡搞音乐普查时摆脱带队的监视，想办法在路边的小饭馆吃上一碗蕈子粉；在干校时和渔民一道下湖捕鱼，为回京校友饯行时用十几条鲜鳜鱼做成鳜鱼宴，有炒咖喱鱼片、干烧鳜鱼、西法鱼排、清汤鱼丸、鱼白溜蒲菜等七个菜，确实很有味道。李一氓是老革命，又是文人，到过中央苏区，参加过长征、后来又到了新四军。他在文章中写了不少当年在缺吃少喝情况下如何改善伙食的故事，让人知道革命者其实也很懂生活。老头儿很赞同他们的人生态度，无论环境怎样，



80 年代末，汪曾祺在家中写作

都不忘品味生活。这其实也是他的风格。

看杂书写杂文之外，老头儿还喜欢吃杂食，自称是个杂食动物。他生在高邮，以后住过昆明、上海、北京，还跑了不少地方，对各地的吃食都很有兴趣，都想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去内蒙古，专门要试着生吃羊肉。他晚年去云南，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接受不了，只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让他觉得很不过瘾。

老头儿看重的是平民化的杂食，是一般百姓的“吃儿”。他在北京京剧团上班时，经常会跑到附近的小饭馆，吃一碗卤煮火烧，来二两二锅头，觉得挺过瘾。到了外地，也四处踅摸各种杂吃。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非和贾平凹到街头吃小饭馆，最后相中了老友面，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以后两人一走进小馆子，贾平凹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老头儿对贾平凹印象不错，除了觉得他有才外，还因为两人曾经是“面友”。

在家里，老头儿也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炒麻豆腐、炒疙瘩皮、羊头羊蹄、热汤面就臭豆腐……全是北京平民吃的玩意儿。上不得大雅之堂。前些年，市面上还没爆肚卖，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吭哧吭哧洗上半天，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只留下中间部分，然后自己配制调料。折腾两三个小时，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笊篱成品，还嚼不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用假牙一个劲儿磨蹭，一边还说：“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有这回事？

老头儿也会做上几样拿手菜，在朋友中间有点名气。

一个是煮干丝。这本来是扬州的名菜，但他进行了改良。原来的大煮干丝只用鸡汤，最多俏些冬笋丝、火腿丝，比较清淡。他做的煮干丝还要添加冬菇、干贝、海米、虾籽、鸡丝等提味，煮的时间也更长，还要略加一点儿酱油，因而味道更为醇厚。一次他受作协之托在家中招待聂华苓，做了一道煮干丝，结果客人把碗里的最后一点汤汁都喝得干干净净，让他很是得意。还有一次，朱德熙来家里吃饭，一大碗煮干丝还剩一小半，他就对夫人何孔敬说：“你不吃了吧！”随即把碗抱过来，吃了个底儿朝天。朱伯伯平时很谦和，对夫人也很好，

但真碰上合口的东西就不管不顾了。真有意思。

老头儿常做的还有拌菠菜、冰糖肘子、腐乳肉、汽锅鸡、水煮牛肉、腌笃鲜等，都有相当水平。他做的菜南北杂陈，不拘一格，往往因时而异。一次，台湾女作家陈怡真到北京，指名要吃汪曾祺做的菜，老头儿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时和陈怡真相识，而且得到她不少帮助，自然不能推辞。除了煮干丝、冰糖肘子几样保留节目外，这次他还做了一道烧小萝卜，陈怡真吃了赞不绝口。当时是春天，北京小水萝卜刚上市，正是最好吃的时候，他烧的时候又加入了干贝，味道自然鲜美。到了秋天，市场上刚有鲜玉米卖时，他便会买些回家。别人要挑籽实饱满的，煮着吃出数，他却专拣嫩的买，玉米粒中要有一团白浆才好。买回之后，将玉米粒剥下，与猪肉末、青辣椒同炒，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若是再加上云南的干巴菌，味道更棒，清香中混杂着一股干巴菌独有的异臭。这道炒青苞谷本来是昆明的家常菜，但是能在北京吃到的人不多。

除了“三杂”之外，老头儿肚子里还有不少东西，能画两笔画，能写两笔字，新诗旧词也都能写上两句，还会唱几段昆曲，这里就不多说了。

老头儿的“三杂”对他的文学创作多有裨益。他住北京南城蒲黄榆时，经常到一家小酒馆喝酒，啃兔头，还结识了一帮酒友。后来他把酒馆里的见闻写成了一篇小说《安乐居》，很有味道，还拍成了电视剧。《安乐居》中写了一帮酒友，有木材厂下夜看门的老吕，做过小买卖的老聂，文化馆的“画家”，当过厨子的瘸子，扛过麻包的老王，还有一个久居北京的上海老头。老头儿把每个人都描画得活灵活现。上海老头的话很特别，在地道的上海话中往往掺杂一些北京词语，甚至用一些北京的歇后语：“那么好！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他把这些北京词语、歇后语一律上海话化了，北京字眼，上海语音，挺绝。上海老头自带酒菜，一顿酒要跑好几家酒馆，对此还有一个妙喻：“啊！我们吃酒格人，好比天上飞格一只鸟（读如‘屌’），格小酒馆，好比地上一棵树。鸟飞在天上，看到树，总要落一落格。”这只鸟喝完酒，收拾好筷子，盖好小饭盒，拎起提包，和其他酒客打个招呼后，飞了。他走后，有的酒客问：“他说什么？喝酒的都是屌？”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发笑。这个老头儿，一肚子坏水。老头儿写小说不怎么会编，一般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加工出来的。如果没有泡酒馆吃兔头的经历，不可能写出这只“鸟”来。

老头儿吃兔头还有一个收获。一次酒客们在老头儿不在时聊起老头儿，有一个老者说，别看那个老头儿不言不语，肚子里有货。一看那双手，就是个写文章的。老头儿听说后很得意，向我们显摆了好一阵，同时也惊异于江湖之上确有高人。

有一篇小说编的成分比较多，就是《金冬心》。冬心先生是“扬州八怪”重要人物金农的号，老头儿对他很感兴趣。他曾经和我说起过金冬心的捷才：一次某盐商参加宴会，席间行令赋诗，诗句中须带有“飞、红”二字，盐商没什么文化，居然说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人皆说不通，弄得盐商很没面子，此时金冬心站出来说，此乃元人咏平山堂的诗句，并随口吟出全诗：“廿四桥头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为盐商解了围。而这首诗其实是金农自撰的。事后，盐商送了金冬心一大笔钱。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金冬心确实不一般，有“夕阳返照桃花渡”做铺垫，“柳絮飞来片片红”不但通，而且很有画面感。没想到，过了没多久，老头儿就写成了《金冬心》，说的就是这件事。

老头儿多年的朋友黄裳先生写过一篇《也说汪曾祺》，追忆了两人的交往故事，还对他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评价，都十分精到。真的是懂老头儿。其中谈到了《金冬心》：“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说来颇有意思，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编过一本《金冬心事辑》，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中汲取素材，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文士、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一直未下笔，见曾祺的小说，未免激赏。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才子文章”，这等评价，也就是黄裳说得出来，因为他看清了里面的道道。《金冬心》确实没有花老头儿太多精力，确实是“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但是要将这点子事情敷衍成篇，肚子里还真得有点杂货才行。就拿金冬心赴宴这件事来说，老头儿用相当篇幅具体介绍了宴会菜单：“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鸭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鸭肝泥酿怀山药、鲫鱼脑烩豆腐、烩青腿子口蘑、烧鹅掌。甲鱼只用裙边。花鱼不用整条的，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车螯只取两块瑶柱。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剁泥、鸽蛋清。烧烤不用乳猪，用果子狸。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鱼。……随饭的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蒌蒿苔、素炒金华菜、素炒豌豆苗、素炒紫芽姜、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莴苣尖、素烧黄芽白……”有了这些吃食，这道宴席才够档次，才能为酒席上行令营造气氛，进而带出故事的核心。老头儿为金冬心先生设计的这个菜单，可以说是他多年所见所闻所尝的饮食精



1991 年，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的芦苇荡里

华之荟萃，一般人还真编不出来。

金冬心的这个故事，不少人都讲过，但出自何处，则语焉不详。老头儿也没提起过，写小说时也没见他查阅过什么资料。后来，根据一个朋友查到的线索，我从清人牛应之的《雨窗消意录》卷三中找到了有关记载："钱塘金寿门农客扬州，鹾商慕其名，竞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于平山堂，金首坐。席间以古人诗句飞红为觞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众客将议罚。商曰：'得之矣，柳絮飞来片片红。'一座哗然，笑其杜撰。金独曰：'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引用甚切。'众请其全篇，金诵之曰：'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皆服金博洽。其实乃金口占此诗，为某商解围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馈之。"和老头儿当年跟我讲的情节几乎一样。看来，他早把这件事吃进肚子里了，逮着机会就写成了小说。

黄裳的《也谈汪曾祺》，是写给苏北的一封信。苏北是老头儿的铁杆"粉丝"，也是我们这一辈的朋友。他当年曾经把汪曾祺的许多作品逐字逐句抄了下来，有四个大笔记本，后来也成了作家。苏北找到黄先生请教关于老头儿的一些问题，于是黄先生就写了这篇东西。信的最后他说："我与曾祺年少相逢，得一日之欢；晚岁两地违离，形迹浸疏，心事难知，只凭老朋友的旧存印象，漫加论列，疏陋自不能免。一篇小文，断断续续写了好久，终于完稿，得报故人于地下，放下心头一桩旧债，也算是一件快事。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廿二日写毕记。"几句话，写尽了两人的交情和感情。

如今，老头儿和黄裳都已离去。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他们该有许多闲聊的话题吧。

老头儿的许多文章都与吃喝有关，谈故乡的食物，谈昆明、张家口的见闻，谈各地的饮食习俗，谈自己的烹饪体会，七七八八凑在一起，有几十篇。直到今天这类文章还有许多读者。他的这类文章和一般人不太一样，很少谈某种菜的具体做法，也不怎么谈自己的"美食历程"，只是进行简简单单的介绍，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其味道，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写作主张：文章要留白。不过，也就是他能这样写，因为文字有味道，别人很难学得来。像他写的《肉食者不鄙》，列举了狮子头、镇江肴蹄、腐乳肉、腌笃鲜、东坡肉、霉干菜烧肉、黄鱼鲞烧肉等十几样肉菜，每个小标题下面多的几百字，少的只是一句话。像"腌笃鲜"的介绍，就是一行字："上海菜。鲜肉和咸肉同炖，加扁尖笋。"这算文章吗？看过全文后你还得承认，大概还能算。这就是老头儿的本事。

偶尔，老头儿在文章中也会剽窃别人的成果。比如《肉食者不鄙》中，有一块是"夹沙肉？芋泥肉"："夹沙肉和芋泥肉都是甜的，夹沙肉是川菜，芋泥肉是广西菜。厚膘豚肩肉，煮半熟，捞出，沥去汤，过油灼皮起泡，候冷，切大片，两片之间不切通，夹入豆沙，装碗笼蒸，蒸至四川人所说'粑而不烂'，倒扣在盘里，上桌，是为夹沙肉。芋泥肉做法与夹沙肉相似，芋泥较豆沙尤为细腻，且有芋香，味较夹沙肉更胜一筹。"关于夹沙肉的做法大致还对，但有两个问题：一是豚肩肉不如肋条肉，北京人过去叫硬肋，而且最好将上面那层瘦肉片除，只留肥膘，这样口感更好；二是蒸制时要加入煮到六七成熟的糯米，以吸收肥膘肉渗透出来的油，吃的时候将糯米与肥肉一起吃，味道极好。

老头儿其实没做过夹沙肉。我们家的夹沙肉是当年我从工厂一个四川籍工友那儿学的，第一次做好后，他看着这个油腻腻甜乎乎的菜都不敢动筷子，但尝了一口马上吃个不停，嘴里一边嘟囔着："不能再吃了，再吃就要吃死人了。"一边，筷子冲着一块肥肉又扎了下去。夹沙肉做起来有点儿费事，所以我们家一般都是逢年过节才做，都是我动手。没想到，这个老头儿没有征得本人同意，就将夹沙肉写进了自己的文章，还冒充行家。不过，这道菜本来就是四川的民间菜，谁都没有专利权。另外，谁让人家有"三杂"呢，写出东西有人看。到了我这儿，顶多剩下"一杂"了，吃杂食。这号人，如今世上多得很，统称"吃货"。因此，还是别跟他老人家计较了。

老头儿的一些饮食文章，所谈的不仅是饮食。1986 年，他写过一篇《苦

瓜是瓜吗》，其中有这样一段：

由苦瓜我想到几个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

一、应该承认苦瓜也是一道菜。谁也不能把苦瓜从五味里开除出去。我希望评论家、作家——特别是老作家，口味要杂一点，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否定、排斥。不要像我的那位同乡一样，问道："这个东西也能吃？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提出，"这样的东西也能写？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作品？"我希望他们能习惯类似苦瓜一样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来，如现在某些北京人。

二、《辞海》说苦瓜"未熟嫩果作蔬菜，成熟果瓤可生吃"。对于苦瓜，可以各取所需，愿吃皮的吃皮，愿吃瓤的吃瓤。对于一个作品，也可以见仁见智。可以探索其哲学意蕴，也可以踪迹其美学追求。北京人吃凉拌芹菜，只取嫩茎，西餐馆做罗宋汤则专要芹菜叶。人弃人取，各随尊便。

三、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作品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作品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苦瓜就是苦瓜。——如果不是苦瓜，而是狗尾巴草，那就另当别论。截至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认为狗尾巴草很好吃。

有的饮食文章所要表达的意思没有这么直接，但也是话里有话，需慢慢品味。

老头儿这个"美食家"，属于笔头革命派，除了写写这方面的文章，没有参与过饮食品评之类的社会活动。只有一次，他和三联书店的老总编范用先生，还有另外几个老熟人商量着成立个吃喝团，自费到一些餐馆考察特色菜肴，进行比照，写出评语，顺便见见面，聊聊天。他们所选择的考察对象似乎只是宫保鸡丁、麻婆豆腐之类的大路货，说这些菜才能看出厨师的真功夫。这当然也与这些文人腰包的丰盈程度有关。可惜，吃喝团好像只活动了一次，老头儿便去世了。不然还能有些故事。

"三杂"还让老头儿结交了许多文学圈外的朋友。父亲去世后，我们想找个书法家写块墓碑，懂行的人推荐了大康。我们知道他生前看过大康的书画展，很是赞赏，于是找到了大康。大康和父亲没有直接交往，身体又不好，但是立即应承了下来。他说看过《字的灾难》，觉得批评得很到位，说出了他们不便说的话，因此早就知道汪曾祺。大康退还了我们带去的一点礼品，提出父亲的《全集》出版后送给他一套就行了。等到《汪曾祺全集》出版时，大康虽已经病重住院，还捎话说想看一看书。《全集》上午送到，下午他就去世了，也不知道最后看了一眼没有。

老头儿和王世襄先生也属于"杂交"。两人都喜欢写些关于饮食的文章，都能做两道菜，彼此又都认可，一来二去就有了联系。他曾经写过一篇《食道旧寻》，里面谈到王先生："学人中有不少是自己会做菜的。但都只能做一两只拿手小菜。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世襄以此为一乐。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据说过去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听黄永玉说，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此事不知是否可靠。如不可靠，当由黄永玉负责！"文章的最后，老头儿还写了几句话："学人所做的菜很难说有什么特点，但大都存本味，去增饰，不勾浓芡，少用明油，比较清淡，和馆子菜不同。北京菜有所谓'宫廷菜'（如仿膳），'官府菜'（如谭家菜、'潘鱼'）。学人做的菜该叫个什么菜呢？叫作'学人菜'，不大好听，我想为之拟一名目，曰'名士菜'，不知王世襄等同志能同意否。"

王先生接着写了一篇《答汪曾祺先生》，对老头儿文章中的一些"不实之词"进行了澄清，说自己去朋友家做饭，自带食材、调料是有的，因为一般货色不尽合用，但连圆桌面都用自行车驮去则是没影儿的事。文中还介绍了几道菜的具体做法，包括"海米烧大葱"。有意思的是，王先生在文中先说自己才疏学浅，怎敢厕身于学人之林，后面又说自己做的菜既不能称作"学人菜"，"名士菜"越发地不敢。"具体到本人，因做菜不拘一格，勿论中外古今，东西南北，更不管是什么菜系，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以意为之，实在没个谱。做得好吃算是蒙着了，做砸了朋友也不好意思责怪，还少勉强说个'好'。用料从来也说不分量，全凭所谓'孤眼逮'（'逮'读 dēi），兴之所至，难免混合变通，掺杂着做，胡乱地做，因此称我做的菜为'杂合菜'，我看也是完全符合的。"他老先生真是谦逊得可以，都是多少行当人们公认的权威了，居然连"学人"的帽子都嫌大，不愿戴。对比之下，时下不少"专家"、"大师"真得臊死！

我们家有几本王先生的书，谈明清家具的、谈葫芦的、谈鸽哨的，但是王世襄签名送给汪曾祺的书好像只有一本，就是《中国名菜谱？北京卷》，王先生是主编。

老头儿住在蒲黄榆时，有个周末上午，王先生突然打来电话问地址，说是要过来一下。进门之后，他打开手里拎的一个布袋子，跟老头儿说："刚才在虹桥市场买菜，看到茄子挺好，多买了几个，骑车送过来，尝个鲜。"那是个大夏天，王先生上身一件和尚领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光脚穿了双凉鞋，和胡同里的老大爷没什么两样。两人没说几句话，王先生起身就走了。蒲黄榆在虹桥市场南边，王先生家在北边，为了送这几个茄子，他老先生一来一去得多骑半个多小时。那年他好像已经 78 岁了。

那一辈文人的交往，就是这么简单纯粹。

陈梦家：考古学家之陨

王世襄和陈梦家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即相识，当时新婚的陈梦家夫妇住在王世襄家的园子里。王世襄一直说陈梦家是自己明清家具收藏的启蒙者，王世襄说自己买的家具和陈梦家没法比，自己买的是边边角角，不成系列，陈梦家买家具是一堂一堂地凑，大到八仙桌画案，小到首饰盒笔筒一应俱全。

文 **索马里**

朋友们

1998 年春天，赵萝蕤去世后不久，她和陈梦家的信件和资料都流向了潘家园旧货市场。业余潜心于名人信札收藏的方继孝就在那时候收集了陈梦家夫妇与友人的上千封通信，其通信对象几乎涵盖了上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学者。“我研究陈梦家的信件有 10 年光景，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行我素。虽然广泛交友，但是交得很深的朋友不多。他看得上的都是泰斗级的人物，往往有点孤立的意思。”方继孝说。

1947 年 9 月，陈梦家带着成堆的文献资料回国时，“身上只剩 10 元，还要借垫付税”。这里的税款是指他要为超重的文献书籍补税。所幸之前他先取道香港，去找开药店的二哥陈梦士，二哥赠他港币 40 元（他用了买了一件羊毛衬衣，理发），国币 100 万。一到上海，他就去拜见时任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的查阜西，请他为自己购置一张从上海回北京的机票。

查阜西是在陈梦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好朋友之一，在陈梦家被划成右派后，仍然和他保持书信往来。陈梦家被发配到山海关和洛阳种树时，查阜西夫妇还多次去照顾犯癔症的赵萝蕤。另两位和陈梦家保持终身友谊的朋友是冯友兰和吴有训。

在西南联大时期，他们的友谊即为贫困和战争所奠定。位于昆明北郊的龙头镇龙头村，陈梦家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两家就住在一栋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任理学院院长的吴有训也住在附近。他们的邻居里还有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梁思成，梅贻琦、汤用彤、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傅斯年和李济领导的“史语所”也在昆明停留了两年，后来才转去李庄。

战争中的患难和家国情怀使这些学者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当时还亲自为周培源的夫人接生；冯友兰和陈梦家更是经常偕行，步行 20 公里去昆明城里上课；而当时在昆明任滇缅铁路工程局材料副处长的查阜西和妻子徐问铮，会定期举办古琴和昆曲聚会。

西南联大的 6 年，亦见证了陈梦家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古文字学家的过程。1911 年，陈梦家出生在浙江上虞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陈金镛是中国基督教最早的开拓者。1931 年陈梦家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同年就出版了《梦家诗集》，一跃成为新月派的中坚力量。这一年 12 月，陈梦家奔赴第一次淞沪战争前线。1932 年在青岛，他记录下了前线的情景——“在蕴藻滨的战场上 / 雪花一行行涧着新鬼的坟墓间，/ 开在雪泥 / 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作的几首新诗之一。

陈梦家发现闻一多不仅颇具诗才，更是精通金石学、书法、楚辞和考古。闻一多不仅教会了陈梦家新诗格律，更让陈梦家重新确立了新的学术志趣。1932 年，闻一多北上清华，而陈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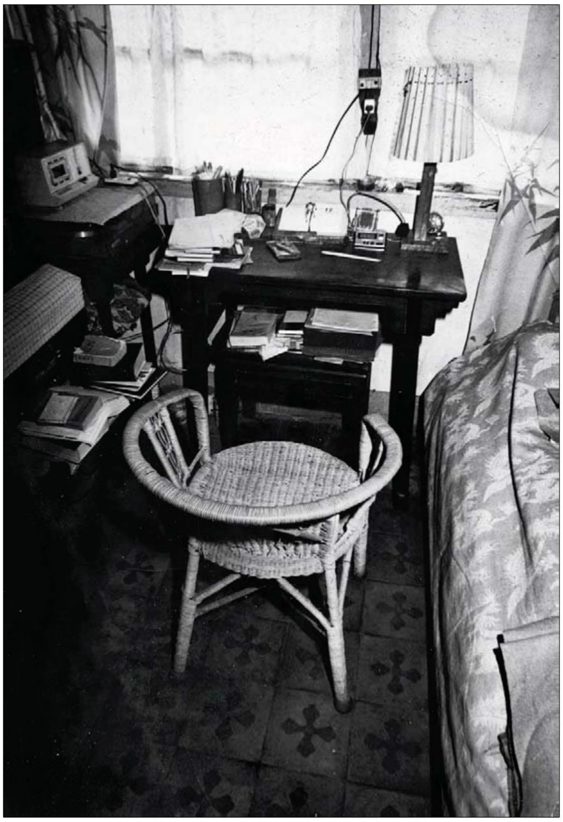


1947 年，陈梦家（左）、赵萝蕤夫妇与赵景德在美国合影

同年底也到了北京，在闻一多的建议和父亲旧友司徒雷登推荐下，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短期学习，也是这一时期，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燕京大学校花赵萝蕤，而未来的岳父赵紫宸此时任燕京宗教学院的院长。

当时燕京国文系拥有无可匹敌的师资力量：容庚、陆侃如、陆志韦、梅贻宝……陈梦家的兴趣逐渐变得聚焦：他意识到自己不只是想成为一名牧师，因而由“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学，由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而转入古史的研究”。陈梦家还旁听过钱穆主讲上古先秦史，在钱穆的记忆里，当时的陈梦家已是“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

西南联大时期的陈梦家维持了他广泛的交友网络，尽管战事胶着，他还是定期让在浙江德清避难的岳父赵紫宸给他们寄去上好的茶叶和龙井。这些物品在贫瘠年代成为共享的奢侈品。当时他和冯友兰住一起的时候，冯家来了客人他都会让赵萝蕤送去香烟茶叶……到后来闻一多、冯友兰、吴有训的朋友也都成了他的朋友。这些丰沛的友谊让陈梦家得以在不同领域之间穿梭自如。正是在费正清和金岳霖的举荐下，陈梦家和赵萝蕤才有机会获得燕京学社的资助去美国访学。


1948 年，陈梦家在清华大学胜因院 12 号的卧室

一个人的朝圣

芝加哥大学访学一年期限结束后，陈梦家给他留在西南联大的旧友冯友兰去信，试图向清华大学申请一年的休假：“……今年哈佛燕京社赞助梦编制《全美中国青铜器》之计划，原以印刷需费甚巨，而收集材料有美国学术机关合作较为方便，故除由该社担任印刷外，仅略补助旅费及购取书籍之费，并不计薪水在此……梦之请求休假，系欲学校发给生活费用，俾得留美一年。在此期间，除收集材料外并加整理研究，明秋即可返校。以上经过尚祈先生转商一多先生，再向学校申请。”

陈梦家向冯友兰设想了自己的计划：除了继续学习考古学，还将寻访全美 40 多家藏有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系统性编一册青铜器图录。写这封信前不久，他向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申请续聘一年的提议未被批准，而哈佛燕京学社只能承担他编制《全美中国青铜器》一书的印刷、旅费和书籍费用。

据收藏家方继孝先生考证，在给冯友兰的正式信件里，陈梦家将“以上经过尚祈先生转商一多先生，再向学校申请”这句删去，而冯友兰和梅贻琦商谈的结果也并不尽如人意：陈梦家才成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时期）国文系正教授一年，无法享受清华大学“宽松休假制度”。这也意味着，1945 年 7 月到 1946 年 7 月，甚至是再往后的日子，他将陷入困窘。

但 34 岁的陈梦家矢志要完成这项计划，他在学术上已经展现了充分的韧性，每次选定一个课题都会心无旁骛沉潜研究几年。他继续频繁地给友人写信获取帮助。在求助的名单里，有他还是新月派诗人时就认识的胡适，胡适为他寄来傅斯年等人在李庄编著的《六同别录》和“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新出的《殷历谱》；当时驻英国的使节陈源帮助陈梦家解决了去英国的障碍；汉学家高本汉热心帮他联络了欧洲各大博物馆；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决定支持陈梦家的计划，“照片费用参考用书等可由北平馆担任，不必列入预算”，这解决了昂贵的拍摄、翻印费用——因为陈梦家当时需要拍摄 B5 大小的照片，而且按计划他将会拍摄上千张。

抗战甫一胜利，朱自清即去信陈梦家，“解释有关教师休假、在美津贴数额和清华何时返回北平的问题”。信里还提到他的老师“闻一多先生已将胡须剃去。闻一多先生抗战爆发即开始蓄须，发誓不到抗战胜利之日绝不剃须”。

此时陈梦家的学术旨趣开始和热心学运的恩师闻一多渐行渐远，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欧美的青铜器铭文和断代研究——在美国的第二年，他开始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但他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赵萝蕤后来回忆说。陈梦家还用英文撰写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等文章，并

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巍说：“陈梦家去美国的前后，他的学术体系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的特点之一就是系统化。比如研究甲骨文或者青铜器，有哪些重要的材料，以往的研究到了什么水平，有哪些问题现在要去推进。他的书等于是一个学术指南，比较符合西方考古学界的思维方式。”

陈梦家研究计划得以顺利完成，还和文物商人卢芹斋（C.T.Loo）的鼎力帮助相关——此人生于浙江，曾跟随南浔张静江一家多年，后来去美国专门经营中国古物，他最为“恶名昭彰”的历史是将唐太宗陵寝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盗卖至美国。

在卢芹斋位于纽约东五十七街的办公室里，陈梦家和他用浙江方言沟通甚欢。此后两年里，陈梦家从卢芹斋的通讯卡片中寻到所有私人收藏家的地址和所藏的铜器；由卢芹斋出售铜器的底本上寻到所有博物馆的收藏；卢的照相底片中也让他得到千数以上的铜器照片。

在美国3年，陈梦家亲手测量、记录铭文的青铜器不下两千件。此前日本人梅原末治编写的《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七册（1933～1935）也只辑录了250件青铜器。更重要的是，陈梦家显示出了自己在青铜器断代、分类、铭文研究上注重索引体系、同时与考古材料对照研究的特点，这和此前注重训诂考据题跋的金石学学问相比，具备了更宽阔的现代意识。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艺术史系教授、国际知名的东亚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对陈梦家在考古学界的地位很是推崇：“在哈佛的时候，我的老师张光直先生很欣赏陈先生的基本思路，他也一直引用《殷墟卜辞综述》，那是一本经典之作，我们大家都用的参考书……他作诗的经验影响了他对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当宏观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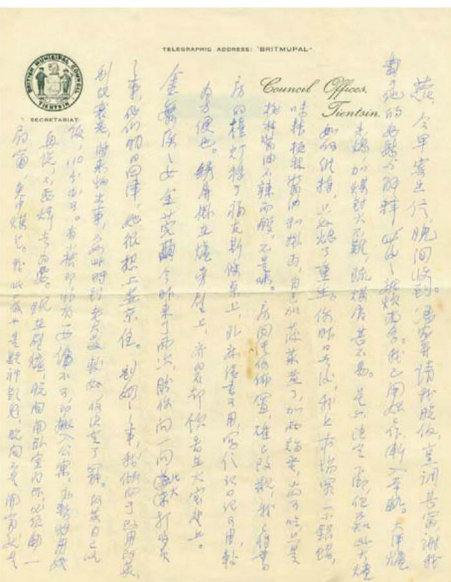
1946年夏天，去美国访学的冯友兰为陈梦家带去了梅贻琦新签署的聘书。次年8月，陈梦家从纽约飞往欧洲，临行之际他向卢芹斋告别，希望后者对自己回清华筹备博物馆有所帮助，后者也同意捐献几件铜器。陈一眼就选中了卢的收藏里那件编号a714的“命瓜壶”（后改名为嗣子壶，现为一级文物存放于国家博物馆），至于他如何打动老谋深算的卢芹斋今人很难得知。

方继孝说：“他后来在信件里对赵萝蕤提到一些当时的细节，卢说自己对祖国有愧，不愿意见国人。陈梦家说你要取得人民、国民政府谅解，不让别人觉得你是坏人，就捐献一样东西给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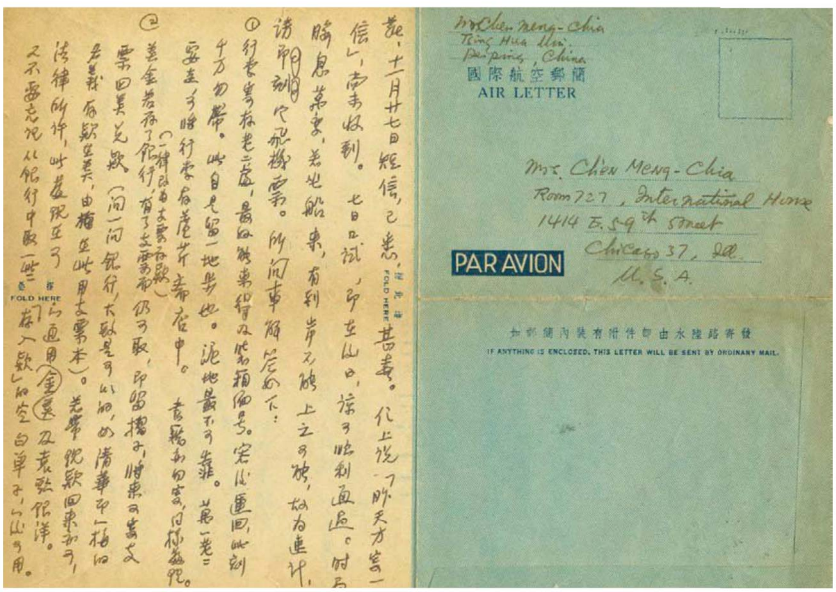
胜因院12号

在陈梦家回到清华大学时，清华中文系的氛围整体已经“左倾”。私底下，在陈梦家的眼里，除了朱自清还算是学问家外，李广田、吴晗等人的政治激情都盖过了他们的学术造诣。而冯友兰也要到1948年下半年才回国。这段时间，陈梦家的精神相对而言是比较寂寞的，他的性情依然对政治很冷淡，这在客观上迫使他将精力投向清华文物陈列室的筹备。

在美国的时候，陈梦家就曾代替邓以蛰，和梁思成、冯友兰一道参加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学术”会议，那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的铜器、绘



陈梦家信件



陈梦家写给妻子赵萝蕤的信，谈及卢芹斋

画和建筑。陈梦家有感于“数年来古物流出甚巨，然国内的大学没有专业的美术系”，便向梅贻琦校长申请在清华成立一个文物陈列室，“要以中国美术作意历史的研究，偏重各种不同的美术品的时代上的发展以及地域上的特征”。1947年11月，清华大学决议“筹设文物陈列室以作大学文物馆的基础。第一步为利用校中购书特款，移作购买古物”。梅贻琦委任陈梦家为筹委会的主任。

陈梦家带着这些专款，在北平物色各样古物。当时解放军已经从东北逼近北平，很多清朝和民国的遗老遗少都准备撤退，陈梦家趁机经常上袁世香（袁世凯妹妹）和其他大户人家的府上去购买私藏的古董。

他的心还一直牵系着那件鬲子壶，因为卢芹斋迟迟未将鬲子壶递出关，陈梦家几次催赵萝蕤到卢吴公司当面去催卢芹斋。“鬲子壶的事情他曾在第一时间通报过梅贻琦，陈梦家此时应该感觉到压力，想将这件事情办成。”方继孝说。

陈梦家对鬲子壶回归的执著，根植于他对古物应为国家持有保存的信仰。在考古学家看来，民间对古物的盗卖、流通和收藏，极大损害了文物的出土信息，这是科学考古所依赖的关键材料。50年代之后他一度在报刊上呼吁私人文物的捐赠，“以古物为货币之弊，尚不止于流散。作为与不当的修补皆因此而起，使古物本身价值大受损害”。他还天真地建议京城的古董商改行，从事“装饰品与手工艺品的出口以争取外汇，而保存没落中的手工艺”。



陈梦家夫妇在清华寓所内，身后是米芾书法作品（摄于1949年）

陈梦家独自搬到清华大学分配给他的胜因院12号，那是一处屋内空空的两室一厅。邻居有金岳霖、陈寅恪、浦江清等人。这一时期，他得以一边为清华购置文物，一边为他和萝蕤的家逐步添置家具。据方继孝统计，在和赵萝蕤近20年的通信中，陈梦家有不下数百次提到购置古代家具的细节：

“与吴（晗）、朱（自清）、潘（光旦）入城，先至西湖营买宫衣十余件。次至尊古斋同吃饭，买古物四千万。我自己买紫檀笔筒一个、小瓷碗四个。”（1948年2月3日）

“今日一早入城，刘仁政在青年会门口等我，一同逛私宅、隆福寺、东四、天桥北大街等小市访硬木家具，奔走到晚，中间到振德兴看绣衣，甚可观。今日买到大明紫檀大琴桌（如画桌，而无屉，伍佰三十万），两半月形红木小圆矮桌（作咖啡桌用，伍拾伍万），长方小茶几（花梨木，二十伍万），长条琴桌板（需配两茶几作腿，板六十伍万）……琴桌、琴桌板均在小器作修理，两星期后一切由振德兴雇车运来。此外又订好紫檀的八仙桌和小琴桌各一，约需三百万，托一人去办，我星期四（后天）再入城与刘跑一跑，非常费劲，然亦有趣。各物若合美金非常便宜。”（1948年11月8日）

方继孝回忆道，2005年左右，他拜访王世襄老人时，提起陈梦家的早

逝，王世襄连声说了好几句“可惜”，一直说陈梦家是自己明清家具收藏的启蒙者。王世襄说自己买的家具和陈梦家的没法比，自己买的是边边角角，不成系列，陈梦家买家具是一堂一堂地凑，大到八仙桌画案，小到首饰盒笔筒一应俱全。

王世襄和陈梦家早在30年代即相识，当时新婚的陈梦家夫妇住在王世襄家的园子里，王世襄彼时仍公子气盛，夜半会和友人牵几条狗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

在王世襄眼里，陈梦家无论是行事坐卧，还是抽烟喝茶，都非常气派——他一直抽锡纸包的大前门，永远喝龙井。每次走进古玩店，商人对他永远毕恭毕敬，当时还没有建立自身收藏体系的王世襄则往往备受冷落。陈梦家也能对每样古物的来龙去脉进行品评，也会将自己的好烟分给古董商。某些拼接的伪造家具，陈梦家也能一眼辨别出。此外，陈梦家也善绘画，三下两下就能描摹出一件器物应该的样子，告诉古董商某样东西为何属于清朝而非明朝。

陈梦家所选择的家具字画往往都为清华同事所赞赏。故邓以蛰、梅贻琦等经常拜托陈梦家进城代购家具，据他的日记和信件显示，他为梅贻琦家里购置了一只吃饭用的红木方桌，梅贻琦很是满意。邓以蛰虽是美学大家，也羡慕陈梦家收藏的字画，曾将陈梦家的一幅字画借回家去挂，并将自己的一幅送到胜因院12号作为置换。在给赵萝蕤的信中，性情真挚率直的陈梦家还如是抱怨：“邓某所借字画，旁挂陈介祺字十分不称。邓的画太差，叫人挂也不是，不挂也不是。”

陈梦家逐渐在北京的古董商那里建立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声誉，但古董文物商不断地向他兜售，他逐渐为之所苦，这些烦恼也会在信里如实转达给妻子：“连日为书商、古董儿子们包围，古董客常有欺骗不实之处，尤令人可恨，我已渐渐灰心……常念你快快回来。”“琉璃厂的古董鬼天天骑着自行车找我，我又买了小铜铃、商石盘残片一……舞俑5个、小盘和一组镜头，宋彩瓷等等，共费三四百万（合现在三四百块），未付清。”

另一个烦恼是他在经济上的拮据，因为在收藏上往往一掷千金，他不时会向岳母、四妹夫刘仁政（著名商人，拥有振德兴商行）借款，后来很多时候都是发了薪水，第一时间要还清欠款。

尽管如此，他从未停止照顾师友的困窘，虽然在信件里只是寥寥几笔：当时陈寅恪带着三个女儿住在胜因院，冬天也买不起棉鞋，陈梦家将陈寅恪喊到家里，说有一双棉鞋自己穿略小，让陈公试穿。那双鞋陈寅恪也偏大，但是穿着在屋子里走了几圈，连声说了几句舒服，“虽然鞋子偏大但也没说不要”。某日在路上遇到闻一多的遗孀诉说艰辛，他当即将刚领的一笔俸禄赠予她。

他对家具的热爱伴随他直到生命终结。1956年，陈梦家用自己撰写《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购置了钱粮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那原先是王世襄舅父的房产。陈梦家经常委托勤快敏捷的王世襄将自己购买的家具送去小器作抛光修理，再加上那几年的耳濡目染，王世襄也逐渐窥得古典家具的堂奥。在《明式家具珍赏》一书的序言里，他回顾自己和陈梦家的趣事：

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

方继孝还记得自己和王世襄讨论起有人断言陈梦家“小气”的评语，王先生正声说：“你也是搞收藏的，你吝啬吗？你买东西时不吝啬，真让你请人吃饭你吝啬吗？”意思是做收藏的人将大部分资财都放在收藏上了，自然在人情支出上有所迟疑。

陈梦家给赵萝蕤的信件也佐证了当时的生活状态：有一天他的学生陈公柔登门拜访，过午还没有走，陈梦家身上并没有余钱，两人只好将前日冯友兰来吃饭时留下的剩饭热了热。

考古所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王府井大街的北端，毗邻中国美术馆和隆福寺。这是陈梦家生前最后工作的地方。1952到1966年，他于此确立了作为考古学大家的身份——在甲骨学方面，他写了《甲骨断代学》四编，以后又编著了《殷墟卜辞综述》；铜器研究方面，有《殷代铜器》、《西周铜器断代》6篇、《寿县蔡侯墓铜器》、《宜侯夨簋和它的意义》；关于年代学的著作则有《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六国纪年》。

我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六楼的办公室拜访了陈梦家的学生张长寿，近50年后，他还清晰记得陈梦家朝北办公室的布置，以及正月初一去钱粮胡同拜年，陈梦家还在伏案工作的情景。快离开时，他递给我用文件夹细心整理好的一摞书稿，那是《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著作《甲骨文》里所有涉及陈梦家的章节。85岁的张长寿指了指书稿对我缓慢地说：“这里面的故事基本属实。”

他所指的故事，是陈梦家被压缩的最后15年——1952年院校合并，陈梦家被调到考古所。1956年他被定义成右派，陆续被发配到洛阳、兰州等地，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发表文章的权利。1966年9月2日，他趁红卫兵不注意第二次自杀成功，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我最后的一天。”他的骨灰和这本日记后来都下落不明。

陈梦家去世后，赵萝蕤带着他们

收藏的家具字画回到了美术馆后街赵紫宸购置的一套四合院内，和弟弟赵景心住在一起，多年为精神疾病困扰，但还是在寂寞光阴里翻译出惠特曼的《草叶集》。尽管陈梦家生前曾要求将自身收藏捐给上海博物馆，赵景心夫妇后来将其中的26件家具以1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了上博，这些家具得以和王世襄捐赠的明清家具成为上博的重要藏品。

已故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最后一次见到陈梦家是在1963年，那时陈梦家刚刚摘掉“右派”的帽子，“变得话不太多”。马承源在陈家看到一把刻着“寿”字的黄色檀木椅，便知道那些家具的分量。“他（陈梦家）第一次跟我说，要把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他很担心它们的安危。他没有特别说，他怕的是政治上的麻烦。但是我知道，任何收藏家都会想拥有那些东西的。”

在钱粮胡同的家里，一大一小两书桌成了他的书桌，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稿本资料。完成一个课题完成，即撤去所有资料，换上新一轮资料。关于陈梦家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韩巍总结：“他的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材料为中心。他研究一个领域，总能将其中涉及的重大历史问题点出来，有一个整体的角度。比如他去研究汉简，此前汉简学都是一根一根简考证，但是他尽可能去恢复竹简簿册的原貌，进而去推测烽燧的位置，都尉的治所，还有边防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考古学家王世民先生回忆起自己1956年师从陈梦家求学的情景：“他总是购买两套工具书，一套放家里一套放办公室。他和我们说，做研究不是8小时工作，除了吃饭睡觉之外的时间都应当用来做学术。晚上去看戏，10点钟散场回家，至少还可以工作两个小时。”

在张长寿的记忆里，即使被打成右派后，陈梦家还是没有放弃戏剧的爱好，已故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公子马彦祥经常给他送来戏票。除了京戏，陈梦家还酷爱昆剧评剧，甚至在报纸上为他喜欢的魏喜奎、新凤霞等演员撰写戏评。

陈梦家的学生周永珍也记得他曾说到希望“老年时再进行中国版画的研究，年岁大了，做些有兴趣的工作”。他的勤奋和高产也给了他相应的回馈：1956年，陈梦家是社科院考古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和徐鸿宝（徐森玉）、曾昭燏、郑宝钧、黄文弼、徐炳昶、裴文中、苏秉齐、尹达、夏鼐和郑振铎齐名。这时的他年轻，精力充沛，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浑然不觉。

> 1966年9月2日，他趁红卫兵不注意第二次自杀成功，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我最后的一天。”

1957年陈梦家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慎重一点〈改革〉汉字》，随后他和向达很快成为考古所首批重点批斗对象，王世明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对陈梦家的批判会，主持会议的郑振铎忘记改口，脱口而出“批判陈梦家先生的言论”，王世明作为考古所学员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也忘记改口，说道“揭发陈梦家先生……”

突如其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妻子赵萝蕤、包括岳父赵紫宸都在积极寻求政治上进，曾经文雅的萝蕤也开始对丈夫进行思想改造：“早醒，又和梦家作思想斗争。我告以应不吃屎，不骑马，以此两句作座右铭，不承担未有之罪，但亦不自高自大，骑高头大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1951年陈梦家在国文系的小组会议上一遍遍地检讨自己。

此后反右运动逐渐升级，对他的攻击也转向人身层面：说“他是‘冒牌学者’，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陈梦家之前的一个学生1957年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评〈殷墟卜辞综述〉》，让对陈梦家的批判具备了更复杂的政治意味，至今仍是考古学界一段未解的复杂公案。

“有人站出来说话吗？”我问张长寿。

“那是搞运动啊。”张先生平静地说，“这么说吧，《殷墟卜辞综述》，没有比它更好的综述。后来小屯和其他地方出的甲骨，对《殷墟卜辞综述》建立起来的价值增加多少减少多少，或者说动摇多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过一会儿他补充说：“一个人要经历两次那样的运动，怎么吃得消啊。”

可以确定的是，在摘掉“右派”帽子后到他自杀前，陈梦家努力尝试接续自己的学术生命。1963年，他准备撰写《东周铜器断代》，材料也已收集好。王世民还记得，1966年初，“文革”开始前，陈梦家还坦承自己为了研究侯马盟书，将《左传》认认真真读了一遍。“一般人不会对后学这么诚实。”王世民说。

“一个学者要同时具备天赋、眼光、学养、精力、恒心、勤奋这些条件是多么不容易，而自身条件之外，还要有外界机遇、环境的帮助，陈梦家在这些方面可谓得天独厚，这就是他能够成其独一无二之学问，直到今日仍然让许多后辈自愧不如的原因。”韩巍这般总结。

（感谢北大李零教授、陈轩为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文中图片均由方继孝先生授权刊载）

www.csvw.com



上海大众汽车致力与自然同生共兴

上海大众汽车在向社会提供一流产品的同时，更将绿色环保理念贯彻至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乃至整个产业链。
我们以行作则，让企业发展与环境和谐共生，与您共享醇净自然之美。

净享自然 与卓越同行

上海大众汽车
SHANGHAI VOLKSWAGEN

30th Anniversary 1984-2014
与卓越同行
PROGRESS WITH EXCELLENCE

上海大众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20-1111

朱家溍：“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

朱家捐赠承德避暑山庄的明清家具在运送途中被漠视、毁损，王世襄撰文《萧山朱氏捐赠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庄盗宝大案》声讨，替朱老不平。

记者 孙若茜

王连起先生讲起他和朱家溍老先生相处的往事：王先生受朱老启发，一直将养盆景作为闲情逸致。欲罢不能时，总想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把玩，因而一日在朱老面前发起感慨：“哪天没事儿我也卖盆景儿去得了！”朱老说：“好，到时候我给你讲宋、元、明、清的盆景儿历史，另外，让徐邦达把盆景儿画下来，再让启功作诗题赞。”

旁人眼中小小不然的喜好，却在一句玩笑话里被老人“玩儿”得如此认真。

追索真理不必拘于形式

朱老堪称文博杂家，见他所著《故宫退食录》中包罗万象便可获知，书法、绘画、碑帖、珐琅彩瓷器、漆器、木器、图书、古砚、古建筑、明清室内装修陈设、园冶等，无所不有。他又堪称文博大家，从戏曲到文物，凡接触都必有研究，凡研究都尽可能地深入，并非蜻蜓点水地略知一二便可满足。

在对诸多领域的研究中，朱老所依靠的多是生活中积累的经验阅历，或是通史、档案，而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的专业书籍。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员王健华在刚刚进入陶瓷研究组时，向朱老求得的点拨即是如此：关于研究方法，朱老让她先看器物，从器物出发去找文献，再从文献上的描述来印证器物，反反复复几个来回，在这反复之间观察，不要迷信别人看到的，而要用自己的眼睛发现别人没发现的，或是将别人没有讲透的细节写录下来。



朱家溍在书房中

当时王健华还曾向朱老请教该看些什么书来学习，朱老并没有推荐她看陶录之类与专业更为接近的书，而是将手边6本已经发黄的《纲鉴易知录》赠予她，让她先从历史学起。他对王健华说，将来不论研究故宫中的任何东西，全部要从历史入手，器物皆历史产物，若不懂历史只学器物，永远都是鼠目寸光，根本不可能学懂。王健华觉得当时的自己能在鉴定上比同龄人进步快，全凭着遵照朱老的研究方法以及对历史观的掌握。

朱老的小女儿朱传荣说，《纲鉴易知录》是朱老极爱推荐给年轻人看的书。若有人对他说看不懂，他便会说：“看不懂先跳过去，看完第一遍，第二遍有些地方自然就懂了。”这正与朱老在中学期间，其父命他用课余时间点读全部

《资治通鉴》时用的方法如出一辙。她说朱老有句“名言”：“古人不是傻子。”

王连起说，这套授予王健华的方法也是朱老自己在研究时所用的，从他写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比如，有一次他请朱老撰文谈宋高宗的书法，朱老从历史入手，列题为《宋高宗付岳飞敕书与批答》，文章说的是宋高宗书法的改变与当时政治形势间的关联。这显然是只看书史、画史的人所不能了解的。

朱老的文章以在角度、观点上出新出奇制胜，而在行文上向来不会去长篇赘述甚或炫耀文笔，不论什么题目，皆是深入浅出。朱传荣说，能让读的人懂，就是朱老的追求。她认为，这种追求或许也是那一代人有关审美的延伸：他们不爱强调什么东西是一种文化，而爱去强调一种感受，“这样不行”、“那样太丑”、“那可不成”，在生活中朱老的话总是爱这么说。

朱老的忘年交赵珩说，他在与朱老聊起书画、戏曲时，也发现他对纯理论性的东西不感兴趣，并不像现在的学院派作风，喜用似通非通的东西去故弄玄虚。他认为，由这样的学养而生发的文章自然就会是深入浅出。他说，评价朱老的文章或用辛弃疾的词或许贴切，即朱老所作的境界早已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是“却道天凉好个秋”。

朱老的文章向来极少沾染所处时代的风气，实在难能可贵。其中，关于戏曲研究的《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与《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两篇就十分典型。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研究员陶晓姗说，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清朝统治者的批判态度影响了人们对清代宫廷戏曲的看法，逢帝后必言奢侈、遇宫廷必说腐朽的批判论调在当时成为一时风尚。而朱老的这两篇文章，对清代戏曲的研究与当时盛行的以阶级立场评判高下的做法截然不同：语言平实，冷静客观，历史地看待研究对象，并给予公允的评价。她认为，此后学术界对清代宫廷戏曲评价能逐渐转向客观，回到正常的学术研究轨迹上来，朱老这两篇研究就是关键转折点。

好似在对真理的追索中，时代风气从不是朱老的障碍。又比如故宫的“易培基盗宝案”，当时法院封存的所谓经专家鉴定后确认的一大批假古董、假字画，因查不出来源就再无人理会，1949年，朱老建议马衡院长撕掉封条，开箱看看。打开后朱老逐箱逐件查过，发现其中收纳的宋徽宗《听琴图》和马麟《层叠冰绡图》并非赝品，而堪称珍品，立即使它们成为钟粹宫绘画陈列室的主要展品。虽然当时该案件早已是悬案，开箱或已无大碍，但人人都知道那原是个背后有派系斗争酿成的冤案，因此还是无人愿意沾染。若不是朱老对故宫藏品鉴定的严谨和对“真相”的质疑在他心中远超过了时代的“禁忌”，两件珍品又怎能重见天日？

收藏不必为一己所有

据《萧山朱氏宗谱》载，自朱文公朱熹到朱家溍这一辈，为第二十五世。民国成立时，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任职于财政部，担任参事、盐务署长。故宫博物院成立，又被聘为专门委员会委员，负责鉴定故宫所藏古代书法、绘画、碑帖及其他古器物。

既有财力又有鉴赏力，这使得朱文钧从30岁左右就开始大力收购碑帖字画，到了40多岁，所蓄法书、名画、善本图书以及铜、瓷、玉、石、竹、木等古器物，已有相当多的珍品、精品。如启功在朱家收藏目录《介祉堂书画器物目录》题跋中所说：“无或逾此完且美也。”

但朱家收集的藏品，乃至用来包容它们的旧式大宅院，都只是陪伴了朱家溍的幼年及青年时光。从1953年起，朱家就将收藏陆续捐赠予国家。捐赠数目之多，档次之高，若拍卖，真是无法论价。

当年捐赠之时朱家家宅已经充公，只剩一间蜗居。其收藏全部无偿捐赠，曾招致很多人的不解，常有人说，朱家是因时局而不得不捐。

其实，朱家选择捐赠700余种碑帖，是朱文钧在世时就已许下的承诺。当时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欲申请专款10万元收购朱家所藏，被公认系统最为完整、拓工最古的碑帖拓本，以补充故宫这方面收藏的不足。结果被婉拒，他的理由是：虽然故宫是这些碑帖最好的归宿，但暂时还要留它们在家中用以研究，将来也不用再提价钱，自会全部无偿捐赠。

碑帖之后的两次古籍、器物的捐赠均由朱家溍主张：1976年，明代紫檀、黄花梨木器和清代乾隆做工紫檀大型木器数十件，以及明代名砚、宣德炉等捐赠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同年，数万册古籍善本捐赠给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4年，包括唐朱澄《观瀑图》、北宋李成《归牧图》、南宋夏圭《秋山萧寺图》在内的书画及明成国公朱府紫檀螭纹大画案等，捐赠浙江博物馆。自此，已可以说倾其所有了。

朱传荣回忆说，当年先发还了抄家物资，后发还房子，家里只剩下一间住房，根本没有地方摆放那些家具。若要继续为一己占有，任凭其价值多高，也只能堆落在院中。而院子当时已经变成了街道工厂，每天二三十人在里面叮叮当当地做着机油滤芯儿，家具放在那样的环境中，岂不是面临灾难，和被毁了差不多么？她说，那时候有很多进出口公司的人想要借机收购家具，天天守在一旁，就像是天葬台上的秃鹫。而用朱老的话说，他们都是大二道贩子，家具文物卖到他们手里，就会流散到国外，他不愿这样，于是决定捐赠。

赵珩说他曾与朱老讨论过对于收藏的看法，二人观点一致，都认为收藏不过是个过程。“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更迭，历来速于西方社会，一件收藏



1959 年冬天，朱家溍（左）和母亲与刚拍完朱家古家具的王世襄（右）合影

品伴随收藏者的一生已属不易，焉能子子孙孙永远为一家一姓保存下去？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前朝书画之上钤有‘子孙永保之’或‘子子孙孙永保之’的印章，其实当我们展卷拜观时早已不知流经多少藏家之手。”赵珩说，他家中也历经不少文物流转变迁，但都为着一句“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而觉得全无所谓。

朱传荣说，很多人问过他们兄弟姐们，作为儿女是否都同意捐赠藏品。她说：“家藏的艺术品或者文物，不是财产，不应该视为财物，用钱买来后，它体现的是人欣赏上的东西，是多少年来文化的精华。虽然经你手收集和保藏了很多年，但它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私有的东西，就应该是产生过这个文化的环境里边的，不应该流散到其他地方去。我的祖父，我的父辈都这么看，我们这一辈人，第一应该尊重他们处理自己东西的权利，第二，也全都赞成他们这样的做法。”

朱老曾有一句：“古器物有聚有散，有散有聚。‘聚’是一乐，‘散’而能得其所，亦是一乐。”但也有事与愿违的时候。王世襄在 1982 年前往避暑山庄时，看见朱家捐赠的家具中紫檀坐墩缺少一块牙子，乾隆紫檀叠落式六足画桌被肢解的一分为三，其他另外多件也有不同程度的划伤开裂。后来得知，是司机在半途卸下家具，跑了趟私活儿，再次起运时又野蛮装卸，致使家具损伤。回京后告诉朱家溍，朱老面色突变，半晌说不出话来，长叹一声：“没想到捐赠竟送进了屠宰厂！”

朱传荣回忆父亲当年对这些家具的悉心呵护，定期准会用鬃刷在上面打蜡加以维护。她自己还是个几岁孩子时，就清楚明白这些家具是不准在上面放热水杯子，不准在上面玩儿玩具的。

自己的孩子碰一下都心疼，可想，得知它们被别人弄得伤痕累累时，朱老的痛心，或还应该有愤怒。但是，除了王世襄撰文《萧山朱氏捐赠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庄盗宝大案》记述、声讨此事外，朱家对此从未发声。我问朱传荣，为何不再提及此事？朱传荣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90 年代时，这批被损的文物曾被运至故宫修复厂修复。故宫中的同事来问朱老，要不要去看看？当时朱老说去，她便也想同父亲一起去。但是过了两三天，朱老都没有再提。她问起，朱老说：“不看了，看了伤心。”一直到又过了几年，一次收藏黄花梨家具的叶承耀来北京，请朱老介绍他去避暑山庄看一看，朱老写了介绍信，朱传荣陪同前往才又得见了那批家具。

朱传荣说，见到家具时确实吃了一惊，通常我们在对比文物珍品的照片与实物时，会觉得照片远不能反映其风采，但她看到的却恰恰相反。而后，她又补充说，这些家具失色还有另一个因素，即长期放置会失去其当作家用时，人给予的滋润它的过程。她讲述时，话语间依然没有追遣。

朱传荣说这一点她和父亲很像，遇到任何事都尽量不往伤心、生气的地方去想，她的母亲有个形容父亲的话：“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



Let's Get Together

关注天达华联暇步士新浪官方微博

关注暇步士服装官方微信

是说，做人要有一个骄傲，得懂得对自己好。她觉得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从不去自己为难自己，得释然的时候，且能释然。

发现美不须身处闲适

没有用家中的藏品换座大宅，朱老的晚年就一直在30平方米大的平房里安居。赵珩回忆，每次去朱老家里时，二人总会左右分坐在外屋仅有的两张粗木扶手椅上，中间是个茶几，对面的方桌上总是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直到90年代中，朱老家里摆的还是一台12英寸的小电视机。每逢冬季，屋子就要生上蜂窝煤炉子。里间是朱老的卧室兼书房。

那个年代，这样的生活条件显得有些简陋，那也正是很多人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去挣些外快的时候，可朱老从不动心。王健华清楚记得，那时候常有人想请朱老题字，或请他去参加各类开幕式，这样的事情，对方都会备个红包。有一次，一个搞戏曲的人想邀请朱老参加会议，让她牵线搭桥。朱老看过会议资料后说："你以后别给我揽这种事儿，我心里有数儿，这种钱我不要。"说罢拉开抽屉，里面有几个装钱的信封，王健华见那都是少得可怜的稿费。朱老说："这是我应得的东西，其他的都不应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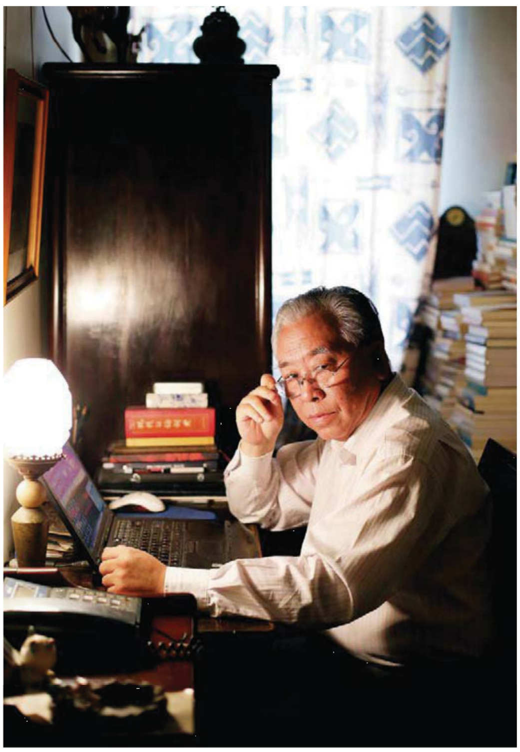
什么钱挣什么钱不挣，朱老心里是个明镜，什么钱花什么钱不花，他也毫不含糊。王连起说，90年代中，朱老时常和他们一起去转转盆景，偶尔也会出手买回来。通常他们看上一个盆景时都会去跟人砍砍价，朱老往往会在旁边小声说："别砍了，多好看啊！这可不容易！能培养出来这是第一不容易，大老远地运过来在这儿风餐露宿地卖，北方又凉，这是第二不容易。"真要是中意，他肯定毫不还价地买下来。

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显然还有朱老自家小院中的花植繁盛，在不大的空间里，他还建构出"院中八景"：两棵太平花被他称作是"太平双瑞"，花下狗尿苔是"玉芝呈祥"，葫芦藤架为"壶中天地"，两株老丁香是"香雪春风"，紫色牵牛花在甬道两侧"紫云绕径"，墙角向日葵为"映日金轮"，窗外槐树早就"槐窗月色"，房后的杏树叫"红杏朝晖"。

还有更绝的，朱老的大女儿朱传移说，家中地方小，衣服没地方挂，就在屋里牵上一根铁丝，毛巾、衣服就都缀在上面，朱老管这叫"天垂云幔"。

朱传荣对我说，大可不必把这些看作她父亲的苦中作乐，那样只能是我们自顾自地给老人说的玩笑话附加了太多情绪。

再说朱老自取的斋号"蜗居"，除了说出"小"以外，还另有解读。朱传荣说，父亲蕴意的是蜗牛之脆弱：它在花盆底下潮湿的地方，你也许无心去害死一只蜗牛，但是搬了一下花盆，它就粉身碎骨了。由此可见，个人和天地之间的变化相比，命运真的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张雷 摄）

赵珩

朱老此蕴意虽然伤感却并非自弃，他最善用有限的"可以掌握"去对抗无限的"不能掌握"。就比如在"三反"运动开始后，1952年7月，朱老和王世襄等被关入看守所，一年又10个月。同房间的是一位人民大学的俄文老师，朱老便要求向他学习俄语，对方同意后，朱老立即写信让家里给他买了两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行的广播俄语课本上下两册，认真地学了起来。虽不能掌握出行的自由，他却在极为有限的空间里给了自己获知的自由。

朱老面对抄家时的姿态也可作一佐证：有一天朱老从故宫下班，正赶上一次小规模抄家，到晚上21点，才能考虑吃晚饭。夫人下午本来要出去买菜，但还未来得及，抄家的人就上门了，晚上一家人只好用葱花炒一锅窝头，就些咸菜凑合一顿。朱老不仅没有因抄家而伤了胃口，还连吃两碗，又喝了两杯酒，很快就睡熟了。朱传荣说，父亲当时定是在想："睡不着又怎样？既然不能左右我人生的大命运，至少还要能左右自己是睡得着还是睡不着。"

赵珩也回忆起一则，大概2001年左右，朱老被检查出患有肺癌。知道他的病情后，赵珩心情沉重，再去朱家时就不抽烟了。朱老问他，"你怎么，戒啦？"赵珩支吾："没有，您现在不是呼吸道有点儿问题么，我就不抽了。"朱老忙说："没事儿，没事儿！"转身就回屋拿出一盒大中华，让赵珩抽，他自己也抽。抽完后朱老左顾右盼，偷偷问他："令尊是不是肺癌（去世的）？""是。""令尊到最后疼不疼啊？"如实答说："不疼。"朱老听后，很是释然。

2003年，朱老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 新媒体

www.lifeweek.com.cn



平板客户端

数字精选版：

在App Store、各大安卓市场中
搜索“三联生活周刊HD”即可免费下载
（支持NewiPad Retina高清屏幕）

iPad原貌版：

内容完整，年订阅价低至3元/期，
在App Store搜索“三联生活周刊iPad版”

扫描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短信发送“三联生活周刊”到12114

手机客户端

3.0版全新上线，完美支持iPhone5，微博、微信一键分享
在App Store里搜索“三联生活周刊for iPhone”免费下载
在各大安卓市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免费下载安卓手机版





三联生活节气

本刊在“三联生活节气”版书架中上线，请在苹果商店（AppStore）搜索“三联生活节气”即可免费下载

扫描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微博
@三联生活周刊
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
搜索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三联生活网 www.lifeweek.com.cn
生活者社区 www.lifeweeker.com
手机客户端在App Store、各大安卓市场中搜索“三联生活者”即可免费下载

• 彩信手机报

每周六期，当周杂志核心内容。8元包月（需开通彩信服务，价格不含通信费，前72小时免费试读）

移动：发送SLZK到10658000订阅　**联通：**发送SL到10655111订阅　**电信：**发送SLZK到10659000订阅

货币政策转向尚早

在经济增长放缓之际，物价涨幅的回落，客观上为货币政策的放松提供了外部空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呼声也再度高涨，不过，这是否真意味着货币政策转折点的到来？

主笔 谢九

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8%，时隔一年半后，CPI重新回落至“1”时代。

4月份物价涨幅的回落，主要因素是蔬菜和猪肉价格下降所致。4月份的鲜菜价格下降7.9%，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28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下降7.2%，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21个百分点。蔬菜价格的下跌主要是受到天气影响，去年4月的“倒春寒”导致蔬菜价格大幅上涨，而今年4月全国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蔬菜供应量大增导致菜价快速下跌，这种天气因素导致的价格波动并不具有持续性，未来几个月应该会逐渐恢复正常。4月份的猪肉价格基本上处于本轮猪周期的低谷，在经过持续下跌后，猪粮比价已经跌破警戒线，继今年3月底启动第一批猪肉收储后，发改委表示近期将会启动第二批收储计划，按照以往的猪周期经验，经过前期出栏量的大幅减少以及收储计划的刺激，下半年猪肉价格企稳回升将是大概率事件，而一旦猪肉价格开始反弹，很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拉高CPI水平。

如果下半年猪肉和蔬菜价格都出现探底反弹，拉低4月份物价水平的因素将不复存在，4月份CPI的“1时代”或许只是昙花一现，并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物价水平的常态，更不会意味着就此迎来通缩，所以，如果仅仅因为4月份的物价回落就放松货币政策，显然是一个并不充分的理由。

中国经济增速虽然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但是降准等货币政策并非眼下必须的选项，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乏力并非缺乏流动性所致，通过降准释放流动性，除了刺激资产泡沫之外，对经济增长和转型起不到太大作用。

今年一季度，我国的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等关键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不过更多是经济增速回落带来的正常回归，并非意味着流动性出现紧缩。某种意义上看，目前的流动性还算是较为充裕。从广义货币M2来看，3月份同比增长12.1%，虽然增速同比放缓，但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货币增长过快造成基数较高，2013年第一季度末的M2增速高达15.7%，2014年第一季度M2新增5.4万亿元，虽然比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但按全年增长13%的预期目标估算，进度仍快于往年正常水平。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5.6万亿元，虽然比上年同期少5612亿元，但也依然创下季度历史次高水平。从市场利率看，今年一季度的货币市场利率、债券收益率、信托产品收益率、民间融资利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显示出市场资金面较为宽裕。因此，无论以怎样的角度，中国经济目前的流动性并不紧张，并没有急切的降准释放流动性的需求。

按照央行在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所言，要“寓改革于调控之中，把货币政策调控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因此，货币政策也应该更具针对性，未来货币政策可能会更加强调精准性，对于有需要的行业适度放松，对于需要限制的行业则更加紧缩，以此和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保持同步。市场期待的全面降准，预计在短时间内还不会到来。面对近期外界对于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呼声，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短期数据出来不一定说明问题，央行一直在流动性方面进行微调，目前国务院强调宏观调控要有定力，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刺激。

2009年国内货币政策全面放松，负面后果之一就是大幅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加剧了部分行业的产能矛盾，成为中国经济至今难以摆脱的两大难题。如果现在中国经济再次全面放松货币政策，很有可能将2009年的故事重新上演，在中央政府反复强调不搞短期刺激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全面放松的可能性并不大。

4月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大涉农资金投放，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其实已经体现出货币政策的分化迹象，对于重点扶持的行业给予定向扶持，而不是不加区分地全面放松。从央行近期公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可以窥见这种定向调控的迹象。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第三产业剔除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3.74万亿

元，同比增长15.6%，增速较上年末回升1.9个百分点，而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08万亿元，同比增长6.0%，增速较上年末回落1.5个百分点。服务业和产能过剩产业的贷款增速的分化，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优化调整，同时也体现了货币政策分类调控的思路。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微妙时刻，以房地产和制造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引擎动力正在减弱，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正在悄然兴起，这种新旧势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使得GDP增速显著放缓的同时，并没有对经济社会带来严重冲击，尤其是就业指标表现稳定，第一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8%，比上季度只小幅提高0.03个百分点，这无疑给了中央政府不搞大规模刺激的信心，在央行今年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中，首次将“保持定力”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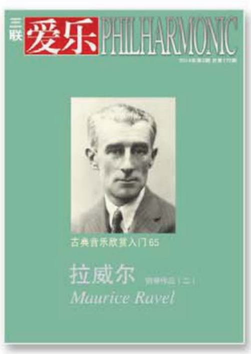
从目前中国经济的现状看，最需要放松货币政策的当属房地产行业。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房地产行业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但是一个只会疯狂上涨的房地产业，则反过来绑架了中国经济乃至民生，成为过去几年最为人诟病的行业。在经过了过去几年大幅上涨后，今年的房地产行业难得出现了冷却降温的迹象，从短期看，房地产降温显然会进一步拉低中国经济的增速，不过从长期看，房地产行业经历一次真正的调整后，无论对于行业自身还是中国经济，都是有益无弊。

最近几年来，国内房地产行业大概经历过两次小规模的调整，最终都是因为货币政策的放松，使得调整无疾而终，最终反而迎来更大幅度的上涨。第一次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国内房地产在2008年陷入低潮，从一线到三、四线城市量价齐跌，不过这一轮危机因为“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以及房地产政策全面放松而很快消散于无形，房地产市场迎来报复性反弹。第二轮调整始于2011年底，这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整虽然价格没有出现明显下跌，但是成交量极度萎缩，不过2012年6月央行突然宣布降息，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周期的到来，再次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上涨。这一轮上涨持续至今，直到近期才开始出现明显的降温迹象。

由于本届政府一直强调不会推出大规模刺激，加之有前两次放松货币政策带来房地产上涨的前车之鉴，因此对于再次放松货币政策应该会有足够的谨慎。本届政府虽然很少提及如何调控房地产，但是从实际作为看，思路明显有所不同，从大规模推进自住房建设，到近期任命棚改经验丰富的前辽宁省省长陈政高接手住建部，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思路其实已经呼之欲出。

如果央行现在急于降准，释放出来的不仅是数千亿元的流动性，更是会向市场释放出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从而转变市场预期，而后者的影响可能远超过前者。中央政府多次提出要保持定力，不搞刺激，面对现在经济增速放缓，市场对于放松货币政策的呼声，现在正是考验定力的时刻。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传真）
E-mail: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4年第五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65

· 拉威尔：当钟摆定格于微观世界
· 孙健、谌蕾、石岩、李庆任、孙冰洁等对拉威尔的《小奏鸣曲》、《古风小步舞曲》、《海顿风格小步舞曲》、《高贵而伤感的圆舞曲》和《鹅妈妈》的精彩解读

逝者 波兰作曲家沃伊切赫·基拉尔
专访 阿巴多晚年访谈录
话题 钢琴的黄金年代
早期音乐 朱利奥·卡契尼
乐史空间 布鲁诺·瓦尔特自传《主题与变奏》（一）
作曲家档案
海因里希·伊格纳茨·弗朗茨·冯·比贝尔及其家族
听片、购片与收藏 捷克指挥家们的唱片漫笔之一，塔里希篇

《爱乐》2014年订阅须知

2014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4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
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梅赛德斯 –AMG 公司董事会主席慕容涛和 CLA 45 AMG 汽车

奔驰“特种部队”在华七年间

今年是梅赛德斯 –AMG 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七个年头，“七年之痒”的魔咒正在被改写为一个“七年不痒”的正剧，年度扩张计划正在有条不紊推进中。董事会主席慕容涛表示：“自 2007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AMG 品牌在中国的产品线已覆盖了包括紧凑车、轿车、轿跑车、SUV、敞篷跑车、超级跑车等各个细分领域，中国已经培养成为 AMG 在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目前中国 AMG 经销商数量已经达到 53 家，覆盖 35 个城市。我们计划今年将在 4 个新城市拓展 7 家新的 AMG 经销商店。”

主笔 / 李三



AMG被称为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特种部队”，这个位于德国阿法特巴赫的高性能运动车改装厂，得名于三个创始者Aufrecht、Melcher和Grossaspach的姓名首字母缩写。2005年，奔驰正式将其收入麾下，从而使得AMG从一个改装品牌成为奔驰的全资子公司，AMG车系也自此成为奔驰向宝马M系叫板的王牌。

AMG的传奇始于赛道，它是F1赛场上唯一的“特权车”，自1996年起，AMG承担起打造F1安全车的使命。但事实上，它在赛场外早已经声名远扬。在生产中，AMG坚持每台发动机制造从开始到组装全部过程都由一位工程师负责，最后工程师会在发动机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一人一机”的理念为这个运动品牌融入了更多感性的元素。

三联生活周刊：AMG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情况如何？

慕容涛：作为梅赛德斯－奔驰旗下的高性能运动品牌，AMG始终以专业的运动精神和精湛的制造工艺致力于满足消费者对顶级奢华、专属个性、超凡性能和动感设计的要求。我们在中国市场销售的AMG车型一共有14款，可以说是中国市场产品线中最齐全的高性能品牌之一。我们对中国市场的销售业绩非常满意，对未来的发展也充满信心。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AMG开始普遍采用涡轮增压技术，这是否标志着AMG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

慕容涛：涡轮增压技术赋予小排量发动机更加强劲的动力输出，这也构成了AMG的核心竞争力。比如说搭载在A45和CLA45的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性能表现就跟SLS超级跑车的发动机一样完美，不仅如此，还兼具极高的燃油经济性，油耗非常低，所以说涡轮增压技术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S63 AMG轿跑车的市场定位是什么？

慕容涛：外观美轮美奂，内饰尊贵奢华，这是我们最好的AMG产品之一。这款车的发动机性能惊人，动力输出高达585马力，峰值扭矩900牛·米，67%的扭矩都是分配到后轴，可以想象它在赛道上的表现将会无与伦比。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纯电动跑车与AMG采用的高性能技术将互相融合吗？还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慕容涛：我们推出过SLS AMG电动版，是迄今为止百公里加速最快的纯电动跑车，由梅赛德斯-AMG研发团队完全自主开发，积累了很多经验。它的动力输出极为强劲，超过所有SLS AMG的内燃机版本。而且我们为这款车开发了四轮独立的分配，动力独立输出到每个车轮。事实上，这款电动版实现了销售，也获得了积极的客户反馈。将来我们还会继续发展类似项目。电动汽车的发展途径有很多，但它一定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有些汽车厂家开始试水电商，在这方面AMG有没有比较成功的营销方式移植到中国市场？

慕容涛：首先，梅赛德斯－奔驰品牌尝试了很多电商举措，但AMG品牌暂时还没有。未来肯定会不一样，现在我们在线上平台发布很多AMG品牌、产品、活动的相关内容，比如即将问世的超级跑车AMG GT，内饰相关的信息就是最先通过线上平台发布的。

线上或者说电商平台更多起到传播信息的作用，但其实对于大多数汽车品牌来讲，汽车销售意味着驾驶体验，尤其对于AMG这样的高性能汽车品牌来讲，客户亲自试车的体验是购买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三联生活周刊：奔驰AMG车主在欧洲的年龄主要集中在40～45岁，你认为奔驰AMG的车主年龄是否偏大？AMG是否考虑推出更年轻化的车型？

慕容涛：近几年来，客户的平均年龄呈现更加年轻化的趋势，对目前用户群的组成部分，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进入中国市场之初，组成AMG绝大部分销量的是SL、E、CLS、ML级等车型，这类车型相对更昂贵，相应的消费群体需要经过一定积累才能够有这样的购买力。当看到越来越多中国的年轻人进入了富有的精英阶层，我们开始尝试用革命性产品来占据更多的年轻化市场，以便争取我们的目标客户。



卅载不老如新的“理想国”

文 丘濂

4 月 29 日，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NU SKIN 如新集团在上海市奉贤区举行了大中华创新总部园区盛大的开幕仪式。这场仪式从头至尾低调、平和，充满温馨的气氛，而能调动起兴奋之情的，是仪式开始时 NU SKIN 如新大中华区掌门人范家辉那独具个性且激情洋溢的演说。

他说：“10 年前，我和团队核心成员还在泰国的时候就曾做过一个梦，当时的梦想是，我们这个团队，一定要在美国本土之外建立一个 NU SKIN 自己的大楼，作为地区总部。2007 年我回到大中华地区，这个梦暂时放下，但放下并不等于放弃。当时大中华区域的业绩还不到 2 亿美元，我们重新出发，也重新跟我的伙伴们做了一个梦，即几年后我们要将大中华的业绩做到 10 亿美元，这个梦我们去年实现了，业绩突破了 10 亿美元！同时，我们也继续在做第一个梦，即要盖一个大中华区域的总部大楼，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我们会继续做梦，因为我们最大的梦想是 NU SKIN 如新一定要稳健经营，一步步做到更好。做到更好的时候，资源就会更多，企业才可以变得更好、更大！为什么要变得更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资源有能力去帮助更多人，赋予他们提高生活品质的力量！所以我们要继续做下去，永远持续地创业。”

彼时彼刻，范家辉和他的伙伴们所置身的创新总部园区，真的就像一个梦幻般的空间。

这片巨大的建筑综合体占地面积超过3.8 万平方米，相当于6 个足球场大小。徜徉其中，最让人赞叹的是它以人为本的空间设计：工作区域完全体现“开放式办公”的理念，即使范家辉本人也没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室和固定的座位，所有员工都自由地坐在一起。园区内地中央公园同样是一个巨型的开放空间，可供员工们开阔思维；园区内设有咖啡厅、健身房、篮球场、BBQ、卡拉 OK、影视厅、台球室等休闲娱乐设施。

也不可小觑的是园区内绿色科技的运用：园区由参与上海地标性建筑——环球金融中心项目的 John Koga 领衔设计。为了保护周围环境，园区采用环保技术材料，75% 以上空间使用自然采光，园



NU SKIN 如新集团董事会主席暨受饥儿滋养计划执行总监伦兆勋



NU SKIN 如新集团首席科研执行长暨产品开发执行副总裁曾润海

区的绿化面积超过 28%，此设计正在通过美国绿色建筑协会的 LEED 金牌认证。

作为 NU SKIN 如新集团发展史上最大的海外投资专案，大中华创新总部园区的落成，展现了 NU SKIN 如新集团对华市场的信心和决心。大中华创新总部园区整合了世界级抗衰老研究中心、生产基地与体验中心，其产能可支持未来销售业绩的 10 倍增长。

NU SKIN 如新集团自成立起已经走过 30 年岁月，进入中国也有 11 年时间。在开幕式举行之际，也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最佳时刻。

从美国到中国

刚刚完成了开幕仪式的致辞，NU SKIN 如新董事会主席伦兆勋的眼睛里还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连夜乘飞机赶到上海，他的脸上并未显露出一点疲惫。“三年前我来到这里，看到的是一片草地，如今这片美丽的建筑就好像草丛里长出的蘑菇一般那样神奇。”伦兆勋说，“但你知道，一栋建筑物的完成，肯定不像蘑菇生长那样简单，它凝结了工人们辛勤的汗水。这就好比公司的成长，也是许多人的努力累积起来的结果。”

伦兆勋是 NU SKIN 如新公司从诞生到发展的见证者。1984 年，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伦兆勋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的大学同学罗百礼找到我，想让我一起参与成立一家创新型的公司。我之前在律所工作的环境非常优越。我们西装革履，在玻璃写字楼里上班，踩在来自波斯的地毯上，十分惬意。当时我本想以律师身份加入 NU SKIN 如新公司，但由于我们是初创公司，彼此之间没有明确分工，有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做。那段岁月艰苦，却十分有趣。”

能够放弃另一份优渥的工作，吸引伦兆勋的正是 NU SKIN 如新公司的产品理念和企业文化。还在法学院读书期间，罗百礼在一次和姐姐的谈话中，意识到了市面上的保养品真正有用的成分只占少部分，其他都是添加蜡、矿物油、酒精等伤害肌肤的成分或为增加容量而添加的填充物。“为什么没有人提供百分之百有益成分的保养品呢？”罗百礼产生了创业的念头。在美国犹他州的普罗沃市，NU SKIN 如新以 5000 美元资本创立。“荟萃优质，纯然无瑕”就成了 NU SKIN 如新自创始之日起在产品制造上的理念。当年，制成品被放在一个一加仑的空罐内，寄到罗百礼家。对产品有兴趣的顾客，需要自备容器到家中，让罗百礼用汤匙为他们装添产品。这只汤匙成为 NU SKIN 如新集团版图的开端，它所代表的意义是：改善生活质量和生命格局的强大影响力，往往始于小而简单的第一步。

1991 年，NU SKIN 如新在香港开拓了首个亚太区海外市场；1992 年，NU SKIN 如新台湾成立；1995 年，NU SKIN 如新澳门分销中心开幕。2003 年，NU SKIN 如新正式进入中国大陆。“我们那时在产品概念和开发上都非常成熟，市场对我们产品独特的配方有着巨大的需求，我们的销售团队也已经扩张到千人。既然在亚洲其他一些小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都很成功，我们为什么不到亚洲最大的市场来试试呢？”伦兆勋说。

不同于 NU SKIN 如新在全球其他 52 个市场的经营模式，经过前期考察，NU SKIN 如新根据中国内地的法规环境和消费者的购物习惯，特别创建了“体验式营销”的方式，在不同的城市分别打造了生活体验馆、形象店和时尚店。消费者在购物的同时既可以全方位了解 NU SKIN 如新的历史、企业文化、科研实力和优质产品，又可以通过形象店内宾至如归的服务以及贴心的产品介绍和试用，获得切身的温馨感受。

与此并行不悖的是，作为直销行业领导企业之一，NU SKIN 如新在中国一直积极提倡健康直销的概念，争取政府各方面政策支持的同时，也在加深消费者对于健康直销的认知程度。

“直销不是新颖的观点。用电影来举例，很多时候你选择去看某部电影，朋友的意见具有很大的参考作用。这种口碑效应是非常强大的营销方式，它也是属于人性的一部分。我们的销售人员在向客户推广产品之前，都会亲自去尝试。因为我们认为只有亲身体会，才能将这款产品卖好。这是我们能够亲切自信向客户介绍产品的原因。”伦兆勋说。

NU SKIN 如新也是中国政府颁发的首批直销牌照的获得者之一。就在 2 月份，NU SKIN 如新一直推动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曾在世界直销协会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s）任职的伦兆勋看来，“这对在中国建立直销行业的良好形象将会有很大帮助。一起做，才会力量大。”

岁月如新的奥秘

出现在眼前的曾润海博士比照片看上去还要年轻。他充满活力又颇具幽默感，虽然年逾花甲，但岁月并未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迹。“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很享受 NU SKIN 如新所提供的科研环



NU SKIN 如新集团全球业务营运总裁邱尔丹



NU SKIN 如新大中华区域总裁范家辉



NU SKIN 如新大中华协同事务区域副总裁暨华南总裁郑重

境。当初在构建大中华创新总部园区的时候，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要突出研发功能，整个园区要为研发服务。多年来，NU SKIN 如新投入研发的经费每一年都在增加。”曾润海说。

曾润海曾是华茂（Pharmanex）——NU SKIN 如新于 1998 年收购的一家营养补充品公司的创始人及核心管理团队成员之一，目前是 NU SKIN 如新集团首席科研执行长暨产品开发执行副总裁。多年来，他与团队一直致力于抗衰老产品的开发。“在同行业里，很少有像 NU SKIN 如新这样的公司，在个人保养品和营养补充品方面同时具备抗衰老的技术，实现内外抗衰老。这是我们能够成功在全球 53 个市场占领份额的制胜法宝。而现在，我们所取得的抗衰老科研创最新成果 ageLOC，可以说又是领先业界的。”曾润海说。

英文“age”的意思是“年龄”，“loc”的意思是锁住，ageLOC 顾名思义，就是“锁住年龄”。“人类身体的机能，都离不开基因活动。启动一个基因的时候，就会制造一种蛋白质，这称为基因表达。我们首先发现了某些与老化息息相关的特定基因组，将其命名为青春基因群组。当用某种办法改变青春基因群组中的基因表达模块，就会对生物体的老化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作用。这种改变是一种重新设定。基因表达模块在人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样子，随着年龄增长，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就要将这种基因表达模块锁定在人处于青年时的状态。”曾润海这样解释 ageLOC 的科学原理。美国探索频道历时一年拍摄的《人类基因解码》，也详细讲述了 NU SKIN 如新抗衰老科技是如何辨识并找到掌控老化的青春基因群组，从而重现青春样貌的研究成果。

ageLOC 是曾润海和他的团队进行多年探索的结果。“在此之前，我们的核心技术涉及一些较好成分的运用，以及确定剂量是否恰当。NU SKIN 如新一直有 6S 品质保证措施，从选题、来源、结构、标准化、安全和实证这六个环节来控制产品的品质和功效。这是一种比制药还要严格的开发营养补充品的标准，它超过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所制定的‘优质制造标准（GMP）’。”

科学上的新发现离不开从偶然中去寻找必然。“世界上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从你眼前飘过，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事情并没有飘进他们心里。”曾润海说。ageLOC 的研发，离不开曾润海对身边事物的观察与思索。

“我父亲去世之前已经被病痛折磨了 5 年，他的离世反而是件好事，因为他从痛苦中解脱了。相反的是，我的岳母在去世前不久，还在很正常地和我的夫人交流。当我看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我就会从源头上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衰老？人有没有可能一直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许多产品只是去掩盖衰老，而只有调控基因表达的产品，才是从根源延缓或者抑制衰老。”

ageLOC 的研究突破，也离不开美国生命基因科技中心（LifeGen）的贡献。2011 年，NU SKIN 如新正式收购的美国生命基因科技中心拥有积累 30 年的庞大细胞组织银行与基因表达资料库，以及相关研究专利与知识产权等珍贵资料。事实上，NU SKIN 如新长期以来都与知名大学的科研人员保持合作，并为多所学术机构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正是这些紧密的科研合作保证了 NU SKIN 如新始终在抗衰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不断深入到基因层面来研究老化问题。

中国也与全球抗衰老市场同步。2008 年，美国有超过 9100 万的消费者购买了抗衰老产品，有一半的消费者年龄都低于 40 岁，而同年抗衰老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高达 122 亿元人民币。

“中国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针对国内的环境问题，我们需要在产品研发上去解决它给人们造成的影响；另外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体质不一样，饮食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个人保养品和营养补充品都针对这个市场重新来做了调整和设计。”曾润海说，“现在，NU SKIN 如新集团全球有两个研发中心，一个在美国，另一个就在大中华创新总部园区。我们非常看重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也希望能够依托于本地的研发中心，更好地研发符合中国市场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绵延善的力量

这一次的 NU SKIN 如新大中华创新总部园区的开幕庆典同时也是 NU SKIN 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年度理事全会。来自全球其他地区的理事们在上海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但还有一项重要的行程，就是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探

望那些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受惠儿童。这是以“善的力量”立身的 NU SKIN 如新在 2008 年发起的针对贫困先心病儿童的慈善救助项目，至今在大中华地区已经募集善款超过 3600 万元人民币，共救治超过 2400 名患儿。

记者在采访期间，听到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今年 1 月 5 日，上海徐汇公安分局天平派出所接到一个匿名求助电话，称在衡山路地铁站附近发现一名被遗弃的女婴。在花坛里发现的弃婴被装在一个蓝白条纹的塑料编织袋内，正啼哭不止，当日上海最低气温仅 5℃，随身附着一封致“好心人”的信，信件原文：“此女孩出生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上午 9：10，半个月前有点小病，到医院检查发现，女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高昂的医疗费用，由于家庭贫困，无经济条件治疗，万般无奈，走此路。”如新 CHF 团队在微博上关注到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表达了希望救助患儿的意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对此极为重视，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女婴并最终促成救助方案：除国家政策规定的资助外，CHF 将承担剩余的医疗费用。在如新 CHF 团队的努力下，该弃婴被送往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悉心救治，手术非常成功，女婴现已出院。

在 NU SKIN 如新，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善的力量在全球发光，NU SKIN 如新的公益慈善项目遍布世界：在韩国，NU SKIN 如新为偏远地区的小学建立希望图书馆；在非洲的马拉维，有超过 180 户的家庭通过参加 NU SKIN 如新倡导的家庭自立农业学校实现了自给自足；海地地震后，NU SKIN 如新的员工们齐心协力为灾区捐献了许多救灾物资；美国东北部受到飓风桑迪袭击，NU SKIN 如新积极参与到灾害重建。

在中国，NU SKIN 如新的善举也不只是对儿童先心病的救治：NU SKIN 如新在中国多地都有捐建希望小学；大陆地区儿童接受了 NU SKIN 如新超过 5100 万份蜜儿餐的捐赠——这是一种精心研制的大麦扁豆大米特调餐，能够为饥饿及营养不良儿童提供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在四川的汶川和雅安，NU SKIN 如新开展的小额信贷项目以“授人以渔”的方式支持灾区人民用自己的双手重新建设家园。

“作为以盈利为最大社会责任的企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慈善和公益活动呢？在 NU SKIN 如新集团使命里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在世界各地凝聚一股向善的力量’，我们做善事就是为了吸引善良的人。这些人并不是为了业绩好而做善事，而是本身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善的结果最终会回归到事业上面。”NU SKIN 如新大中华协同事务区域副总裁暨华南总裁郑重说。

员工的善德养成对于 NU SKIN 如新这样一所外资直销企业尤其重要。“对于品牌故事、产品推广宣传和销售人员培训，我们都有一系列规范。比如 NU SKIN 如新创业最初的‘一根汤匙’的故事，像这样的品牌故事我们都整理了标准化的版本，便于传播和讲述；销售员工要了解直销的两个条例，同时他们要将所有的会议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备。我们还设置了专门的部门监管会议内容，检查他们是否有遵守公司的规范和教导。对于好的行为我们会奖励，而对于违规的行为我们要纠正，甚至处罚。从教育到监管，我们对每一步都很重视。”郑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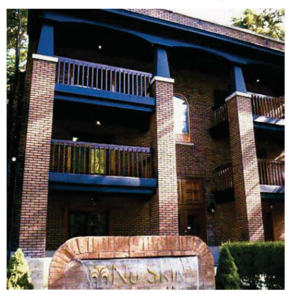
在 NU SKIN 如新，每位员工都被鼓励着去做善事。据悉，作为 NU SKIN 如新大中华区域总裁，范家辉自己也做出表率，每月从薪水中拿出 10% 捐给“善的力量”基金会。

并未刻意迎合，一家向善的企业在注重集体主义的亚洲也自然受到了欢迎。产品口碑和公益口碑相辅相成，这使得 NU SKIN 如新这家比很多直销行业“老大哥”进入中国要晚的品牌，获得了绝佳的成长契机。2013 年 10 月，NU SKIN 如新大中华再创纪录，年营业额突破 10 亿美元。当年 NU SKIN 如新全球的业绩是 31.7 亿美元，大中华区的营业额已经占到三分之一。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比之前计划早了一年多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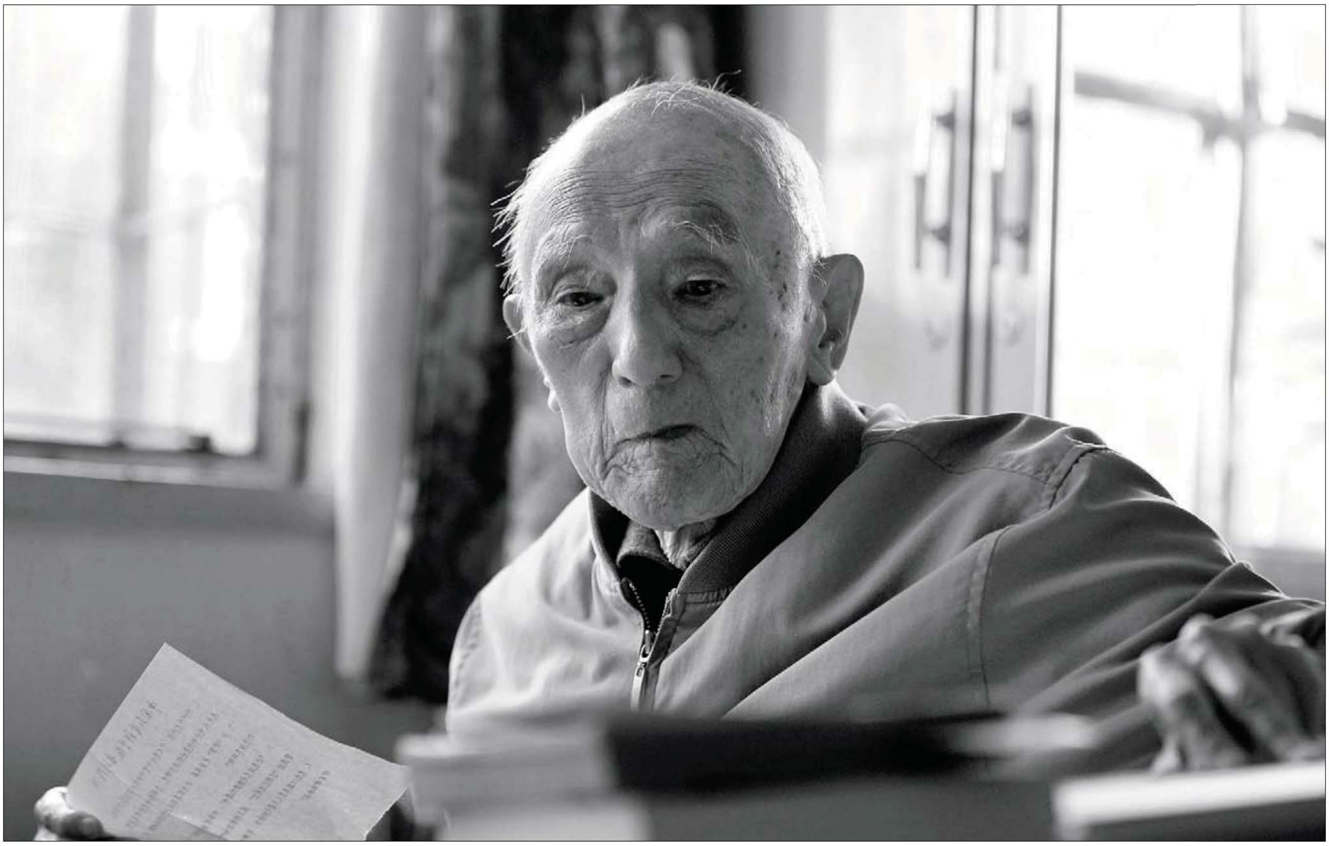
“这已经成为 NU SKIN 如新人的一个习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我们要怎么做，才有能力、有力量可以去帮助身边的人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郑重说，“无论是产品事业还是公益项目，衡量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我们给多少人带去了欢笑。‘善的力量’要成为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力量，它不是一段时间的，我们做事情不是一时一刻的，而是永久的。在未来的中国，我们相信这种‘日行一善’的动力会鞭策我们做得更加精彩！”


NU SKIN 如新事业创始人：（从左至右）伦兆勋、戴纯娣、罗百礼


NU SKIN 如新事业
从这把汤匙开始



NU SKIN 如新事业从这里起航



吴小如

吴小如：走在燕园与梨园

北京大学古典文学、历史学教授，京剧理论家，书法家……93 岁的吴小如故去了，在学生们心中，他是横跨不同领域的“旷世难求之通才”，也是一位耿直的真学者。

记者 ✎ 刘敏

3 月份时，学生姜骏去北大办事，顺路到中关园探望吴小如。一开门，发现 93 岁的吴小如又瘦了一圈，姜骏心疼地说：“看您一回，瘦一回。”吴小如的声音已经不似几年前高亢顿挫，多年来做票友的清透底子，已加速含混在衰老的声线中：“夜里睡不好，白天吃不多，还吐。”

姜骏问，一位在加拿大的戏曲界朋友托他咨询，当年张伯驹给您说戏的时候，《审头刺汤》中是否有一句“不因渔父引，怎能见波涛？”

“有。”话音刚落，吴小如立刻肯定，又一字一句慢慢纠正：“不是渔父引，怎能上舟船。”——在北大中文系和历史系研究了一辈子文史的吴小如，跟日渐衰弱的身体不同，头脑像是一本永远打开的辞典，从未放缓过索引的速度。

两个月后的 5 月 11 日，因为偶发肺部感染，吴小如被学生带着去医院打了两瓶点滴，回家小睡后，傍晚时分又习惯性地挪到沙发上，翻看最新的信件。等到保姆发现他喘得厉害，晚辈们闻讯匆匆赶到时，93 岁的吴小如已经悄悄告别了人世。

亲友们看到，瘦削的老人靠在沙发上，坐在一堆书山围绕之中，依旧保持着每日阅读的姿势。

先生

《文史知识》杂志副主编胡友鸣对当年的“唐宋词专题研究”课记忆犹新：“阶梯教室，近 200 人的座位满满当当。80 年代时候我们也逃课，但吴小如先

生的课没人逃。”胡友鸣回忆，吴小如上课声音洪亮，纯正的口音含着京腔，不仅风趣生动，而且对材料有自己的见解。“那时候我们管一般老师就叫老师，管资格老、学问高的叫先生。吴小如是当时北大中文系最年轻的‘先生’。”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熙中是吴小如上世纪50年代的学生，他告诉本刊记者：“考据或赏析，一般的学者只能精通一面，吴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把二者完美结合。”吴小如在《我是怎样讲析古典诗词的》一文中，也总结过自己当年的教学方式：“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

陈熙中介绍，上世纪50年代中期，北大中文系确立了先讲作品，后讲文学史的授课方式。中文系编著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本厚厚的参考书，是吴小如知名的学术成果，他分别承担了前者全部和后者十分之八的篇目注释，这两本书数十年来一直为国内大学中文系指定教材或参考书。

此后50年代出版的《读人所常见书日札》、80年代的《读书丛札》，也是古典文献学上的重要作品。其中《读书丛札》可以看作吴小如在诗文考证、字义训诂方面的代表作，周祖谟、吴组缃、林庚、周一良等先生，都给此书以高度评价，夏志清在《香港文学》创刊号上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凡是搞中文的，都应该读读吴小如的《读书丛札》。

“吴老师从小家学好，《诗经》、《左传》这些都是脱口而出，而且有记忆力强的天赋。由于他会得多，同样讲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他能够把前后人连起来，达到融会贯通。”陈熙中介绍，除这种时代上的纵贯之外，吴小如还是个横向的通家。“在北大中文系，他上过文学通史，还开设过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中国诗歌史、古典诗词、散文、工具书使用方法等课程，精通文字、音韵、训诂、考据与欣赏，无论现在、过去，这样通的老师都再找不出一个。”

多年后，当胡友鸣为《文史知识》组稿时，多次受益于吴小如的这种贯通。相比其他学者，吴小如的文章可以横跨文史。比如做儒学专号时，“文以载道”这个论题看起来简单，却需要从文学史、思想史的角度做比较分析，这种纵横捭阖的题目，胡友鸣找吴小如先生最合适。而一旦哪个作者出了岔子，吴小如也是“消防队”之一。一次《文史知识》急需一篇关于《诗经·关雎》的赏析文章，胡友鸣说，只有三天的工夫能组稿，赶紧骑车去北大找吴小如救急。“古人有‘倚马可待’一说，显然并非夸张。”吴小如三天内写成的文章不仅完成得快，而且“解说分析鞭辟入里，确实独树一帜”。最近，北大出版社刚出了一套从先秦到清末的古文赏析，收取了很多知名学者的研究，其中吴小如所占比例最大。

最近二三十年，在《文史知识》等报刊上常见到吴小如的文章，然而吴小如与报刊的结缘，早从少年时代就已开始。20世纪40年代，他用“少若”的笔名活跃于京剧剧评、现代小说书评，小说、散文、古体诗，无不涉猎。


《读人所常见书日札》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陈熙中至今记得，年轻时自己曾带过很多同龄人去找吴先生，大家见到吴小如，几乎每人都提到自己从50年代就看他的书。“那时候有一本畅销期刊叫《文艺学习》，讲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在当年的文学青年中影响很大。上面王瑶先生讲中国诗歌，吴小如做《中国小说讲话》连载，多少文学青年学习小说和诗歌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票友

按照现在的眼光，吴小如是一个标准的世家子弟。1922年9月8日，他出生于哈尔滨，原名吴同宝。父亲吴玉如是知名的大书法家，启功赞其“三百年来无此大作手”，曾任津沽大学中文系主任、天津市文史馆馆员等职。童年生活中，在父母带领下，吴小如接受了最完善的学前教育，通读了《诗经》、《楚辞》、《论语》等国学典籍。

3岁时，弟弟吴同宾出生，母亲没空照顾吴小如，留给他的玩具是一架留声机和一堆百代唱片，这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吴小如对京剧的爱好。5岁开始，他就随家人外出看戏，而后迁居天津、北京，更接近当时的知名票房。而第一次听到著名武生盖叫天，是在南京外祖父的家宅里。

在此后一生中，京剧成了吴小如最大的爱好。从十三四岁开始，他就在报纸上学着前人笔法，老气横秋地写剧评。吴小如晚年最爱回忆的一个故事，是1939年跟弟弟吴同宾去中国大戏院看侯喜瑞的《连环套》。两个男孩坐在楼上，发现楼下的观众唱一会儿，人走一批，唱一会儿，走一批。“台上唱得挺好的，不应该啊？”直到章遏云接着上台演《金玉奴》，看见水一点点漫进剧院，兄弟俩才意识到发水了。

“还看吗？”“没事儿，咱们在楼上，

怕什么。”“60多年后，在京剧纪录片《粉墨春秋》中，吴小如、吴同宾两位老人分别在北京、天津对着镜头回忆这段经历，合成了完整的故事。等到演员一丝不苟地唱完了全场，一楼的水已经进了一尺半，洪水已经把天津市都泡了。兄弟俩花了平日十倍的价钱叫黄包车回家，等到了家门口，“大水马上就没到车座了”。

这样的痴迷经历，日后成了吴小如京剧剧评最深厚的经验积淀。一直到“文革”前，吴小如每周必看京戏，一生看过1500多场，玩票学过四五十出戏，向伶票两界名人如韩慎先、王庾生、安寿颐、贯大元、张伯驹等人求教，与奚啸伯、叶盛兰、王金璐、裘盛戎等人交情甚笃。成果则是近百万字的《台下人语》、《吴小如戏曲文录》、《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补编》等作品。在京剧戏曲评论上，与朱家溍、刘曾复名气并称。

82岁的前中央戏曲学院副院长钮骠，是吴小如近60年的学生，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就跟着吴小如学习古典文学，他说：“吴小如研究京剧，最大的特点，他见过好角，自己也收藏了上千张唱片，不光是鉴赏，而且研究，研究各个流派在发声、吐字上的特点。”

“解放后的京剧剧评总是说优点，或者干脆是介绍剧情。吴先生是对剧目的综合评论，他不光说某个演员的优点，还会指出不足。这也会得罪很多人，还曾经有人上门找过他的麻烦。但吴小如的眼睛是很厉害的，看得多，洞察是非。”钮骠家中的书柜，有一个格子满满地陈列着吴小如的戏曲评论著作，“他是从资深的京剧鉴赏家，到造诣很高的京剧评论家、京剧研究家”。老先生抽出来新旧两个版本的吴小如《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告诉我们，这是当前京剧界研究老生流派水平最高的作品，想学好老生，绝不可能错过这本书。而启功多年前，也从史论的角度评价过这本书——“内行不能为，学者不屑为，亦不能为”，“真千秋之作”。

钮骠说他当时在学校里排《活捉三郎》，这出戏每一句词都是典故，吴小如帮他把所有的典故都考证出来，拿不准的就去找俞平伯请教。西厢记《佳期》中张生与崔莺莺幽会，红娘听门，旧唱词按现在看有些地方不健康，钮骠和同事们改了，也都去找吴小如帮忙审订。

“在戏曲评论上，吴先生用的也是古典文学的治学态度，没有很深的功底是做不到的。”吴小如把戏曲的要素归纳为音乐歌舞、滑稽诙谐和杂技武打，指出这些要素在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并旁征博引地梳理各自演变史。指出只有到宋元时期，它们相互影响、吸收，有机融合为一门综合的艺术，才成为真正的戏曲。在上文学课时，他又会用程砚秋的唱腔，来解释杜甫诗中“沉郁顿挫”的内涵。

陈熙中告诉我们，在戏曲上，现在的中文系老师只讲戏曲文本、文献的分析，但吴小如可以讲史，讲活生生的舞台实践经验。钮骠认为，之所以说吴小如的离去，可以看作一个剧评时代的结束，是因为“吴小如经历过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汇聚的黄金时代，而且那时候其他的配角也群星熠熠，按我们话说，是‘一棵菜’，是整个京剧艺术整体最勃发的时期”。

“学术警察”

吴小如曾在一篇文章中评价自己：“惟我平生情性褊急易怒，且每以直言嫉恶贾祸，不能认真做到动心忍性、以仁厚之心对待横逆之来侵。”在庆祝吴小如90岁寿辰的文集《学者吴小如》中，吴先生耿介的性格，也是诸多学生回忆中忍不住要着墨的部分。

> “惟我平生情性褊急易怒，且每以直言嫉恶贾祸，不能认真做到动心忍性、以仁厚之心对待横逆之来侵。”

1949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吴小如曾受业于朱经畬、朱自清、沈从文、废名、游国恩、周祖谟、林庚等学者，是俞平伯的入室弟子，随俞先生45年。从来学业功底深厚，又多少带着旧式文人的清高，吴小如最受不了中文专业上的纰漏。

2003年，余秋雨在其作品中将“宁馨”用作“宁静馨香”，把“致仕”讲成“到达仕途”。有人提出批评，章培恒先生撰文为其开脱，吴小如撰文批评，说“宁馨”其本义既无宁静意，又无芳香意，它只是一个所谓联绵词，不应拆开来用，更不允许拆开来讲。“致仕”2000多年来都指官员辞职归家，“余秋雨知不知道这个出处是他的事，但只凭他一句话就把这个词语改变了讲法，恐怕不符合约定俗成的通例……培恒先生乃国际知名学者，发表言论一言九鼎，窃以为不宜予某些不学无术之徒以可乘之机”。

在最近两年的采访中，吴小如依然出语犀利：“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不能说误人子弟，至少也在误导观众。一些主讲人连基本常识都不过关，原文都讲错了，但是名气很大、又出书，销路还挺广。有人讲《红楼梦》，还得到了周汝昌的好评，可是他讲的东西，凡是研究《红楼梦》的没有同意的，他还续写了《红楼梦》，还卖得很热，要我说，这都是伪学术。”

吴小如自己的解释是，“言寡尤，

行寡悔”，做人说话要问心无愧，做出来的事情不至于做完后悔。不管别人满意不满意，自己要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如果说的话一点儿没错，不做别人不满意的事情，那就变成滑头了。

在“文革”之后，恢复职称评定时，吴小如因人事上一向的固执性格，晋升并不顺利，当时愤而要求出走北大，去中华书局做编辑。最后是北大历史系的周一良、邓广铭三顾茅庐，好说歹说把他劝到了历史系。在《周一良自传》中，周一良也把此事看作自己任内最得意的两件工作之一。

只可惜，在历史系，吴小如的主要工作是为宋代的《国朝诸臣奏议》做点校的定稿人，同时为历史系学生上一些工具性的基础科目。晚年吴小如自己也认为，“到了历史系后，也没发挥我的长处，变成边缘人物”。

因为专业并不相符，已经成为教授的吴小如却无法正常收研究生。吴小如一辈子多次“救火”，临时接替其他老师指导学生，成为日后这些博士生导师的导师，但基本没有自己专属的研究生，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长忆未名湖

2001 年，清华大学 90 华诞，北京大学想送幅贺联，吴小如师从父亲吴玉如，书法“冲灵和醇，神韵两绝”，是拟定贺联的不二人选。“水木清晖，荷馨永播；九旬华诞，棣萼同欢。”在贺联中，吴小如嵌入“清华”二字，把北大、清华比作兄弟关系，也将朱自清、季羡林提到的水木清华、荷塘月色融进对联。

对联送走，吴小如又重新写了一幅——卧床的老伴喜欢这幅字，就专门挂在她的床头。“吴老师对待师母，都是这么体贴入微。”崔志光是吴小如的上门弟子，十几年交往中，见证过很多类似的细节。

吴师母从 30 年前开始，身体变差，糖尿病、帕金森、高血压等症依次袭来。80 年代初，吴小如曾带师母去宣武医院治疗帕金森，当年一起住院的人，早就都陆续过世了，吴小如一直把老伴照顾得妥妥帖帖，买进口药，雇两个保姆轮番伺候。60 岁退休后，往往是学者的第二黄金期，吴小如却因为照顾老伴一直分身乏术，在京的学术会议，七八十岁的老爷子总是迟到早退，中午一定要回家与老伴吃饭，外地的则完全没办法参与。

退休后，吴小如在中关园 80 年代的老房子一直没换过，他大老伴 7 岁，一直担心熬不过她，自己也想换街对面蓝旗营的房子，又怕钱都买了房子，之后的生活难以为继。崔志光曾经带朋友拜会吴小如，朋友一进门，忍不住惊呼，您怎么住这么小的房子啊！站在只有简单粉刷、简陋木质家具的斗室里，吴小如开了句玩笑：“我这是‘二间半（二尖瓣）狭窄！’”

很多学生都回忆，晚年的吴小如，依旧笔耕不辍，每天固定时间写大字儿，读书、看报，为了给老伴治病，收录宋词结集出版。并义务为已故老师整理书稿，30 万字的文稿堆成厚厚一摞，里面录入的错别字全都被一丝不苟地挑了出来。他最大的爱好，一个是写字，另一个就是谈戏。钮骠去探望他，吴先生总要滔滔不绝地与他聊过去的戏码，说到最后还要留住“再谈一会儿！”姜骏是北大化学系博士后，也因为戏曲与吴老师成为忘年交。他还记得，自己有一天傍晚 19 点多，骑车从吴先生家楼下经过，从先生卧室窗口传出京剧老唱片的声音，悠悠扬扬的。那一刻，阴沉的空气也仿佛明快了许多，真想大喊一声“好！”

年轻京剧票友樊百乐几年前通过姜骏认识了吴小如，他说：“吴老师的卧室很小，床跟窗户之间就一条 L 形的小过道，床一边堆满了书，他每天看什么都有计划。每次去，他总是坐在那个过道里，一边看书，一边晒太阳。”晚年的吴小如还保持着巨大的阅读量，一次樊百乐带了一本赵越胜的《燃灯者》，听说记录的是北大教授周辅成与学生的忘年交，吴小如拿过来，当着樊百乐的面就开始翻看起来。

“这是吴老师很天真的一面，读起书来就一下子忘了把你晾在那了。”吴小如看了有 20 分钟，突然指着书页对樊百乐说：“你瞧，周辅成也在探讨陶渊明是道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的问题，我曾经也写过一篇文章。”樊百乐回忆，那时候吴先生说话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高亢的六字调，但依然掷地有声：“陶渊明，是真——儒。”

2010 年，30 年的病榻陪伴后，吴小如的老伴去世，那幅水木清华的对联被吴小如取下。一个下雨的黄昏，姜骏来拜访吴小如，只见老人灯也不开，自己在房间里枯坐着。看见他，吴小如黯然说了一句：天儿这么不好，你师母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那边，我不能陪她，心里真难受。

2009 年，吴小如第一次中风，右半侧身子开始不听使唤，吴小如多次说，年老最痛苦的是不能写字了，“实在太难看”。陈熙中家还有一幅吴先生的手书，墨迹涣散大小不一：“李文碑最不易写，亦不易得，今竟藏三种，亦云幸矣，惜手不听指挥何。”此后，吴小如试图慢慢恢复手书，中间也历经几次反复。

2013 年下半年。陈熙中所在的北大中文系 57 级同学正在书写回忆录，这是吴小如亲自带过，也关系最为亲密的一届学生。吴小如听说后，主动要求“我已久不写字，让我练一练，给你们题个书名吧”。

几天后，陈熙中去取吴小如的墨宝，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老师写字，宣纸上是短短五个字：“长忆未名湖”。


9.16
英雄
HERO
CHRISTIAN BALE
FROM THE DIRECTOR OF HERO
THE FLOWERS OF WAR
A ZHANG YIMOU FILM

张艺谋

（关海彤 摄）

张艺谋：我毕生都愿意尝试

电影《归来》对张艺谋而言，多少有些特殊的意味。不仅因为这是他与之前合作多年的公司解约、签约新公司后的第一部作品，而且在拍摄过程中，关于他个人生活的新闻接连被抖出，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坦承，这一段“是我最困难的时候”。像以往一样，他再一次保持久久的沉默。“我的不解释也是出了名的。”他自嘲地说。对于更换合作方后的变化，他也不愿意多说，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我终于可以安静地拍电影了……”

文 李菁

“演员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当初购买严歌苓《陆犯焉识》这部小说的版权时，初衷是想按小说原来的架构拍吗？*

张艺谋：没有，我刚开始就觉得这个小说很多内容拍不了，所以电影就从他（陆焉识）回家开始讲起。

小说里，讲上世纪30年代上海“大宅门”那部分的故事当然很精彩，也可以拍，但是电影在呈现时会有演员的年龄跨度问题，很难找到一个演员去演那么大跨度的时段。一个演员演到底，要么装嫩要么装老，在大银幕上都很吃力。就是布拉德•皮特在《返老还童》装老，那么出神入化的化妆，也只有几场戏。而且他化这样一个妆就要花8个小时。连续剧没问题，但是电影没办法。你让陈道明和巩俐去演豆蔻年华，从表情上、行动上、声音上都会让观众起鸡皮疙瘩，不是化妆像不像的问题。我自己看老演员演年轻人都觉得很吃力，所以30年代的故事没法拍。原小说在青海农场劳改这部分，是完全拍不了。

三联生活周刊：原小说表面上讲一对男女的感情故事，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野心，它贯穿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既然你在最初就很明确无法按这个大格局来拍，那为什么要选这个小说？

张艺谋：虽然无法按小说原来的架构来拍，但它有一个沉甸甸的历史厚度，有一个铺垫。我们说的从结尾开始拍，就是“带戏上场”，整个小说架构的人物命运和前史都是有好处的。虽然没有用小说的全部，但是它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小说是有大的野心，但是中国的现状是这样，我们肯定拍不了，谁也拍不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国，小说比电影的尺度要宽松一些。你希望拍那样一部电影，但那电影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你无法实施完成，等于空谈，所以很明确就是要拍最后一部分。

我一开始跟邹静之谈就很明确：希望从家庭透视历史、透视生命，透视成长的痕迹。但难处在于如何选取那些点点滴滴的细节。你是要在现时空讲一个线性发展的东西，那你的人物、台词、所有的细节都要体现这个时代，你不能停下来回顾。现时空的故事要讲得紧凑，没有废笔，但是很多时候又透视出历史，又不是那么的实，让观众去想象。这在结构上是很难的。好在有歌苓厚厚的小说放在那儿。

三联生活周刊：*严歌苓看了电影有什么反馈？*

张艺谋：我没有和她直接交流。我是看到网上说，她很喜欢。我很佩服歌苓这个人，她很大度。我们从《金陵十三钗》开始合作，她的大度宽容是天性，很难得，所以她才允许你胆大妄为，对于你取得的成功，她又很由衷地叫好，不本位，不自我，这很难。这个小说我早下手一步，再晚两三天别人就拿走了。你看多么抢手！

三联生活周刊：*以往巩俐的戏总是有压抑之后的爆发，那种表演上的张力让人印象深刻。这次《归来》除了个别戏之外，自始至终都没有以往那种爆发力比较强的戏。这对巩俐来讲会不会觉得不过瘾？*

张艺谋：这种表演实际上对演员来说是难度更高的。她没有很多外化的动作，没有很多你所说的爆发力的东西，都是在平淡无奇的细节中去表现的，同时还要展现一个病人的精神世界她的精神世界既单一又执著，还要自然，是挺难演的，所以对巩俐来说是一个新挑战。

这次巩俐和陈道明准备了很长时间。当我约他们的时候，剧本还在焦头烂额中。他们一直在默默地做准备，差不多准备了大半年才演的。拍了75天，是一个正常进度。每天他们都要呕心沥血。演员表现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呈现。我相信，虽然没有激烈的动作，但是每天演完以后躺在床上，心都会很累。你看着很平常，但它要全部调动情感。对陈道明来讲，也一样是考验。要压得住、要“是”那个人物，还要有味道，要引着观众往下看。这个电影简单地来看是个“演员电影”，不是导演张牙舞爪的电影，演员是要扛着半壁江山的。全身心的结果就是



大家今天看到的样子。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他们两个演员加上我，都洗尽铅华。

三联生活周刊：巩俐是你合作多年的搭档，经过这么多年历练，这次合作你觉得她有什么大的变化？

张艺谋：她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也是一个演员最成熟、最好的时光，不是以青春来论，而是从演员的成熟和人生的历练来讲的。希望除了《归来》，她还有其他更多的角色可挑选。其实用巩俐去演任何一个角色都是非常好的，但她也会挑戏，也不是很多东西都看得上。演员这个职业也会有被动所带来的痛苦和焦虑，就是常常选不到自己心仪的角色。即使每天有30个剧本等着他(她)，可他看不上啊！全世界的演员都是这样，他们一生都在等待心仪的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合作过程还是很默契？

张艺谋：那当然。大家都知根知底，我的一个眼神、一个口令，她马上就能了解……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有预期吗？下一次还会有合作吗？

张艺谋：不知道。这要看我下一次拍什么。商业片我肯定不会找她，我知道她不喜欢商业片。一切都随缘。

我的“归来”

三联生活周刊：“归来”这种电影





（白小妍 摄）



本组图片：电影《归来》剧照

风格你已经好久没有尝试。如果说这是你“洗尽铅华”的一次创作，那么在整个过程你一直提醒自己的是什么？

张艺谋：还是控制手段的问题。现在科技很发达，又拍了4K电影，观众的欣赏习惯又五花八门，什么东西都非常快、非常多元。用抑制手段、简约手段等等，它们实际上是反潮流的，至少是远离商业的，所以这些你自己要想好，要想得很透。时常会遇到忍不住的情况，创作团队就会按照以往的方法来，镜头就有点“飞”，声音有点煽情……遇到这种情况，你自己就不要放过，要提高警惕。

因为我们成长的历史就是这样，我们今天手段掌握得太多了，随手就拿来可以用，所以用什么不用什么，你每天得自己做选择。演员也一样，陈道明每次都给我提供好几种表演，就是哭，都有好几种方式——好演员就是这样，给你好几种表达。包括我们在讨论时，他也会提供几种方案，他一定提供的是“上限表演”，我那天见道明还跟他说“我最后剪出来的都是你最低限表演”，是最不动声色，或者说最“不演”的那个镜头。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肯定陈道明的表演，我也很高兴，因为至少跟我在剪辑台上的选择也是有关系的。巩俐和道明不太一样，道明常常是主动给你几种选择方案，巩俐不太追求太多方案，她希望提前沟通好，她想清楚后只演一种。这是演员的习惯问题。


（白小妍 摄）

电影《归来》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这部电影的最终票房结果，你看得重吗？

张艺谋：因为我知道它不是以高票房为追求的产品，所以我完全不介意。卖多了，谁都高兴，那是一个惊喜；如果卖得不高，我们都觉得正常。

我在这个电影里追求的是我想拍的东西，这个故事打动我。而且一开始我们就定了：这不可能是个大制作，我当时就说，这就是几千万元投资的电影，绝对不能高。如是说它是大制作那你就是坑老板了，肯定要砸的。我和演员们拿的钱都不高，这就是一个小制作的电影，只有这样我们才没有压力，因为基本上保本是可以实现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去想商业的事，就多想点艺术。

三联生活周刊：外界有评价说这部电影也是你的一个“回归”，你怎么理解这个评价？

张艺谋：外界评价怎么说都有它的道理，我自己不做解释。我只是说，对我来讲这何尝不是一个回归？我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创作心态上去思考拍电影的利和弊，关于拍这样一个故事的好和坏，关于艺术我们能做到的和做不到的……一切都从电影的本体上来谈，我最满足这个，这就是我的“归来”。

过去所有的事情，也不用多讲了。我只想说，《归来》对我来说有强烈的心理意义。我觉得它是自我的一个满足：我终于可以安静地这样拍电影了……

三联生活周刊：《归来》是不是意味着你要放弃以往那种讲求色彩、追求视觉效果的“大开大合”风格？

张艺谋：拍《归来》时，我一直跟大家说要淡定、克制、内敛，可是我现在想的全是它的相反词，因为下一部电影跟它完全相反，要张扬、要惊心动魄、要炫、要酷——我脑子已经全部转到下一部电影去了。我是喜欢导演这个工作，就因为这种工作是不同类型的电影带来不同的创作激情。

接下来的电影要相当大开大合才好看，一个完全的商业化操作，那就是拼，看你在商业上能征服多少观众。我倒是很有兴趣尝试，不是我需要商业，而是它对我很有挑战。还有一点，我觉得中国的文化、许多价值观，中国人所谓的“走向世界”，这是一个重要渠道。以往我也和西方合作过很多，都是独立的文艺片，他们负责发行等等。这种合作是头一回，这也跟中国市场有关。打个比方吧，就像《变形金刚》这样的片子，人家从来没有找过一个不懂英文的导演。这也是头一次。

三联生活周刊：他们看中你的是

什么？

张艺谋：你去问老板，他是全面夸奖你，你打听不出真话，但是我相信一定是他们有欣赏有期待吧。最近很多好莱坞大片混搭和越界很厉害。比如诺兰在拍《盗梦空间》之前是个文艺片导演，突然换成大片而且现在全是大的活。再比如《环太平洋》的导演之前拍《潘神的迷宫》，也是一个很好的文艺片导演，突然又去拍《环太平洋》……好莱坞的很多公司最近特别愿意混搭，就让文艺片导演操作大商业片，让东欧、北欧的一些人出来拍完全不一样的片子，所以我觉得好莱坞真是比我们开放。当然他们是从商业诉求入手的，希望带来新气象、带来奇迹，而且成功的例子一直有，所以他们一直这样做。

现在风水转过来了，中国市场大，他们可能这样想："找张艺谋吧！"我自己认为，这是借水行船非常好的一步。因为看这种电影的是年轻人，加上附带的动漫和游戏，如果电影成功了影响力会非常大，可能还会有续集，成一系列……那就是一代人的记忆。如果它和中国有关，甚至是中国题材，有中国人的美学、思考、习惯、形象，那么都可以通过这类电影让几亿人了解中国。这不是从中国选一个演员去好莱坞打个酱油那种合作，他们这是从"根"上来做的。他们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一旦成功了，他们就会去找别的中国导演，因为尝到甜头了。当然砸了就算了。所以，其实是挺有开拓意义的，我认为。

"那个年代很值钱"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中被提及最多的是《活着》，从你个人来讲，是否有再拍一部超越这部经典之作的想法？

张艺谋：我没有具体的野心要超越《活着》，我觉得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成王败寇的道理，都有它的规律，也有它的大环境和条件，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既然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就顺其自然好了。

那个时代首先有那个时代的文学，有养育它的母体，还有那个时代全民关注的社会氛围。《活着》今天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记忆，可是如果今天再拍一个《活着》，可能被票房这事就打下去了。因为现在中国电影成王败寇、票房为王，您要上不了3亿元您都进入不了一个话题，它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记忆经典？不可能！今天的心态和评判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认为那个时代是一个黄金期，从个人、社会到经济环境，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一个黄金期。除了有政审，其他好像关注的就是艺术，今天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不是我们个人做不到，社会也做不到，知识分子精英们也做不到。今天关注的是更综合、更功利、更直接、更是阶段性的。我相信现在这样一个以票房为王的评判标准还会持续很多年，直到把这碗菜给做馊了，大家就要转口。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年以视觉为突破口，如今你怎么看由你引发的视觉革命？

张艺谋：我自己注重视觉、强调形式感，所以我个人的烙印注入到作品中，就会有几部这样的作品。另一方面，我个人的喜好在那个时代可能也被放大了。如果在2014年一个导演或者摄影拍了他喜欢的风格，在今天未必会像80年代被放得那么大。那时候会被看成是一种新的、石破天惊的力量，变成今天人们的一个记忆。倪震老师写过一本非常好的书，他说其实第五代最早应该是跟着侯孝贤他们台湾新电影的方向过来的，应该是很接地气、从生活出发的一种类型。他个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捣乱者"，自己用三拳两脚，打成视觉先行这样一个风格。这些现象其实很有趣，我们个人和时代在某些方面被放大后，也许就变成大陆新电影和台湾新电影不一样的地方，界限划得很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个客观结果，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你的初衷是否想挑战中国电影旧有格局？

张艺谋：那当然。我们挑战的就是针对我们看到的那些国产电影，针对上一代，第三代、第四代的电影不满足。就跟现在的年轻导演一样，在电影学院学习，看第五代的东西，他们毕业出来后就是要把第五代、第六代"拍在沙滩上"。年轻人都是这样子。我们那时候也如此。这也是一种原始冲动，没有多想结果上的事。很多事情都是后来有人给总结的。

"第五代"是时势造英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异军突起的这批年轻人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获得的成绩也是得到公认的。我个人从来不高看自己，始终觉得自己就是个手艺人，有幸从事了自己喜欢的职业，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从我们个人经历来说——尤其是从我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政治背景来说——其实已经是非常幸运了。我的同代人都已经是退休工人了，只有我还在这干活，一部接一部的，所以很感恩时代。

80年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代，百废待兴——我们前一段时间追悼吴天明导演时也还提起这个话题。我自己回忆起来，当年在那个年代不觉得它值钱，现在觉得那个年代很值钱！不仅是因为我自己成长了，而是觉得它一去不复返了……很好的年代，全民对于文化、艺术、历史、民族的思考热情，那是很可爱的，现在哪儿有啊？没了，就剩一些精英们在忧国忧民，大部分人都忙着生存了。当然因为那个时代很短、因为它不可重复，它越发可爱了。

三联生活周刊："第五代"导演的影响已经完全画句号了吗？

张艺谋："第五代"在那个阶段

的历史任务早就画句号，历史结束了，那个过程结束了。现在“第五代”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存在，当然人都还在，都干着活呢。那个时代可能因为也是从“文革”过来的，所以喜欢从集体、从大处着眼来评价。今天任何一个年轻导演的作品，不管是《泰囧》还是《致青春》还是《白日焰火》，我们就很难再用“代”和群体这样的集体观念来评判，每一个人都是导演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提及“第五代”，必然提及你和陈凯歌。你们各自有了经典之作，之后又经历一些风波和低潮，也遭遇不少负面评价，你怎么看两人现在各自走的不同的路？

张艺谋：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法拍，如果身体好，就多拍一点。我是特别不关心某种评价，因为如果老是关心评价，你眼睛往后看的话就特别累，而且没法干活儿。我们老开玩笑说，人分两类：一类是干活儿的，一类是谈活儿的。我是干活儿的人。能多干就多干，有运气干一个好的、我们自己满意的就很高兴。对于“谈活的”那些人，我听到好听的也高兴，不好听的也生气。但是我们不会停在那儿，不会因为它影响自己。



（徐雯 摄）

电影《山楂树之恋》剧照

艺术与商业

三联生活周刊：《英雄》在当年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包括随后几部电影也是明确地走这种路线。这种转型在当时也引起不少争议，当年背后是什么驱动着完成这种转型？

张艺谋：最初的想法就是想拍一个动作片。因为我喜欢武侠，喜欢动作。但当时没有好的故事，那我们就想干脆自己攒一个，从“荆轲刺秦”这个故事来攒。剧本成型后，突然《卧虎藏龙》横空出世，“哗”这么大动静，我就想放弃算了，人家成了，而且是大成，拍这个东西人家会说我跟风。但是想放，手里又没其他货，就想那还是干吧。

当时国内没有太多的武术指导，我去找江志强，让他给我介绍香港的，他后来介绍了程小东。因为《卧虎藏龙》是江志强做的，他注意到了武侠片的海外市场，《卧虎藏龙》在全世界卖了2亿多美元。他说：“导演你要不要拍‘大’一点的？”我都没有多想，说：“可以啊！”“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你要不要？”我说：“哟，那当然好啊！”当时第一反应是：“这得花多少钱？”他说：“没关系，现在市场好了，能赚回来。”当时，我对这些都不了解。这些演员基于对我的信任，大家都愿意来演，这样就攒出一个“大”的。

江老板很有意思，拍的时候他经常说：“导演，打的部分，拍得再好一点啊！”我问他：“咱用多少匹马？”他说：“你能用100匹就不用50匹。”感觉他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往“大”里招呼。但是完全没有想到，像后来“谈活儿”总结那样，“开辟了大片时代”。对江老板来说，他完全是从商业眼光来操作这件事的，而且当时他也完全是从国际市场着眼的，根本没有期望国内市场，没想到《英雄》突然一下子卖得很好。其实从那时起国内市场的比例慢慢地就比国外高了，现在的国外市场非常惨淡，基本卖不动。中国电影主要还是靠国内市场。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中国题材已经不新鲜了？

张艺谋：我听别人从商业角度总结：《卧虎藏龙》开始了一个新的动作片的高潮，《英雄》也卖得不错，接着《十面埋伏》卖得还可以，但是到了《黄金甲》就不行了。外国人看东西都是一阵一阵的，他不会持续地对你感兴趣，这个劲差不多就过了。这中间加上中国一窝蜂出了好多古装动作片，良莠不齐，把老外眼睛给看花了，这个市场就迅速崩盘了。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说《英雄》是误打误撞，那么后来的《十面埋伏》和《黄金甲》就是奔着明确的商业目的去的。现在如何看这几部片子的得失？

张艺谋：那几部不见得是我真正心里想拍的，电影公司有各种商业诉求吧，那我就去拍。但是我自己在导演技术层面也得到些锻炼，比如拍不同风格的动作、商业电影的故事怎么

讲、视觉上怎么营造和电脑特效公司怎么合作等等。手艺人嘛，还是要练手艺。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这些片子也引来不少恶评，现在后悔吗？

张艺谋：没有，我自己做的事情绝对不后悔。该发生的就发生，停留在对它的后悔不后悔没有用。我知道它们会招致很多批评，当时的原因很复杂，那时候对于商业时代的到来，所有人都有迷茫。对我自己来说，选择一些东西、迎合一些商业诉求，也好像是一种时代的影响。成也罢，败也罢，过去做的事情都是你在时代上的烙印。

三联生活周刊：奥运会之后拍的几部片子，哪些是你自己想拍的，哪些是市场决定你去拍的？

张艺谋：《山楂树》和《十三钗》都是我自己选的。《三枪》是那时候没有东西，临时拉的。我当然会预料到市场和口碑的影响，但我至今不认为那部电影不值得一说，因为我们常常是把一些东西放大了，用“垃圾”这样一个最简单的评判就结束了。我老说，中国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文革”遗风至今盛行。我所有的电影，里面都有我自己辛苦的一些东西。即便是创作初衷可能是违心的，但是我在创作中很认真，里面一些小的东西、形式的东西，都是我独自很真心地去做尝试。其实对我的评判标准常常都是一棍子打死，好像成了一个盖棺论定的说法延续下去，我很无奈。

三联生活周刊：《金陵十三钗》这部片子，是否表明你在商业诉求和自己的艺术选择之间游移不定？

张艺谋：游移“很定”，不是“不定”。从它的类型选择就可以看到双重标准。简单说，“十三钗”是一个我喜欢的故事，我找歌苓改编的。其实那个片子应该拍得比较文艺，纯文艺。但是呢，另一方面又有商业诉求，所以我们又拍得比较偏商业类型。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你做了很多妥协？

张艺谋：那当然，因为你心里清楚如果换另外一个方法拍会是什么样子——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希望安静地拍《归来》一样。如果公司一定要强调卖钱，那么《归来》就要加很多商业的因素。所以《金陵十三钗》倒不是游移不定，一开始就很“定”，就是要去卖钱。好，那就按卖钱的路子拍。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就是这个样子。当时公司送片子去参加奥斯卡，大家在这儿嚷嚷，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它是距离奥斯卡最远而不是最近的一次。你看奥斯卡最近10年的最佳外语片你就知道，它是不会把奖给这种“大片”的，拍得再好都不会给。美国人就是玩大片的，他们在最佳外语片的选择上经常给那些异军突起的小片子、那些弱势群体的小片子、捉襟见肘的小成本电影，怎么可能给《十三钗》？媒体在那儿嚷嚷，我只是不说而已。媒体又把我打扮成踌躇满志、向奥斯卡进军的样子……我自己从来都是泼冷水的。我一直很低调，我知道奥斯卡这个游戏，我们能参与就不错了，对商业也很好，所以没有导演会拒绝，但它一定是不可控的游戏。

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候外界批评你向商业屈服，你承认吗？

张艺谋：承认啊，这是你的决定嘛。我不抱怨任何人，你自己选择的，你不用去向大众诉苦，不用去解释。如果大家要说这说那，这很正常。

艺术与权力

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当时的看法是，张艺谋不仅向商业屈服，还向权力屈服。

张艺谋：申奥片的拍摄，包括奥运会总导演，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中国人嘛，总是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奥运会在自己家开，所有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光荣，我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是全球招标啊，很多知名的导演，包括李安、陈凯歌、崔健当时都来竞争的，可见大家并没有看作一个所谓的政治行为，只是后来干完这事儿以后有各种说法了。有一阵儿我好像成了一个御用导演、“红顶导演”，其实完全不是，结果不是，过程也不是，一开始的初衷也不是。上次采访他们还问我跟政治、权力是怎样的关系，忽远忽近的关系？我很奇怪，我说就是恒定的关系啊，大家是什么关系我就是什么关系。什么忽远忽近，我现在也不能想推谁的门就推门进去，“我有什么事你赶紧给我帮忙”、“给我点保护”，根本不是。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审查也没有因此而变松吗？

张艺谋：相反，因为敏感的导演，剧本审查会更严，把关会更细。可能别人拍的电影有的镜头不注意就过去了，如果是我的片子，这些镜头就要调一下，不要惹事。常常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从个人角度，作为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有什么样的收获？

张艺谋：这种机会一生只有一次。我从创作上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这么复杂的一个体系。最后没病没灾没退缩，把它完全做下来了，对我真的是一个考验。你就说索契冬奥会那个四环，如果出现在我身上，我基本上就被骂死了，而且永世不得翻身。我们也做不到像俄罗斯那样幽默地在闭幕式上来一下，大家鼓鼓掌就算了，我们热情的人民是不会原谅张艺谋的。

其实“申奥”的宣传片特别难拍，需要把各种要求、各种“指导思想”转换为画面。5分钟的片子可能就有50个人在看，提50个意见。每一次审查，细到了每一秒。短短5分钟，全是“规定动作”，给导演个人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小。但还是有体现导演水平的空间，

就是这些“规定动作”，这50个镜头、100来个镜头，谁拍、拍到什么程度，还要保持那个水平，要在完全的规定动作中走情感感染这条线……

我现在仍然觉得这个活儿是很难干的。但是你不能跟所有人解释、诉苦，你只记住一点：“你的责任是什么？”我当时很清楚，我的责任就是把所有的诉求转化成画面，这又回到了一个导演本能的、本质的工作程序上去考量。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还是想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用积极的态度表达自己？

张艺谋：对，因为我从小就这么长大的，这跟成长经历有关。我不是法国人，自由自在的，“艺术第一”、“创作不自由毋宁死”……不是，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在极其挤压、逼仄的空间下保持自己的那一点东西。

我后来还开玩笑说，李安多亏没竞争上。他要是竞争上了，搞不好弄一会儿就弄不下去了。因为他生长环境不一样，他哪能接受被改来改去？我忘了是哪一届奥运会的奥委会主席跟我说：“张导，你知道我们组委会筹建好了以后，我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最大的工作就是哄着那个导演不让他走。”他说那个导演动不动就要走，他觉得艺术受到污辱、受到亵渎，所以你看就是成长环境不一样。他们在创作上就是不自由毋宁死，被干涉一点就觉得艺术受到限制，人格受到莫大污辱。

我们不一样吧，尤其是我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历史选择我，有时候也是一种缘分和巧合吧！我就是这样成长出来的……其实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远不是大家想象的，以为我会有更大的特权，我掌握更多的资源，我有更大的空间，我随心所欲，甚至像你刚才所讲的那样，从选剧本开始，我想看上谁就是谁，我冲谁招手谁就来……都不是的。每一个走近我的人都非常惊讶，我远远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创作环境和生存环境一直是连滚带爬。所以，如果我能取得一点成绩，我自己也觉得还很不容易，因为我完全没有优势。

逼仄中求生存

三联生活周刊：难道这种逼仄的环境没有随着你的境遇而有改变？

张艺谋：这种“逼仄”不是指具体的事情，而是一种焦虑，一种选择，从题材到各方面，都不是大家想象的可以随心所欲。

我跟斯皮尔伯格交流，他说他一直有四个东西在选，最后选定了某一个，什么时候开始拍——哎呀，我就特羡慕。他一直在举棋不定，他一直在想“我先拍哪一个？”你看，这多好！我从来没有四个东西在那儿，我从来就是只有那一个，而且我知道成色不行，但是箭在弦上，我还必须要拍。我净是这种情况。

电影制作是有很多前期运作的，比如所有演员都签了合同，所有工作人员都把档期留了出来，前期的费用已经花了，上千万元，甚至后期的拍片都定下时间了，一切东西都搁在那儿了，人力、物力已经是厚厚的包袱搁在你身上了。您说：“剧本不满意我还想改一下。”我就很难做到。王家卫我很佩服，他是建了组还打草稿，我不行。我就觉得不能耽误大家，因为所有人档期要更改，要延后……很多次我是硬着头皮开拍的。我觉得剧本不行，就边拍边改。但是也有成功的例子，《活着》就是最典型的边拍边改的例子。

这也还是跟个人有关，我不愿意让大家失望，不愿意觉得我好像有权力支配一切，所以有人说王家卫心很硬，很难得。他真的是建了组打草稿，推翻所有的东西重新来，他完全就是非常自由、非常有原则地在做东西，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基本上认为创作过程是我再提升的一个过程，最后成不成就要看运气了——很多作品就是在“连滚带爬”的状态下成了。你要说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吗？是可以避免，面壁十年，你可能会磨出一个好剧本，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浪费我的精力。

我对自己抓得很紧。别人说你这么勤奋图什么？可我就是闲不下来。《归来》还没公映，我忙下一部戏已经一个月了。人家说，合同还没签呢，你干吗忙成这个样子？这种习惯可能也还是跟成长经历有关。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的经验来说，电影这条生产线上哪一个环节是最难的？

张艺谋：就是源头，源头是最难的。没有好的剧本，有时候经常有这种感觉，你空有一身本事使不出来，因为没有料。

我当然有固定的文学策划，有一些小的班底——我也不可能养一个大的队伍，帮我在社会上“嗅”，用嗅觉去找，但是很有限，常常你会扑空——你觉得不错的，别人已经签了。中国电影现在进入一个市场的高速发展期，供不应求，所有的老板、投资人，都知道先抓剧本。从“中戏”、“北电”戏文系编剧班刚毕业的学生，有点才华的，甚至你觉得他们是枪手级的，都被抢走。更别说社会上更大的知名编剧，早被各大利益集团给抢了，后头一堆活儿。这就是现状。而且基本上是“鸡屁股底下掏蛋”，供不应求嘛。我看编剧们经常叫屈，其实从我这儿看来，是没有人敢轻视编剧的。现在投资人很清楚，他们就抓这个。源头上大家抢得很厉害的。

三联生活周刊：按外界的想象，至少“张艺谋”在剧本市场上应该是有优势的．

张艺谋：我其实也没有太大优势。首先我不是出钱最多的。其次我的产量很有限，人家是团队，有很多互相的利益交换，是不一样的。这么多年了，导演抓题材似乎没有灵丹妙药。如今看来更像是撞运气，首先是确实有一

个好东西，第二是你有没有这个运气碰上，双方的价格也能接受才行。我现在是吃完上顿就没下顿了。我抓的题材，《归来》拍完，下一个，没有！还在乱抓。

“新一代”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在拍《英雄》那些片子的时候，那时候所谓的“大片导演”很少，那时候对你们的批评是有艺术霸权。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要和这么多涌起来的导演“抢”食电影市场这块蛋糕。你觉得自己在竞争中有优势吗？

张艺谋：那时候的说法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也不需要去多解释，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说法。现在也不是抢市场，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们处在一个蓬勃发展期，大家都来关注电影，多拍不同的电影，让大家对进电影院看电影的热情一直持续高涨，这就是好事。现在没有任何导演有优势，完全是看你怎么拍出一个好电影、整合资源。现在大家都一样，我也很高兴不再有“张艺谋垄断资源”这种说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要低看《泰囧》。我始终认为徐峥做了一件对中国电影、对年轻导演都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因为有《泰囧》这样的商业奇迹，很多年轻导演有片子拍了。因为那些投资商提着钱，想重现一次奇迹，一定不是找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而是要找李峥、王峥……因为它改变了这个格局，改变了投资商眼睛只看到固有的所谓有信任度、有票房保证的这几个导演。它让投资商看到，找年轻导演，又便宜，说不定又卖得好，性价比高。

三联生活周刊：追溯起来，应该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吧？

张艺谋：从《疯狂的石头》到《从北京到西雅图》到《致青春》，还都算偏正常的，而《泰囧》就属于奇迹——10亿啊，从投资比例来说，商业奇迹！我们只是议论一下，可那些做生意的人摩拳擦掌啊。投资商们因此就开始冒险了，他们专门找那种没拍过片的，希望隔三差五老有《泰囧》这样的片。现在再不会重复那个话题了，说“张艺谋霸权”什么的。现在都没有人说这种话了，而是说另一种话题了，说“你们要退出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新涌起的一代导演，你怎么看？

张艺谋：我不针对个人，因为评价每一个导演都是不客观的，我特别不爱评价。首先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都是手艺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我从来对同行都是能说好话就说好话。对年轻导演这个群体而言，我觉得他们是中国电影的未来，所以应该给他们更大的空间。

现在其实形势很好，因为江湖上有很多热钱，都在找像《泰囧》或《致青春》这样的奇迹——我都碰到好多人，他们是提着钱让我推荐年轻导演，想再来一部——所以现在对年轻导演是个好机会。而且我个人觉得中国电影未来会有十年的黄金期。

只能有“量”才能有“质”，无论是对于导演个体还是对于导演群体来说，都是这样。假如说我们现在有150个年轻导演，能够拍各种类型，拍得都很熟练了，这里面一定会有大师，所以现在是年轻导演做“量”的时候。我主张各路类型都有，有时候我觉得精英们经常焦虑，他们看到一个票房现象或者别的什么，就马上忧国忧民，觉得世风日下，价值观尽失，一部两部之后就觉得江山摇摇欲坠，我觉得大可不必。在我看来，现在年轻导演去尝试的量还不够，怎么可能一两部就坏了？你对中国人一点儿信心都没有？怎么可能看一部两部电影就把中国人看坏了？应该对他们的创作有更多的宽容，让他们尝试。我们相信老百姓，相信普通人有鉴别力。再加上我们说把它交给市场，那就交给市场嘛！如果真的拍得很差，就没人看了，让它自生自灭好了。

“票房为王”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在讲“票房为王”这个现实，那么有没有担心资本的力量对电影有不好的导向呢？

张艺谋：我觉得各取所需。现在是“票房为王”的时代，你们现在就是天天批判，可是能改变吗？什么也改变不了，它一定还是这样一个价值认定。整个事情都是按这些在运作的，了解了就行了，然后各取所需。

从创作上来讲，如果片子是要卖钱的话，那就按卖钱的路数拍。他若真能把这电影拍得很好、很卖钱，那他就磨炼了自己的手艺，未来的大师可能就孕育出来了。能挣钱不是坏事，合法合理地挣钱，你真能煽动那么多人进电影院去看你的电影，那是你的本事啊！所以你让他去锻炼好了。我们的市场面向好莱坞打开以后，要是没有这些导演驾驭商业电影，整个电影市场的蛋糕是给好莱坞的。

如果我们中国能熟练拍商业电影、能一呼百应，让老百姓都愿意到电影院看民族的商业电影的人多了，反倒是一种保护。慢慢再去发展、提高。现在是用额度控制、某种放映期时间控制，实际是不平等的，你试试把各种指标、各种限制放开？马上哗哗地就败下来了。所以让年轻导演去尝试吧，不抓紧培养商业电影的人才，真的日后要放开了怎么办？韩国就是例子啊。韩国电影放开后，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摇摆，但是我认为韩国的年轻导演做得不错，他们站稳脚跟，现在又恢复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个人对电影制作过程中过强的“商业逻辑”是警惕的吗？

张艺谋：还是看电影类型吧。如果我要拍一个商业大片，从剧本到最后特效的完成，一切按商业规律办事。反之，不是商业类型的电影，我就希望一切按照《归来》这种电影类型去考量它，这就是一种特别好的创作心态。

我提倡两条腿走路，我是个动作迷，我今天倒时差睡不着，早上5点多就起来看《铁笼格斗》，看得津津有味。我在美国和李安聊，他下一部片子要拍一个跟拳击有关的片子，我还和他聊铁笼格斗，告诉他："这个比拳击还棒！"所以我不排斥动作戏、商业电影，两条腿走路也是自己愿意的，没有谁强迫。

在我看来，电影导演就是个手艺人。这就跟接订单一样。我们过去多少艺术家是为权贵和皇家、宗教创作作品的，都能传世。包括音乐、包括绘画……但艺术家当时是不自知的，他当时是接订单而已，甚至他是为了挣那点钱，因为他是手艺人。他的活完成后，后人觉得"哎哟，这是巅峰之作！"觉得很了不起，其实他当年不过是接了一单，是个职业行为。我觉得我一点都不高看这个行业，不要把艺术弄那么深奥，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个职业行为。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电影，我注意到你在其他文化领域也比较活跃，比如最近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京剧《天下归心》是你执导的。再之前还有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歌剧《图兰朵》；"张艺谋"这个名字还与"印象"系列紧紧联系在一起。现在你是什么状态？*

张艺谋：这些都是人家来找我，我觉得有精力可以完成的。"印象"现在是王潮歌、樊跃他们在做，我已经基本不挂名了。他们股份化，给我留了股份，人家自己做，跟我没什么关系。《图兰朵》是不定期地上演，有时会来找我导；《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中芭找我做导演的。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属于精力旺盛的"超人"型？*

张艺谋：差不多。我是晚睡晚起的典型，非常坏的习惯。凌晨四五点睡，早上10点、11点起。拍戏就不一样，要拍外景，必须早上6点起来，7点出发。可是我因为长期的生活习惯，早睡不了。我明知要6点起，还是会三四点睡，所以要早起差不多持续两周吧，困得不行了，然后慢慢就可以提前到一两点睡，这算是休息时间最早的了。然后6点起，7点半出发，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自媒体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你跟原来的合作方解约后，关于"下家"当时有不少传言，后来与乐视的"闪婚"多少让大家意外。对于这一次合作伙伴的选择，你最看重什么？*

张艺谋：其实之前我跟万达、华谊、小马（奔腾）他们都谈过，大家也都愿意我去。谈的过程挺漫长的，而且其实也挺复杂的，详情我就不说了。我最后选择这个公司，看重的是它的年轻化和它对网络的定位。当时我和贾跃亭（注：乐视CEO）见面，他就说："我们定位很简单，是网络时代的电影公司，我们都是年轻人。"我见了他，见了张昭，我觉得挺对路子，人也很好。其实他们开的条件未必比其他公司好。我那时候想，反正要选一家，我又不愿意单干，所以就选了乐视。乐视很尊重我。当他们知道我要拍（《归来》）这个类型的片子，大家谈完投资后，乐视就全面支持，没有多说一句话，一点儿都不干扰我，这是让我很高兴的。

其实在拍《归来》的时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我特别忙的时候，也许是有人这个"点"选得好，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乐视都在帮我，尽量帮我安心，这一点我很感谢。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不早一点出面替自己辩解？*

张艺谋：这是我的性格。我这一生被人误解的地方多了，但我从不去解释——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是这么看的：解释也没有用，很多事情越解释越糟糕。还有一个是性格如此，不想解释。原本什么事情都是想低调的，根本就不想高调，常常被放大以后就没法解释了。

很多事情是大家对特权、权力、贫富差距等现状的不满。那很不幸，你就是这么一个例子的话，就是那个样子……我后来也出来说了，不是出来该说的也都说了吗？……那都是我的最上限了，我通常连那都不想说。

三联生活周刊：*之后是否有反而释然的感觉？该说的说了，该面对的面对了，就坦然过日子？*

张艺谋：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想让自己的私生活与大家分享。我当年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真的只是出于一个机会，它可以改变我的工人身份、改变我因为家庭出身而无法改变的命运，还有一些我对艺术的热爱……仅仅是因为这些而选择这个职业。当年很庆幸，后来发现真不幸，因为它突然变成娱乐界的，结果是让你一直在前台，让你一直成为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但是你根本不可能改变。当年真不是这个样子，不像现在，现在的孩子考电影学院，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我要当明星！"

其实在工作上的心态也跟我的性格有关。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什么事情要做我就做好，认真做，不闲着。每一个事情我都认真做。很勤奋。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受这样一种观念影响：男人嘛，就应该以事业为主，把事业做成功，对吧？不然枉为人生一回……所以我们是这样一种传统的价值观。

事业小有成就，你突然发现成了"名人"了，然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办法。我今天看新闻说，谷歌出新眼镜了。哇！将来人人可以直播啊！

这个可怕。国外已经有人在讨论是不是要出台法律对这个新眼镜进行制约。我现在出去都是全程被“直播”——中国老百姓太逗了，他不论在飞机场还是其他公共场合，只要一看到你，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拿手机，跟着你，弄得你特别扭。比如我们在飞机场候机，他就拿一手机在你对面坐着，你真不知道他是在看手机还是在拍你。他又一点不看你。其实他是在拍录像，你实在觉得他可疑只好走开。过了一会儿，他又转了过来，拿手机对着你。拍了之后，这些照片马上就传播出去了。一路都这样，一点没辙……

科技发达后真是可麻烦了。20年前还没有这样的烦恼，也就是狗仔队之类的。现在可不是了。我们在一个完全信息自媒体的时代。他们也说了，我们将带来新媒体的革命，人人会直播。我想，完了，这个职业带来的负面东西太多了。对我来说，就不愿意让私人生活受干扰。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的心态上讲，有一个家庭对你创作上来讲更安定吗？*

张艺谋：当然。你的人生是正常的、健康的……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父母跟我说的话，我一定照办。

三联生活周刊：*对个人来说最担心的是什么状况？你介意创造力衰竭之类的评论吗？*

张艺谋：它是一个规律，一个商业规律，对任何人来说你必须接受。当没有人找你拍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时代结束了。你不想结束都不行。你就好好想在哪儿养老吧！因为电影就是这样的流程：导演不是自掏腰包拍电影，如果他兼职自己掏腰包，他基本上是个老板。导演是个手艺人，是投资人来找他。精明的投资人都是算好的：你有多少产量，你值不值得投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而且它基本上是科学的。当没有投资人找你，即便你说这电影只要2000万元，也没有人找你。这时候就“廉颇老矣”。不用大家说这是哪一天。当然身体好是前提。

当还有人找你拍戏的时候，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不管是大是小，那你就庆幸自己还有创作的价值。这是一个非常铁的定律、残酷的定律。你说“我的艺术了不起”、“太牛了”，“大家都要向我的艺术致敬”，你可以这样认知，但是投资人是非常简单的：你的艺术能不能让我有回报？能不能赚钱？我见过很多投资人，说得很好，“不用你赚钱，不用赚！”你就很奇怪，“不用赚钱，那他是要上市还是要干吗？”后来发现他说不要赚钱，其实还是在另外的地方赚钱了。哪有不想赚钱的？哪有拿几千万上亿元给你完成艺术想法的人？你爸都不一定能做到，对吧？所以它永远都是一种丛林法则。无论怎么样，他给你投资，都是算好回报的。这就是一个退出和还在江湖的标杆。对我们这些导演是这样，对年轻导演、全世界导演都是这样。比如山田洋次，我很佩服这个老头，80多岁了，还在那儿慢悠悠地拍。我相信日本的年轻人也不看他，都是老爷爷的电影了，但是都拍得不错。这回新的女主角还得奖了。但是我更佩服的是那投资人，还给他投，多了不起！那老人家就是常青藤，人家有人给他投啊！

所以我那次说到吴天明导演想拍的东西不能拍，我也指的是没人给他投资。他心里有很多剧本、很多计划，跟我谈，但我能看出他拉投资很艰难。投资人跟你很客气，但是真金白银拿出来是两回事。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看着曾经的前辈这样的境况也觉得很悲凉？*

张艺谋：我觉得大家都会吧，其实这就是很正常的规律。我们不要把最后没人给你投资了就看得很痛苦，每个人都会这样的。我早就看明白了，就是这个规律。你老觉得你应该常青，100岁了人家都给你投资啊！不可能。你话都说不利落了还导戏啊？谁看？电影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商业逻辑，而且是“现世报”，一年内、半年内必须见结果，没有人把电影搁五年再拿出来发行的。

我比较务实，对这些也看得比较明白，加上我自己成长的经历……所以就处变不惊吧。也因为很清楚这些事情，就不会太脆弱。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心态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妥协？就像有人一直在批评你从一个反叛的、边缘的、挑战姿态的第五代，慢慢妥协为主流话语中的一个人。*

张艺谋：如果说我妥协，那大家都是妥协者，因为你在这个环境中。我不觉得自己有“前面是边缘，后面是妥协”这样一个转变。很多东西都是跟着时代走的。当年去拍很多商业电影，也是这个时代带给我的信息，我愿意去尝试——这只是导演手艺上的一种尝试，我没有把它上升到外界所说的那种高度。如果我不愿意拍（商业片），可能现在也没人找我投资，但是我会获得另一部分人的赞扬，觉得张艺谋“很坚持”。但是你真觉得那些人会很在意你们的夸奖吗？是靠夸奖生活吗？也不是吧。我也并不是要做一个样子给别人看：我是做游离在主流之外的导演、做另类艺术家坚持到底，还是做一个反体制者、做一个人权卫士？……我相信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自己愿意做，不是要考虑别人怎么看。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愿意选择什么呢？*

张艺谋：我只选择在电影导演这个道路上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至于大家说“××时代”，那是大的东西；我选择的道路非常简单：是一个普通的电影导演——也就是我说的“一个手艺人”。我毕生都愿意尝试不同题材的东西，只要我身体健康，有人投资。各种评价都是大家讲的，不是我自己主观设计、主观完成的东西。



巩俐：我在乐观、悲观之间游离

“这种感情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它并不是传统的柴米油盐过日子的感情，它很浪漫，很超越一般感情，也和一般的感情很不一样。”

主笔 王恺 记者 邱杨


巩俐

在《归来》中，巩俐一改过去爆发力十足的表演方式，始终含蓄压抑，却更让人印象深刻。在导演张艺谋眼中，这种内敛、节制、含而不露的表演正是他想要的："这实际上对演员来说难度更高，她没有很多外化的动作，以及很多爆发力的东西，都是在平淡无奇的细节中去表现一个失忆症病人单一又稚拙的精神世界，这对巩俐来说是一个挺难的挑战。"

开始她拒绝这个电影。有人疑问是不是因为造型比较苍老沉闷的原因，这对于许多演员是问题，但是对于她，远远不是。巩俐在回答本刊记者的采访时，很认真地回答，她只想认真演几部好电影，至于"一堆影星合作的大片"，是不是"国际大制作"，她都已经不在意。

之所以一开始拒绝演出《归来》，是因为"我一定要有一个体验失忆者生活的过程，一上来就演，我不行"。巩俐准备了两个多月，去养老院探访失忆症患者，每天和她们待在一起。"拍了 75 天，每天都要呕心沥血，对演员而言这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呈现。没有激烈的动作，但是每天演完以后躺在床上，心都会很累。你看着很平常，但是她要掉眼泪。"张艺谋说。

在很多人眼里，巩俐在片场是异常安静的，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用漫长的时间让自己入戏。"她还保持着我们话剧演员的老习惯，喜欢上场前自己在一边静静地沉浸在人物的情绪当中。"同在《归来》中搭戏的刘佩琦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现在到拍摄现场，如果提前一个小时到场都觉得来早了。但巩俐仍然保持着过去那种创作状态，她会提前很早就到现场，即使是总也排不到她的戏。"这件事让刘佩琦很感慨，他说："我问她你怎么来这么早啊，她说她已经来了 8 个小时了。提前那么长时间到现场，请问我们现在的演员有谁能做到？反正我是做不到。"

"还有在天桥上那场追捕戏，她那可是真摔啊。"刘佩琦说自己当时真心疼。

她每条戏都靠自己走心，以至于片场她的戏，往往只有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因为我演的是一个特殊人群中的人，我经常在现场坐着，换机位什么的我也不动，也很少跟他们聊天，我觉得这个人物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一定不能出来。"

"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出戏，虽然我今天回答问题还比较快。"巩俐说，自己每次在拍一个角色时，会经常觉得身边有一双眼睛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会跟我讲，我是冯婉瑜，我知道你在演我的一段故事，我希望你能把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我现在看电影的时候还会觉得这个人就在我的周围看着我，可能出戏对于我来说并不容易。"

"以前的创作环境，几乎每天拍戏之前大家都会沟通，会把剧本聊得特别透的情况下再谈创作。"巩俐说现在每天拍完谁都见不到谁，可能找一个演员都特别困难，"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那种创作环境没有了"。在演《活着》时，剧组里专门有演员组组长，每天组织大家讨论剧本，直到掏得每个人都没点子了。"那种大家坐下来都有时间面对面说明天的戏要怎么拍好的情境已不再了，现在要在 3 个月之内专注只做一件事很难了，老朋友还是很多，但就是大家不会再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同时做一件事了。"她怀念过去，尽管眼下她还是有她的巨星身份，但是与当下的环境，她有一种冷，她两次和我强调："我不演那种很多演员多个角色的大片。"显然是与当下气氛里的电影的疏离。

刘佩琦仍然牢牢记得当年拍摄《秋菊打官司》过程中一场大雪，那时候她就挺有真性情。"有一场戏是巩俐拉着架子车，我躺在车上，大晴天的突然下起一场鹅毛大雪，那种大雪花真是可遇不可求，把大家伙儿都乐坏了，恨不得满地打滚。"刘佩琦记得，"当时巩俐就把裹在自己头上的围巾解下来顺手给张艺谋套上了，张艺谋一下子就变成'狼外婆'了。"

老朋友之间的人情味还一直延续



电影《秋菊打官司》剧照。巩俐（右）、刘佩琦分饰剧中人物

到今天。“在机场接到巩俐电话的时候，我都很惊讶，我说巩俐怎么还会给我打电话呢！她在电话里说，下午我们就能见面了，你可能要直接从机场到棚里来试装，我在棚里等着你。”这一个电话就让刘佩琦心里非常温暖，“时隔20多年，她仍然能够主动打电话，为下午的见面做一个引荐和铺垫，特别感动。”见面时候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真是挺激动的，一瞬间就找回当年合作的感觉。”

巩俐回答问题时总是双眼直视着你，似乎还能够从中找到她扮演过的角色的那些影子。

“我很希望塑造一个跟我的样子本身有很大差别的角色，这是职业演员的特性吧。你让我再去演一次冯婉瑜，可能我不会再去接了，我还有很多时间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还有很多角色我都没有尝试过。”

在电影中，她出场的第一个镜头，是询问学校干部，自己失踪多年的丈夫逃跑是什么原因，面容平静，却饱含激情，这还是过去的她。可是转到下几个镜头，她已经丧失了记忆，平静而心怀幻想，完全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她，那种人类自远古传下来的悲剧女主角的色彩完全笼罩了她，充满凝重感。这里面不仅有她的训练，还有某种触动人心的她个体身上的悲剧色彩。

她天生就不是喜剧演员，她也承认这点。“喜剧难演，让人哭还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演出悲剧多了，你甚至觉得她是悲观主义者，问她究竟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她顿了顿：“在两者之间游离。”

如何成为冯婉瑜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接演冯婉瑜很犹豫，是吗？

巩俐：我开始时觉得冯婉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角色的特殊处在于，她患上失忆症的阶段在整部电影里所占的比例很大。我之前演的角色比如秋菊、《艺妓回忆录》里的初桃，可能距离普通人生活也遥远，可毕竟都属于正常人群，按照自己想象的空间去演去做就好了。而冯婉瑜这个角色不是你自己去想象就可以实现的。失忆症的表现方式非常非常难把握，这跟精神失常等别的病还不一样，精神失常相对来说比较好演，而失忆症看上去是很正常的，你必须运用非常细腻的表演去精准地把握它的分寸，不能多不能少，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这个角色只有好或不好、成功或失败，没有一个演得还可以的中间地带，因为整个故事是建立在冯婉瑜这个人物的状态上，如果演不好，你就不会相信这个故事。而在我看来，失败的概率有80%，这就很危险。当时我就问导演，你确定要我演吗？你觉得我是好的人选吗？他说，你是唯一的人选。这既是压力，也是给我信心。在这部戏的开机仪式上我说，这个角色是我拍电影这么多年来最难的一个角色，最新的一个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做了哪些准备？

巩俐：既然接了这个剧本就要做好功课，不然就不要接。我提出我要去养老院找到和采访失忆症群体，后来我们去了北京的一家老人院，里面有一座两层病房住的全是患初期失忆症的老人。这些老人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我采访了其中几位中学老师，因为我要扮演的冯婉瑜就是一位中学教师，我跟她们在一起待了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去。

其实失忆症患者的生活很简单也很愉快，因为她们已经忘了很多事和很多人，比如她的家人来了她当时知道，但家人一走你再问她你家人来看过你吗？她一下子就忘了。她们记忆深刻的事情其实都是比较有激情的东西，一些很久以前的事件，并不是麻木的状态。她们的世界很美好，没有什么烦恼，尤其是一直在想着一件事的时候，她们眼神里的东西是非常稚拙的。

后来我又去了上海看黄蜀芹老师，她也是得了失忆症初期。我和她合作还是好多年前的《画魂》，她看到

我很高兴，好像认识我，又好像不认识。但要跟她说起我们一起拍过的电影，她就不记得了，问她更复杂的东西，她的回答也不行了。在没有犯病的时候她的生活挺快乐的，一直笑笑的，非常斯文，很漂亮，很干净，对所有去看望她的人都是平静而温暖的，只是她说的东西可能已经不对了。我看着很感慨，但也在她身上看到很多东西，我扮演的冯婉瑜也有她的影子在里面。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把冯婉瑜这个人物内在的东西表演和传达出来，主要靠眼神吗？

巩俐：演员要成为这个角色，而不要说怎么演好这个角色。去演这个角色，我觉得是演不好的，而是一定要在这个阶段成为这个角色。知道这个角色的难度之后，我一直在琢磨的是我怎么去成为冯婉瑜，怎么做？这种表演的分寸很难拿捏，如果没有层次感，就容易觉得重复感太多，一定要在一丝一毫中去把握，不单纯是眼神，而是整个状态。

就像片子里陆焉识平反回来后，冯婉瑜第一次跟他见面，你不知道她是否还认识陆焉识，可能很多人看的时候还会觉得中国的情感表达方式就是这样很客气的，其实她是一种病态。在表演中就一定要很好地把握分寸，这种分寸没有人能教你，一定要自己去琢磨。导演在电影中用了很多很大的特写，甚至能细致到你眼球的一丝变化，所以任何一个眼神、任何一个细微之处都不能跑神，如果把握不好，可能会失去很多表演的机会和空间。

我觉得如果再让我演一遍的话，我也演不好了，因为已经演到我的极致了。我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很好的表演空间，其实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好的演员，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但是如果这部电影呈现给大家的时候，大家能够认可我的表演的话，我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的演员。

角色的精确度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主动要求删减了很多拍得不错的戏份？

巩俐：一个角色的价值在于它的精确度。其实我从导演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前拍戏的过程中，导演很喜欢跟所有的主创人员谈剧本，比如摄影、录音、编剧。通常拍戏拍上三四个月，每天晚上都会开会讨论，我们演员可以旁听，旁听时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这个镜头应该怎么运用，这场戏应该怎么拍，我在合作过程中跟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这部电影里我觉得有些戏可能是多余的，可以删掉，把好的戏拉长一点，或者把精确的东西放在里面。所以有几场戏我觉得导演可以先拍，拍了之后放放看，觉得不好可以减掉。他减掉的时候非常尊重我们演员，会跟我们商量，说怎么样，我说没问题，可以不要这场戏了。我觉得这样的合作关系特别好。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次拍摄中记忆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

巩俐：印象最深刻的是陆焉识逃回来在天桥上被抓捕的一场戏。在唐山火车站拍的，当时我、陈道明等几个主要演员都在，正是夏天很热的时候，他们穿着很厚很重的皮袄，一遍一遍地从天桥下面往上跑，而且一上来就是快跑，因为在演抓人嘛。祖峰跑得猛了心脏一下子有点问题就晕了，陈道明是跑吐了，吐完了接着拍。我当时是从桥上往下跑，所以还好一点，但有很多拼打挣扎还有被推倒的动作，因为被推倒了很多次，稍微有点受伤。但那场戏出来的效果很浓烈，大家付出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小说里，陆焉识和冯婉瑜之间的感情一开始并没有这么深厚，但电影里一上来感情就非常深厚了，你怎么看待电影里表现的这样一段感情？

巩俐：导演已经对小说进行了改编，把小说前面80%的内容即他们的情感波折砍掉了，我们的电影相当于是后传，要表现的也是感情深厚的状态。这种感情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它并不是传统的柴米油盐过日子的感情，它很浪漫，很超越一般感情，也和一般的感情很不一样。

冯婉瑜可以苦苦等待陆焉识这么多年，而陆焉识也一直守候着冯婉瑜，不管她认不认识自己，只要能陪在她身边一辈子，这种情感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我觉得冯婉瑜非常幸福，有一个这样的男人陪着她一辈子，虽然她是一个病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一切，要是能知道的话她得多幸福啊。我特别喜欢她老了的样子，很漂亮的老太太，有人问我是不是担心造型老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不愿意去演，怎么会呢？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都喜欢把《归来》和当年的《活着》去做比较。

巩俐：其实我觉得这两部电影只是年代相似而已，却是不一样的故事，在表演方式和表现方式上也完全不同，我觉得《归来》的难度更大。

三联生活周刊：导演会给你排戏吗？教你怎么演？

巩俐：不教啊，多年来他就不给我们排戏了，就说有这么个情节，你自己去演，多年来我们就这么排戏。

三联生活周刊：再次和张艺谋导演合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巩俐：我觉得他是一个为电影而生的人吧，他也不会做别的，只会拍电影，只会当导演。一个导演或一个演员不要把自己局限起来，大家都愿意去尝试不同形式的电影和不同感觉的角色，他这么多年里也摸索着尝试了很多不同的电影类型。现在这部《归来》，我觉得是他沉淀了这么长时间后，拍出来的一部安静中蕴含爆发力的片子。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他又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了，看完之后你能

感觉得到，他的沉静是有能量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跟陈道明很多年前合作过《一代妖后》，这次跟他的合作默契如何？

巩俐：拍李翰祥导演的《一代妖后》时，陈道明已经是大明星了，我那时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当时已经觉得陈道明老师这么厉害啊。时隔这么多年，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变，他对电影、对艺术、对个人和整体的要求仍然特别严格。我们这次合作就是一拍即合，第一天我们穿上服装试装的时候，他戴上眼镜的一瞬间，我就觉得他就是陆焉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演员跟演员之间的感觉吧，这个很重要。我们俩都很快进入了状态，不用费太多时间去磨合。他是非常严谨的一个演员，你在电影里看到的他所有的表演都是非常静的，通过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小动作来表达，这是很难的。他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好演员。

“演员的能量是有限的，而我是一个需要储存能量的人，不希望去浪费自己的能量和时间。”

“随大流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跟很多最优秀的导演合作过，比较喜欢的是哪种合作方式？是告诉你很详细的表演吗？

巩俐：哈。别，别告诉我，告诉我你就自己演吧，不用我来演了。我需要一个剧本，而且要明白你要我做什么，不能只是一个大纲给我了，我还要知道每一场戏为什么会这样，我要明白来龙去脉，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否则我这个角色扮演不好。我要通过我的表演把人物的灵魂表达出来，所以如果你要求我一定要这样或那样演，也许我觉得可能我的表演方式比你的更好，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很多东西。我合作过的导演都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去再度创作角色，他们选择了我，就会相信我。

三联生活周刊：你演悲剧性的角色很有爆发力，感情充沛，但喜剧好像接得少，演得也少，这是性格原因还是剧本原因？

巩俐：我也不太清楚。其实悲剧很好演，我觉得让别人哭相对容易吧，只要有一个好的情节好的演员，催泪并不是衡量一个演员或者一部电影好坏的标准，这是另外一回事。喜剧是非常难演的，让人发自内心地笑和开心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作为一个喜剧演员是更难的事。演《唐伯虎点秋香》的时候，我还很年轻，很多东西没法体会，拍摄的过程很开心，但其实当时我也不太懂喜剧的技巧。周星驰是那么好的喜剧演员和导演，他的东西真的很棒，我也是有点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真的去靠近那种表演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早期你演过那么多光彩照人的形象，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你有没有特别热爱的角色，还是说一直不断地演下去，对以后的角色会比较热爱？

巩俐：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是不一样的，都是自己的辛苦劳动，我接过的角色我都喜欢。角色是不是成功那无所谓，只要我接拍了这部电影，我就会很负责任地把它演到享受整个拍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似乎近几年你的作品产量并不算高，你现在接戏的标准是什么？

巩俐：我本来就是一个产量低的演员，非常低。演员的能量是有限的，而我是一个需要储存能量的人，不希望去浪费自己的能量和时间。创作一个好的角色是需要时间的，碰到一个好的角色、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不着急，也不需要这么着急。

像冯婉瑜这样我没有演过的人物是一个挑战，是能够让我有真正发挥余地和创作灵感的角色，我会有兴趣。没有兴趣的话，我也发挥不好，挑选剧本对我来说很重要。还有就是整体合作组合也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你给大家的印象似乎还是和当下的中国电影保持着一种相对疏离的状态？

巩俐：没有。我只是觉得随大流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如果是群星汇聚的电影我发挥不了，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我不愿意去演那种群戏的东西，我还是会去选择能让我发挥的东西。我真正去塑造了一个人物，在过程中我拥有一个愉快的创作过程，这对我来说是最享受的。上映之后怎么样，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时了。艺术不分国界，不需要挑选哪国电影，只要有好的角色给我，让我有激情去创作，我就可以，数量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三联生活周刊：不拍戏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

巩俐：我在生活啊。不拍戏的时候我一定要出去看这个世界，我一定要到街上去遛弯，去走一走，去过一种很正常的生活。一个好演员一定要去看别人，你不能老让别人看你，每天戴着口罩、眼镜、帽子，弄得像个外星人一样，别人一直在看你，你却看不到别人的生活，这样是不可能获取来自生活的灵感的。

我出门的时候不需要口罩什么的，但我可能会戴一个平镜，别人跟你打个招呼也无所谓，这样我才可以坐在街上去看人，看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才真正觉得自己参与到正常生活里面。



超越经典 再塑传奇

——国产马自达 6 ATENZA 阿特兹

作为马自达全球新一代产品旗舰车型、创驰蓝天技术与魂动设计集大成者，Mazda6 阿特兹几乎囊括了马自达所有的顶尖成熟技术，将“驾乘愉悦”提升至更高层次，以全新视角呈现出“车随意动，人马一体”的愉悦境界，是同级别车型中最具魅力的“王者”之车。

我缓缓走近阿特兹，一束热烈典雅的色调在空气中氤氲，我想到了激情与性感，像熔岩奔流火的颜色，晚霞过后天的颜色，那奇特的身影和曲线，犹如矫健的猎豹蓄势待发扑向猎物的瞬间，隐藏着野性与力量，让我感受到活力和气场。更多充满张力的曲线在车身上得以体现，它带给我们的是极强的新鲜感。这就是“魂动设计”的魅力，让阿特兹既感性，又非常符合当下的大众审美。无疑，在纷繁躁动的街道中，它已是富有内涵的一道风景。

其实，个性并不需要语言来表达！在阿特兹时尚俊朗的外表之下，更隐藏着奔放不羁的雄心和无所畏惧的力量。

阿特兹 2830 毫米的长轴距营造出了同级别顶级的宽适空间，同时它提升了座椅舒适度和全排座椅的基本构造，高品质手感的真皮，采用了高性能射孔工艺，成就了优于同级别的高品位座椅设计。后排空间也领先同级别，座垫长度和椅背高度配合宽适的扶手，让我们可以在长途驾乘中尽情舒展。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我们见识了阿特兹空间的舒适，再让它带上我们一起去“魂动”世界。2.0L 和 2.5L 两种排量的创驰蓝天发动机都融入了缸内直喷、双可变气门正时以及 13 ：1 的高压缩比。那铿锵有力的发动机运转声音，被严密地隔离在隔音材料中，只是在点火的一刹那，发动机习惯性地咆哮一声，便进入有规律的喘息。一旦接近 3000r/min 的转速，阿特兹便像上了弦一样脱缰而出，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 8.3 秒。匹配赛车级换挡响应效率的创驰蓝天 6 挡手自一体变速器，大幅提升锁止范围（车速 8km/h 以上即可完全锁止），提高燃油性的同时又带来流畅平顺的换挡感受，实现了超越双离合变速器的换挡响应速度，让加速过程流畅非凡、畅快淋漓。阿特兹的自信让我们的“驾驶起步”很高，我直接面对的就是赛道，而它却让我变得从容镇定。这里没有任何标准的限制，相反，我总是试图更快一些。

阿特兹采用的创驰蓝天底盘没有因为追求运动而放弃舒适性，抗扭强度提升了 30%，同时悬架升级为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四轮独立悬架，前后悬架初段偏软，能够很好地吸收路面的颠簸，然而它的后段韧性十足，在高速过弯时不会产生明显的侧倾，整个车身给人感觉非常完整，车头指向灵活，车尾循迹性出色，低速灵活、高速稳定，在起、行、转、停全过程都能体会到人与车高度的一体感，我似乎找到了赛车的感觉，它对于操控的应对无比从容，极限似乎遥不可及。

阿特兹动力、操控表现如此出色，油耗却出乎意料的低，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2.0 和 2.5 排量车型的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为 6.3L 和 6.9L，这除了得益于创驰蓝天技术外，还要归功于 i-STOP 智能怠速停止系统、i-ELOOP 制动能量回收系统等先进节油技术装备。

作为一款激情澎湃的车，光有速度是不够的，安全永远是压倒一切的根本。对于阿特兹而言，这也是它最为重视的责任，所以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安全装备中，它同样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和心血。

创驰蓝天高刚性车身使用的高强度钢板超过 60%，最高达 1800MPa，车身刚性可媲美核潜艇，同时前、后、侧方使用超高强度防撞梁，充分保证了碰撞安全性能。

阿特兹全系标配的 6 安全气囊，全方位守护着我们和家人的安全。变线时，盲点监测系统（BSM）会对后方、侧面接近的车辆进行监测并告知我，提供更多死角信息。紧急刹车警示系统（ESS）则更有用，当我的车速在 50km/h 以上需要紧急制动时，危险警示灯就会迅速闪烁，提示后方车辆停车，避免追尾事故。前大灯智能弯道辅助照明系统（AFS）可以感应方向盘转向角度和车速，自动调节前大灯朝向，使我在夜间弯道或经过十字路口时更加有自信。

很显然，阿特兹并没有满足于以往的运动性和旧日的辉煌，而是努力创造出无限延伸的动力激情和完美的性感造型，安静的驾驶环境和从容的操控体验又诠释出它富有城市温情的一面。阿特兹对于动感驾驶的透彻感悟和与时俱进的精湛品质追求，已经融入到自身的细胞里，让城市和赛道都再次为之振奋。


陈道明

表演的分寸

——专访陈道明

“我这回有意地反动一下我自己，我也跟老谋子说了，我说你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你帮我修正一下。因为我自己看不见，你觉得哪儿陈道明又回来了，你提醒我一下。至于怎么做，你别管我，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就是不要往自己舒服的那方面来。”

记者 丘濂 周翔

三联生活周刊：*陆焉识归来，实际在书中只占结尾的一部分，电影基本从这里开始改编。你是如何通过表演，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陆焉识？*

陈道明：电影的容量就这么多，没办法过多地同时展现他现在和过去的经历。有这样一场戏，陆焉识钢琴弹奏《渔光曲》来唤醒冯婉瑜的记忆，这个书里没有。为什么设计这一场戏？首先，它带出陆焉识过去的历史，这人不是白丁。在书里他也打马球、跳探戈，但这个不好呈现。于是我们把过去的历史浓缩成一杯水、一口水或者一滴水。钢琴的段落对于陆焉识的成长史和存在，可能就是一滴水的折射。第二，这出戏带来陆焉识和冯婉瑜感情的深化以及转变。我、巩俐还有导演三个人讨论了几天，想出现在的一个表演方案。我们俩也没怎么走戏，准备好了就开始拍了，因为这种戏不能多拍。

三联生活周刊：*我感觉好几处情感应该激烈爆发的地方你都做了轻描淡写的处理。为什么会选择这种举重若轻的表演方式？*

陈道明：只要是过去的事情我都用这种轻松的、不经意的处理方式。一个是我给巩俐读信，一个是丹丹跟我说她出卖了我之后，还有一个是去素珍那里要照片的时候，得知她老公大卫自杀的消息。我基本都是“哦”地过去，因为我不想忆苦思甜。我不想把陆焉识变成一个对过去声讨、对自己命运感到愤愤不平的人。这个电影上来就是摆在主人公和观众前面的一道伤痕，它要完成愈合，而不是继续撕裂。

女儿说是她告的密，我为什么处理成头都不回一下？就是表示我不想再提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怎么让你妈妈重新认识我。说白了也是表现了一种我跟你的伤痕是无法愈合的。你看陆焉识跟他女儿的关系并没有很亲密，到了最后都不亲密，为什么？按照我们的常识，应该一家团圆后其乐融融。错。伤痕永远在，尤其是灵魂背叛。而且他是在女儿3岁的时候走的，本身从感情上就不会对女儿有太多依赖性，所以我不想按照通常的习惯去表达所谓的父女间的愈合，也不想表现裂痕的继续扩大。这是我特别难把握的一个分寸，就是又亲切，又看着有隔阂。其实我跟她在情感上是隔着一道墙的，谁都看不见，但是谁都知道有，我就想把握这个分寸。

三联生活周刊：*会不会觉得，这次导演在片场也在做减法？*

陈道明：我的创作习惯是这样，导演可以无限地拍，我每一条都可以和前一条不一样。在同样的情节和位置，我会给他演不同的分寸的表演。我管它叫大、中、小。反正我几种状态都会给他演，导演到了台子上才知道材料丰富是多么可贵。这样你到剪辑台上，你觉得哪个合适你就选哪个。从拍《围城》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有时候我这种创作方法，导演看着都嫌累，说“行了，肯定OK”，我都会说“再来一条”。万一导演以后觉得你这个戏应该再猛一点就好了，但是你没有，这就不是导演的遗憾，就会变成人物的遗憾了。所以我一般都会再来一条，再换一个样儿，最后让导演选择。这样导演最后选择的方式也就是去做减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演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当场有一些即兴的发挥。这部电影里有这样的片段么？*

陈道明：有。我不是照方抓药，也不是刻月饼模子。这个行业对我最大的诱惑力就是它的不确定。要是确定了，我就觉得可能没意思了。让我照着走三步，然后往左走半步，再往前挪两步，那我就不干了。就是你给我提你的极致要求，你的底线，然后这中间的空间你交给我。因为是我演，不是你演。不管导演还是编剧还是摄影，你把这个空间给我。好的导演一定会给演员很大的空间，我认为张艺谋是好导演，最起码的一点是他给演员很大的创作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作品丰富的演员都会有一些惯用的表演方式。但是看完这部戏的人会有个评价，“几乎没有认出陈道明来”。这是你刻意为之的结果么？*

陈道明：确实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表演习惯，这是自身带的一种条件。这个戏，我是走了一点极端的调整，就是我怎么舒服就不怎么去做。表演有舒服和不舒服的状态，就像你们写字用右手写字习惯，但是你换成左手写字呢？所以我可能有这么一点创作阻力吧，我觉得很舒服的时候可能毛病就出来了，就是你的表演习惯就出来了。我这回就有意地反动一下我自

己，我觉得哪儿不舒服，可能别人并不觉得。我也跟老谋子说了，我说你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你帮我修正一下。因为我自己看不见，你觉得哪儿陈道明又回来了，你提醒我一下。至于怎么做，你别管我，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好。他不是一个教人演戏的导演。但是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就是不要往自己舒服的那方面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你的父辈都经历过这部电影所反映的年代。以一个亲历者的心情，你怎样看待这部电影对伤痛的表现方式？

陈道明：看电影流眼泪分为三种，一种是喜极而泣，中国电影目前做不到这一点；第二是伤心的眼泪，你觉得特别悲惨；还有一种眼泪是感动的眼泪。感动的泪，这就是这个电影的贡献。我本人是特别不爱看那些撕烂了给你看的片子，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人类历史上发生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个文艺作品不能过多地去考虑在疼痛上做文章。在任何历史阶段，产生和留下的疼痛，我们的创作者展现给观众的应该是愈合的，应该是一种人性的希望，然后“重整山河待后生”。

三联生活周刊：你个人的家庭经历对你揣摩这个角色有帮助么？

陈道明：这个人物离我确实不远。离我的成长史、我的家庭、我的记忆、我自己的心灵积淀，都不远。我对这个人物，只是印象的再现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过去演过一系列知识分子的角色，像围城里的方鸿渐，手机里的费墨教授，包括这回的陆焉识。不知道你在理解这个角色群体的时候会把握什么共性，他们会有怎样的弱点？

陈道明：中国知识分子弱点很多。可能在弱点展现上，各个阶段的中国电影已经不少。但是我这回拎出的精神是坚持，就是这个知识分子身上还是有情怀，有坚持有风骨的。在近几年来，这方面的东西少了一些，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和弱点展现多了一些。在书里面也有描写陆焉识的一些弱点。但在电影里，我挑除了陆焉识的这根神经。他有他的精神世界。他的内心是比较强大的。面对灾难，面对情感纠葛，面对残酷的现实，这个人是有胸怀的。而且比较执著。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到，你受到父亲和钱锺书的影响最深。在他们身上是怎样体现你刚才说的执著与坚持？

陈道明：凡大成者，必定有坚持。不管是对学问的坚持、精神世界的坚持，还是对信仰的坚持。但是呢，话反过来说，凡是坚持者未必有大成。所以我总说，人这一辈子就是个“忍”。你可以不知道你对社会和朋友有多大贡献，但你应该知道你不应该有破坏。建设性可以是零，但是破坏性不应该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底线和上限的问题。所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是否对他人和社会有破坏性，我觉得这是衡量一个正常人的底线。

三联生活周刊：你 90 年代和钱锺书的接触是否让你在人生观上有很大调整？变得恬淡，也不太喜欢剧组的氛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吗？

陈道明：对对，应该是那个时期，再加上我父亲的离世，综合原因，我就觉得以前我的生活状态有时候近乎于可笑，也比较可怜，摇头晃脑地，觉得自己是回事儿，莫名其妙的。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纸之隔。这不应该妨碍你个性的存在。有时候我们拎不清个性和狂妄。现在有很多人把狂妄当个性用。我走过那个年代，这个职业容易让人们这样，有时候不是本性想这样。伟大人物是捧出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张艺谋合作有三次，分别是 1984 年的《一个和八个》、2002 年的《英雄》和这次的《归来》。你觉得张艺谋身上的变化在哪里？

陈道明：跟我一样，老了点儿，别的没什么变化。认真讲，走到今天，他考虑的问题更复杂，考虑的方面也会更多。像过去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他就是拍电影，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不会去想票房，不会想任何其他的东西。现在因为他的声誉、江湖地位不允许他只单纯地思考一个电影要怎么做，他必须要研究大众的心理，还有包括集体利益、社会效应等方方面面，所以活得比过去累。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和张艺谋配合的状态呢？

陈道明：对于《英雄》，我就是完成，因为是商业片，就是实现性创作，没有过多的文学含金量和社会角度。《归来》就完全不一样，其中涵盖的人性的部分要大于情节、大于生与死，所以这个戏要以完成创作的状态而不是完成状态来进行，本质上有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归来》的片名是否有一语双关的含义？是否也暗示着导演创作的一种回归？

陈道明：我没觉得他怎么了。老说他归来，我就没觉得他走了，他一直都在。只不过是坐的板凳不一样。你说他哪儿闲着了？归来有没有归去呢？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很准确，你归来之后是不是也不走了？如果说这是他拍文艺片归来的话，那是否还要归去呀？如果再拍商业片怎么办，那就是归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字游戏，我不觉得他是有归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原来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今天拍电影的精神不如从前了。原来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大家在广西大王滩水库什么都不干，光晒太阳就晒一个月。不知道这次拍这个电影还有这种感觉吗？

陈道明：有，我觉得很愉快的就是在这儿。大家为什么很从容很默契呢？就是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很好。不像现在很多一进组就开始抢钱，三天的戏一天拍完，一天拍 8 页纸，完完全全违反规律——不是违反创作规律，而是违反生理规律——因为创作人员都是有生理的，他需要休息，需要调整，但是不管你。

（感谢实习记者任少博的录音整理）

20 年，我们一起成长

——北京电通总经理长崎之保



1994 年是互联网的开元之年，雅虎和网景相继问世。当时中国正处在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经济高速发展起步期。那年 5 月，北京电通从一座小楼宇中的一间办公室起步，从当时十几个人，发展到今天拥有 1100 余名员工，成为中国可数的业界翘楚。回首这 20 年的历程，我们怀揣对先辈们辛苦创业的感恩，感受着开创北京电通未来的使命。

我们所处的环境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数字化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产品的销售方式和消费者的信息获取行为。我们的业务也不再定格在广告领域，而是扩展到提供产品销售以及品牌成功营销的全方位服务，要成为市场营销公司。

我们所属的电通集团海外事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去年电通与安吉斯的整合，标志着世界级传播集团——电通安吉斯网络的诞生。我们今后应有效利用集团资源，捕捉变化中的消费者，通过富有崭新创意的高质量企划，为客户提供革新策略，进而赢得客户信赖。我们也要活用电通安吉斯网络，挑战国际业务。

电通安吉斯网络的愿景是“Innovating the Way Brands Are Built”，即创新品牌成功之道。根据这一愿景，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北京电通的课题。简单来说，我们的课题就是超越。

这个词非常契合我们 20 周年后的当今时代。无论是提案水准还是业务领域，我们都必须去突破物理的和地理的固有概念而实现超越。我们要超越的对象可以用 3 个 C 来诠释，即超越客户的期待、超越竞争对手的能力、超越自我的信念和坚强意志。

数字化技术在不断地改变着营销策略。效率高、有实效的数字化策略的运用在我们的提案中占很大比重，而北京电通传媒部新设的数字化团队将成为我们转变的契机，我们的每一个员工都将努力学习并成为数字化的实践者。

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创意，创意乃品牌代理公司最重要的执行领域。创意不仅是指传统媒体广告，数字化广告、户外广告和线下促销也都离不开创意。这是我们要成为“客户最信赖的广告公司”而不可缺少的条件。

我认为读懂消费者，超越客户期待的品牌销售，成功地帮助客户成长以及带来社会变化的创意才称得上是技术过硬的卓越创意。

创意也不仅是属于创意团队的，客户服务、企划和媒体等负责团队成员都要参加到助力品牌成功的创意中来，这是我们从事这一行业的最有乐趣的工作。

超越，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只有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去突破自我，才能使北京电通成为“以提供杰出策略而最受客户信赖的广告公司”，进而开创新的历史。这不是梦想，这是我们可以实现的目标！

电通人 中国梦

——北京电通常务副总经理李西沙



我在北京电通就职已近 14 年，按说在广告行业，在一个公司打工这么长时间算是少数了。可是这在我们电通公司里并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们公司里 10 年以上的员工有 95 人，更有与公司同龄的 20 年员工。从这个简单的数字中，就可以看出电通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公司。

不管是本土员工或外籍员工，能在这个大家庭里让不同文化和谐地融合，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做到了。这应该是电通成长、壮大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主动、认真地去做事情，积极、热情地为客户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是我们电通重要的企业文化。

扎根中国 20 年来，我们不仅为日系客户的国际业务提供服务，同时更多地为中国的本土客户提供服务。我们一直强调本土化，因为本土化是我们的生存之本。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只有了解中国的本土特色，在思想方法、生活态度、消费观念和习惯等诸多方面深入研究、切身体验，才能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客户的业务发展。

我们公司绝大多数员工是本土员工，这也是我们实现本土化的最重要基础和条件。多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与广大本土员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依靠本土员工、培养本土员工，给本土员工以更多的成长空间和机会是公司始终坚持的原则。

20 年来，我们与客户也在共同成长。我们有很多长期服务的客户，它们一直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信赖我们，使我们更加有信心、有热情、有责任感地去完成客户交给我们的每一项工作，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客户的支持和信赖。

20 年的辉煌只在转瞬间，很快就成为历史。新的更广阔的历程已经开始，北京电通将以崭新的面貌和饱满的热情去迎接明天、迎接未来。

文／杨聃



浪琴

浪琴表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Longines Equestrian Beijing Masters）在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演。在浪琴表康铂系列（Conquest Classic）马术主题表款的领衔下，更有逾20枚浪琴表古董时计在现场呈现。

天梭

天梭于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见证时代”（Ready-to-Wear Time）女士钟表展，同时全国首发了卉意系列女表。





万国表

万国表再度携手北京国际电影节，成为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指定腕表品牌与官方合作伙伴。在万国表特别举办的“For the Love of Cinema”主题电影人晚宴上，导演冯小刚获得“IWC杰出电影人大奖”。



Vulcain

Vulcain特别推出50s Presidents' Pegasus（飞马）掐丝珐琅响闹腕表，该系列备有In The Sky及On The Mountain型号，两款各全球限量18枚，独立编号，于北京澳门中心店面及香港市场率先推出。

依波路

祖尔斯系列官方认证天文台对表是对品牌创始人祖尔斯·依波路先生的致敬制作，18K玫瑰金表壳内搭载了具有COSC瑞士天文台官方认证的自动上链机芯。



雷达表

雷达表正式在中国市场推出依莎系列高科技陶瓷触感腕表，并宣布最新全球品牌代言人——中国著名女演员汤唯。







积家

积家女性时计代言人黛安·克鲁格（Diane Kruger）佩戴积家“神秘”古董珠宝腕表出席 Met Gala。创办于 1971 年的 Met Gala 是由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时装馆每年举办的慈善舞会，被誉为“时尚界的奥斯卡”。今年的主题是“Charles James：超越时尚”，向上世纪 50 年代的时装设计师查尔斯·詹姆斯（Charles James）致敬。





欧米茄

欧米茄携手国际奥比斯飞行眼科医院在济南开展慈善医疗服务。奥比斯飞行眼科医院是一架经过大规模改装的喷气式飞机，设有一间手术室和一间培训教室。飞行医院的团队不仅为当地患者提供手术，更重要的是为当地医护人员进行医疗培训。作为奥比斯全球合作伙伴，欧米茄还拍卖了 Hour Vision Blue“明亮之蓝”腕表助力此公益项目。




威廉·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绘画作品：哈姆雷特在埃尔西诺城堡见到了父亲的幽灵

莎士比亚是科学家?

人们熟知的莎士比亚有很多身份，唯一没有的是科学家。在他 450 周年诞辰之际，人们梳理了他的作品，从中读到了新兴的宇宙学论述以及形形色色的精神病学描写，甚至有人认为他开创了现代医学。

记者 ✎ **曹玲**

宇宙学灵感

午夜时分，哈姆雷特父亲的幽灵来到埃尔西诺城堡。值夜岗的守卫伯纳多告诉哈姆雷特的朋友霍雷肖，夜空中出现一道亮光时幽灵便会出现。“昨夜，正当北极星西边的那颗星 / 在同一位置照明了此夜空时”，伯纳多的话被幽灵的到来打断。

《哈姆雷特》中出现的那颗星很可能是超新星爆发。1957 年 11 月，一颗出现在仙后座的明亮新星照亮了夜空。今天我们知道那是一颗超新星，超新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恒星爆炸死亡，它是如此明亮，几个月时间内亮度都超过了金星。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观测到它，并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描述，这个奇特的幽灵现在被称为“第谷新星”。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充满了天文学事件，以往被认为是文学手法，天体即某种预兆。但是近年来，人们对莎士比亚的星空有了新的视角。研究者认为，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1564 ～ 1616）适逢科学革命时代，很多新研究、新发现和根深蒂固的旧有学说发生猛烈撞击。

哈姆雷特在独白中隐约问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很久以来人们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1543 年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转，打破了地心说的垄断地位。地心说最早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多层水晶球，地球位于水晶球的中心，恒星、行星、太阳和月亮都在各





丹麦著名天文学家第谷

自的轨道上围绕地球旋转。公元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进一步完善了地心说，建立了数学模型。由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声望，加上这种理论迎合了后来罗马教廷的宗教思想，直到哥白尼之前很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最初，哥白尼的观点没有改变这些看法，据天文学家罗伯特·雷科德（Robert Recorde）于1556年出版的《知识的城堡》一书记载，此时哥白尼在英格兰已经有了一些追随者。20年后，天文学家托马斯·迪格斯（Thomas Digges）出版了第一本详细分析哥白尼学说的论述，这本名为《天体运动的完整表述》的书中甚至包含了一个太阳系图表，恒星无限地向外扩展，将亚里士多德的有限宇宙拓展为无限宇宙。

《哈姆雷特》剧本诞生于1546年。在第二幕，王子预见自己是“无限空间之王”。这可能暗指一个新的、无穷的宇宙。莎士比亚很可能受到第谷的影响，第谷在黑文岛对超新星进行了详细的观测，距离《哈姆雷特》一剧中主要场景发生地艾尔西诺城堡非常近。值得注意的是，第谷的两个亲戚分别叫作罗生克兰（Rosencrans）和盖登思邓（Guildensteren），与暗中监视哈姆雷特的间谍名字雷同，而这两个名字在丹麦人中并不普遍，剧中其他角色均采用普通名字，命名手法非常不一致。

最近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的天文学家皮特·亚瑟（Peter Usher）认为，整个戏剧可以被看作一个席卷欧洲的科学革命的预言。“剧中弑兄篡位的角色克劳狄斯（Claudius），名字与提倡地心说的古天文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相同，莎士比亚在给人物命名时别有用心。”亚瑟告诉本刊记者。

科学革命的冲突也反映在戏剧的行动和对话中。当哈姆雷特宣布他打算返回维滕贝格继续学业时，克劳狄斯宣布这样的举动“有悖（Retrograde）我们的愿望”。亚瑟认为这暗示行星逆行（Retrograde），正是这种星体的运动最初激发人们了解天体运行。虽然亚瑟的观点很可能夸大了剧中天文学的影响，但是《哈姆雷特》暗示剧作者已经吸收了一些新的天文学理论。

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也反映了新的天文学观点。第一幕第三场中，俄底修斯说：“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遵循着各自的不变的轨道，依照着一定的范围、季候和方式，履行它们经常的职责；所以灿烂的太阳才能高拱出天，炯察环宇，纠正星辰的过失，揭恶扬善，发挥它的无上威权。”牛津大学的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指出：“强调太阳中心可能暗示着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学。”

1609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改良望远镜，人们用肉眼即可看到更多的星体，进一步动摇了地心说的地位。1610年，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它们的位置不断改变，不符合古典天文学的宇宙观。

1611年首次公演的《麦克白》最后一幕，主人公辛白林进入梦乡，四个家族的鬼魂围着他转，并呼叫罗马神话的众神之王朱庇特（Jupiter）。听到他们的请求，朱庇特下降出场，四个鬼魂围绕他旋转。这一幕是否暗指木星（Jupiter）以及伽利略新发现的四颗木卫星？亚瑟和马萨诸塞州大学莎士比亚研究学者斯科特·梅森诺（Scott Maisano）以及牛津大学的约翰·皮彻（John Pitcher）都这样认为。

但是16世纪90年代莎士比亚开始创作戏剧时，他知道这些新的观点吗？1572年只有8岁的他，怎么会记清夜空的情况？目前没有任何书信或

者日记有确凿证据表明他对天文感兴趣，只有迹象表明他可能接触过这些新知识。学者发现莎士比亚和迪格斯家庭有大量联系，他们的住处在伦敦北部只距离几个街区。迪格斯读文学的小儿子伦纳德（Leonard）是莎士比亚的戏迷，曾为莎士比亚撰写过首批出版剧目封面上的诗句。

莎士比亚很可能和布鲁诺也有联系，当时布鲁诺在欧洲宣扬哥白尼的学说。他不太可能认识布鲁诺，但可能会通过街坊兼御用印刷师理查德•福尔德（Richard Field）获得布鲁诺的天文知识，因为理查德曾经在印刷过数本布鲁诺著作的印刷师手下当学徒。莎士比亚也可能认识布鲁诺的熟人，来自意大利的翻译家约翰·佛罗里奥（John Florio），佛罗里奥是莎士比亚一个赞助者的家庭教师，他也曾列举过几段佛罗里奥翻译的蒙田散文。

这些观点刚开始被主流学术界所注意，也可能是夸大了莎翁作品中“科学”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莎士比亚有一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超越了人类，直指自然本身。

精神疾病记录者

癫痫、精神崩溃、睡眠障碍……16 世纪的医学非常粗陋，但莎士比亚笔下却描写了大量的现代医学细节，剧中一些角色的行为往往和现代医学所描述的神经疾病症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莎士比亚细致的描述激励了后世的研究者，其中一个例子是弗洛伊德。他在儿时读过莎士比亚，并在精神分析学作品中加以解读。弗洛伊德曾经说：“早于我的诗人和哲学家发现了无意识。”耶鲁大学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弗洛伊德所指的即是莎士比亚。

佛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的兴趣可能是在参加了医学先驱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的讲座之后形成的。沙可是法国神经学家，被称为“神经病学之父”，他关于神经官能症和癔症的理论让弗洛伊德从神经病学转向了心理学。沙可常常分析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行为和性格特征，至今为止仍有很多神经科学家在课堂上仍然使用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作为案例。他作品中丰富的细节描写意味着一些症状的灵感很可能来自真实生活。或许大师被来自伦敦圣玛丽伯利恒医院的故事所影响，这原本是一个小修道院，1377 年开始用来收容精神病人，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疯人院，早年人们经常在作品中描写疯人院的故事。当然，没有人会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应该被当作医学报告来读，但这些来自生活的观察可能会帮助他塑造更加生动的人物形象。


医学先驱让－马丁·沙可

神经科学家如何解读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以麦克白夫妇为例。麦克白经常出现幻觉，他走向邓肯的卧室时，“一把滴血的刀在他眼前晃动”，有声音告诉他，他再也无法入睡。这些症状表明他有认知功能受损，无意识举动，失眠和精神崩溃。是否有一种精神疾病能够囊括他的行为？一些病人，特别是来自苏格兰的病人，表现出了类似的退化，麦克白可能患有朊病毒病，这是一种人和动物共患的亚急性海绵状脑病，被认为是库贾氏综合症的变种，简单来说另一个版本就是疯牛病。

麦克白夫人则是另一回事，她患有典型的异睡症，异睡症包括夜惊、梦游、磨牙、尿床、梦呓等等。麦克白夫人有梦游症，梦游时会洗手。15 分钟洗一次手说明她有强迫症，试图洗掉想象中的污点。她说，这双手就永远洗不干净吗？如今，洗手被认为是减轻情绪压力的做法。

再比如李尔王。80 多岁的李尔王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平均寿命，他说话狂妄，往往不由自主地加快语速，这是帕金森症的症状之一。他有时候不认识自己的女儿，有时候又能认出来，甚至还相信自己已经死了，这是科塔尔（Cotard）综合征的症状，这样的患者感到自己已不复存在，并认为其他人，甚至整个世界包括房子、树木都不存在了。李尔王的整体症状提示他可能患有路易体痴呆，这是老年痴呆症的一种形式，仅次于帕金森症而居痴呆的第二位，主要临床表现为波动性认知障碍、帕金森综合征及以视幻觉为突出代表的精神症状。

以哈姆雷特为例，刚刚丧失亲人的哈姆雷特认为人活着不值得，说“我早已把生命看得轻如鸿毛”。他冲动、意外地杀死了女朋友的父亲。他的情绪极度摇摆，忽高忽低。他会很温柔地对待奥菲丽娅，也会展现出残忍和

暴力。他的机智和洞察力首屈一指，同时又忧郁、犹豫不决。根据最新的《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哈姆雷特的症状暗示他患有抑郁狂躁型忧郁症。

诸如此类的分析还有很多。布鲁姆甚至说莎士比亚“发明”了人类。意思是虽然各种性格特点的人都早就存在，但在莎士比亚之前没有人如此详尽地记录他们，激励后代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管你是否赞同这个观点，莎士比亚对近代精神医学有着无法否认的影响。

莎士比亚为何吸引我们?

利物浦大学的文学教授和心理学家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和班戈大学的心理学家纪尧姆·蒂里（Guillaume Thierry）第一次见面时，他说：“我的梦想就是理解莎士比亚如何改变大脑。”蒂里这样一位神经科学家能帮他忙吗？他们加入了一个小范围的研究团队，通过词汇、微妙的双关以及对观众心理的把握来检测作家的天赋。

数世纪以来，学者们认为莎士比亚掌握的词汇量比同时代的人更大，他畅游在这个巨大的词汇池塘里捉鱼。但是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休·克雷格（Hugh Craig）却发现莎士比亚的词汇量并不比他同时代的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汤玛士·梅道登和本·琼森更大，使用的术语也没有比同时代的人更复杂，制造新词汇的比率也没有什么不同寻常。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莎士比亚天才的精髓，为什么他的作品如此扣人心弦？莎士比亚自己写道：“我最擅长的是给旧词穿上新装。”戴维斯和蒂里集中研究莎士比亚熟练运用的词类转换，这在西方被称为“功能转换”。比如《奥赛罗》中，当伊阿古说服奥赛罗相信妻子苔丝德蒙娜不忠，他告诉奥赛罗：“这是最刻毒的恶作剧，魔鬼的最大玩笑，让一个男人安安心心地搂着枕边的荡妇亲嘴，还以为她是一个三贞九烈的女人！”（O，’tis the spite of hell，the fiend’s arch-mock，To lip a wanton in a secure couch，And to suppose her chaste!）这段台词把动词kiss（吻）替换成名词lip（唇），同时使用wanton（放荡的）这样一个形容词作为名词。再比如《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写道：“他用话骗我，姑娘们，他用话骗我。”（He words me girls，he words me.）其中word本是名词，这里化作动词，形容巧言令色的行为。

蒂里说：“莎士比亚常常在场景转换时使用‘功能转换’，这让大脑有一个‘哇哦’的时刻，从而加强戏剧感。”莎士比亚这种“功能转换”的修辞手法，让读者感觉到与正常的语法不符合，但是却又不妨碍他们理解这个句子的意思。这种手法在不伤害传达意思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新奇性，唤起读者更多的注意力和认知水平，让阅读变得更有挑战性。

这类似于魔术表演，人们虽然明知其中隐藏着一些小花招，但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这种困惑会让大脑十分兴奋。蒂里说：“伊丽莎白时代的其他作家也这样用，但是莎士比亚沉迷于此。”

当他们发现如此微小的语法转换却会在大脑中引发不小的触动时，他们惊呆了。脑电图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显示，莎士比亚的句子激活了大脑中与情感以及自传体记忆有关的区域，自传体记忆是关于个人复杂生活事件的混合记忆，此外还激活了基底核，这是一个双语切换时会激活的区域。蒂里说：“他迫使大脑更加运转，更深层地处理信息。”

除了词汇，莎士比亚的舞台指示也说明他非常敏锐地理解了观众的想法。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同一时间追踪很多人的思想活动，他的研究表明，我们真实的社交活动会受到一些限制，三个或者更少人在场时，我们会交流一些流言蜚语，比如别人的想法或感觉；如果有四个或者更多人在场，我们会倾向于谈论那些没有多少争议的话题，比如天气。

邓巴和他的同事分析了莎士比亚的舞台指示，显示他如何以类似的方式约束人物谈话。在莎士比亚的剧中，通常情况下只有两三个人谈论另外一个角色的想法和感受，比如苔丝德蒙娜对奥赛罗的副将凯西奥的致命感情；而四个或四个以上的人谈论的则是更普通的主题，比如一场战争。另有学者研究了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发现其他作品中关于感情的谈话只有半数发生在两三个人之间，而莎士比亚戏剧中这样的比例达到90%。“这说明莎士比亚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观察家。”邓巴说。目前，邓巴的论文正在审核中。

> 莎士比亚的句子激活了大脑中与情感以及个人复杂生活事件的自传体记忆有关的区域。

对于邓巴来说，这是一个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他将研究戏剧心理学。或许这些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接近戴维斯的目标，更好地理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剧作家如何改变我们的头脑。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分析文学，诸如此类的研究隶属于一个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名为“神经文学”。“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来思考我对戏剧的直觉和反应。”邓巴说。或许这是一个探索莎士比亚的勇敢的新世界。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



俄国化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

第 117 号元素

元素周期表的发表，标志着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深入，此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元素周期表一再被更新。

文 苗千

“元素说”源远流长，从古代开始就有很多人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几种最基本的“元素”构成的。由此开始，不同的文明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元素学说，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综合前人的观点，总结出了“四元素说”，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土、水、气、火四种基本元素组成。中国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说也是古人出自对自然界的朴素观察而得出的类似结论。在现代，人们通常认为俄国化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在 1869 年首先独立发表了元素周期表。这个周期表包含并且整理了当时人类已经发现的 63 种元素，按照原子序数排列，不仅如此，这张元素周期表还为一些当时尚未被发现的元素预先留下了位置。元素周期表的发表，标志着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深入，此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元素周期表一再被更新。

在自然界中原子序数最大的原子核是铀（Uranium），它由 92 个质子外加不同数目的中子构成，而更重的原子核则需要通过核聚变过程人工制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量人工合成的新元素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被制造出来。在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2013 年 5 月 1 日公布的元素周期表中，最大已经排列到了 116 号元素鉝（Livermorium），但是 113 号和 115 号元素的位置仍然空缺。要确认一个新元素的发现，必须有不同的实验室做出可重复的实验，之后再经过谨慎的考虑，第 114 号和 116 号元素都是在 2011 年才被正式收入到元素周期表中，它们在此前都经过了长达 3 年的考查。

虽然可以在实验室里通过人工方式合成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元素，但是人类显然不可能合成无限多的原子核，原因就在于原子核内部的质子和中子数量越多，其状态也就越来越不稳定，越容易发生放射性的衰变。在原子核内部，质子和中子等粒子通过强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在一起，这种宇宙中最强的相互作用，其强度大约是电磁相互作用的100倍，但是，越来越多的质子和中子聚集在一起，带正电荷的质子之间的斥力就越来越大，中子之间也会有一些排斥，强相互作用也就越来越难以束缚，不足以维持原子核的稳定。在人类已经发现或是制造出的3000多种原子核中（元素周期表中的原子序数由原子核内部带正电荷的质子数决定，但在原子核中还可以有不同数目的电中性的中子与质子结合在一起，构成不同的原子核），只有288种是稳定的。2012年6月28日，田纳西大学的物理学家马里奥·斯托伊特索夫（Mario Stoitsov）与合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原子核前景的极限》（*The Limits of the Nuclear Landscape*），探讨质子与中子结合成为原子核在理论上的极限问题，他们认为，在理论上最多可能有7000种左右的不同原子核存在。

最近，位于德国达姆施塔特的亥姆霍兹重离子研究中心（GSI Helmholtz Center for Heavy Ion Research）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内合成了第117号元素，虽然还没有得到官方确认，这种元素甚至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只能被称为Ununseptium（简称Uus，这个单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中的117），但这是在“不同的实验室，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法”的条件下重复了之前的实验成果，因此意义重大，这个目前人类发现的最重的原子核很可能会在不久之后得到官方的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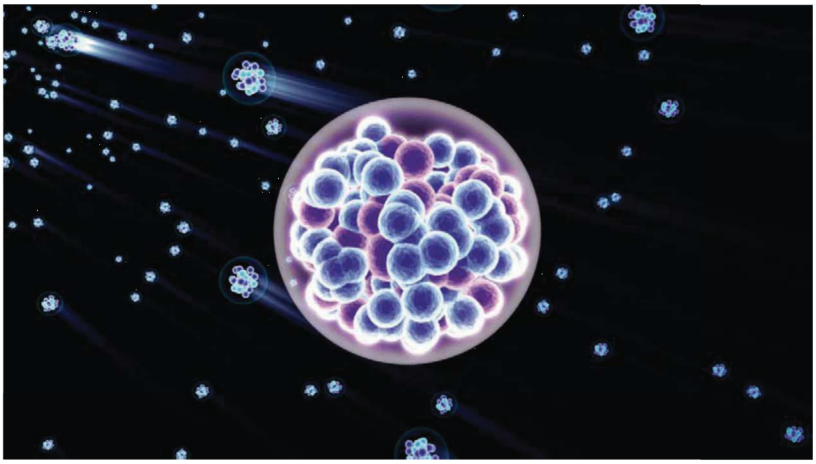
实验进行得并不一帆风顺，为了进行原子核对撞的实验，在德国的科学家们需要获得大量的锫（Berkelium）元素，而只有美国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才有条件通过核反应堆来制取大量的半衰期为330天的锫元素。为了进行实验，德国的科学家们花了两年时间建造了一个可以储存锫的储藏室，一直等到他们存储了13毫克的锫，才开始进行实验。

第117号元素Ununseptium是在2010年首先由一组美国和俄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在位于俄罗斯杜布纳的联合核研究所（Joint Institute for Nuclear Research）合成的，而此次在亥姆霍兹重离子研究中心，科学家们原本希望制造出119号元素，他们计划利用原子序数为22的钛（Titanium）原子核与锫原子核相撞，但之后他们决定利用原子序数为20的钙（Calcium）原子核以十分之一光速的速度撞向原子序数为97的锫原子核，两个原子核通过碰撞形成了一个新的原子序数为117的新原子核。原子核越大，也就越趋于不稳定并且富有放射性。这个新原子核的半衰期只有0.05秒，在这次实验中，科学家们总共也只成功制造出了4个117号原子核，一共只存在了0.1秒。它们很快就衰变成为其他粒子，因此科学家们只能通过它的衰变产物来分析这个新原子核的一些特性。

在117号原子核衰变的产物中，科学家们发现了铹（Lawrencium）266原子核，这个粒子由103个质子和163个中子组成，在此前从来没有被发现过，而且它的半衰期长达11个小时，成为最长寿的超重同位素之一。2014年5月1日，这个研究团队在《物理评论快报》（PRL）杂志上发表论文《Ca48+Bk249核聚变产生出117号元素：长寿命的α-衰变的Db270和对于Lr266的发现》（*Ca48+Bk249 Fusion Reaction Leading to Element Z=117: Long-Lived α-Decaying Db270 and Discovery of Lr266*），讲述了他们的实验发现。

这个117号元素的原子核具有怎样的结构？目前科学家们还不清楚，随着原子核越来越大，有物理学家分析，巨型的原子核有可能会呈现出一种中空的球形结构。那么，人类在未来究竟有可能制造出最高多少原子序数的元素？这个问题也还没有答案。也有物理学家认为，在太空中，中子星在极高的压力下，有可能生成原子序数极高的元素，但目前人类还没有从太空观测中发现这些元素的痕迹。

（本文写作参考了《科学美国人》、《物理评论快报》和《自然》杂志的报道）



2010年由美国和俄罗斯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首次成功合成的117号元素示意图

人造遗传密码

文／袁越



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生物学家弗洛伊德·罗米斯堡（Floyd Romesberg）博士在今年5月7日出版的《自然》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宣布他领导的研究小组成功地在大肠杆菌基因组中加入了人造遗传密码，并且顺利地繁殖出了带有人造密码的后代。

这个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不少科学家称赞这是地球上首个“外星物种”。但也有人表示担忧，认为这会引发生态灾难。其实这种担忧是毫无必要的，因为人造遗传密码是不可能在自然界扩散开来的。

众所周知，生物的遗传密码是由4个核苷酸组成的，一般简写为ATCG，其中A和T配对，C和G配对，遗传信息就是通过这种配对而被原样复制到下一代的。自从发现了这个秘密，科学家们研究了成千上万种生物的遗传密码，至今尚未发现例外，这一点是生命起源于共同祖先这一理论最有力的证据。

那么，地球上的生命为什么选择了这4个核苷酸呢？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可替代处？是否有可能存在不同的遗传密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罗米斯堡博士及其同事们合成出了300多个和ATCG类似的核苷酸分子，然后逐一试验，最终发现d5SICS和dNaM这两个相互配对的核苷酸最合适。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称之为X和Y。科学家们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将X和Y插入到大肠杆菌的基因组当中，试图让细菌接受这两个外来核苷酸，并且繁殖到下一代当中去。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必须让大肠杆菌接受这两个新核苷酸，不至于影响到DNA的三维结构。其次必须说服细菌的DNA复制酶识别这两个新核苷酸，将其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下一代。最后还要瞒过细菌自带的矫正机制，否则很快就会被清除掉。经过一番努力，研究人员终于克服了困难，成功地让大肠杆菌带着X和Y这两个人造遗传密码繁殖了25代。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知道，X和Y都是人造的化学分子，大自然中是没有的。事实上，科学家们必须在培养基中添加这两个人造核苷酸，才能让大肠杆菌顺利地繁殖下去。即使该细菌不慎逃出实验室，很快就会因为缺乏X和Y分子而将人造密码丢掉，所以这个实验对于环境安全没有任何威胁。

但是，如果一个外星球上的生命从一开始就选择了X和Y，该星球上就会充满了X和Y分子，而不是ATCG了。因此这项研究证明ATCG并无特殊之处，外星生命完全有可能选择别的核苷酸作为遗传密码。

不少反对这个实验的人其实反感的是科学家扮演上帝，他们认为生命是由上帝创造的，遗传密码不得随意改动。其实科学家们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想扮演上帝，而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原来，遗传密码编码的是蛋白质，地球上绝大部分蛋白质都是由20种氨基酸按照不同的排列顺序组成的，但氨基酸并不是只有这20种，如果能够增加氨基酸种类的话，科学家们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出具备特异性能的药物、疫苗和新的纳米材料。可惜的是，生命只有4个遗传密码，这就大大限制了信息的复杂性，也就是限制了氨基酸的种类。增加遗传密码相当于为一台打字机增加新的字母键，可以写出更复杂的文章。

罗米斯堡博士已经成立了一家公司，准备运用这项技术研发新的药物和疫苗。他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为人造密码找到与之对应的氨基酸，然后想办法让大肠杆菌生产出地球上没有的、具备全新功能的蛋白质。

风范 不止于美
全新一代CTS
诠释凯迪拉克设计与性能新高度



如果说用一款车来代表凯迪拉克近十年来对设计与性能的探索与追求，那么非凯迪拉克CTS莫属。从十年前“未来之车”般的第一代CTS，到2008年棱角分明且更具科技感的第二代，每一代CTS的推出都能以惊艳的造型、瞩目的魅力受到凯迪拉克拥趸们的追捧。而今，属于CTS的风范依然在延续。

前瞻设计—全新一代 CTS 尽显风范之美

全新一代CTS采用视觉延展车身比例和独特的线条设计，通过对“钻石切割”设计语言的全新演绎，整车造型动感修长，更具立体雕塑感；加上贯穿式高腰线设计和轿跑式车顶线条，侧面视觉更显流畅，动感之美跃然而出；前脸镀铬格栅拉宽设计，配合发动机盖上4条刚劲饱满线条，带来动感宽体视觉感受。此外，全新一代CTS车身外部使用182颗LED光源灯，不仅让辨识度更进一步，更带来极具冲击力的绚丽视觉美感。

与风尚外型相得益彰的是全新一代CTS的车内氛围。豪华与运动兼备的内饰设计，缔造驾驶者专属座舱；Cut-and-Sew 大师级包裹工艺令触手可及之处皆由皮质包覆；人性化的触控设计彰显座舱的科技感；而剧院级雅致内饰氛围灯的采用，则带来了更加尊崇的夜间驾驶体验。



震撼性能—全新一代 CTS 风范不止于美

全新一代CTS采用同级领先轻量化科技，车身质量仅为1,689千克，极大地提升了整车性能和能耗效率。在动力与操控性能上，它搭载“沃德十佳”的2.0T SIDI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无论最大功率还是升功率都有突破性的优越体现，同时以0~100公里/小时加速成绩仅6.6秒带来极致的动力表现；更配有五种驾驶模式选择，满足不同驾驶者的动力需求。此外，它还延续了凯迪拉克家族全系高规格配置：CUE移动互联体验、安吉星OnStar车载信息通信服务系统、Bose ANC主动降噪静音技术、领先同级的10安全气囊以及ESS强化安全策略，带来全方位的安全舒适的豪华驾乘体验。

十年风范，瞩目新生。自北美上市以来，凯迪拉克全新一代CTS不仅市场表现优异，更赢得了消费者和权威媒体的一致好评，先后获得《Motor Trend》“2014年度车型”、《Car and Driver》“2014年度十佳”、《Motor Week》“驾驶者选择大奖”“最佳豪华轿车”等多项重量级权威奖项。

以设计彰显态度，以性能崭露风范。凯迪拉克全新一代CTS，风范不止于美。



凯迪拉克专线：800-820-1902
400-820-1902
www.cadillac.com.cn

定义 MVP

文✎张斌



5 月 6 日，杜兰特荣获 NBA 2013~2014 赛季最有价值球员奖。图为得知消息后的他与妈妈相拥

我想美国《体育画报》早早就在设计最近一期封面了，因为“新 MVP”是没有悬念的。投票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25 岁的杜兰特赢得来自评委们 119 个“第一选择票”，勒布朗让位后辈，列在第二也属正常，但只有 6 张“第一选择票”还是冷清了些。119 比 6，是气势，但还不能是趋势，时下大多数 NBA 统帅们还是愿意围绕更具统治力的勒布朗来打造球队。《体育画报》也说得明白：“人们还想向你要一个总冠军。”

封面上，杜兰特高高地飞着，格里芬只能背影低姿陪衬出场。好吧，新 MVP 驾到，他人避让。球迷都知道 MVP 为何意，并自觉地运用到自己所爱球星身上，马布里和易建联也闻听过山呼海啸整齐划一的礼赞。封面的顶端有一行标题，与杜兰特是个弱关联，棒球悍将卡洛斯·戈麦斯被赋予了一个新绰号——密尔沃基的 MVP (Maddeningly Valuable Player)，“M”的意思变为——“使人恼火、发狂”。原来，戈麦斯性格火暴，绝不乖巧，让教练、队友乃至球迷头疼不已，急得记者不禁发问：“为什么不能人人都爱卡洛斯·戈麦斯？”

策划太周到了，反衬出“学习阿杜好榜样！”人们可以期待阿杜一代新人换旧人，用总冠军改朝换代，但好青年在 MVP 加冕发布会上的谈吐并无奢望，无外乎志存高远与低调做人相结合嘛。也许是距离母亲节太过接近，阿杜催人泪下的获奖感言，让 MVP 的 M 又有了崭新含义。“妈妈才是真正的 MVP”，这简直可以是母亲节体育永恒的主题。哪个黑人球员没有心酸童年？在华盛顿郊区糟糕的社区中，阿杜的妈妈一人担着两个儿子的命运，邮递员的收入还不能让孩子们衣食无忧，稍有闪失，孩子们就要去“混”社会，迟早倒在枪弹之下。“是你给我披上衣服，是你把食物摆在我的面前。”妈妈的努力，让杜兰特在中学时代不被教练和球探看中的彷徨日子，留在了家里，做了妈妈期待的老实孩子。

阿杜触动了太多人，改变我们命运的往往不是运动，而是母亲。这样难得的故事一再被人们深入解读着。首先，成功永远不是独行。杜兰特记得，全家人搬进第一间公寓时，家里没有一件家具，母子三人相拥流泪，但是他们难得如此幸福，梦想达成了。再者，成功必经苦难挫折，回忆中妈妈总是饿着肚子，让儿子吃饱，不至于从梦中饿醒，这就是拯救苦难的妈妈。这一刻，“M”唯一的最佳解读就该是与“妈妈”关联。奥尼尔看着凡事皆不在乎，但这一次他也被深深打动，夸赞新 MVP 有动人心魄的力量，故事不极端，但只有他讲出来，才直指人心，这也是巨星潜质吗？

有人算过，阿杜 25 分钟发布会的感言中说出的“我爱你”次数超过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总量。爱队友、爱团队，唯有此才能不断成功，阿杜做到了。依照眼下的态势，雷霆该是总决赛的命数，总冠军铺就而成的黄金大道很有可能将新 MVP 指向他方，不过杜兰特不忘抚慰俄克拉荷马民众，2016 年即使成为自由身，依旧愿意扎根此地。在俄城，人人都爱阿杜的，懂事的小伙子在风灾后拿出 100 万美元做基金，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鼓励大家讲出自己的故事相互激励，这项活动名叫“KD&Me”，孩子们都已见到阿杜并把一起打球当成最大梦想，哪怕只有 5 分钟。

说感谢不难，真心感谢对手才难。谢谢勒布朗看似客套，但也算发自内心，未来几年的 MVP 之争可能多发在两人之间。竞争能让阿杜成长，好人阿杜比较难得。

南海的“兰切斯特方程”

文✎宋晓军

4月15日，在美国访问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与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进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由于南海局势的不断升温，于是房总长针对南海问题的谈话就引起了格外关注。特别是谈到一些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之机，在中国周边“闹事、占便宜、挑衅”时，他表示了“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周末有朋友在饭桌上问我这句话的含义，我反问他知道“兰切斯特方程”吗？

1588年，西班牙集结了“无敌舰队”试图入侵英国。西班牙根据以往的经验，组织了一支以登陆战和接舷战为主要作战模式的舰队。英国则组织了一支纯粹以火炮射击为作战模式的海军来抵挡，最后英国因为多保持几个小时的炮火而赢得了战争。至此，这种海上机动炮战的作战模式，就将兰切斯特方程引入了海战。简单说，所谓“兰切斯特方程”，是适用于远程火力战的一个理想化计算方式。比如敌我力量对比有差距，军队素质相同，在以登陆、接舷为主的海战中，只有直接接触敌人才能作战，双方能发挥的杀伤力差不多，数量优势一方可通过慢慢消耗掉对方才能赢得胜利。而一旦海战进入了机动炮战时代，不必直接接触就能与敌人交战，因此拥有数量（人力、火力）优势的一方，不仅在承受损失的能力上高于对方，而且在杀伤敌人的能力上也高于对方。随着作战进行，这一优势会越来越大。所以，保持一支比敌人强大的舰队，就意味着拥有了独立的海权。

事实上，当年欧洲人携带着这种“兰切斯特方程”显现出来的海战优势进入东方前，昔日的东南亚也曾有过商业繁荣。几百年后的今天，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本质上无非是要在经济繁荣的亚太地区展现其现代版“兰切斯特方程”的海战优势，并以此维持其在地区的主导地位。而这也是美国军方邀请中国军方总参谋长参观最新的航母、濒海战斗舰和陆战队新兵训练营地后，美参联会主席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出在南海“使用武力是具有挑衅性的、且会增加风险”的真正内涵。而中国军方的总参谋长，对此的回应则是“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如果说这一回应是在战略层面上对“重返亚太”的回应，那么一天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则给出了比战略高一个层面的原则式回应——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如果把前后这两个“回应”换成更通俗的解读就是：中国既不会像当年的西班牙、荷兰、法国与英国争夺海权一样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争夺海权，但也不惧怕美国利用以“兰切斯特方程”作为逻辑起点的海权优势通过激化邻国与中国的矛盾而获取利益。

接下来在军事层面的观察，应该是双方实现目标所受到国力的约束程度。由于美国刚刚打完两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争，财政问题制约了其舰队持续利用“兰切斯特方程”显现出来的优势在亚太的存在，因此，军方提出了更多依赖“伙伴关系”、少花钱、多办事的未来军力建设原则。而中国，虽然近年来在军事投入上有了大幅增长，但在人与装备结合所形成的作战能力上，尚有很多欠缺。因此，提出了“能打仗、打胜仗”的军力建设目标。至此，一场在南海围绕着利用和制约“兰切斯特方程”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序幕一旦拉开，一些关心能否获利的“围观者”，难免不会发出一些喧闹之声。而对于这些“喧闹之声”的利用和消解，也许更多的是要靠军力之外的“外交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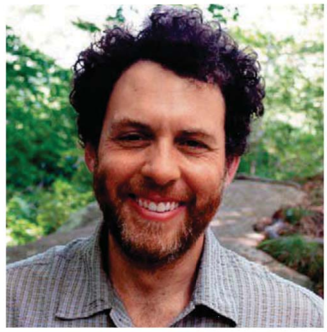
5月15日，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与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共同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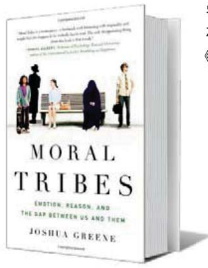
电车难题新解

电车难题诞生于1967年，是道德哲学中一个假想的案例、一个思想实验，也是英语世界哲学史中一个重要的章节。近年来，神经科学家也关心起这个难题来。

主笔 ✎ 薛巍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和他的著作《道德部落》

从电车难题到天桥难题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他的“正义”公开课上描述了有轨电车难题，他在注释中说，这个思想实验最初的构想者是菲丽帕·福特和朱迪斯·贾维斯·汤姆森。这条注释稍微有些隐蔽，但会令他免却一些麻烦。近日，“助推”之父卡斯·桑斯坦在《纽约书评》上评论了《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书，他在文中说：“牛津大学的菲丽帕·福特是电车学之母。”结果麻省理工的哲学教授朱迪斯·贾维斯·汤姆森致信《纽约书评》说：“很遗憾，错话重复了百遍就成了真相……有轨电车案例首次出现于我1985年发表在《耶鲁法律评论》上的《电车难题》一文中。”桑斯坦回应说：“传统上福特被认为是电车学之母，但确实是汤姆森命名了电车难题，并且把它演绎成了它被广为讨论的形式。”

1967年，菲丽帕·福特在《堕胎问题和双重结果理论》中说：“一个人站在铁轨边，他看到一辆脱轨的列车在向他疾驰而来：显然列车的刹车坏了。列车前方有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如果这个人什么都不做，那五个人将被碾死。幸运的是，他旁边有一个信号开关，扳动这个开关可以把失控的列车转到旁边的支线轨道上去。但是有一个问题：支线的铁轨上绑着一个人：改变方向的话那个人就会被碾死。他该怎么办？”

1985年，汤姆森在文中把电车难题变换成了天桥难题：一个人站在人行天桥上，他看到一辆列车失控了，列车前方有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这个人旁边站着一个胖子，如果把这个胖子推下去，就能挡住列车，救下那五个人。他该推吗？

牛津大学副研究员大卫·埃德蒙兹在《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书中介绍了福特提出电车难题的社会背景，以及后人的各种评论。福特所说的双重结果理论在天主教的思维中非常著名。它区分了故意伤害和仅仅是可预见的伤害，这个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电车难题中拉下开关是对的，因为你并没有想着要杀死谁。但福特认为，最佳的解释不是区分有意的和可预见的伤害，而是区分消极义务和

积极义务，不杀人是消极义务，去救人是积极义务。后来福特又强调，在电车难题中，问题在于是转移既有的威胁，还是创造新的威胁。

汤姆森认为，胖子有权不被害死，但不幸被绑在铁轨上的那个人就没有这种权利。一个旁观者不能把一个人推下去摔死，但是他可以合法地把某种威胁造成的死亡降低到最小。汤姆森的态度跟康德一样，认为人不可以被当作手段。福特也说，这样一种道德，“拒绝自动地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一个人，确保了每个人都有不被侵犯的道德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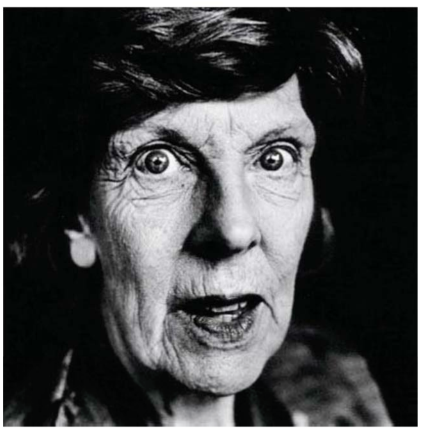
功利主义者则认为，重要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他们看来，电车难题和天桥难题是一样的，都很容易解决。你应该拉动开关，你也应该把胖子推下去，因为救下五个人比救一个人更好。功利主义者也认识到，如果每次要行动时，都要计算怎样做才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那要花费很多时间。比如，如果支线上被绑的那个人是个发明家，被绑的五个人是普通人，那还要不要计算是不是一个发明家能抵不只五个普通人？这样需要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认为，功利主义者的立场是错误的。1973 年，他在《功利主义批判》一文中设计了一种跟天桥难题很接近的情境：一个叫吉姆的人在南美的一个镇上，在那里，武装分子正准备枪决 20 个无辜的印第安人。这帮人的头领对吉姆说，如果他打死那 20 人中的一个，就可以放掉其他 19 个人。吉姆该选一个吗？威廉斯说，功利主义者肯定会说，显然吉姆该选择打死一个，救下 19 个。但大部分人不这么认为。大部分人跟功利主义者的区别是，大部分人认为，我们每个人要尤其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他人的行为负责。威廉斯还说，功利主义者只关注怎样才能带来最好的结果，而不关心由谁、如何带来这一结果，不关心一个人的完整性。“功利主义者要求一个人脱离他自己的方案和决定，接受功利主义者的计算所要求的决定，这等于脱离他的行动、他自己的信念。”

借尸还魂的功利主义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说，如今功利主义是一种古老的、衰败的、不太受赏识的哲学。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却在他的新书《道德部落》中提出，功利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元道德，它可以管理部落道德之间的交易，他把市场交换当作道德生活的模型，把这种超级道德称为通货，认为它能够解决部落道德之间的冲突。

近年来，约书亚・格林研究了人们在回答电车难题时大脑的反应。他说，跟思考电车难题时相比，在思考天桥难题时，人的大脑中跟情绪相关的部分更加积极，这说明，大脑的情绪部分进化得更早，其运作更快、更自动化，更有可能让人感到道德义务，这便是哲学家们所说的道义论的路径，而理性的道德思考只会得出功利主义的结论。



菲丽帕・福特

格林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来支持他的结论。比如，他发现，如果有人大脑中负责情绪而非负责认知的部分受伤，这种人比大脑没有受伤的人更有可能把胖子推下去。再比如，有些人的认知风格是视觉的，有些人的认知风格是语言的，前者更有可能喜欢道义论的进路，因而拒绝把胖子推下天桥。视觉图像在触发自动情绪反应、支持道义论判断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格林声称，经过改进的功利主义能够把新的科学的自我认识变成一种帮助我们解决最大问题的实践哲学。约翰・格雷说：“他不是第一个做出了这种宏大主张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机场的书店里充斥着这种兜售用科学解决古老的人类困境的书，每隔几周就会新添一本。过去几年间我们已经看到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的《社会动物》、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正义之心》。这类迅速增加的书遵循一个共同的配方，它们热衷于最新的进化心理学理论，用这些猜测美化那些早已名誉扫地的哲学。他们对思想史不了解，或者不感兴趣，继续把这些改头换面的哲学当作古老难题的解决之道。《道德部落》也不例外。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确实能提高我们对决策过程中缺陷的理解，但不能说这些新科学能够成为一种功利主义的元道德的基础，从而解决世界的问题。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总是伴随着人类。进化使我们成为一种能够以不同方式生活、繁荣的物种。令人高兴的是，这种状态不会因为电车理论的最新进展而发生改变。”

“拒绝自动地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一个人，确保了每个人都有不被侵犯的道德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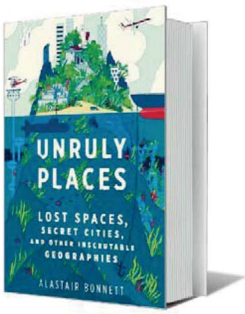
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纽卡斯尔大学社会地理学教授阿拉斯泰尔·博尼特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中介绍了47个“看不见的城市、被遗忘的岛屿和蛮荒之地”。

文 小贝



阿拉斯泰尔·博尼特



《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说:“有些人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到这正是自己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而现在，用美国石溪大学哲学教授爱德华·凯西的话来说：“冷漠、千篇一律的场所在全球范围的侵蚀正在吞掉我们的自我感，使人们渴望地点的多元性。”

我们对不同寻常的地方的迷恋跟地理学一样古老。埃拉托斯特尼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在《地理学》中记述了他去过的许多著名城市和大河，斯特拉波在公元1世纪写给罗马帝国管理者的17卷《地理学》概述了许多城市和地方。他提到印度的一个金矿是“跟狐狸一样大、有着豹子一样的毛皮的蚂蚁”挖的。

博尼特说，过去几百年间，在世界各地，我们变得更擅长破坏而不是建造。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中，地点经常处于核心位置，是其他东西的基础和背景。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点应该优先于其他一切，因为地点赋予世界秩序，积极地、保护性地支持位于其上的东西。但宗教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普遍主义者认为，地点很狭隘，跟他们宽广但抽象的全球一体的图景比起来，地点只是平淡的脚注。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对地点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在哪里都适用。地点被降级，被空间这一概念取代了。空间听上去更现代，它让人联想到流动性、不受限制，它许诺了空荡荡的充满希望的风景，地点则是拥挤、怪异。

博尼特写道：“地点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的方面。我们是制造地点、热爱地点的物种。地点是我们的生命的布料，记忆和身份缝在上面。”但现在整个地球都处于精密的了解和监管下，这让人们渴望发现偏僻、秘密的或至少令人感到惊奇的地方。梅尔维尔在《白鲸》中说，有一个村子，“它不在任何地图上，真正的地方从来都不在地图上”。当世界完全被编码、整理之后，当矛盾和朦胧被擦掉后，我们知道了一切东西的位置和名称后，就会出现一种失落感，我们希望逃离，希望找到新奇的东西。没有命名的、被抛弃的地方就获得了浪漫的光环。

博尼特用47篇短文，介绍了47个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地方，包括漂浮的岛屿、死城、隐蔽的王国。这些地方有的很平凡，如一个机场的停车场，纽卡斯尔一个交通岛，有的很壮观，如地下迷宫、太平洋垃圾带。在荷兰和比利时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镇子令两国领土交织在一起，你在哪个国家纳税取决于你家的大门在哪个国家的范围内。今年3月17日，谷歌从地图上擦掉了纽约的阿格罗镇，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是地图商1925年发明出来的，以便他们辨明自己的设计是否被盗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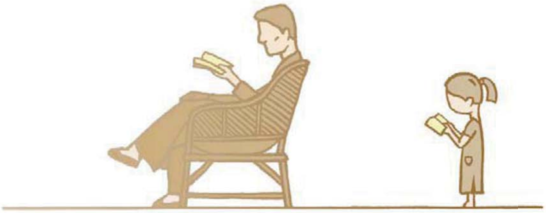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我很焦虑。
没关系，你就把所有的焦虑都扔出窗外就不会再焦虑了。
有用耶，我好像没那么焦虑了。
我们还是分手吧。
钱，钱，要拼命赚！
钱，钱，要拼命赚！
哦，我的心脏……
在我死前能不能再让我捞一笔……
真是服了你…
家人和金钱何者重要?
家 人
健康和金钱何者重要?
健 康
良知和金钱何者重要?
良 知
好了，快去赚钱吧.
钱不够……
钱永远不够……
钱这辈子不够……
钱下辈子也不够……
当大家都觉得钱不够时，钱就永远都不够了。

老夫子

文 若水（武汉）　图 陈曦



老夫子，是爸爸单位的同事给他起的外号。从我记事开始，就听见院子里的叔叔、阿姨这样评价他：专注学问，不问世事。

爸爸有多大的学问，我不清楚。1950年，他从湖南省双峰县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农学院土化系，这也是他一生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大学毕业的那年，由于爸爸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加之在湖北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他毫无悬念地被分配到当时的孝感地区农业局做了一名农艺师，也成为那个单位第一名大学生，虽然他的同学大都被留在了省会城市。寡言少语，内向木讷，是他给人一贯的感觉。其实，他还算是一个“文青”，爱好诗歌，爱好摄影，爱好歌曲，从那些留下来的影集中，夹着一张张他亲笔手抄的唐诗宋词，可以看出他曾经的少年情怀。

出于种种原因，他把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包裹起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直到前几年，他才告诉我们，他害怕和人交往过密，导致祸从口出，于是便不愿与人有太多交流，太过热情。

在家里的阳台，有一把旧旧的藤椅，大多数休息的时候，他就拿着一叠厚厚的报纸或是一本唐诗宋词，安静地读着，一个下午又一个下午，读完了他一生的寂寥。或许，只有在书里，他才把自己的情感一点一点地泄露，和书中的情景对接，和每一句诗歌相和。周末，天气晴好的午后，他就会心情愉悦，慢慢地和我讲诗词的结构，讲普希金，讲雪莱，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从他的表情里读到了满足与幸福。

爸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小气。每用一笔钱，小到买一次青菜仅为0.8角，他都会将账记得清清楚楚。还记得小时候，他常常给我买的最奢侈的零食就是那种纸包的0.18元一包的牛肉干，那是很小很小的一包，牛皮纸袋子包装的。刚开始孝感还没有卖的，每次他出差到武汉，都会记得买个一两包给我，我总是嫌他太小气，买得太少。这个习惯，延续到了他的孙女身上，他告诉孙女说，姑姑小时候一次只能用0.18元买零食，你可以用2元，都翻了10倍多，了不得啊，了不得。我们还是一直笑他的小气。直到上周，回老家整理以前的东西，看见了他曾经用过的绿色记账本子，上面清楚地记载着：1995年10月3日，理发0.5元，600元给女儿。看见这行字迹，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溢满了眼眶，0.5元留给自己用，600元给了我，虽然我早已忘记这600元的用途，记不清爸爸为什么给我这笔钱，但我清楚地知道，在1995年，这个数字在他的眼里，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他却毫不犹豫地给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我“小气”的爸爸。哪怕是退休以后，他每年都要拿出5000元给孙女，供她读大学，5000元或许并不算多，可对于他，其实是一颗心，给后辈的一种寄语，一种无言的爱……

爸爸一直期望可以活得更久，这个愿望在妈妈去世后显得更为强烈。在一个夏日的清晨，他起得异常地早，对我说，昨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活到了93岁，他问我，这个梦，可信吗？我说，当然，会的。而在前年的9月，爸爸还是走了，享年82岁，带着太多的遗憾，带着太多没有写完的诗词，带着无限的眷恋，舍不得地走了。

直到今夜，当我提笔写下这星星点点的文字，想着爸爸给过我的，想着成长路上他的教诲，想着每一次听他用浓浓的湖南口音吟诵诗词，心里很酸很酸，又很痛很痛。

本栏目投稿信箱：FRANKMW@VIP.SINA.COM



智慧，源于服务，源于专业，源于创新

中信财富阶梯以前瞻财富观，汇专业经验、团队智慧，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特色服务以及综合式金融解决方案，助力企业通向成功之路。

中信 财富阶梯
CNCB gateway to wealth
中信银行公司金融服务
凝聚中信智慧 开启财富之门
http://bank.ecitic.com 客服电话：95558

总有些人 习惯超越

周朝定礼制，以九章为御用。
帝王冕服为九章服，御赐军旗为九章帜，天下太平饰为九章纹。
九章代表了中华民族对天人合一的诠释，对至高极品的追求，对和谐盛世的礼赞，
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图腾，精神的象征，
始于商定于周沿用至清，淹没于历史，复兴于当代。

九章别墅，创于今，给世界以盛世中国的章印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苇路3号 开发商：诚通华亿 广告全案：北京同路

京房售证字(2013)69号 本资料最终解释权归开发商所有 / 本资料仅供参考，不作为任何销售合同附件内容，相关内容以政府最终批准资料及法律文件为准。

九章别墅

CHINOISERIE VILLA

8433 9999

WWW.JZVILLA.COM